



查 理 士 · 达 尔 文 和 在 貝 格 尔 艦 上 的 旅 行

達 爾 文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74725

518123
3410

**CHARLES DARWIN
AND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NORA BARLOW

**LONDON
PILOT PRESS LTD.**

1945

FIRST PUBLISHED DECEMBER, 1945,
BY PILOT PRESS LTD., 45 GREAT
RUSSELL STREET, LONDON, W.C.1.



This book is printed in complete
conformity with the authorized economy
standard.

Printed at THE CHISWICK PRESS, London, N.11,
by EYRE & SPOTTISWOODE, LTD.

查 理 士 · 达 尔 文 和 在 貝 格 尔 艦 上 的 旅 行

(達爾文在環球旅行期間裡的家信集和筆記本)

[英]查理士·達爾文 原著

[英]諾拉·芭洛 編輯和作序言

[蘇]С. Л. 索波里 作序文和附註

周 邦 立 譯



科 學 出 版 社

1 9 5 8

Charles Darwin

CHARLES DARWIN AND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Nora Barlow

Pilot Press Ltd. London, 1945.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是在1945年第一次由查理士·達爾文的孫女諾拉·芭洛編輯出版。內容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原書編者所撰寫，敘述查理士·達爾文的家庭環境、幼年和青年時的生活情況和接受建議去擔任貝格爾艦上的自然科學家的經過情形以及艦長費支羅伊的性格等。第二部分是達爾文在環球旅行期間裡寫給家中姊妹和父親的信，講述他的生活和考察旅行的情形，並且流露出他對家庭間的濃厚的情感以及對奴隸制度與殘殺土人等社會不平現象的意見。第三部分是達爾文的筆記本；這是在他考察旅行時隨身攜帶和隨地記寫的原始資料，裡面含有一些過去大家所未知道的關於物種和地質問題等的意見。從這本書裡，可以閱讀到達爾文對科學研究的艱苦奮鬥的作風和他的科學思想的發展與變化的情況。譯者又研看了這本書的俄譯本，加譯了俄譯本編者索波里教授的序文和附註，增加了一些插圖，以便使大家更加能够了解這本書的內容。



28歲時候的查理士·達爾文。

——李奇蒙德繪。



查理士·達爾文和他的妹妹卡薩琳·達爾文, 1816年。

目 錄

譯者前言.....	I
索波里教授對本書俄譯本的序文.....	II
原書編者的序文.....	X

第 一 部 分

緒 論

第一章 英國的家庭環境.....	1
第二章 教育.....	12
第三章 建議.....	17
第四章 艦長 <u>費支羅伊</u>	27

第 二 部 分

書 信

第1封信	給 <u>蘇珊·達爾文</u> 小姐(1831年9月4日)	36
第2封信	給 <u>蘇珊·達爾文</u> 小姐(1831年9月5日)	38
第3封信	給 <u>蘇珊·達爾文</u> 小姐(1831年9月6日)	40
第4封信	給 <u>蘇珊·達爾文</u> 小姐(1831年9月9日)	41
第5封信	給 <u>蘇珊·達爾文</u> 小姐(1831年9月14日)	44
第6封信	給 <u>蘇珊·達爾文</u> 小姐(1831年9月17日)	46
第7封信	給 <u>羅勃特·達爾文</u> 醫生(1832年2月8日—3月1日)	48
第8封信	給 <u>羅勃特·達爾文</u> 醫生(1832年2月10日)	54
第9封信	給 <u>卡羅琳·達爾文</u> 小姐(1832年4月2—6日)	55
第10封信	給 <u>卡羅琳·達爾文</u> 小姐(1832年4月25日)	59
第11封信	給 <u>卡薩琳·達爾文</u> 小姐(1832年5—6月)	62
第12封信	給 <u>卡薩琳·達爾文</u> 小姐(1832年7月5日)	65
第13封信	給 <u>蘇珊·達爾文</u> 小姐(1832年7月14日—8月7日)	66
第14封信	給 <u>卡羅琳·達爾文</u> 小姐(1832年10月24日—11月24日)	70
第15封信	給 <u>卡羅琳·達爾文</u> 小姐(1833年3月30日—4月12日)	77
第16封信	給 <u>卡薩琳·達爾文</u> 小姐(1833年5月22日—7月)	81

第17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1833年9月20日)	87
第18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1833年10月23日)	89
第19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1833年11月13日)	91
第20封信	給卡薩琳·達爾文小姐(1834年4月6日)	93
第21封信	給卡薩琳·達爾文小姐(1834年7月20—29日)	97
第22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1834年8月9—12日)	101
第23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1834年10月13日)	103
第24封信	給卡薩琳·達爾文小姐(1834年11月8日)	105
第25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1835年3月10日)	110
第26封信	給蘇珊·達爾文小姐(1835年4月23日)	114
第27封信	給卡薩琳·達爾文小姐(1835年5月31日)	118
第28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1835年7月)	120
第29封信	給蘇珊·達爾文小姐(1835年8月3日)	122
第30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1835年12月27日)	124
第31封信	給蘇珊·達爾文小姐(1836年1月28日)	127
第32封信	給卡薩琳·達爾文小姐(1836年2月14日)	130
第33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1836年4月29日)	132
第34封信	給卡薩琳·達爾文小姐(1836年6月3日)	137
第35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1836年7月18日)	139
第36封信	給蘇珊·達爾文小姐(1836年8月4日)	141
第37封信	給約西亞·魏之武(1836年10月5日)	143
第38封信	給蘇珊·達爾文小姐(1839年4月)	143

第三部分

筆記本

引言	147
第一章 1832年	156
第二章 1833年	173
第三章 1834年	225
第四章 1835年	243
第五章 1836年和以後	266
索引	285

譯者前言

查理士·達爾文和在貝格爾艦上的旅行這本書，是在1945年第一次由諾拉·芭洛(Nora Barlow)編輯出版。這本書裡所收編的書信和筆記本，就是達爾文在環球旅行時期裡所寫的最早的資料。這些資料可以使我們確切了解到達爾文的進化思想的開始和發展經過，同時也可以知道當時他所遇到的一些不能正式發表的情形。尤其是在閱讀到他的書信的時候，讀者們就會感到達爾文對家庭的感情是多麼的濃厚，他一定是自己家中的快樂的泉源。

譯者按照英文原本翻譯了這本書；在翻譯將要結束的時候，呂為俊同志在莫斯科代為採購到了它的俄文譯本，因此譯者能够再作了一次對照修改，並且添加了一些俄文本譯者馬涅維奇(Э. Н. Маневич)和俄文本編者索波里(С. Л. Соболев)教授所寫的附註；同時又加譯了索波里教授對俄譯本的序文，這樣就可以使我國讀者們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這本書的內容。俄文譯本並沒有把諾拉·芭洛所寫的序文和第一部分譯出；這是因為在蘇聯的其他的書籍裡已經有過這一類介紹文章的緣故，但是在我國則還是很少看到這種介紹文字，所以譯者認為仍舊有把它們發表的價值；如果把它們割除去，則未免減少了一些研究原著的輔助資料，也可能會減少讀者們的興趣。俄文譯本的書名也更改為：在貝格爾艦上的旅行——書信和筆記本(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корабле “Вигль”—письма и записные книжки, 參看後面的插頁)。當然我們可以看出，諾拉·芭洛局限於她的思想和觀點，因此有些地方對達爾文的性格描寫和看法不一定是正確的。

現在這本書裡所附的插圖和地圖，是從英文原本和俄文譯本裡採取來的。在達爾文所著的另一本著作——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A Naturalist'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H. M. S. 'Beagle', 科學出版社, 1957年)裡面，附有幾幅更加詳細的地圖；讀者們可以去查閱它們；這本書也是譯者所譯，所以現在這本書裡的地名和人名也和它統一了起來。

因為諾拉·芭洛和索波里教授已經對這本書介紹得相當詳細，所以譯者不再在這裡多說了。

最後，還希望讀者和專家們幫助，提出一些有關譯文方面的缺點和錯誤，以便在再版時候修正。

中文譯者寫於1957年3月。

本書俄譯本的序文

C. A. 索波里教授

達爾文的科學遺產，還決沒有被研究清楚。大家知道，除了已經發表的達爾文的著作和信件以外，在他的科學文獻裡面，含有大量的日記、備考、沒有發表的資料、初步擬寫的草稿、他的藏書的書頁空白處的批註、信件等。顯然無疑，這些資料對於進化學說史的了解方面具有重大意義；在把它們介紹出來以後，就一定可以揭露出達爾文的進化思想的起源，並且查明達爾文主義的鬭爭史的很多還沒有被人知道的要點。

可是，達爾文的科學文獻在不久以前差不多還沒有被人研究過，因為它們是達爾文一族裡的很多人的私有財產。只有在1942年，方才有大多數藏有達爾文的資料的所有主，把它們轉讓給劍橋大學和達溫 (Down) 地方的達爾文紀念館。¹⁾ 現在還沒有人知道，關於這位天才的生物學家的沒有發表的遺產在英國的學術研究，究竟已經進行到怎樣的程度。到現在為止，已經發表的唯一的文獻，就是由達爾文的孫女諾拉·芭洛所編輯的部分；諾拉·芭洛憑着自己的天才，來進行了有關達爾文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方面的文獻的研究工作。

1933年，諾拉·芭洛出版了達爾文的旅行日記 (Diary)；這本旅行日記，是達爾文在旅行期間裡所寫的，也就是後來他所發表的世界聞名的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的基礎稿本。²⁾ 1935年，她在自然雜誌 (Nature, 第3436期, 9月7日) 裡面，發表了達爾文關於加拉巴哥斯群島的雀科鳴禽方面的動物學筆記草稿裡的特別重要而有興趣的片斷。³⁾ 最後，在1945年，她又出版了一本不厚的書；這本書的譯文(就是現在的俄譯本)，也應該受到蘇聯讀者的重視。在這本書裡面，

1) 參看自然雜誌 (Nature), 1942年, 第3810期, 第535頁；又參看伊林斯基 (А. П. Ильинский) 的報告文章：自然雜誌 (Природа), 1943年, 第4期, 第87—89頁。——原註。

2) 旅行日記的最主要的部分的俄譯文，已經發表在我編輯的達爾文全集的第1卷裡面 (生物學和醫學書籍出版社, 莫斯科-列寧格勒, 1935年, 第423—564頁)，並且也發表在這一卷的單行本裡面 (也是第423—564頁)，這個單行本的名稱是：查理士·達爾文，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 (Ч. Дарвин,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туралиста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на корабле "Бигль"), 蘇聯科學院出版社, 莫斯科-列寧格勒, 1941年。——原註。

3) 同上註所說的俄文譯本, 第586—587頁。——原註。

收編了達爾文在旅行途中寄給自己家裡的人們的信件38封(這當中有28封信,以前從來沒有被發表過)和筆記本; 達爾文就在旅行所達到的地點,當時就把自己的觀察和印象粗略和簡短地記寫在這些筆記本裡,以便在比較安靜的時候,在軍艦上和在地上的住宿地方,再把這些筆記草稿展開,成為更加詳細的筆記——旅行日記。

諾拉·芭洛所發表的文獻,具有重大的意義。它們的價值,不僅是在於它們可以使人去研究作為自然科學家的年青的達爾文的思想形成過程的所有細節。在他的信件裡,主要是在他的筆記裡,可以看到一些明顯的痕跡,表明出達爾文隨着旅行的展開和地質學與生物學的觀察資料的積累,逐漸地克服了他已經獲得的關於物種不變和被上帝創造的信仰,並且在事實的壓力之下,接近於進化觀點。

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這本書,在1839年首先被達爾文發表出來。這本書原來叫做地質學和自然史的考察日記,在初版時候,被編進在凱恩(King)和費支羅伊(Fitz-Roy)兩艦長關於阿德文丘和貝格爾兩艦在1828—1830和1831—1836年間的航行記的三卷集裡面。1845年,達爾文第二次單獨出版了自己的旅行記,並且把這本書改寫得具有更加通俗的性質。大家清楚地知道,在這兩個版本裡,達爾文細心地掩藏去了自己的進化觀點。因為這本書在1839年出版,那時候達爾文還沒有把自己的觀點整理成為一個相當嚴整的體系,所以我們也不應該對這件事情表示驚奇。可是,1845年的版本,已經是在達爾文寫成了自然選擇學說的初步概述以後出版(這篇概述文章在1842年發表時候是比較節縮的,而在1844年則被擴展了),而在這本書裡,達爾文仍舊抱着他所特有的這種小心謹慎的態度,並沒有對於他所記述的生物學現象作出直接的進化觀點的解釋來;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些現象正是直接啓發他獲得進化思想的;同時,在這本書的各處地方,還保留着那些關於物種不變和被上帝創造的學說(神造論)所特有的術語和文句,不過在他看來,它們已經失却了任何意義。

自然可以知道,在1859年以後,凡是已經知道達爾文學說的讀者,就能够在閱讀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的時候,也可以發現達爾文在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書的導言的最初幾句話裡面所引用的觀察資料和他在討論進化學說的各個不同的問題時候所採用的很多其他資料,還有個別的對於物種的神造論的正確性發生懷疑的極其小心地寫成的句子¹⁾。

1) 如果要知道關於這方面的更加詳細的情形,那麼可以參看我寫的文章:達爾文在貝格爾艦上的考察情形(Экспедиция Ч. Дарвина на корабле "Бигль"),載在達爾文全集第1卷裡(生物學和醫學書籍出版社,莫斯科—列寧格勒,1935年,第13—47頁)。讀者也可以在這篇文章裡閱讀到那些有關達爾文的旅行方面的經過詳情。——原註。

諾拉·芭洛所發表的達爾文的原稿資料，尤其使我們感到興趣。這些資料向讀者們暴露出了達爾文的觀點早在這次旅行期間裡，就已經明顯地向進化論方面轉變。達爾文在1835年9月居住在加拉巴哥斯群島上，並且作了這個群島的雀科鳴禽的備考；當時他寫道：“要是會對於這些〔關於雀科鳴禽和陸龜在加拉巴哥斯群島的各個不同島嶼上的種的變異的〕意見得出縱然是極小的理由來，那麼這個群島上的動物真是非常值得加以研究的了，因為這類事實會得摧毀物種不變〔的信仰〕。”¹⁾

另外還有一段卓越的筆記，沒有在已經出版的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裡發表出來；我們可以在旅行日記裡的1836年1月17—19日的記述裡找到它。達爾文在判斷澳大利亞的動物區系的特點和蟻獅 (ant-lion) 的幼蟲的特徵時候（這種蟻獅和歐洲蟻獅屬於同一個屬，但不是同一個種），就提出一個問題道，在世界上彼此相隔有這樣遙遠的地區裡面，究竟怎樣會發生彼此互相接近而同時又有差異的類型出來的呢？他就用半帶幽默的語調來說道，爲了說明這種事實起見，在這裡就必須去假定說：這些彼此互相接近而同時又有差異的類型，或者可能是被兩個不同的創世主所創造出來的，或者是被一個創世主所創造出來，但是他“在他工作的時候曾經休息過”，因此就在不同的地質時期裡面創造出了一些彼此相似而又有差異的變型來了。換句話說，達爾文好像不得不去承認聖經上關於上帝創造物種的教義本身發生了矛盾，它已經不可能去說明那個在實際上被觀察到的生物學現象的全部總體了。

在把這兩段引用文字來作比較的時候，就可以看出，在1835年9月到1836年1月這個期間裡，達爾文已經獨自形成了兩個概念：（1）那些被觀察到的事實在摧毀物種不變的信仰；（2）那些想用神造論方法來解釋自然界的同一地點的不同的、但是有明顯的親系關係的物種的起源的企圖，是荒謬無理的。

在諾拉·芭洛發表剛才所考察到的文獻以前，弗蘭西斯·達爾文 (Francis Darwin) 在1887年曾經發表了一些從達爾文的著名的筆記本裡摘錄來的1837—1838年間的筆記片斷；可以認爲，這些片斷是我們已經知道的達爾文關於進化問題的所有意見當中的最早的意見²⁾。在把這些片斷去和上面所舉出的引用文字作比較以後，就可以知道，達爾文的思想和上面所說的時候已經有相當的成熟。有一段筆記

1) 這裡的長體字是作者(索波里)所收用的。——原註。〔參看後面第259頁。——中譯者註。〕

2) 這些片斷的譯文，已經被發表在達爾文全集第3卷裡（蘇聯科學院出版社，莫斯科-列寧格勒，1939年，第75—78頁）。關於達爾文的筆記本，也可以參看涅克拉索夫 (А. Д. Некрасов) 和我所寫的文章（第27—30頁和第763—765頁）。——原註。

特別使人注意；達爾文在這段筆記講到居住條件、絕滅、變異和適應之間的相互關係道：“至於說到絕滅，那麼我們就容易看到，駝鳥的變種（Petise）可以表現出很難適應的情形來，因此就會死亡；或者從另一方面看來，……處在順利條件下的時候，就旺盛地繁殖起來。有一個原理成為這種情形的基礎，就是：那些被有限的地界裡的繁殖和變化着的條件所引起的經常變異，繼續存在着，並且依照着那種對於這些條件的適應情形而發展下去，因此物種的絕滅正就是對環境不能適應的後果。”

達爾文在這段筆記裡，已經相當明顯地發表出了適者生存和不適者絕滅的情形是由於“有限的地界裡的繁殖”和生存條件的變化而發生的見解；它的記寫日期，不會得遲於1838年2月，就是在達爾文閱讀到馬爾薩斯的學說以前。這使達爾文的兒子弗蘭西斯有根據去十分正確地聲明道：“我確實無疑地認為，……他的經驗即使沒有馬爾薩斯的幫助，也會精煉成為理論，而‘可以用這個理論來進行研究工作’。”

現在這本書裡所翻譯出來的筆記本，還可以使我們發現達爾文的進化觀念的發展裡面的一個重要的環節。在這些筆記本當中，最後的一本有時仍舊被達爾文利用，直到1839年為止；在這本筆記本裡，含有許多極重要的筆記；根據諾拉·芭洛的推測，這些筆記是“在他的五年旅行的最後期間裡，在回返英格蘭的途中”所寫的。我們可以完全同意諾拉·芭洛的推測，因為在把達爾文從1837年7月到1838年2月間所寫的筆記本來作比較的時候，這些筆記就顯得不明確得多，並且證明它們是在達爾文還沒有完全放棄神造論的時期裡所寫的。

在這裡，達爾文已經十分明確地肯定了相近物種的發生方面的聯系：“普通駝鳥和小種駝鳥 Petise [達爾文駝鳥] 之間的相互關係，還有已經絕滅的羊駝的幾個不同品種和現代羊駝品種之間的相互關係，都具有同樣的規律。在第一種情形裡，可以用空間來確定它們的關係；而在第二種情形裡，則可以用時間來確定它們的關係（就是變異應該通過相當的時間）；因為在第一種情形裡，不同的物種是接合的〔形成連續不斷的系列〕，所以我們應該相信古代的物種也是這樣的。”*物種的這種親系關係受到繁殖現象的制約：“不管繁殖是不是普通的、是雌雄同體的（гермафродитное размножение），或者是用分裂方法使一個動物變成兩個……，在繁殖的時候，我們總是看到個體：它或者是在某一個時刻被分裂出來，或者是在幾世紀的長時間裡被分裂出來”。因此，提出下面的問題來是十分合理的：“在認識了 Avestruz [Petise, 或者達爾文駝鳥 (наряду Дарвина)] 的時候，就會明白，這兩個種顯然

* 參看後面第三部分的第五章，第280頁。——中譯者註。

是不同的，具有很顯著的差異。爲什麼他們會引起我們去找尋共同的祖先的呢？爲什麼在同一處地方會出現兩個在親系上最接近的種呢？”

1836年，當達爾文獨自提出這些問題的時候，他還沒得出上面所舉出的那個在1837—1838年的筆記裡被他所定出的觀念來。他還是一心一意地企圖去理解進化發展的規律性，同時沒有完全放棄神造論：“有一個見解在誘引着我，就是動物在一定的期間裡面被創造出來；它們並不會由於環境的變化而被消滅。”大概達爾文只有在逐漸消除去自己的神造論觀念以後，方才想要用這種方法去找出神造論和進化觀念之間的調和見解來；在那個時候，他已經不能夠放棄進化觀念了。“創造的力量”竟“在更大的地區（澳大利亞）裡”和“在火山島上面”，並且“在這一些小地點或者在任何一座山上”，都創造出了各種不同的特有的類型來。……“可是，那些新被創造出來的類型，仍舊要受到隣近的大陸的依照圓周而擴展的影響，好像一定地區裡的任何類型的創造應該具有自己的特殊的特徵。”在達爾文的這些字句裡面，表現出了一種深刻不滿的苦痛感覺來；當時的矛盾的一方面，是他明顯地理解到的那些居住在一個共同地區裡的類型的親系關係，而另一方面則是創造這些類型的“創世主”的“古怪的”活動；可是，達爾文却還沒有從這個矛盾裡面發現一條出路。

就在這個1836年裡，達爾文企圖構成一個調和神造論和進化論的“理論”。有一點極可作爲特徵，就是自然選擇理論的將來的創立人達爾文，就在那條預料到……20世紀的反動的生物學家們的自生論所走的道路上面，發現了這種“調和”。他寫道：“並不是在環境（Circumstances）的影響下的逐漸的變異或者退化；如果一個物種轉變成爲另一個物種，那麼這種情形應該用飛躍的方式來發生，否則物種可能會被消滅。這個關於物種的觀念是重要的，……連續性的本身並沒有顯露出程序來。”因此，在這裡，“上帝創造”的行動就被一種同樣奇妙的“飛躍”所代替，而這種“飛躍”是在沒有任何的事先的準備、沒有因環境（“情況”）而發生的漸變的情形下發生的。

自然可以明白，我們不能夠把達爾文的“飛躍”去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的飛躍觀念混爲一談。這並不是列寧主義的“漸進性的中斷”（“……自然界裡的生命和發展，也包括着緩慢的進化和迅速的飛躍、漸進性的中斷”（列寧全集，第3版，第15卷，第7頁）），而倒不如說是德弗利茲（De Vries）所提出的突變（мутация）。可是，如果資產階級的神造論的復辟者們，在他們和達爾文主義所進行的明爭暗鬥裡面，在物種起源一書出版了50年以後，也去採取突然飛躍的“理論”的話，那麼年青的達爾文總共只需要1年的時間，就已經認識到自己的思想錯誤了。

現在我們就可以知道，在1837—1838年裡面，達爾文已經能够清除自己的動搖心理。我們在上面已經舉出了他在回返英國的途中所寫的筆記片斷；就在這本記寫這些片斷的筆記本裡，包括着一些更加晚的、大概是在1838—1839年裡面所寫的筆記。這些筆記的肯定的、老練的語調，正表明出他的動搖心理已經停止，而收集物種不變的資料的工作則已經開始了。達爾文寫道：“某些變異的法則、情況，應該永遠不會引起變種出現，”並且接下去又向自己提出一個任務道：“無論如何要去查明：變異會不會引起一定的屬內的具有種的意義的特徵出現。”我們就在這裡發現許多下列的筆記：各種人對於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的種和品種的變異問題的意見，種間雜交和獲得雜種的可能性，鴿的歷史等。

上面已經舉出的一批引用句子，已經足够使人承認說，諾拉·芭洛所發表的文獻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可是，除此以外，年青的達爾文所寫的筆記本和書信，對於深入研究這位偉大的自然科學家的科學活動的傳記方面，也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這些筆記的斷片性質，就使人認為它們有時很難了解。可是，在把它們去和達爾文的已經作過文句上的加工的著作對照閱讀的時候，這些備考和書信的直接、坦白的說明，就可以使人看清楚達爾文的真意，探查出他的科學研究的發展過程。凡是已經清楚地認識考察日記和旅行日記的讀者，就可以在許多筆記裡，看出許多事實和觀察的濃縮的記述，而這些事實和觀察在這兩本書裡就被詳細地敘述出來；同時還可以看到達爾文關於下面幾點的基本見解的未成熟的定義：大陸的上升和下降，山脈和珊瑚島的起源，已經絕滅的類型和現代類型之間的相互關係，島嶼的和大陸的動物區系之間的相互關係等。可是，他同時也暴露出了許多幼稚的說法，不過達爾文還在旅行期間裡，在繼續下去的研究工作過程裡，就放棄了這些說法。在這些筆記裡，含有不少有關科學的和政治的問題方面的坦白的、而且時常是相當直接的、尖銳的意見，而達爾文在自己所發表的著作裡，就把它們或者寫得溫和了一些，或者是完全刪略去了。

在評斷後面這些情形的時候，應該了解到，達爾文是一個出身於英國資產階級的環境裡，這個環境具有着自由主義的特徵；這種自由主義是和那種對於英國的強盛的威力和文化發生狂喜和崇拜結合在一起的。達爾文是擁護民權黨的人；在上世紀的30年代裡，民權黨以工人階級作為支柱，取得了對地主和財閥的暫時的勝利，並且構成了反動的保守黨的基本核心。因此，可以知道，達爾文痛恨奴隸制度，同情黑人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的遭遇，他們為了爭取獨立而反抗西班牙的殖民者們而作着英勇的鬭爭；而殖民者們的盜匪式軍隊就以大農場主、殘忍的羅薩斯將軍

作為首腦。同時也可以知道，他對於慘無人道的、因此從英國企業主的觀點看來是已經不經濟的、不合理的剝削無產階級化的智利農民的情況，採取了顯著的否定態度。例如，達爾文斷定說：“土人的人數在迅速減少下去，”“只要是在歐洲人所達到的任何地方，死神就好像在迫害着當地的居民們。”¹⁾可是，同時在達爾文所寫的信件和筆記本的字句裡，多次對於“不列顛的國旗”閃現出狂喜來；好像在世界的最遙遠的地點，在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新西蘭，在這面國旗的周圍就會產生出“財富、繁榮和文明來。”²⁾達爾文甚至還不能夠看出，貝格爾艦實際上是不列顛海軍部的一艘偵察艦，而海軍部的水路學家、艦長貝福特 (Capt. Beaufort) 在他的備忘錄裡，却用下面的話來規定了貝格爾艦的任務說：“考察隊要針對於最崇高的目的：獲取知識”，——這句話只不過是一個用來掩飾英國資產階級的兇殘企圖的幌子罷了。他們在貝格爾艦上所做的測量工作和編製各個當時還沒有十分明瞭的地區的準確的航海地圖的工作，正就是為了開拓英國的軍事進攻和商業擴張的路綫所必需的。有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就是英國海軍部却並沒有花費一文錢去作為貝格爾艦上的自然科學家的研究費用，同時達爾文不僅沒有得到任何的薪俸，不僅要支用自己的錢去購置科學研究的設備、包裝和寄遞他所採集到的標本等，而且還要付出自己在軍艦上的伙食費給海軍部。英國政府就是這樣來實現了考察隊的“最崇高的目的”，就是這樣來促進了“獲取知識”。

在這本書的譯本裡，編者認為，可以把諾拉·芭洛的緒論文章部分略去，並且把她的很多說明部分節縮*。諾拉·芭洛用天真的語調來寫作的緒論文章，主要是談到達爾文一家人在希留布里 (Shrewsbury) 的家中的日常的生活情形、描寫達爾文的姊妹們的性格等；這些事情對於蘇聯的讀者說來是興趣不大的。凡是閱讀過達爾文自傳的人，就已經清楚地知道諾拉·芭洛在這裡所舉出的傳記情節，而她在旅行日記的序文裡也講到了達爾文被邀請到貝格爾艦上去的一段情形了。

達爾文的原著的俄譯文，尤其是他的筆記本的譯文，由於原文極其簡略、沒有文章上的句段，不按照語法，而且有時還有用詞錯誤的情形，所以很難表達出來；在

1) 達爾文全集，生物學和醫學書籍出版社，1935年，第362、364頁。——原註。

2) 如果要更加詳細地知道關於年青的達爾文的社會政治觀點和貝格爾艦的真正的考察任務方面的情形，那麼可以參看我在達爾文全集第1卷裡所寫的文章：達爾文在貝格爾艦上的考察情形。——原註。

* 在中譯本裡，譯者主要是按照諾拉·芭洛的說明文字翻譯的，但是在有些很不透澈和不明顯的地方，則參照俄譯本的修改和補充的句子來譯寫。當然，有些地方說明得似乎太囉嗦了一些。——中譯者註。

有些個別情況裡，甚至很難使人理解到他的用詞和句子意義之間的聯系。這個原因，一部分也是由於諾拉·芭洛時常不能夠辨認清楚達爾文的筆跡，並且顯然她把個別的字看錯了。由於原稿缺乏明顯的標點符號，時常略去一些字，所以在別人看來，只能夠勉強領會到一些暗示罷了。俄譯本的譯者和編者設法儘可能正確地轉達出達爾文的原稿文字來。如果對它採取“譯解”的方式，那麼恐怕就只會曲解了它的原意。在達爾文的原文的內部的有些地方，由諾拉·芭洛、俄文本的譯者或編者添加了一些爲了理解它所必需的個別的字或者句子。這些字（或者句子）都被排印在方括號裡面。*

C. 索波里

* 在中譯本裡面，譯者也參照了達爾文所著的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就是考察日記，中譯本，科學出版社）和旅行日記（英文原本），添加了一些字在方括號裡，並且寫了一些附註。——中譯者註。

原書編者的序文

諾拉·芭洛

“貝格爾艦上的旅行，是我一生當中的最重大的事件，並且決定了我的全部研究事業。”

在查理士·達爾文的晚年，當他回顧到差不多50年平靜的家居生活以前的自己的青年時代所幹的光榮的冒險事業的時候，他就寫下了上面這一句話；那時候，他正是22歲的青年，乘坐着一隻帆船式軍艦，在作着環球旅行；這一次旅行，就使他的名字到處傳揚開來。

英國海軍部給予貝格爾艦的艦長羅勃特·費支羅伊 (Robert Fitz Roy) 的訓令是可以使人理解的；這些訓令指出了這次航行探險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準備去測量南美洲的南部沿海一帶的航綫，同時還要去做到環繞地球的各地的一系列的時計測定工作。除此以外，還要去很多附屬的工作，例如：測定所有顯著的海岬的方位角，繪製貝格爾艦所到達的地方的地圖。費支羅伊在上一次測量航行的時候，曾經在南美洲度過了幾年，所以他已經對南美洲的南部地區的情形很熟悉，而且也已經感覺到，需要有一個精通科學知識的人去估定這一帶地方的將來的礦物學上的價值。他對於促進第二次航行探險的成功的一番熱心，使他接近於水文學家*的意見，允許在貝格爾艦的人員名冊裡面，列進一個具備這種輔助知識的人，作為自己的客人；這個客人在遇到軍艦所訪問的遙遠的、情況不明的、難以通行的地方時候，將和艦長本人取得相同的給養。可是，他却沒有知道，他這種公平無私的行動，竟會使這隻小帆船永遠在科學史上出了名；從查理士·達爾文的一生的一系列的科學研究目的方面說來，貝格爾艦就變成了一艘專為他而駛行的練習艦了。

大家時常把他的名字主要去和進化學說結合在一起；在現在這本書裡面，編進了他旅行期間裡所寫的小型筆記本和他的家信的資料；這時候，正當這個學說的假設還在形成中的最初時期，所以上帝創造萬物和物種不變的正統的教條，仍舊還佔有着明顯的優勢。在這5年的環球旅行期間裡，他追求着自己的一雙沒有經驗的眼睛所遇見到的那些不能明白的地質學的難題，並且進行了大規模的採集動物和植物標本的工作；可是，他在開始進行這些工作的時候，並沒有那個有關物種問

* 這裡的水文學家(Hydrographer)應該是貝福特 (Beaufort)。——中譯者註。

題的指導性假設來指示他。在他的旅行期間裡，他這種關於建立學說和用觀察到的事實的仔細檢查的方法來考驗這些學說的力量，還只不過好像是啓示一樣進入到他的頭腦裡罷了。在這些形成他的思想的年份裡的未發表的手稿裡面，可以探查出那些實際上對他的精神和性格的影響。他在離開英格蘭的時候，還是一個意志不定的青年，沒有特殊的專門學識；如果他的失望的父親能夠說服他去認真地担任他的職務，那麼他就會註定要去當一個牧師的了；“如果我〔達爾文〕能夠這樣迅速的判斷說，那麼我就能夠去做一點自然史方面的初步的研究工作了”，*那麼他也只有在幾個月以後方才開始相信到這一點。他懂得怎樣去體會“一個竟會白白浪費去1小時的光陰的人，就不懂得生命的價值”這句話**，並且把一定的知識帶回來，而能夠把他所得到的事實和理論添加進科學的巨大的寶藏裡去。

這24本懷中的小筆記本，把這些遙遠的旅行和時間的經過情形記載了下來。這些筆記主要是地質學方面的，但是它們也記述到他的幾次陸地考察旅行的情形，附寫着旅行者的備考和零星的註解；這幾次旅行是他在費支羅伊測繪海岸一帶的地圖或者修補貝格爾艦的船身的期間裡所進行的。在這些筆記本上面，在他所寫的印象裡，都飽含着一種差不多是專心一致的熱誠；這些筆記是他匆匆忙忙地寫成的；因為他並不預備把它送給別人去閱讀，所以只有他自己才能夠清楚地知道它們的意義。可是，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時間，並且從這些斷片的記載所發生的一切情形看來，它們也具有了一定的價值，好像是一種使人初次對於一幅寶貴的銅版畫所得到的不完全的印象那樣。

除了這些筆記本以外，同時在這本書裡，還編進了他寫的39封信***；大部分信件是他用私人的親密的談話方式，從世界的遙遠地點寫給父親和姊妹們的；在這些信裡面，講述了旅行的經過情形。這些信是按照它們的原來情形刊載出來的；我只不過有時補充寫了一個附言，並且在各處添寫了一些連系的綫索罷了。在這兩部分的原稿裡面，我根據自己的私人意見，加添了一些標點符號，但願我時常能夠正確理解到這種不清楚的筆跡的意義。我保留下了他自己的拼寫方法和文法，並沒有自作聰明地改正他的筆誤。凡是我私自補充的字，都寫在方括號裡面；而圓括號裡的字，則是達爾文自己用的。有8封信已經被刊載在弗蘭西斯·達爾文所編的查理士·達爾文的生平和書信集裡面，但是有幾段被刪略去，並沒有全部被刊載出來；還

* 參看第二部分第8封信。——中譯者註。

** 參看第二部分第36封信。——中譯者註。

*** 在第二部分裡只有38封信，大約編者連緒論裡的一封信也計算在內。——中譯者註。

有不多幾封信的幾段文字，也已經被刊載在這本書信集裡；其餘的信以前都沒有公開發表過。

要把這些小筆記本介紹出來，這正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在這些筆記本裡面，夾雜着好幾頁接連不斷的地質記錄；我把它們全部刪略去了。這些筆記寫得很潦草，並且字體又歪斜難辨，時常表明出當時記寫的時間短促和紙面的地位不够的情形來。它們只不過是他的速寫的筆記，目的爲了幫助他在海面上或者在陸地上有更加空閒的時間寫作自己的日記時候去回憶當時的經過情形。因此，在他的那本已經刊印出來的旅行日記 (Diary) 裡，就把一天天的敘述寫得更加充分得多；還有更多的科學討論，在這些草稿文字裡甚至還不能够使他聯想到，以後就在他所著的貝格爾艦上的旅行記 (考察日記, Voyage of the Beagle) 的幾版裡，¹⁾ 找到了它們的擴大的完善的形式表現。雖然這樣，從這些值得使人一讀的自發的最初印象裡面，還有着不少可以被人吸收的知識。在這裡，顯露出了他的工作進行的方法和表達上的困難情形，並且在 5 年旅行的結束時候，還寫出了一個擁護自己的主張的新的確言。由於他愈來愈通曉自己的研究對象，獲得愈來愈大的自信力，這就使他的整個性格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大概由於他長期沒有遇到他的父親的尊嚴的面容和消失了他經常發生的一種對於責備的意識，還有由於他經常專心一致地研究他所愛好的工作，這就幫助了他的精力集中在一個巨大的固定的目的上面。他的全部眼界裡面的一個轉變，就是要工作下去；這些小筆記本和幾十封信，就幫助了他發生這種轉變，——因爲這至少是他的發展的思想的全部歷史裡的適當的遠景。

貝格爾艦上的筆記本裡的這些詳細的觀察和原始理論的重要性，就在於它們對於年紀較大的人的成熟的哲學的關係方面。在這裡，我們能够探索到他的進化觀點的開始發生的日期；這個日期要比大家有時所推測過的日期更加早些。在研讀他的這兩個部分的原稿時候，就能够更進一步去說明查理士·達爾文當時具有怎樣的性格：多情善感和智力上的容易伸展。有些讀者可以回想到他好像是那幾幅最常見到的圖像所表明出來的那樣，總是有了一把年紀，學問廣博，莊嚴和留着一部下垂的鬍子。另外一些讀者則可以從他是一個熱情的、但是還沒有自信力的青年採集家的情形開始，一直察看到他成爲一個做着連續不斷的研究工作和有公認的名譽的老科學家爲止。我甚至也希望那些已經很清楚地知道他的人，能够更加進一步靠了這些筆記本裡所發現的那種真誠和熱心崇拜自然界的心意和他的信裡所

1) 關於旅行日記 (Diary) 和考察日記 (Journal) 的形式彼此不同方面，可以參看達爾文的自傳，第4—5頁。——原註。

流露出來的公開的愉快心情和熱情，來使自己的熱愛和理解力更加豐富起來。

我很感謝不列顛協會 (British Association) 的盛意，把這兩個部分原稿借給我。因為大家知道，這個協會現在正負責保管達溫 (Down) 的房屋 (達爾文的老家)，把它看做是國家的紀念物；它是已經去世的勃克斯頓·布朗 (Buckston Brown) 爵士所贈送的；在他們的關心之下，已經有很多更加重要的原稿，在 1942 年裡被加添進達爾文的紀念物當中去了。貝格爾艦上所寫的信和筆記本，就是這些增添的紀念物的一部分。由於比耳格里姆信托公司 (Pilgrim Trust) 簽發了讓與證書，就使所有主能夠保證把這些原稿永遠由不列顛協會來保管；我應該在這裡提出一下，由於這個協會的好意，曾經允許我保存它們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在這本書裡面，我有時也引用了貝格爾艦上的旅行日記裡的一些不同的說明和版本裡的文字。在這裡，我要來提出一個關於它們的發表方面的簡短的總述，因此讀者們可以知道我所引用的書籍的內容提要。在這個簡短的提要裡面，也包括進環球旅行期間裡的地質學和動物學方面的出版物。弗蘭西斯所編的查理士·達爾文的生平和書信集 (三卷集) 和李契菲爾德夫人所編的愛瑪·達爾文 (兩卷集) 以及這些書籍裡的事實和回憶文字，使我得到了重大的幫助，而難以用說話來表達我的感激的心情。

旅行期間裡面的考察日記和旅行日記

1939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達爾文所寫的考察日記 (Journal)，是官方出版物的第三卷，原來的總書名叫做阿德文丘和貝格爾兩艦航行記 (Voyage of the Adventure and Beagle)，艦長費支羅伊主編，亨利·科耳朋 (Henry Colburn) 出版。第一卷和第二卷是艦長凱恩 (King) 和費支羅伊所寫的。

1839年。第一版，第二次印刷。因為讀者們要求添印達爾文所寫的這一卷，所以立刻就出版了這本書的第二次印刷本，只是把它的書名略為更改了一下。在這裡，就初次採用了大家都知道的書名考察日記 (Journal of Researches.....)*，不過書名裡的“地質學” (Geology) 列在前面，而“自然史” (Natural History，博物學) 列在後面；這個次序在連接方面和意義方面是顛倒的。

1840年。第一版，第三次印刷。

* 全名是：貝格爾號皇家軍艦在艦長費支羅伊率領之下的環球旅行期間裡面所訪問的各國的地質學和自然史的考察日記。原名參看下面一段文字。第一次印刷時的第三卷的副標題是：考察日記和備考 (Journal and Remarks)。——中譯者註。

1845年。第二版，約翰·穆瑞 (John Murray) 出版，作為出版者的祖國和殖民地文庫 (Home and Colonial Library) 的第12卷。這就是大家都聞名的著作的版本，它的書名是：貝格爾號皇家軍艦在艦長費支羅伊率領之下的環球旅行期間裡面所訪問的各國的自然史和地質學的考察日記 (Journal of Researches into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Geology of the Countries Visited during the Voyage of H. M. S. Beagle Round the World, under the Command of Captain Fitz Roy, R. N.)*。在這個版本裡面，增訂了很多處，而總的說來則是縮短了一些；有很多地方被他刪略和節縮了。他認為這次改寫特別困難，為了它而耗費去了4個月的時間，接着就“作了兩個星期的休息”。以後的版本都相同，由穆瑞在1860年和1870年出版。

所有上面所說的書，都是關於考察日記方面的。

1933年。查理士·達爾文在貝格爾艦上的旅行日記 (Charles Darwin's Diary of the Voyage of H. M. S. Beagle)，由諾拉·芭洛按照達爾文的手稿本編印。這本書由劍橋大學出版部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這個出版部承情允許編者在書後加編了一些摘引的句子。這本旅行日記是達爾文在旅行期間裡面的精確的記載的謄寫本，是把現在這本書裡的筆記本擴充而成的；達爾文在生前並不準備把它出版。

這裡所說的書，是關於旅行日記 (Diary) 方面的，它和1839年出版的考察日記 (Journy, 第一版) 不同，也和1845年出版的考察日記 (第二版，最後修訂本) 不同。

旅行期間裡面的動物學

1839—1843年。五卷集，四開本，由政府允准撥給輔助金1,000英鎊而出版。達爾文主編全書，著作緒論和註解文字，而哺乳綱化石 (Fossil Mammalia)、現代哺乳綱 (Recent Mammalia)、鳥綱 (Birds)、魚綱 (Fish) 和爬行綱 (Reptiles) 各卷的本文，則是由各個專家分別撰寫的。

旅行期間裡面的地質學

1843年。第I部分。珊瑚島的構造和分佈 (The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Coral Reefs)。

* 就是簡化的書名：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參看科學出版社的我的中譯本。——中譯者註。

1844年。第Ⅱ部分。貝格爾艦在旅行期間裡面所訪問的各火山島嶼的地質考察 (Geological Observation on the Volcanic Islands Visited during the Voyage of H. M. S. Beagle)。

1846年。第Ⅲ部分。南美洲的地質考察 (Ge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South America)。

第二版，內容都按照這三卷集印刷，只是把第Ⅱ部分和第Ⅲ部分合併成爲一卷，1876年。約翰·穆瑞出版。

傳 記

查理士·達爾文的生平和書信集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由他的兒子弗蘭西斯·達爾文 (Francis Darwin) 編輯。它是三卷集。約翰·穆瑞出版，1887年。

查理士·達爾文的多方書信集 (More Lettles of Charles Darwin)，由弗蘭西斯·達爾文和 A. C. 薛瓦德 (Seward) 編輯。它是兩卷集。約翰·穆瑞出版，1903年。

愛瑪·達爾文 (Emma Darwin)，家信百封，由她的女兒亨麗泰·李契菲爾德編輯。它是兩卷集。約翰·穆瑞出版，1915年。



第一 部 分

緒 論

第一章 英國的家庭環境

在我們跟隨着達爾文上船，去參加他在1831年的環球旅行以前，最好先從他的英國的家庭環境方面來考察一下他的過去情形；去認識一下他已經取得了怎樣的裝備而可以去進行他的大規模的探險工作；還有先來描寫一下他的家庭集團；他在別離這個集團的時候，曾經感到多麼的苦惱和悲痛，以致幾乎想要放棄這次所懷抱的航行的志願。

如果沒有相當清楚地了解到達爾文在希留布里 (Shrewsbury) 的蒙特* 地方的老家裡的情形，那麼在閱讀他的信的時候，就不能夠正確無誤地理解到信裡所講的話；他的父親就住在這地方，是一個著名的家庭醫生，獨立行醫；還有3個姊妹也住在這裡**；在現在所編印的信當中，大部分都是寫給她們的。羅勃特·達爾文醫生 (Dr. Robert Darwin) 在希留布里地方是一個工作忙碌的、著名的人物，他的身體肥胖；那些來請他醫病的人，不論是有錢的或者貧苦的病人，都很喜愛他；他是一個帶有濃厚的民權黨傾向的高級知識分子集團裡的一分子；查理士在家裡就習慣於聽到各種不同的討論；羅勃特醫生總是想要使這個討論場地保持着各種不同的討論題目。查理士·達爾文的舅父魏之武 (Wedgwood) 一家的表兄弟姊妹，住在梅亦爾 (Maer) 地方；那裡離開達爾文家只有20英里，他們經常騎馬互相來往；他們的談話非常活躍，友愛的氣氛也都是自由自在的。這兩幅圖畫時常牢記在他的心頭，即使是遙遠的熱帶地方的景色和聲音，也永遠不能夠從他的心頭深處驅散去它們；在

* 蒙特 (The Mount) 的意譯是山，大概因為那個地方的地勢較高的緣故，所以用這個地名。——中譯者註。

** 達爾文有4個姊妹，大姊早嫁，所以這裡寫3個姊妹。——中譯者註。

蒙特地方的這幅圖畫裡，有着他的親愛的家中人和他們的親熱的日常生活行動；而在梅亦爾地方的這幅圖畫裡，則在它的使人可愛的一片樹林和小湖的背景上面，有着宴會和他的美貌的表姊妹；在這些表姊妹當中，最年輕的表姊妹後來就註定要做他的妻子。當他在某一個邊遠的地方突然遇見十月的天氣到來的時候，他就會好像聽到知更鳥的歌聲和看到樹葉的飄落情形；家裡的金合歡樹和赤銅色的山毛櫸樹生長成了華美的樹木，——因為每一棵樹木，即使是最小的樹木，他都記得很清楚；如果他的姊妹趁他不在的時候砍倒了很多樹木，那麼他就要永遠懷恨她們了。在他離開了英國以後，英國的風景更加長久地使他感到優美，一直到他的全部忠實的思想收縮到狹小的範圍為止。“一個有理智的人，能够從2—3英里高的巨大得難以比擬的山脈方面希望到些什麼呢？不，不；還是給我勃烈森山（Brythen Hill）或者幾座這樣精緻的小山吧！至於說到那些平原和不通行人的森林，那麼有誰能够把它去和英格蘭的綠色田地與櫟樹作比擬的呢？大家都在興緻蓬勃地談說着熱帶地方的始終在發笑的天空；這難道不是無聊透頂的說法嗎？如果有人看到一位常常在發笑的太太的面孔，那麼他就會感到驚奇不止了吧？英格蘭並不具有那一種像人們所認為的平淡無味的美麗；她會大聲呼喊，也會怒容滿面，並且也會發笑起來，一切都會輪流發生出來。總之，我確信，去繞地球走一圈，正是一件使人極其可笑的事情；當妳安靜地停留在一個地方的時候，地球就會和妳一同旋轉着。”*

作為山脈高度的計算單位的勃烈森山和作為河流寬度的計算單位的塞汶河（Severn R.），就一起跟隨着達爾文去作環球旅行，作為他心目中的量度標準了。他時常把他新遇見的南美洲的河流，去和希留布里的塞汶河作比較；用塞汶河的寬度的幾倍去表明這條河流的寬度。因為蒙特的地位高出於全市各區，可以在它那裡看到寬廣的景色，望見這條蜿蜒曲折的河流；而對於更加遠的建築物，則就變得模糊而難以辨認清楚了；1796年，在羅勃特·達爾文和蘇珊娜·魏之武（Susannah Wedgwood）結婚以後不久，他就選定了這個地點，建造了一座紅磚實砌的舒適的住宅。羅勃特醫生一直到去世都居住在這裡；1809年，查理士·達爾文就誕生在這座房屋裡面，並且在這裡長大起來；他熟悉附近的一塊塊草地、一棵棵大樹，熟悉那塊高臨在牧場上面的階地（terrace）、那個果樹園和新設計的溫室，還有那個花園；他的姊妹們就在這個花園裡工作着。在冬季的月份裡，當查理士·達爾文忍受着對蹠人所住的地方的夏季的炎熱天氣時候，他就想像到家鄉的那個圍爐取暖的集團，蘇珊（Susan）彈奏着鋼琴的情形；或者是老保姆南茜（Nancy）在寒冷的霜凍的朝晨白

* 參看第二部分第35封信。——中譯者註。

費精力地呼喚着她們大家起床的情形。*

我時常認為，查理士·達爾文是蒙特地方的生活的熱烈的溫暖的中心，他把一種更加自由的不拘禮節的舉動帶進到這一個可怕的氣氛裡來。在這個地方，顯然無疑是籠罩着可怕的氣氛的。雖然羅勃特·達爾文醫生具有一種真誠的同情心和見識，因此使無數病人都很信任他，但是他也是一個十分明顯的嚴厲的家長。他具有一副壓制子女們的神色；當他一走進房間裡來的時候，大家的自由放縱的心緒就立刻消散去了，因為也沒有一個人會感覺到可以照舊順利地“把他們自己的談話繼續進行下去。”那些曾經到蒙特來訪問的客人，時常滿口讚美這裡佈置得整潔、恰當和舒適；可是，只要他住下一個星期，那就够受的了；這位醫生的獨白，正使人感到厭倦；如果在夏天去訪問他們，那麼情況就要好一些；那時候，可以有比較多的時間和女郎們坐到室外的花園裡去。澤息·茜絲蒙第（Jessie Sismondi）是魏之武一家的年青的表姊妹的姨母；她曾經到蒙特去訪問達爾文一家，後來就寫信說，她正在“擔憂”到達爾文的全家人；甚至是她所喜愛的親愛的蘇珊，也對她表現出顯赫的威勢來。在這個家庭的氣氛裡，隱藏着一種對於慈善的專制者服從，同時還混合着一種對於他的意見和深刻的互相熱愛的真正敬畏；因為我以為，這位老醫生具有見識和智慧，不去妨碍自己的孩子們的獨立的私人意識。在查理士對自己的父親的關係方面有着某一種順從的舉動；這在現在看來，好像會是一種奇怪的情形，因為這時候應該有少年的叛逆行動表現出來；可是，這種對於反對權威的厭惡心理，正就是他的一生的性格方面的一種經常具有的特點。在他的智力的完滿程度不再受到侵害以前，他寧願遵從家規和現存的秩序；我以為，他在順從自己的父親的專權方面並沒有抑制的表象發生，而且也沒有爲了反對他的極度的不贊成而發生叛逆的行爲。

在查理士·達爾文的眼光看來，他的主要的特性，就是他具有對觀察和同情心的巨大力量；不僅是具有一種對受苦和對他所診治的病人的個人困難的同情心，這使他成爲一種對於很多這些人的解罪神父，而且是具有一種豐富的理解力和願望，要把快樂普及給他周圍的人們。他明顯地具有一種以爲人們的動機正確的奇怪想法，而且有很多傳說的事跡都表明他具有判斷思想的能力，這大概真正是指他具有一種顯著的判斷特性的能力。使人好奇的是，可以看到，他在用錢的方面，也是隨意地很慷慨的。在查理士·達爾文的家信裡，時常反覆警戒說，他希望他的旅行費

* 對騰人所住的地方指新西兰；達爾文在1835年12月21日到達新西兰的北島，在12月30日離開那裡到澳大利亞去。參看後面第30封信。——中譯者註。

用不要引起他的父親更大的不安。的確，在這些關於用錢的方面，可以看到有一些關於責備和不贊成的意見的回憶文字；可是，這也是一種對於他的父親的理解力和最後寬恕的信任罷了。¹⁾

在查爾士·達爾文只有8歲年紀的時候，他的母親已經去世了，因此他就在他的姊姊的手裡被撫養大的。他的母親曾經專心於果園和花卉的栽培工作；羅勃特和她在蒙特地方過着非常融洽的生活，一直到疾病打斷了這種生活為止。查爾士·達爾文對她的回憶是很模糊的，只記得她的特殊構造的工作台、她的天鵝絨的長袍子和她的病死的牀鋪。他在他的自傳的沒有發表的句子裡說道：“我相信，我的遺忘的原因，一部分是由於我的姊姊們所造成，因為她們對母親的病死感到非常的悲哀，永遠不能去講到她和提起她的名字來，而一部分則是由於她以前就有了疾病狀況。”

他的父母一共有四個出嫁的女兒；瑪利安 (Marianne) 是大女兒，而且在1824年，就是在這本書的情節開始以前，已經出嫁給亨利·派克 (Henry Parker)；在達爾文的信裡，很少提到她的名字，這可以使人推測到，達爾文對她的情感要比了對其餘姊妹的情感小得多。在瑪利安 5歲和卡羅琳 (Caroline, 第二個女兒) 3歲的時候，她們曾經跟隨自己的母親到梅亦爾地方去訪問；在那裡，她們的舅父和舅母對她們發生一種壞印象。魏之武夫人的姊姊寫道：“我極其喜歡她（羅勃特·達爾文夫人），但是不喜歡她的兩個女孩，因為她們比了我過去所認識的孩子更加粗暴無禮和使人討厭，可是她們的舉動在這裡總算要比在希留布里好了一些。”可是，在卡羅琳長大以後，魏之武夫人對她要比對她的其餘的姊妹更加喜愛；後來在卡羅琳嫁給她自己的兒子約西亞 (Josiah) 的時候，她的巨大的心願真的實現了。

在這本書裡，有12封信是寫給卡羅琳的；在她的母親去世的時候，她的年紀是17歲；從這時候起，她就和瑪利安一同管理希留布里的家裡的日常事務。她的身材高大，性情活潑而且溫雅，很能够得到大家的好評，曾經有人描寫她好像是一個公爵夫人的樣子。她一定帶有了一些希留布里地方的固執脾氣，因為當她去訪問梅亦爾的舅父家裏的時候，她的最年輕的表妹愛瑪曾經寫述她有多麼的優美，並且在家裡要比通常更加鎮定，好像她已經養成了一種略為拘泥於禮節的習慣，甚至對於

1) 惠斯特 (G. West) 在他所寫的文章查爾士·達爾文裡面，舉出了很多關於查爾士·達爾文對他的父親發生恐懼的情形；同時，道格拉斯·歐勃耳博士 (Dr. Douglas Hubble, 刺格針雜誌, 1943年1月30日) 認為這是神經官能病方面的一個重要因素，並且就以為達爾文的身體40年不健康的原因就是由於這方面而來的。——原註。

最不拘束的人家也是這樣。那時候，她在弗朗克倫德 (Frankland) 的一所幼兒星期學校裡，爲了照看 4 個小孩而以沉着的忍耐力在工作着；弗朗克倫德是希留布里的一個可憐的部分，而蒙特則高高地和欣欣向榮地站立在它的上面；後來她的理想受到挫折，因此一般說來，她對小孩感到討厭。在查理士·達爾文還沒有入學以前，她就擔負着教育查理士的工作，不過後來查理士懷疑這種教育計劃是不是合適。他寫道：“卡羅琳是極其親切、聰敏和熱心的；可是，她在試圖教導我的時候太過分熱心了；因爲在經過了這幾年的長時間以後，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我想到要走進她住的房間裡去的時候，就會向自己提出說：‘她會不會因爲我現在走進去而用什麼話來責備我的呢？’於是我就假裝自己是跟隨着她走進去的樣子，所以就好像沒有注意到她會說些什麼話似的。”雖然這樣，他們始終非常親愛，完全忘記了早年的一切悲苦情形；我們知道，她會得寫一封“很有趣味的信”給她的兄弟。

蘇珊是第三個女兒，很能够得到她的父親的寵愛。她的身材也是高大的，並且要比卡羅琳更加美麗，具有善於忍耐的優點，時常顯出精神煥發的神色，並且對於微小的生活細節都能够感到津津有味。她和一個表姊因爲喜愛賣弄風情而被人題了綽號，叫做小貓 (Kitty) 和利底亞的黃水楊梅 (Lidia Bennett)；她會得用她自己的嬉笑的玩樂來感染給她的父親，而且響亮的哄笑會跟隨着她的跳舞會的報導而發生出來：這是一個故事，講述一根斷裂的馬車的轅桿和一個喝醉酒的馬車夫的情形；這時候，蘇珊就在家裡的地板上兜轉起圈子來。可是，她也有着固執脾氣和愛好整潔的習氣。後來，當她去訪問查理士和愛瑪 (Emma) 和他們在達溫村的家庭的時候，她對於小孩亂丟東西感到侷促不安，並且在開始發生不整潔的情形時候，就設法把它清除去。愛瑪則會容忍這種情形發展下去，一直到忍受不住的時候，方才去喚人來收拾。蘇珊的情形也正像她的做醫生的父親一樣：在她的中年時候，她的小孩們開始成爲那些不聽她的話的動物了。好像她也具有一種會發現“討厭的東西”的覺察力。當查理士後來帶了自己的9個月的嬰孩去訪問蒙特的老家並且只有一個抱嬰孩的婢女跟隨着他去的時候，蘇珊就對佈置方面責備起來；杜但 (Doddy) 在他的牀邊沒有一杯水；他就冒着自己的身體危險，用着一雙浸濕的腳突然爬了起來，不過羅勃特醫生曾經答應說，如果把鞋子掉換過了，那麼他可以在草地上用水浸濕這雙腳。可是，最惡劣的暴風雨降落到了那個沒有戴帽子的婢女身上。她的樣子有這樣的污穢，好像是食品雜貨商人的女僕；他們在蒙特地方感到身體非常強健。可憐的查理士，正遇到了他們的憤怒大發作，因此當時一定又再感覺到“他們會不會因爲現在走進去而用什麼話來責備我的呢？”這個問題了。他確

實已經對愛瑪談到過這件事情，但是他不讓她離開家裡。的確，他的姊妹們因為來了嬰孩而搞得大家心神不寧起來；她們還沒有學習到對付嬰孩的糞便的辦法。可是，在達爾文寫這些信給蘇珊的這些日子裡，她正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快樂的女郎，並且還能夠寫述關於有一次偶然的情形說：“任何事情都從來沒有像這一次那樣使我高興的了，使我有這樣快樂的了，因為我整天從來沒有講過常識這一個名詞來。”

在現在這本書裡，有 8 封信是寫給卡薩琳 (Catherine) 的；她是第 4 個女兒；她的年紀比達爾文小 1 歲。她在幼年時候就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孩；在學習識字的時候，她比了查理士更加容易記憶。我以為，她在過着一種失望的生活；她具有良好的理解力，但是不很活潑。她不會像自己的姊妹們那樣，在歐文的一家裡享受喧鬧的友好的宴會；有一次在這種宴會以後，她竟感到悲傷而評定她的享受“大約只不過是蘇珊的享受的一半”；蘇珊在整個宴會時間裡總是精神煥發的。她顯然具有真正的才能，可是從來沒有找到一個發揮它的地方。她的父親時常講到她有“巨大的氣魄”；雖然她有了所有這些情感和才能以及高尚的性格，可是“她既沒有使自己得到快樂，也沒有使那些和她在一起生活的人得到快樂(大概是這樣的)。”

雖然在現在這本書裡沒有一封信寫給愛拉士麥斯 (Erasmus, 查理士的唯一的哥哥)，但是他時常被查理士很熱情地提起，而且他在家庭集團裡的地位也是最重要的一個。他的年紀比查理士大 5 歲，受到大家親切的愛戴，查理士時常在提到他的時候，就把他叫做“可憐的親愛的老總督”。一個不必要的職業使他得到了豐多的收入；可是，我們始終沒有知道，如果沒有得到他的父親的補助金，他是不是會過着一種比較富裕的生活。的確，愛拉士麥斯能夠醉心於卡爾萊耳 (Carlyle) 所形容的“耐心的安逸”裡面；他和卡爾萊耳有親密的關係。因為沒有固定的職業，他的一生就在空閒的興趣、亂讀很多書籍以及和很多朋友交際之中消磨過去了；一個日常的、智力上的威嚴、安逸和冷淡的集團，差不多是不會符合於今天的更加積極的要求的。一種敏感的同情心和接觸的輕快情形，一定是處在反對家族的粗暴的禮節法規方面的(查理士的思想時常朝對着這個方面)，並且使很多朋友都喜愛他；這些朋友也歡迎他經常去訪問他的家。在發生某一種疲倦和悲哀以後，他的嚴酷的本性就暗中發生了轉變，準備完全破裂，並且在他看來，這種親切的同情心對於他的朋友們起了最良好的覺醒作用；在他的幽默的、帶有些簡單的刺激裡面，並不含有惡意的態度。“在有他參加的地方，感應就來得更加容易，而思想的奔放也更加迅速起來”。可是，查理士感到他有一個很大的缺陷，就是他沒有充分注意到自然史；不過在化學和電學方面，他自從這兩門科學的童年時候起，就已經學習了它們。在他

的這些家信裡面，講到全部關於購備和寄發書籍給查理士的安排工作，還有接受他送回英國的方面的計劃，都是愛拉士麥斯一手包辦的。在筆記本裡面，只有一次提到了他。查理士在經過好望角回國的時候，遇到J. 赫歇爾爵士 (Sir J. Herschel)，並且和他討論了幾個關於化學物理方面的問題。他仍舊在自己的頭腦裡面想到要去請教愛拉士麥斯來解決這種題目，並且寫道：“要去詢問愛拉士麥斯，究竟電氣會不會對這方面發生影響”；而且他一定已經對於這個居住在倫敦的公寓房間裡的孤獨的人，發生了一種具有情感的思想，同時會回憶到以前的那些日子：那時候，他們在空閒的時間裡，曾經利用希留布里的家裡的工具儲藏室來作為他們的實驗室，一起做着化學試驗。

有一部分達爾文的自傳片斷，沒有被包括進大家已經知道的自傳裡面，只是在查理士·達爾文的多方書信集裡面發表過；這部分的片斷提供出了一幅補充的圖景來，表明出他的早年在他自己和他的姊妹們的性格方面的活潑的行動。我就摘錄了幾段文字在下面；他明顯地對於自我觀察感到很有興趣；他還寫述了關於童年時代的不誠實行爲的回憶，並且說明現在必須把什麼情形叫做坦白主義 (exhibitionism)；在這方面，也像他對於任何其他的科學事實的收集方面那樣，帶有着同樣的冷淡態度。

“我的最早的回憶……這一定是在我4歲以前的情形；那時候，我在客廳裡面，靜坐在卡羅琳姊姊的膝頭上，當她正在替我切開一只柑橘的時候，有一頭母牛奔跑到窗子邊來，使我驚跳起來，因此我就中了一次厲害的刀傷，到現在還留着一個刀疤在身上。……關於這一幕情形，我還記得當時我坐在什麼地方和受驚的原因，不過傷口並不是自己發生的，而且我相信，我這個記憶是真實的……因為我清楚地回憶到這頭母牛奔跑所經過的路綫，這種奔跑情形大概是不會使我預先知道的。”

“1813年。當我4歲半的時候，我到海邊去遊玩，並且就在那裡居住了幾個星期。我還記得當時的很多情形；可是，當時除了幾個婢女以外（她們也不是孤獨的），我回想到，並沒有自己的家裡的人和我在一起。我記得，我自己和卡薩琳都是頑皮的孩子；當我們被禁閉在房間裡的時候，就想敲破了窗子逃出去。……另外還有一些回憶事跡是帶有虛榮心的，就是有一次因為表現了不屈不撓的行爲，另一次則因為爬上一棵小樹的勇敢行動，就自以為大家都在崇拜我了；還有，究竟什麼東西是更加奇怪的，是不是一種好像是出於本能的自覺，我能意識到，並且有着一種輕視自己的想法……所有我的回憶，好像都是非常密切地和自己聯系在一起的；現

在卡薩琳好像回憶到幾幕以其他的人作為主角的情節。在我的母親去世的時候，我的年紀是8歲半，而卡薩琳比我小1歲，可是她還記得當時每天所發生的一切細節和事件，而我則簡直都記不起這些情形來了（還有很多其他的情形也是記不起來了），除了只記得這樣的情形：我被人送進母親的房間裡，我的父親遇見了我，後來就哭喊起來了。我記得，我的母親的長袍子，可是我簡直不能夠記起她的外貌的任何特點來。……我不能夠清楚地記憶到她的任何一次的談話……卡薩琳還記得，當我的母親聽到我的祖母去世的消息時候，她就哭喊起來。……蘇珊也像我一樣，只記得她私人的事件。這種在回憶的對象方面〔的差異情形〕是使人十分奇怪的。卡薩琳說道，她記不起外界事情所使她發生的印象來，這些事情好像風景一樣消失了，不過對於她閱讀到的書籍上的情節，她却記得很清楚，而這些情節就好像是她的理想一樣。現在她的同情心就是理想；這是她的性格的一部分，並且表明出她這種回憶多麼容易被刻印在心頭；一種生動的思想會得重複發生出來，而一種生動的印象則會被忘記掉。”

“1817年。這時候我的年紀是8歲半；我到凱斯先生的學校（Mr. Case's school）裡去上學。我記得，我在巴爾罕街上走路的時候，非常害怕遇到狗；還有在學校裡的時候，我不能夠鼓起勇氣來和別人打架。我的天性非常膽小。我記得，我曾經在學校裡釣取人造池塘裡的水蜥，感到非常高興。我就在這樣年輕的時候，就養成了一種收集玩物的濃厚興趣；主要的收集物品是圖章、郵件上的印章等，但是也收集卵石和礦物……我相信，在這個時候以後或者以前的不久，我已經一知半解地懂得一些植物學知識；的確，我在凱斯先生的學校裡讀書的時候，非常愛好園藝工作，並且捏造幾隻很大的謊話，儘量隨着我的高興把它們說得有聲有色……在我開始收集各種礦石以後不久，就是在9—10歲的時候，我清楚地記得，我有一種願望，要設法去查明關於大廳的門外的路面上每一顆石子的來源等情形：這就是當時我的最早的和唯一的地質學的研究志願。

在這些日子裡，我是一個非常會講故事的人；講故事的目的，是爲了要使別人興奮地靜聽和發生驚奇，因此就使我自己感到高興。我曾經去偷摘水果，把它們藏匿起來，這也是出於同樣的動機；還曾經用剝去樹皮的方法去傷害樹木，爲了要使它們的枝端都有相似的形狀。在每次出去散步的時候，我差不多總是要說，我看見過一隻野雞或者某一種奇怪的鳥（這是我對於自然史的興趣）；我以爲，這些謊話在沒有被人發覺的時候，曾經刺激過我的注意力，因爲我時常生動地回憶到它們，並不感到羞慚，雖然我說了幾次謊話，但是它們也像有些曾經使我的心頭產生巨大的

印象的事情一樣，使我感到高興，正像看到了一個悲劇。我記得，當我在凱斯先生的學校裡的時候，我竟會捏造了整個一大套謊話，來表明我是多麼愛好說真話哩！……”

“1819年。7月（在10歲半的時候）。我到海邊去，居住在普拉斯·愛德華（Plas Edwards）的家裡。我記得，在那裡看到一條樹蔭有相當濃密的林蔭道（我在那裡看見一條蛇）和一個瀑布，使我獲得相當的愉快；這種愉快一定是和那種從風景方面得來的愉快結合在一起的，不過當時還不能夠直接認識到這一點。住屋前面的一片沙灘平原，使我得到一種強烈的印象；這種印象頑固地和一種關於奇怪的昆蟲的模糊的回憶結合在一起；這些昆蟲大概是一種有紅色斑點的臭蟲屬（*Cimex*）昆蟲和斑蛾（*Zygaena*，地榆蛾——burnet moth）。¹⁾ 那時候，我非常容易發怒（我曾經破口大罵過），並且愛好吵嘴。我以為，這種發怒的情緒後來就差不多完全消失去，不過它是逐漸地消失去的……現在如果我一個刮風的日子的晚上獨自沿着海邊散步，並且看到海鷗和鷺鷥朝着雜亂而不規則的路線涉水走回它們的宿處去的景色，那麼就會在自己的腦子裡突然閃現出這種愉快的回憶來。這種詩樣的愉快，在以後的年代裡，感到多麼的強烈，簡直是我在這種早年時代所沒有料想到的。”

為了描寫查理士和他的姊妹們在早年時代的這些日子裡的生活圖景起見，我時常希望，我們最好也站在她們的通信關係方面，或者是我們也可以和她們在蒙特的花園裡的果樹下面集合在一起，去聽取她們談論查理士出外航行和接到最近的他的來信的情形。在那些經常互相輪流訪問的時間當中，一定會有一次，愛瑪·魏之武也隨着達爾文的年青姊妹們安靜地坐在那些樹木下面，並且在那些遲遲地寄送來的信件紙面上，時常寫着顏色不同的字跡，它們很難使人看明白，並且一定是被她們長久地和熱愛地熟讀着。說不定最後一部分考察日記的手稿，曾經在梅亦爾地方經過她們的討論，因為如果他的姊妹們並不認為這一部手稿寫得太幼稚的話，那麼她們就一定把它送到梅亦爾去的；他也要求她們提出意見過。

梅亦爾地方的魏之武一家人，有着達爾文的表兄弟、表姊妹、他的沉默寡言的舅父和非常好客的舅母；達爾文在遙遠的熱帶地方的夜裡，一定也在自己的腦子裡想到這一家人，像他時常想到英格蘭和自己的家一樣。梅亦爾地方的生活，使範圍

1) 差不多很明顯地可以知道，他收集了他所能發現的一切死的昆蟲，因為他的姊妹們曾經要他牢記着，把活的昆蟲殺死是錯誤的。——原註。

廣大的表兄弟、表姊妹和朋友們的集團留下了一種深刻的快樂的印象；查理士的未來的妻子愛瑪的家，不就是在這個地方嗎？在離開了蒙特以後，就有一種自由的意識發生出來：說不完的美好的談話、很多的書籍、一座塊石砌築的房屋、一個花園，——這一切使人迷戀地回憶到那些在夏天夜裡長久坐着、作着深長的談話、唱歌、發笑和在小湖畔的斜坡底下傾聽水鳥的聲息等情形。查理士的母親（他對母親的回憶是多麼的少），就是約西亞的姊妹；他們兩個人又是更加著名的約西亞（Josiah）的兒女；這個約西亞（達爾文的外祖父）是一個陶器工人，也是愛特羅利亞（Etruria）的魏之武陶器製造廠的創辦人。梅亦爾地方的約西亞（達爾文的舅父）和他的妻子比珊（Bessy），一共生了 9 個孩子；在他們當中，有 8 個孩子長大到成年。1840 年，愛瑪嫁給查理士；她是最年輕的孩子，比達爾文大 1 歲。這一家人的慇懃好客的情形，並不是被約西亞所造成的；雪黎·斯密斯曾經講到他道：“魏之武是一位卓越的人物，可惜他痛恨朋友們。”他具有很卓越的見識和判斷力，對外甥們有特殊的喜愛，並且有一個信念，要使人們對他講話比了他對別人講話更加坦白；的確，由於他從中干涉，就使查理士接受那個申請參加貝格爾艦的航行的建議更加有利起來。在打獵的時節開始的時候，查理士總是準備到梅亦爾地方去；1831 年秋天，剛正在他拒絕了享斯羅教授所希望他去擔任貝格爾艦上的一個自然科學家的試探性建議以後，他就急忙在 9 月 1 日趕到梅亦爾去；當時他的舅父對於這件事情作了很不相同的看法，正像後面將講到的情形那樣。

在查理士回國以後不到幾年，他就和愛瑪訂婚；在她的信裡，有幾段話向我們表明出她當時所看到的查理士的性格；他以後就具有了航海的經驗，可是長期的身體不健康却葬送了他以前的輕鬆愉快的精神。

她寫道：“他是我從來沒有見到過的一個坦白無私的人；每一個字都表明出他的真實的思想來。……他具有特殊的情感，對他的父親和姊妹們有非常細緻的要求，並且是十分溫和的人，而且還具有一些細小的品性；這些品性特別是加上了一個人的快樂；這並不是一種苛求的品性，而是一種對於動物的仁慈的品性。”他愛好談話，簡直從來看不到他的精神不振作的情形；甚至在他的身體不健康的時候，他還是繼續愛好交際，並且他“不喜歡他的姊妹們靜坐不動，她們不會說自己真正要怎樣辦的話。”她以為，這並不是像嬌母莎拉（Sarah）所認為這樣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喝酒，雖然這樣，這却是“一件使人愉快的事情。”可惜！他不是一個愛好看戲劇的人；不過，她寫道，“他在合唱隊裡唱得很不差”；的確，如果長期參加合唱的話，那麼他就會變成“鋼琴的嗜好者”了。大概在愛瑪寫述這段話的時候，達爾文

對於音樂真誠愛好的興趣，已經在倫敦的忙碌時期裡衰落下去了；的確，在環球旅行的期間裡，他對於音樂的愛好是很濃厚和真誠的。根據他的姊妹的記述，在達爾文進行陸地考察旅行的時候，在他的衣袋裡經常攜帶着一小本密爾敦* 所寫的詩集；雖然是在談到關於畫家們方面的時候，他對於“這種羽毛的鳥”並沒有什麼意見，但是當他出了6吉尼**的錢去向貝格爾艦上的同船的藝術家換取到兩幅風景畫的時候，他就對自己用錢浪費感到大驚起來了。

* 約翰·密爾敦 (John Milton, 1608—1674) 是英國的著名詩人。——中譯者註。

** 吉尼 (guinea) 是英國的舊金幣，值21先令。——中譯者註。

第二章 教 育

1831年夏天，當查理士·達爾文接到建議，要他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家參加貝格爾艦的航行的時候，他仍舊還過着一種未做牧師的隨隨便便的、雜亂無章的生活。他已經在劍橋大學畢業；他拒絕去當醫生，這件事情使他的父親達爾文醫生感到悲哀，因為他一心想要自己的兒子安身立業，過着一種穩固可靠的紳士生活。實際上，他對於這種冒失地提出的航行的事情並不贊成；當人家勸告他說，自然史的研究對於一個牧師是很適合的時候，他只不過是勉強允許了這件事情。他和查理士都沒有料想到，這次新的冒險事情會使查理士走上一條極其不同的道路，而且在好幾年裡面，他還是堅持着這種隱藏在心頭的假定，以為這次航行只不過是一種去做牧師的序幕罷了。我以為，達爾文醫生最後一定會完全理解到這一種新的對於航行的嚴格紀律所產生的目的堅守不變的情形，因為用任何其他的方法就很難會產生出這種情形來。

自從這個9歲的孩子想要認識父親的馬車路上的各種卵石的日子起，一直到22歲的青年被人邀請去擔任貝格爾艦上的自然科學家的工作時候為止，他所受到的教育究竟怎樣會在大家認為研究科學很難算做是一種事業的時代、幫助他去接受這樣一種工作的呢？究竟什麼人把他提拔起來，作為一個適合於這種工作的人呢？

在這裡，我打算來簡略地談談他的接受教育的經過情形；他在希留布里的布特勒 (Butler) 博士的學校裡讀了七年書，並且就寄宿在這所學校裡；他對自己作了十分嚴格的責備。他認為，“最有害於我的思想發展的，再也沒有比布特勒博士的學校更壞的了，因為它是一所嚴格的古典學校；在它裡面，除了古代語言以外，只教授一些古代的地理和歷史。這一所作為教育手段的學校，在我看來，簡直是一個空虛的地方”。他的回憶文字很可能把當時的情景描寫得太過分苛刻了；可以說，即使是布特勒博士的教學方法在另外一種精神訓練方面使學生們浪費了很多時間，可是這些方法無論如何鼓舞起了達爾文去對於賀拉西 (Horace) 的頌詩發生相當的敬佩，還有對於所有各種讀物發生濃厚的興趣；在這些讀物當中，也有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的歷史劇；他時常拿着這些劇本，坐在學校的厚牆上所開的一扇古舊的窗子旁邊閱讀它們。在被他攜帶到貝格爾艦上去的大堆自然科學書籍當

中，也夾雜着他的希臘聖經 (Greek Testament)；說不定他想要在星期日專門閱讀“一些古典書籍，不閱讀其他的書籍”的計劃，即使是這個計劃的意圖時常不能夠實現，也可以算做是對於布特勒博士的回憶的一種讓步了。

在120年以前，還沒有一所學校是爲了發展科學思想而開設的；當時所說的教育，也就是古典教育；如果孩子們不愛好學習語言，却想要去研究其他的知識，那麼他們只好靠了自己的力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如果要作出一個結論來說，那麼這實際上是一種極有價值的自我訓練。查理士和他的哥哥愛拉士麥斯（比他的年紀大5歲），曾經在父親的花園裡的工具儲藏室，設立了一個良好的實驗室；這兩個孩子就在這裡做了很多的化學試驗；查理士好像是當了愛拉士麥斯的僕人的角色。那時候，愛拉士麥斯一定對於科學（除了自然史以外）有非常濃厚的興趣，而查理士這個小學生則也是熱心地跟隨着哥哥做試驗；在學校裡，同學們也聽到他們在做試驗的情形，並且替查理士起了一個綽號，叫做“瓦斯” (Gas)；當時布特勒博士還公開訓斥查理士，認爲他把光陰浪費在那些毫無用處的對象方面。

當查理士16歲半的時候，他的父親帶了他離開希留布里，把他送進愛丁堡大學去讀書，和愛拉士麥斯居住在一起；愛拉士麥斯已經結束了他的醫療訓練，不過他並不打算去開業醫病。在這裡，查理士發現了很多使他興奮的事情；尤其是在和其他對於自然史有濃厚興趣的同學和年長的人們集合在一起的時候，更加使他興奮。他在那些退潮所留賸下來的水潭裡採集海棲動物，和捕魚的人們交朋友，有時也和他們合成一夥，參加他們的捕魚工作。他甚至在病室裡做過一些診療工作，但是由於他的心腸很軟，忍受不住手術室裡的工作和病人的可怕的眼光，因爲那時候還沒有發明使用氯仿的麻醉方法。他猛烈地斥責那種作爲教學方針的一成不變的講課，認爲它毫無趣味，並且曾經寫信給家裡的卡羅琳說：“鄧肯 (Duncan) 博士有這樣廣博的學問，因此在他的聰明裡面，就容納不下他的意識了；還有，我已經講到過，他在教授藥物學 (Materia Medica)；簡直無法用字句來充分表達出這門功課的內容的愚蠢來。……在12點鐘，我在醫院裡實習，以後我就去上蒙羅 (Monro) 的解剖學。”他在晚年時候，就嘆息到自己過去在解剖工作方面缺乏任何訓練說：“這是一種不可補救的損失，正像我不能夠繪圖的情形一樣。”雖然這樣，在愛丁堡大學裡，他發現了另外一些對象，同樣熱烈地愛好它們，而且愈來愈對它們感到興趣；他能夠去討論那些時常籠罩在他心頭的問題，不過曾經有一次在散步時候，當他的同伴大大讚美拉馬克 (Larmark) 的進化學說的時候，查理士却只能帶着沉默的驚奇去傾聽它。他一直到晚年，也沒有去承認說，由於熟知了他的祖父愛拉士麥斯。

達爾文 (Erasmus Darwin) 的著作而對自己的進化觀點起有相當大的影響；在他的祖父的著作裡，也預示出了進化觀點；根據查理士的意見，在拉馬克和他的祖父的觀點裡，太缺乏實際的證明的支持。他在準備把自己的學說發表以前，他親自在25年裡面，找尋那些支持進化觀點的事實的根據；這些事實是從種子販賣者們、動物飼養者們和農民們那裡得來的；除此以外，還有自己親身的觀察和那些從其他科學家方面得來的資料。

雖然這樣，一定是在愛丁堡的學生時代，很強烈地發生了他的這些觀點和其他敏銳思想的轉變；例如，他曾經參加科學學會的討論會，並且在普林尼學會 (Plinian Society) 裡宣讀過一篇文章，講述他關於顯微海生動物方面的一些小發現，這些海生動物，是他在和捕魚者們去捕魚的時候所採集到的。在另一個學會的討論會上，他聽到了奧裘蓬所做的一些關於美洲鳥類的講演；奧裘蓬曾經用文字和圖畫來表明出他對於生活的動物的熱烈愛好；這一定也很適合於達爾文的心意。可是，奧裘蓬在這些講演裡，有些不公平地嘲笑了華特頓 (Waterton) 的說法，而當時查理士却對華特頓非常敬佩；查理士感到意見不合，因此他們以後就不再相見了。在愛丁堡的學生時代，他和華特頓發生一次有趣的小小的接觸；華特頓曾經結識一個和他一同旅行過的黑人；這個黑人就在愛丁堡地方靠了剝製鳥類標本來掙錢度日。查理士時常和這個黑人同坐在一起，認為他除了是一個良好的教導剝製鳥類標本的人以外，還是一個愉快的聰明人。

他在16歲進愛丁堡大學，是一個熱烈的追求知識的大學生，並且吸收到很良好的知識；大概，他利用自己所獲得的這些知識，要比利用大學課程方面所得到的知識的機會更加多些。他和捕魚的人們交朋友，和他們一同去捕魚，並且坐在剝製的鳥類標本旁邊，同他的朋友黑人旅行者談話；當他不能够“恰當地”談到講演和講演者們的情形時候，他們會感到多麼難過的氣悶。實際上，他曾經幾乎討厭地質學，因為詹姆生 (Jameson) 教授的地質學教程使他感到毫無興趣，因而打算不再去學習它。可是，在所有的科學當中，地質學終究還是他所愛好的第一門科學，而且在愛丁堡大學裡曾經準備要找尋出這門科學的哲學解釋來。當他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有一個希留布里的老年人使他的腦子裡發生了很深刻的印象；那時候，他和這個老年人談論到一塊早已直立在市內的大漂礫，就是叫做鐘石 (Bell-stone)，那個老年人就鄭重地對孩子肯定說，在世界的末日來到以前，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夠解釋這塊石頭究竟是從什麼地方跑到這裡來的，從這裡到昆布蘭 (Cumberland) 或者蘇格蘭一帶都找不到這一種石頭的岩石。查理士時常想到這塊奇怪的石頭，因此當他

第一次閱讀到冰山對於移運漂礫到遠處去的作用時候，他就因為這個秘密有了合理的解釋而高興起來。可是，當他聽到詹姆生教授的枯燥無味的地質學課程的時候，他的所有熱切的希望就轉變成為討厭和失望，而且他打算永遠不再去研究這門討厭的科學了。

查理士在愛丁堡大學讀了兩年書以後，並沒有志願想去做一個成功的青年醫生，因此羅勃特醫生就開始對他的兒子感到失望起來。於是他就主張查理士應該到劍橋去，學習當一個牧師。“我在劍橋大學度過了三年；從學院的功課方面說來，我這三年的光陰可以算是完全白白地拋棄掉了，這也好像是在愛丁堡大學和在布特勒的學校裡的情形一樣。”可是，在這裡，他又再遇到了那些將來成為他一生的知交的人們，並且發現了不少在大學課程以外的、使他興奮和愉快的東西。他因為聽厭了愛丁堡大學的課程，所以就沒有去聽劍橋大學的塞治威克 (Sedgwick) 教授的地質學課程，不過他後來去和塞治威克相識，並且一同到北威爾士 (North Wales) 去進行地質學考察工作；後來就證明，這次考察工作對於達爾文在航行期間裡遇到新的地質問題的挑戰的時候，有極其寶貴的幫助。甲蟲標本的採集變成了他的經常工作；並且在他的晚年時候，他還記得，當時在劍橋大學的圍籬裡面，去捕捉某些稀有的甲蟲的情形，還有那裡的樹木、木柱或者河岸的確切的形象。有一天，他從樹樁上的老樹皮背面，捕捉到兩隻稀有的甲蟲，就用兩隻手分別捉住了一隻甲蟲；接着又有第三隻甲蟲出現，於是他爲了要張開右手去捉它，就立刻把已經抓住的一隻甲蟲塞進自己的嘴裡去咬住；不幸這隻甲蟲就開始發射出一種非常辛辣的毒汁來，因此使他趕緊把它吐出來，結果它和第三隻甲蟲就一同逃走了。他在他的自傳裡已經講到這隻故事，並且仍舊還能够在67歲年紀的時候，對於這兩種甲蟲的逃走事情略微使自己的心頭感到痛惜。可是，這並不是科學研究的採集工作；他從來沒有去解剖過它們，甚至也簡直沒有去把它們互相比較，大概這件事情只不過是使他去對一組昆蟲的生活的變種和種的差異方面作有益的識別罷了。雖然他去上過亨斯羅 (Henslow) 教授的植物學課程，而且這些課程可能好好地引導他去研究植物學，但是他當時並沒有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亨斯羅教授並不是以講課者的角色去對年青的達爾文起有一種遠大的影響的，而只不過是作為一個很親愛的、很敬重的朋友的資格去做這件事情罷了。亨斯羅具有科學的很多分科方面的廣博的知識，並且每星期有一次公開在家裡招待青年和老年的朋友們；達爾文就很快去參加了他家裡的招待會。他們兩人之間的密切關係，一定是在那裡建立起來的；當達爾文最後一年在劍橋大學讀書的時候，亨

斯羅經常邀請他到家裡去吃飯，有時兩人差不多天天一同散步。達爾文寫到他道：“他的最濃厚的興趣，就是要從長期不斷的細緻的觀察方面來作出結論。”查理士的一切順從的熱心，都是爲了這個具有深厚的私人感情的長輩而發生的。他的坦白無私的熱情，有時會在多年以後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對方的性格時候衰落下去；可是，他對於亨斯羅的情感，却始終沒有改變過。到他的晚年時候，他還是對這個善良的人抱着最深切的感激和敬佩，並且對他的道德品質起有着最高的敬意。

第三章 建議

不必多說，由於達爾文在劍橋大學遇到了亨斯羅教授並且成為他的親密的朋友，這就在實際上改變了達爾文的事業的整個方向，因為如果沒有遇到亨斯羅的話，那麼這個關於接受貝格爾艦上的自然科學家的職位的建議，就不會傳達到達爾文那裡來了。亨斯羅教授一定是交換到了這個年輕人的溫暖的感情，並且正確地斷定這個愛好採集甲蟲的人具有了這些潛在的工作能力；或者是爲了要達到供給一個適當的自然科學家去參加貝格爾艦的航行起見，他從來不想作爲一個居間人而提出了達爾文的名字來。亨斯羅起初打算親自去接受這個職位，可是由於看到自己的妻子顯露悲傷神色，所以就放棄了這件事情，因此他就把這個良好機會讓給了自己的得意門生，並且寫信給他道：“……我聲明說，我認爲您是我所知道的人當中的一個最適宜於擔任這項工作的人了。我敢於肯定這一點，並不是因爲從您身上看出是一個完備的自然科學家，而是由於這樣的一個原因：您擅長於採集標本和觀察的工作，並且能夠看出所有一切值得被記載到自然史裡面去的東西。……艦長費支羅伊想要一個人（據我所理解的是）作爲一個同伴，而並不單單是一個採集家；並且如果任何一個被推薦給他的人，即使是一個卓越的自然科學家，而沒有紳士的態度，那麼他決不願意接受他。……請您不必由於謙虛而陷於猶疑不決的地步，或者爲了顧慮自己沒有這種才能而担心，因爲我可以勸告您，我確信您正就是他們所要找尋的那種人；因此，我想您會接受我的請求而去擔任這項工作，——您的押解人和誠摯的朋友，J. S. 亨斯羅。”

這樣，就在1831年8月末尾，在他得到了劍橋大學的學位以後不多幾個月，這一個關鍵性的建議就到來了；這正是：“一個在 *οἱ Πολλοὶ* 或者是一群不能去取得這種光榮的人當中的良好職位。”幾乎所有的學院的訓練，都沒有被他記住；愛丁堡大學的教室裡的地質學課程，使他滿腦子討厭這門科學；植物學則只有在聽亨斯羅的講課時候才和它接觸了一下；他完全沒有去做過解剖工作。在閱讀培利 (Paley) 所寫的基督教證驗 (Evidences) 的時候，他對於這本書在邏輯上的簡明感到高興；當時他認爲這本書裡的前提都是真實的。雖然他所得到的上面所說的知識是多麼的微少，但是亨斯羅還是強迫他去接受建議，而且另一些年紀大的人也理解到他是有些例外的。幸虧，在他得到了學位以後，亨斯羅就鼓勵他去研究地質學，所以他在

1831年的夏天，就是在伴同塞治威克去做北威爾士的地質考察工作以前，“好像一隻老虎一樣，繪製着”施洛普郡 (Shropshire) 的地質圖；這就立刻可以使他嘗試去獨立擔負起環球旅行時期的地質考察工作來。在這樣立刻就去追求某種知識方面，當然不能過分估高這種落後的自我訓練的價值。實際上，這裡所做的考察工作，也具有着後來環球旅行時期的自我訓練一樣的程序，那時候則只是把所有工作都集中在一個人的手裡，而不再依靠別人來一同去做罷了。他的思想從來沒有好好地依照着學院的軌道奔跑；雖然他在進行反對原有的信念方面並不感到愉快，但是他總是有些叛逆的傾向；即是到現在，這種傾向在規定的課程裡面也會獲得充分的發展機會。他這種對於推理和觀察的愛好，曾經得到亨斯羅方面的多麼同情的賞識，因此最後就得到了充分的威力。他在到北威爾士去考察以前的幾個星期裡，曾經從施洛普郡寫信給自己的老教授說：“我懷疑我參加第一次考察工作是不是會有成就，手裡的傾斜儀和地質鎚，將會贈送給我極少的知識，還會給我一堆比我出發以前更加多的疑難問題。我仍舊還在迷戀着一些假設，不過這些假設具有這樣大的力量，因此使我以爲，如果這些假設只要有一天成爲現實，那麼世界的末日就到來了。”

關於查理士·達爾文怎樣被列進到貝格爾艦的人員名冊裡去、作爲一個自然科學家、去參加遙長的環球航行的經過情形，已經時常被人講到過了。艦長兼水路學家貝福特、艦長費支羅伊、劍橋大學的亨斯羅教授、羅勃特·達爾文醫生和他的舅父約西亞·魏之武，——所有這些人都參加了這件事情，使它向着成功的路綫進展，一直到約西亞的強有力的理由獲得羅勃特醫生的勉強允許爲止。

查理士已經在他所寫的貝格爾艦上的旅行日記的序文和他的自傳裡，敘述了這些決定他的前途的日子裡的經過情形；在他從北威爾士回家的時候，他就接到了上面所講到的亨斯羅的那封信，當時他就趕緊跑回家去，就是爲了要準備到梅亦爾去參加9月1日的打獵。“因爲在那時候，我還是認爲，如果爲了去研究地質學或者任何其他科學，而放棄最初幾天去獵取鸚鵡的事情，那麼我自己一定是在發瘋了。”

“當我在8月29日星期日回到家裡以前，我已經同塞治威克一起漫遊了北威爾士，作了一次地質考察工作。我的姊妹們首先就告訴我說，亨斯羅教授和皮柯克 (Peacock) 先生有信寄給我，建議我去接受貝格爾艦上的工作，認爲這項工作是我現在已經能夠擔任的。當時我立刻就說道，我要去；可是，到第二天早晨，我發現我的父親不贊成全部的計劃，因此我就寫了一封信給皮柯克先生，拒絕了他的建議。

在8月的最後一天，我就到梅亦爾地方去；在那裡，一切情形就立刻發生了不同的變化。我發現，這一家的每個人都是這樣堅強地站在我的主張這一面，因此我就打算再去作一番努力。當天晚上，我就列出了一張我的父親的反對意見表；舅父約西也對這張表上的各點寫了他的意見和回答。第二天清早，我們派人把我們的意見信送到希留布里去，於是我就參加打獵去了。大約在10點鐘時候，舅父約西託人傳言給我說，他打算到希留布里去，並且建議要我跟隨他一同去。當我們到達了那裡的時候，全部事情都已經得到了解決，我的父親非常親切地允准了這件事情。”

下面的兩封信，一定是在8月30日*的上午被送到希留布里去的，並且使羅勃特醫生有相當的考慮時間。第一封信是查理士寫給他的父親的；接着就列出了羅勃特醫生的反對意見表；這是查理士爲了舅父要考慮這件事情而列出來的；再下面就是約西亞自己的意見。

【發信地點】梅亦爾；【寫信時間】〔1831年〕8月31日。

親愛的父親：

我恐怕我又要來使您感到很痛快；可是，經過考慮以後，我認爲您會再原諒我一次的，讓我來談談關於這次航行的建議的意見。魏之武全家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不同於您和我的姊妹們的看法；這就是我的辯解和理由。

我已經把您的反對理由列成了一張表，我非常希望它是準確而詳盡的；我把它交給了舅父約西；他懇切地對各項理由提出了他的意見。這張表和他的回答也要附在這封信裡。我是不是可以請您給我一個決定性的答覆：可以去，或者是不可以去？這對我將是一個絕大的恩惠。如果您的答覆是否定的，就會毫無保留地服從您那個更加精確的判斷，並且爲了您在一生中所表示的那種最仁慈的寬容而讓步，因爲我如果不這樣做，就會成爲一個最忘恩的人了；同時您可以放心，我永遠不會再提起這件事情。如果您的答覆是肯定的，那麼我就立刻到亨斯羅那裡去，並且同他仔細商量一下，然後再到希留布里來。

據我和魏之武全家的人看來，航行的危險性似乎並不大，費用也不會太多，同時我認爲這無論如何不會比留在家裡更加浪費時間。可是，請您不要以爲我一心想去；如果您以爲在短期以後，您又會繼續感到不痛快的話，那麼我是不會有一點兒猶疑不決的。我必須再說一下，我並不認爲這次航行會使我以後不適合於安定的生活。我希望這一封信不會使您感到很大的不安。明天早晨我把這封信交給馬車

* 按照上面一段引句和下面的信，這個日期應該是9月1日。——中譯者註。

帶給您；如果您能够立刻作出決定來的話，那麼您能不能在第二天就派那輛馬車把回信送給我？如果這封信送到家裡而您不在家，那麼我希望您儘快找一個方便的時間給我一個回答吧。

關於舅父約西的盛意，我不知道說些什麼是好；他對我的這種關心是我永遠也忘記不了的。

相信我，親愛的父親，

您的摯愛的兒子查理士·達爾文。

附言：如果您催促克羅罕萊 (Crockery) 到希耳 (Hill) 去，那麼弗朗克 (Frank) 一定會非常感激您。

- “1. 對於我將來當牧師的身份來說，這是一件不名譽的事情。
2. 這是一個狂妄的計劃。
3. 在請我去當自然科學家以前，他們一定已經邀請過了很多其他的人去。
4. 從沒有人去接受這個邀請的情形看來，那艘軍艦或者這一次探險工作，一定存在着一種嚴重的值得反對的地方。
5. 從此以後，我就永遠不會再平靜下來過着安定的生活。
6. 供給我的船上設備恐怕是最不舒適的。
7. 您〔就是達爾文醫生〕一定會認為這件事情又要再改變我的職業。
8. 這是一件毫無用處的事情。”

最後就是約西亞·魏之武給達爾文醫生的信，也被封在信封裡；在它的信封面上有達爾文所寫的筆跡：“請最後拆看這封信”。

【發信地點】梅亦爾；【寫信時間】1831年8月31日。

親愛的醫生：

關於有人想邀請查理士去工作的這件事情，您請我提出意見，我感到這個責任是重大的；可是，既然您叫查理士來同我商量，那麼我就不得不把考慮到的結果，儘我所能辦到的提出來談談。

查理士已經把他所認為您的主要的反對理由寫了下來；我想，我所能採取的最好辦法，就是說一說我對於每一點理由的感想。

1. 對於他將來去當牧師的身份說來，我認為這次航行決不會是一件不名譽的事情。相反地，我認為這個機會對他是光榮的；同時，研究自然史(博物學)，當然

並不是職業性的事情，却對於一個牧師是非常適合的。

2. 我不知道怎樣來回答這一點反對的理由，但是他會有確定的目標，並且按照這些目標去從事工作，同時他大概可以因此獲得和增加勤奮的習慣；不論他用什麼方法在家裡度過今後的兩年光陰，我認為，他所做的大概也是這樣的事情。

3. 當我看到那些信件的時候，我並沒有作出這樣的想法來；在我記住了您的意見而重新閱讀了那些信件以後，我仍舊看不出您這一點理由有什麼根據。

4. 我想海軍部不會派遣一艘劣等的軍艦去幹這件事情。至於對這次探險工作的反對想法，這也要看各人的情形而不同的；如果知道了別人曾經對於這次探險工作表示反對過，那麼我以為，也不應該把它推論到查理士的情形方面來。

5. 對於查理士的性格方面，您是一個遠勝於我的判斷者。在比較了今後兩年的這種生活方式和不接受這次邀請而可能採取的其他生活方式以後，如果您認為他可能變得不穩定、不能夠安居下來的話，那麼這無疑地是一個有力的反對意見。水手們不是也有安於家庭生活和平靜生活的傾向嗎？

6. 如果他是由海軍部委任的話，那麼他就有權利要求享受到船上所能供給的良好設備；除此以外，我對於這一點理由不能再提出其他的意見來。

7. 如果我看到現在查理士正在鑽研職業性課程，那麼我大概會認為打斷他的研究工作是不適當的；可是現在情形並不是這樣，而且我認為將來也不會是這樣的。他現在所追求的知識，是和探險工作裡所要追求的知識互相一致的。

8. 從他的職業來說，這件事情是沒有用處的；可是，如果把他看做是一個具有廣大的好奇心的人，那麼這次航行就將提供給他一個難得的機會去觀察人們和事物了。請您記住，我沒有充分時間來考慮這件事情，而只有您和查理士才是那些必須作出決定來的人。

親愛的醫生，再會。

您的誠摯的約西亞·魏之武。

在羅勃特醫生最後允准了這件事情以後，我們可以從他的旅行日記的序文裡的下面兩段文字裡，閱讀到查理士以後的經過情形。

“我將永遠不再忘記這兩天的非常焦慮和不安的情形；我的意氣非常消沉，這並不是那些爲了我的父親反對我的計劃而發生的懷疑所造成的。當我一想到這次航行會經過不知多少時間的時候，我簡直就不能夠下定決心離開英格蘭。幸虧，這第一次的考察旅行的圖景，使我確實感到是一幅色彩多麼濃厚的圖畫。

當天晚上，我就寫信給皮柯克先生和艦長貝福特，並且帶着一個非常筋疲力盡的身體去睡覺。在9月2日，我在清早3點鐘就起床，坐上飛快馬車到勃利克希耳(Brickhill)去；此後，我又換乘驛站馬車前往劍橋。我就在那裡耽擱了兩天，和亨斯羅教授一同商量這件事情。在這個時候，由於艦長費支羅伊寫了一封信給武德(Wood)先生，在這封信裡把每件事情說得非常使人悲觀，因此我險乎放棄了所有的希望。9月5日，星期日，我上倫敦去；就在同一天去會見了貝福特和費支羅伊兩艦長。費支羅伊立刻就將所有困難情形的說法都勾消了，因此從那時候起直到現在，已經在我的全部事業方面獲得了最良好的利益。9月11日，星期日，我爲了探望貝格爾艦，就乘坐小輪船到普里茅斯(Plymouth)去。9月18日，我又回到倫敦。9月19日，星期一，我乘坐郵車到劍橋去；在那裡和亨斯羅教授離別以後，在星期三夜裡到達聖奧爾班(St. Albans)，後來就在9月22日，星期四，乘坐飛快馬車回到希留布里。10月2日，我離家到倫敦去；在那裡，經過了很多次意料不到的延期，一直逗留到10月24日，方才出發到德翁港(Devonport)去，於是開始記寫這本旅行日記。”

這樣就大事已定；約西亞·魏之武的良好判斷和卓越的見解，就把達爾文醫生的顧慮打消了。這次旅行所需的費用，當然是很大的，不過達爾文醫生在一次確信了這個計劃值得尊重的時候，就甘心情願地付出足夠的費用給他的兒子了。雖然查理士不能夠同意艦長費支羅伊所提出的花費60英鎊去購買一支手槍的過高的建議，但是他的開頭的一筆費用終究是很可觀的。他在寫給自己的姊妹們的信裏，曾經詳細談到當時接着就發生的準備工作的忙亂情形；他乘坐了馬車從希留布里跑到劍橋，在那裡和亨斯羅商討了很多問題；並且逗留在倫敦一段時間，進行了最後的購置各種用品的工作。他自備了一面輕便的擴大鏡、一架顯微鏡、一套吹管分析用的設備、一架手動測角計(contact goniometer, 測定結晶體的角度用)和一塊磁鐵；除此以外，還有一批可以組成小圖書館的書籍。所有這些東西都被他收羅起來；而且是在他最後出發和前往普里茅斯去的星期日(1831年10月24日)以前，方才完成了這一次不可避免的最後時機的安排工作。他想迅速離鄉遠航的希望遭到了挫折；一再的延期使他又再耽擱了兩個月；這件事情在他的自傳裡留下了一段痛苦和焦急的回憶文字。“在普里茅斯的這兩個月裡，雖然我用盡了各種方法來消磨過去，但是這一段時間真是我生平所遇到的最痛苦的日子了。我在想到要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離開我的一家人和朋友們的時候，就感到情緒非常低落；當時天氣又好像

使我感到有一種描寫不出的陰氣沉沉。除此以外，我又患生了心臟急跳的毛病，並且也好像是很多無知的青年人一樣，特別是好像是一個略為懂得一些醫學知識的人那樣，却確信我已經患生了心臟病。我沒有去請任何一個醫生來診治，因為我預料到，他的診斷一定是我不適合於航行的話，可是我決心要冒着一切危險去幹它一下。”

可是，他在這一次痛苦的延期方面也得到了一些補償；他和同船的人們交起朋友來，並且他能够把自己的研究設備一再妥善地安排在那個被分配給他的船尾的樓艙裡面；他能够開始感到“一種良好的航海的熱心”，不再受到連續不斷的暈船的苦痛。當時他就幫助費支羅伊去做磁傾計(dipping needle)的檢驗工作，零星地去考察一些附近地區的自然史，時常有一個青年軍官和他作伴。由於對船上的準備工作的考慮，使他得到了一種印象，就是：爲了安放所有必需的物品，每一英寸的地位都要加以利用。達爾文的身材高大；當一個人的吊床懸掛在一個狹小的地方時候，確乎是會感到不方便的；他的唯一佔便宜的地方，就是到黃昏時候，就可以把那只放置衣服的頂上的抽屜搬移開來，使自己的吊床的腳端可以多添加出1英尺的地位來。

艦長費支羅伊各處仔細地研看了自己這一次遠航所需的設備；他對於自己所擁有的儀器方面非常誇揚，並且攜帶了22個時計*去工作。除此以外，他又因爲自己船員們的健康有保障而非常自誇，並且備有抗敗血病藥(anti-scorbutics)；還有泡菜用的酸醋汁(pickles)、蘋果乾、檸檬醬；除此以外，在船上還裝有5,000—6,000罐基耳南和莫爾松廠出品的醃肉、蔬菜和湯汁。開船時間延遲的原因，一部分也就在於他對貝格爾艦在遠航前所需的修理方面非常小心注意，而且又因爲有這樣的一個事實，就是這艘軍艦在1831年再接受到出航使命的時候，由於過去長期航行的結果，船身木料已經很腐朽，因此必須把它的很多木質部分抽換重建。可是，也作了一些改進，把它的上甲板加高了一些，因此使它的載重噸位從235噸增加到了242噸，同時也可以使它在波浪洶湧的惡劣天氣時候更加安全一些。在航行的時候，他們又試驗了哈利斯式的新避電設備；這種新式的設備，是由幾塊嵌裝在桅桿和帆桁上的銅片所構成的，並且用導線把它和船底的海水接通。這艘軍艦雖然屬於十門大炮式的橫帆雙桅船(brig)，但是被裝備得好像三桅船(barge)一樣；因爲這類雙桅船能够在強烈的風暴裡行動，所以在航海界方面得到了一個“棺材”(coffins)的綽號。

*時計(chronometer)是天文儀器；在無線電時號沒有發明以前，它是用來測定各地經度和地方時的唯一的儀器。貝格爾艦的任務之一，也就是測定環球一周的各地經度。——中譯者註。

可是，由於艦長費支羅伊有驚人的指揮軍艦行動的技術，這就使它安全地應付了所有各次嚴酷的暴風雨的侵犯，而沒有被它們吹走過桅桿上的一根圓木。1831年11月23日，貝格爾艦被推送到巴涅特船塢(Barnet Pool)裡下水，木工和油漆工已經完成了他們的工作，船上的用品都已經裝載好，可是空中總是在吹着逆風。達爾文開始學習帆船在接受到出航命令時候的行動情形；當他聽到舵手吹口笛和水手依從軍笛指揮拉動纜索而發出的聲音時候，就會發生出一種海員的敏感來。此後，當天氣轉晴的時候，聖誕節又到來了，差不多全體船員都喝酒喝得爛醉如泥；12月26日正是一個給予那些違背軍紀的船員以鞭打處罰和罰坐在重鐵鍊上8—9小時的無政府狀態的日子，所以當他們在12月27日開船航行以後，查理士·達爾文在最初一星期的暈船和痛苦的時候，就時常會在腦海裡浮現出這一幕可怕的情景而感到心驚肉跳。

達爾文後來在回顧到當時情形的時候，就認為自己的有條不紊的工作習慣，是由於在空間地位這樣狹小的地方做到絕對必需的整潔工作而養成的。他認為這次航行是一個加強科學訓練的期間；這對於22歲的青年人是一個顯著的勇敢的行動；當時他正是具有旺盛的精力，富於進取心；從年輕的達爾文兄弟倆已經具有的知識方面說來，他們所需要的更加多的知識也就很容易被他們所吸收去。托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早年事業的經歷情形¹⁾有些和達爾文相似，但是達爾文並不像赫胥黎那樣，極少顯露出任何情緒上的衝突情形來，從來沒有什麼訴苦的話。在達爾文的比較溫和的性格裡面，奮鬥和衝突好像是只佔有很小的一角。赫胥黎作了一次毫不停止的鬥爭，不僅是作了自己內心的鬥爭，而且是作了對抗別人和環境的鬥爭，他的性格就在反對可見的和不可見的敵人的勝利方面顯露出來；可是，年輕的達爾文的野心很小，而且起初還很難超出於一種收集甲蟲和用自己的眼睛去考察自己周圍世界的慾望，因此並沒有去戴着他的長輩的眼鏡去觀察世界；不論是在追求知識的野心方面，或者是在他的容易發生感情衝動方面，都很難像對於年輕時候的赫胥黎那樣，把他標明出來。

由於他具有旺盛的精力和恰當的樂觀主義，這就最顯著地表明出他能夠強制自己去接受這次航行的嚴格考驗。鍛鍊的本身正就是一種將來會發生的情形的預兆；他在貝格爾艦上所寫的手稿，正表明出在他的頭腦裡，他的科學研究目的愈來愈佔有優勢的支配力量和變得完整起來。這個性情相合的研究工作就好像江河決口一樣開始奔放起來；最後終於在這裡出現了一條爲了發揮他的廣大的潛能而設

1) 參看托馬斯·亨利·赫胥黎所著的皇家軍艦響尾蛇號的航行日記(Diary of the Voyage of H. M. S. Rattlesnake)。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編輯，1935年。——原註。

置的筆直的河道，一個符合於他的熱情的最後的方向和目標。他的志願針對着採集標本方面；過去當他醉心於這項工作的時候，常常被人認為這多少是一種不合法的舉動；可是現在，從他的新的職業方面說來，這就馬上變成了他的合法的和規定的責任了。

當我們閱讀到這些信件和筆記本的時候，這種科學研究目的的發現情形就呈現在我們面前了。從他在船上不多幾星期以後所表明的起初的試驗性的主張開始，經過了中間幾年，在這個期間裡他開始希望他的主張會被真正的地質學家所聽信，並且想像自己居住在倫敦的某一個平民區裡的一所有良好的大房間的公寓裡，正在研究着自己所得到的結果；一直到經過熱情研究了多得無數的生物和地質上的空中樓閣狀態的固定建築物以後，方才產生出了一個真正的信念來，一個對於他自己的力量的價值和用處的更大的確信來。

可是，他不僅最後滿足於做一個標本採集者、觀察者和邏輯學家，而且現在他能够射擊、積累標本和關於地質時代的理由，而不去反對其他任何一個更加直接的工作理由；他的新的責任所依從的性情相合的路綫，就包含着一個新的完善的情緒的滿足。

最後，他就能夠開始去把自己的一個真正的崇拜和那些對於自然界的研究工作結合在一個完備的計劃表裏；他把自己的邏輯思想和自己的情感熔合成爲整個混合物。他能够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用在他曾經“在旅行經過荒漠……或者莊嚴的森林的時候，或者在夜間朝對着可憐的小貝格爾艦的甲板的時候”所發生的思想方面。可以看到，在他所寫的信裡，壓力再三地被施加在一種高尙的崇拜上面；這種崇拜，和他探求更加有系統的、統一的對於他所看到過的世界的計劃（World-plan）的解釋，具有多麼密切的關係。說不定在這種智慧和情感的接近之間，並沒有真正的矛盾存在；可是，在這次航行的聰明的安排對達爾文的精神發展的關係這個題目方面，已經講述得相當的多，因此我以為大家應該更加注意到另外一個因素。達爾文當時本來應該去當牧師；現在他一開頭就能夠完全放棄了他的真正的職業；是不是他並沒有同時去研究那個創世主的工作，而後來他才相信，他會得更加特殊地爲創世主服務呢？他的父親已經允許他去航行，並且還把自己的錢匯給他使用；他的舅父約西這一個有智慧的人，又爲他辯護，並且扭轉了僵局；所有的表姊妹都幫助他。不但這樣，由於熱烈信教的艦長費支羅伊的照顧，他的地位就被列在第一位，因此可以明白，他的研究工作必須在表面上依照着正統派和原有的秩序所規定的那些路綫而進行；雖然每天夜裏在貝格爾艦的甲板上走來走去，幾年幾月

的光陰流過去了，但是原有的秩序一定是在他的頭腦裡開始消散去了。

可是，這些信件和筆記本裡的記錄所肯定的一點，正就在於他對於自然界的所有景象，從安第斯山脈的高聳的廣大的現象一直到珊瑚岩的細微的構造，都發生了差不多是信教一般的熱情，在環球旅行期間裏接受了一種新的見解，它就起有着一種解放他的所有力量的作用。他開始朝着一條使自己的信仰合理化的道路摸索前進；他在進行研究的時候看出，所有環繞着他的事物具有過程上的一致。說不定在幾年過去以後，他的精力，因為身體多病而減退下去，但是愈來愈濃縮起來；他對於基本原因的探求，使他對於自然界的創造物的讚美程度減低下去，正好像對於藝術作品的讚美方面也一定會發生的情形一樣。在他的自傳裡，他用悲痛的心情悔恨他喪失了讚美優秀圖畫、詩歌和音樂的能力；莎士比亞的戲劇竟會使他感到有難以忍受的乏味，這真是一種傷心的事情；可是，音樂會使他的那個由於最經常思索着的問題而工作得太緊張的腦筋鎮定下來。可是，他始終沒有完全擺脫開自己對於自然界的崇拜；除了達溫的花園和肯特 (Kent) 的安靜的田野以外，他決不會再到別的地方去找尋崇拜的祭壇，因為他不會聽信人家的勸說而離開家鄉。可是，他對於每天沿着那條在種植園上面的沙土路散步和眺望粉狀泥炭土與滿佈森林的河谷而發生的滿足，正就是年紀較大的人的情感的滿足；這種滿足就代替了一個小孩獨自在海灘上散步並且看到海鷗和鷺鷥在天空裡拍動着它們的雙翼時候所發生的強烈的快樂情形；這時候，年青人在他的旅行時候所發生的強烈的愛美的情感的時刻又再恢復過來：說不定是安坐在巴西的森林裡面，說不定是在越過安第斯山脈的時候望見了荒僻而宏壯的高山的景色。

第四章 艦長費支羅伊

每個人都很難充分認識到達爾文在環球旅行的這幾年裡所受到的影響的因素。艦長費支羅伊是這次遠航的指揮者；達爾文必然是和他發生了極其密切的關係；事實上，費支羅伊的主要的性格，在這幾年航行的歷史劇裡面，正扮演着一個稀有的重要角色。¹⁾ 起初他們兩個人好像彼此都是情投意合；在最初幾次會面以後，查理士的事業也就因此確定下來了；當時費支羅伊寫信給艦長貝福特——海軍部的水路學家——說道：“我對於我所看到的他的行動很合意，因此現在我就請求您能够轉請他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家，同我一起去航行。”正就在這同一天晚上，達爾文寫信給自己的姊姊道：“如果企圖儘我所想要做的那樣去讚揚他一番的話，那麼這恐怕也是不中用的，因為妳一定不會相信我的話。”*不久，他就把費支羅伊叫做“我的一個艦長的非常美好的典型。”** 過了幾個星期，費支羅伊在海面上又再寫信給水路學家道：“達爾文是一個非常有見識的工作緊張的人，而且也是一個愉快的同食者(mess-mate)。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陸上生活的人’，會得像達爾文這樣立刻和完全適應於船上的生活；”後來，他又寫給艦長貝福特說道：“達爾文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好人(regular trump)”。費支羅伊一定已經體會到查理士具有真誠坦白和善良的性情；他本身是一個很難和人和睦相處的人；如果他們的思想見解有了很大的分歧，那麼他們的感情一定會馬上破裂。在費支羅伊最初向達爾文提出的問題當中，有一個問題是：“當我要單獨一個人就在艦長室裡的時候，要是您聽到我說，‘讓我獨自在房間裡，請出去吧’這種話，那麼您能够忍耐得住嗎？如果沒有這種耐性的話，那麼說不定我們就會彼此希望對方滾蛋了。”他的性情是急躁的；可是，查理士在可能的情況下，總是設法避免和他爭吵；他們雖然“有幾次嚴重的爭吵”，但是由於彼此誠實相待，所以一直到航行結束的時候，還是保持着一種感情和真正的敬重。他也像指揮官一樣嚴格執行着自己的職務；可是，這是一種和最嚴格的公正結合起來的嚴厲，因此也就使全船的人感到滿意並且使軍官們忠誠服務。他們讚美他的勇敢和具有驚人的指揮軍艦的本領，因此有很多船員還是在上一次航行時候

1) 參看羅勃特·費支羅伊和查理士·達爾文這篇文章，諾拉·芭洛所作，孔希爾雜誌(Cornhill Magazine)，1932年4月。——原註。

* 參看後面第二部分的第2封信。——中譯者註。

** 原文是 my beauideal of a captain, 參看後面第3封信和第5封信。——中譯者註。

跟隨過他和艦長凱恩的老部下。在卡羅琳·福克斯所寫的老友回憶錄 (Memories of Old Friends) 的第2卷裡面，有一段關於費支羅伊的頌揚的話值得引用出來；這正是他的軍艦上的軍官們自發的熱烈敬佩他的證明書。“海軍上尉哈蒙德 (Hammond) 在這裡吃午飯。他曾經和艦長費支羅伊一同在貝格爾艦上航行，並且對費支羅伊有熱烈的敬意。他舉出一個例子來表明費支羅伊的冷靜的勇敢和鎮定的性情，有一群火地島人，由一個强有力的領袖率領着，都舉起了手斧，跑來對抗他們。費支羅伊就走到那個領袖面前，把他的手裏的斧頭拿下，並且輕拍着他的背部，稱讚他一番；這樣就完全制服了他的一隊人。”

在達爾文進行幾次短途的旅行時候，哈蒙德時常和他作伴同行；查理士曾經寫道，“我和他見面的次數，要比我和任何其他的軍官見面的次數更加多些，並且也更加喜愛他。”可是，因為他有口吃毛病和不好幹軍艦上的職務，所以在這次航行還沒有結束以前，他就離開了貝格爾艦。在達爾文的信件和筆記本裡，時常提到其他的軍官；惠克哈姆 (Wickham) 是他們當中的海軍上尉，後來就去擔任了昆士蘭 (Queensland) 的總督。達爾文寫道：“惠克哈姆是一個活潑的漂亮的人”；*“他是軍艦上的最善於交際的人；我並不是指他最喜愛談話，因為沙利文 (Sullivan) 在這方面要算是首屈一指的了。”** 惠克哈姆在船上負責維持秩序和整潔的工作，並且他時常要斥責和咒罵“鵝”和“哲學家”；大家正就把這兩個名詞當作他的綽號，因為他把散亂放置採集的標本的情形都叫做“d—d [可咒的] 野蠻的惡作劇。”他曾經說道，“如果我是一個船主人，那麼我馬上就把你和所有你的d—d 髒東西都清除出去了。”沙利文後來就變成了海軍上將詹姆士·沙利文爵士 (Admiral Sir James Sullivan, K. C. B.)；他在談話方面真是首屈一指，在貝格爾艦上是海軍少尉，並且是達爾文的親密的朋友；他們的友情一直繼續到老死為止；他也把艦長費支羅伊稱頌做一個使人敬佩的指揮官，因為費支羅伊時常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之下，仍舊能夠使他的船員們和軍官們感到滿意和熱心工作。

達爾文在他的自傳裡，¹⁾曾經總括了艦長的性格，並且還寫述了一些在信件裡沒有談到過的爭吵的事件；查理士在還沒有發現他的非常美好的典型具有怪癖以

1) 這裡所寫的話，是從查理士·達爾文在貝格爾艦上的旅行日記 (Charles Darwin's Diary of the Voyage of H. M. S. "Beagle", 劍橋大學出版部, 1933年) 裡面摘引來的。在已經出版的達爾文自傳裡所講到的這方面的情形，還沒有現在的摘引文字的一半那樣多。——原註。

* 參看後面第二部分第8封信。——中譯者註。

** 參看後面第二部分的第21封信。——中譯者註。

前，曾經寫信給他的姊妹們，很早就講述到費支羅伊的性格多麼使人感到愉快動心；可是，他的成熟的判斷却是和以前大不相同。在下面的引用文字的末尾，講述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他們回到英格蘭以後很久，達爾文曾經使他發怒，而且“幾乎不能互相和解”。我確信這種情況是由於宗教信仰的基礎不同而發生的，因為他的信仰趨於極端的情形，在他的晚年愈來愈變得明顯起來；可是，我相信，這種情形的萌芽，已經在這次航行期間裡，足夠表明出一種對於這些爭辯的顯著影響來；在他們兩個人之間必然會發生這些爭辯，因為達爾文的地質學觀點開始在形成起來，而他的被人愛好的假設也在成長起來。查理士·達爾文在過了40年以後，寫述到費支羅伊道：

“費支羅伊的性格是奇特的，具有很多非常高貴的特徵；他忠實於自己的職務，待人很寬大、勇敢、有決斷和不屈不撓的毅力，而且是一個對於他的所有下屬的人的熱情的朋友。他願意忍受種種困難，去幫助他認為值得幫助的人。他是一個美貌的男子，顯著地像一個具有高度禮貌的紳士；里約熱內盧的公使曾經對我說，他的待人態度很像他的舅父，就是著名的勳爵卡斯特勒利 (Castlereagh)……

費支羅伊的性情要算是最倒霉的了；這不僅是表明在容易發怒方面，而且也表明在長期對於那些曾經使他發怒的人繼續不斷發脾氣方面。他的性情通常在清早的時候最壞，他用着自己的像老鷹一樣敏銳的眼睛，總是能够在船上發覺到一些錯失的地方，於是就大大申斥一番。當那些下級軍官在午前彼此交班的時候，他們就時常詢問道，‘今天早晨喝到的咖啡究竟燙嘴到什麼程度呀？’；這句話的意義就是說，‘艦長的脾氣究竟怎樣呀？’除此以外，他還帶有一些懷疑態度，偶而也會顯得非常垂頭喪氣，有一次簡直是接近於發狂了。他好像對我時常失却確切的判斷和常識。他對我非常親切，但又是一個很難和人親密地相處在一起的人；這種親密關係，從我們在同一個房艙裡共同進食方面說來，是必然會跟着發生的。我們曾經爭吵過幾次，因為他在不高興的時候，就會完全不講道理。例如，在這次航行的初期，在巴西的巴伊亞 (Bahia) 地方，他曾經替那個被我所痛恨的奴隸制度作辯護，把它讚美了一番，並且告訴我說，他剛才去訪問過一個大奴隸主；這個奴隸主當時把他的很多奴隸召喚來，詢問他們是不是生活得快樂，他們是不是願意恢復自由，而大家都回答說，不願恢復自由。我接着就帶着一種大概是譏諷的口氣去詢問費支羅伊道，他有沒有想到，可以用什麼來保證奴隸們在他的主人面前所作的回答是正確的嗎？這句話就使他頓時怒氣沖天，因此他就說道，因為我懷疑了他的話，所以我們再也不能夠相處在一起了。我以為，我一定要被強迫離開軍艦了；可是，這個消

息立刻就迅速傳播開來，因為艦長把海軍上尉召去，用咒罵我的辦法來消除自己的怒氣；而我則因為接受到全體中下級軍官的邀請，去和他們一同吃飯，所以感到大大的滿足。可是，在過了幾小時以後，費支羅伊又表現出他的通常的寬宏大量來，派一個軍官來向我道歉，並且要求我仍舊和他繼續同他在一起生活下去。我又回憶到他的行為的另一個例子。在普里茅斯地方，在我們開船以前，有一個陶瓷器商人，拒絕掉換幾件曾經被我們從他的店裡購去的商品；艦長費支羅伊就對他大怒起來；後來艦長就向那個人詢問一套很貴重的瓷器的價錢，並且說道，‘要是你沒有這種不講道德的舉動，那麼我就會購買你這套東西了’。因為我知道船艙裡已經滿裝着陶瓷器，所以我就懷疑他是不是會有一些購買這一類東西的心意；當時我一定是在臉上表現出了自己的懷疑神色來，因為我沒有說過一句附和的話。在我們離開了這家店舖以後，費支羅伊就瞧着我說道，‘您難道不相信我說過的話嗎？’於是我就不得不承認確實有這種想法。他就靜默了幾分鐘，接着就說道，‘您的想法是對的，而我在對這個混蛋發怒的時候，就幹出了錯誤的行動來’。

在智利的公塞普森（Conception）地方，可憐的費支羅伊悲哀地幹着辛勞過度的工作，他的情緒非常低落；他痛心地向我訴苦說，他一定要派一大隊人來對付這地方的所有居民。我就勸告他說，我以為，在這些情況之下，對於他的本分說來，是用不到這樣去幹的。他接着就發出了一陣狂怒，宣佈說，我是一種只知受恩而不知報答的人。我聽了不發一言，站起來就離開了船艙，並且回到公塞普森去，此後也就借宿在那裡。過了幾天以後，我再回到軍艦上去，又受到艦長像過去那樣熱誠的接待。雖然這樣，可是海軍上尉却對我說道，‘你這個混蛋，哲學家，我希望你不要再同船主人吵架了；在你離開軍艦的這一天，我真是累死了（這艘軍艦正在修理），他拖住了我在甲板上一同散步到半夜裡，而且還接連不斷地咒罵着你哩。’

這種和一艘軍艦的艦長難以取得和睦共處的生活的情形，由於它差不多是對抗性的對付他，而變得更加惡化起來，好像是一個人對付着另外一個人一樣……

在回國以後，我只不過偶而遇見到他，因為我恐怕會在無意之中得罪他，並且有一次曾經發生過這種事情，幾乎不能夠互相和解。後來，因為我發表了一本像物種起源一類的非正教的書籍（因為他已經變成一個非常信仰宗教的人），所以他非常懷恨我。”1861年，當赫胥黎和虎克（Hooker）在牛津大學所舉行的不列顛協會的討論會上爲了達爾文學說而展開論戰的時候，費支羅伊也在場，並且起來表示反對和責難。“他懊悔出版了達爾文先生所著的書*，並且否認赫胥黎教授的說法是一

* 應該是指達爾文的考察日記，就是阿德文丘和貝格爾兩艦航行記的第3卷。——中譯者註。

種事實的邏輯說法。”

可憐的費支羅伊。在以後的歲月裡，他一定已經向自己質問過，挑選查理士·達爾文去擔任貝格爾艦上的自然科學家的舉動是不是算聰明的。這是因為在他的熱情後面出現了第二種目的，就是要增強這次航行的無用的想法；在他的思想改變成為相信聖經上所寫的每個字都具有最正確的真理的意義以後，他就渴望着每一根“智識樹的幼年枝幹”應該貢獻出一份力量來，“並且每一種載明在證言錄（就是聖經）裡的說法的真理，或早或遲都會得到證實的。”這一個寫過這樣的文句的人，正就是一個使查理士·達爾文獲得那個工作崗位的主要介紹人；這個崗位担保使達爾文獲得五年最理想的訓練；可以想像到，這種訓練就把他轉變成為“假哲學家”之一；這些假哲學家正是被費支羅伊多麼痛心地猛烈攻擊過的。

這兩個自負的、奮發的青年人，長久被一同禁閉在一艘十門大炮式的橫帆雙桅船上面，一同在航行方面和在島嶼之間或者內陸的探險方面，身受着冒險和興奮；他們兩人的這種強制的親密關係，在這幾個已經超過了限度的年頭裡，正是起了一種強烈的影響。在這兩個人當中，每個人的思想却一些也不能夠在無形之中去影響另一個人；在他們同時寫述的關於共同的經驗的文字方面，就可以得到證明，他們曾經詳細地討論天天所發生的事情。在這幾年航行的時間裡，費支羅伊愈來愈變成一個專門相信創世紀（聖經第1卷）的最初幾章的教條的真理方面的信徒；可是，達爾文的思想却專門針對着遙長的地質時代，而把創世主創造世界所規定的時間範圍遠遠地廣展開來了。費支羅伊的這種過分強調創世主的觀點的情形，是不是曾經引起達爾文去更加精密地審查整個這方面的問題呢？很可能他對於自己的老朋友的順從心理，也會得使一切有利於進化方面的積累的證據的發表時間拖延下去，一直到那個使他無法再抑制自己的時候為止；或者無論如何是這件事情會引起他非常小心謹慎地去把自己的思想的傾向發表在貝格爾艦上的考察日記的那幾個版本的印刷頁上面；從現在這些小筆記本裡的引用句子方面，也就可以確定說，甚至在這次航行期間裡，這種傾向也已經明確地固定下來了。

在費支羅伊所記述的那一卷航行記裡面，他時常熱情地講述到達爾文的情形。他講到一次在火地島的貝格爾河裡的冒險情形；那時候有一大塊碎冰從冰川裡崩裂下來，落在水裡，引起了一個巨浪，幾乎吞嚥去了他們的捕鯨船上的一隊人，這一隊人就靠了這隻捕鯨船而保全了性命；他們當中的達爾文，就用奔跑開他們的夜間宿營的地點的辦法而第一個跑到了這隻捕鯨船那裡，因此使這隻船沒有被巨

浪冲走。他又講到一次在南美洲的聖求利安港(Port St. Julian)那裡的探險情形；那一天的天氣很炎熱，飲水缺乏，因此費支羅伊感到口渴無力。達爾文就自告奮勇，向前面跑行2英里，到一片好像泛着水光的地方去，想去取水，結果却發現那裡只不過是一塊雪白的鹽田。他允許達爾文先生時常把一車車東西運到軍艦上面來，並且忍住了笑而把它們看做是一堆堆垃圾；這些東西後來被證明是很多有價值的已經絕滅的動物的遺骸。達爾文先生確實使用着自己的鶴嘴鋤去掘土；費支羅伊曾經讚揚過他的緊張工作的品性，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熱愛緊張工作的人。除了這種在航行期間裡的所有變遷當中的主要事實方面所保持的互相尊敬的情形以外，還存在着一種非常深刻的感情。查理士的熱情一定是幫助了這個嚴肅的、受苦的、靜默寡言的人。後來在費支羅伊離開英格蘭一個長時期的時候，查理士曾經寫送別信給他。“當我想到您離開這個地方而不能够再看到您一次的時候，我的心頭就感到非常難過；我時常回憶到過去的經過情形；我以為，我靠了您的幫助而獲得了很多過去的快樂和我整個一生的命運。”……“再會了，親愛的費支羅伊，我時常想到您對我的很多親切關懷的舉動，並且不因爲時間長久下去而變得模糊不清；這些事情顯然無疑地早已被您完全忘記了；在我們航行到馬得拉群島以前，您走到我的房艙裡來，親手來安排我的吊床；我後來聽說，這件事情曾經使我的父親聽到了流下淚來。”

讓我們就帶着這幅圖景離開他，忘記他的所有一切缺點，並且離開他的“觀察各種事情和每個有墮落傾向的人的精明的技巧”吧！

ЧАРЛЗ ДАРВИН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КОРАБЛЕ «БИГЛЬ»

*Письма
и записные
книжки*

ПО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М РУКОПИСЯМ
ИЗДАЛА И 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ЛА

НОРА БАРЛО

Перевод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Э. Д. МАНЕВИ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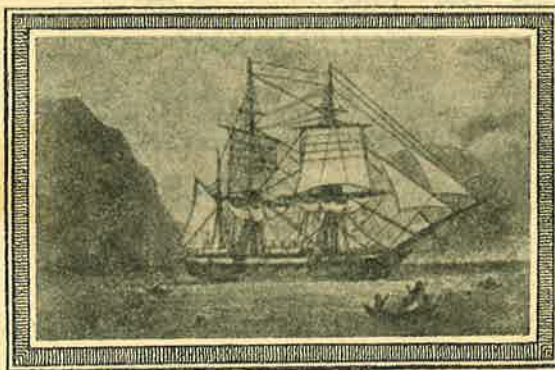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и 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м
С. Л. СОВОЛЯ

1949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本書俄譯本的內封面頁之一

ЧАРЛЗ ДАРВИН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КОРАБЛЕ «БИГЛЬ»



Письма
и записные
книжки

本書俄譯本的內封面頁之二

第二部

書信

編者說明

在這一批書信當中，前面6封信是達爾文在1831年9月4日—9月7日中間所寫的，表明出達爾文在最後離別以前所發生的起初的情緒波動情形；當時仍舊還有一種不能確定的疑團籠罩在他周圍。這幾封信是他在劍橋、倫敦和德翁港三處地方寫的；在劍橋地方，他的老朋友和“押解人”(bum bailiff)——亨斯羅教授——給予他最後的忠告；在倫敦，他借住在自己的哥哥的房間裡，就是春園 (Spring Gardens) 17號；在德翁港，他去察看了那艘軍艦和他將來要住宿的房艙。說來真奇怪，接着却無緣無故地來了一個已經講到的使人厭倦的長期等待；這兩個月的無期的拖延，正是達爾文所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一種“最痛苦”的期間。從10月24日起，他就在普里茅斯等候開船，直到12月27日，貝格爾艦方才真正航行到海面上去。在全部這一段期間裡，他希望早日離開這裡，由於焦躁不安而患生了神經痛和心臟隱痛的毛病。在這幾個苦惱的星期裡面，他一定也是寫過了幾封信的；可是，他的姊妹們却没有把這些信妥善保藏起來；這真是多麼可惜的事情，因為在這種偶然的毛病真正開始發生的時候，他一定是相當小心地寫這些信的。他當時不敢去請醫生看病，因為恐怕醫生會診斷說，他的身體够不上離開英格蘭去航行的條件；他已經決心要去看看熱帶地方的華麗的自然界，因此爲了這件事就決不退縮猶疑。他幫助着艦長費支羅伊，替他去做氣象觀測，每天讀下和比較氣壓計上的度數，並且檢查儀器。說不定他在這時候並沒有完全像他後來回憶時所描寫的那樣苦惱；他認識了艦上的軍官們，並且喜愛他們；當時曾經伴同沙利文和巴伊諾 (Bynoe) 去作射擊比賽的遊戲，博取一瓶瓶各種各樣的酒，打算把它們帶到馬得拉群島 (Madeira Is.) 上

去喝飲一番；他有充分的時間去學習航行的路線，並且把自己所帶上船的全部衣物很有規律地佈置在那個分配給他的地位上。

第1封信 給蘇珊·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劍橋。

〔寫信時間〕星期日上午〔1831年9月4日〕。

親愛的蘇珊：

因為昨天寫信已經趕不上郵班，所以我就拖延到今天方才寫信給妳。我在旅途中感到很疲倦，但是到了劍橋就精神振作起來了。在昨日的整天裡，我一直和亨斯羅在一起，考慮着要去做些什麼事情；因此，我發現有〔一〕大批事情要去做。我非常幸運地認識一個人；他叫做武德 (Wood)，是倫頓德利勳爵 (Lord Londonderry) 的侄兒；他是艦長費支羅伊的好朋友，並且已經寫了一封信給費支羅伊，告訴關於我到這裡來的情形。聽說艦長費支羅伊在幾天前有一封信寄來；我知道這封信的一部分內容；他在信裡說道：“我有了一班非常得力的軍官，而且大多數我的軍艦上的人以前都航行到那裡去過。”好像他在最近幾年裡也曾經到那裡去過；那時候他是副艦長，指揮着那艘就是現在他所選定的軍艦。他的年紀只有23歲²⁾；可是，〔已經〕參加了好幾次航行工作，並且在朴次茅斯港 (Portsmouth) 得到了一個金質獎章。海軍部說，他呈送的地圖非常精確。他得到在兩艘軍艦當中挑選一艘的權利，於是他就選定了那艘小的軍艦。

亨斯羅將要給我一些介紹信，去會見市內的所有旅行家們；他認為這些人可以給我幫助。皮柯克³⁾具有約定自然科學家的專權；第一次被約定的人是列奧那爾德·詹寧士 (Leonard Jenyns)，他差不多接受了這件事情，甚至他把自己的行裝也

1) 這封信的大部分曾經發表在查理士·達爾文的生平和書信集裡，第1卷，第200頁。——原書編者註。

2) 費支羅伊在1805年誕生，因此這時候應該是26歲。——原書編者註。

3) 喬治·皮柯克 (1791—1858)——劍橋大學的天文學教授，副牧師長，並且是大學評議會的一個重要的委員。後來他擔任伊里 (Ely, 劍橋的一個區) 的牧師長。——原書編者註。

收拾好了。可是，他担任着兩個牧師職務，他就認為脫離它們是不妥當的，而且會使他的全家感到懊傷。亨斯羅自己也差一點接受了這個邀請：因為亨斯羅夫人非常大方地和不待人家詢問她，就表示了同意；可是，她看上去有這樣的悲傷，於是亨斯羅馬上就決定拒絕不去了。

請妳不要把亨斯羅給我的信轉送給別人看：妳如果高興看的話，可以拆開它來看。現在又要麻煩妳替我辦到幾件事情。到我的臥室裡去看一下，我已經買的那部格利菲斯 (Griffiths) 的動物世界的最後一本的內容是講些什麼？〔這句在原信上已經被刪去。〕在臥室裡翻看一下愛丁堡大學的科學報告集或者幾本同類書名的書籍，並且查看究竟有沒有下面幾篇文章刊載在這些書裡面；有三篇是洪保德所寫的關於“等溫綫”的文章；有兩篇是科耳德斯特里姆 (Coldstream) 和菲阿果 (Fioggo) 所寫的關於“氣象學”的文章；一篇是列斯連 (Leslie) 所寫的關於“氣象觀察”的資料；叫愛德華拿去所有在希留〔布里〕家裡的鶴嘴鋤；去定做兩個焊接好的鐵圈，這是用來捕捉甲蟲的，要和我以前用的鐵圈相同，不過要更加堅固些；把所有上面的東西裝在一個包裹裡送來。〔在原信裡已經被刪去。〕

如果我的父親現在有便，能够體諒我的處境而就匯到這裡來 100 英鎊的話，我將非常感激；也同以前一樣匯到倫敦——〔告訴我從〕什麼銀行匯來，好嗎？

我恐怕開頭要花費去一大筆錢。亨斯羅非常反對我攜帶很多東西去；這是所有的青年旅行家都會犯的一種毛病。我這封信寫得好像大事已定的樣子；可是，亨斯羅告訴我說，在我還沒有同貝福特和費支羅伊兩位艦長進行詳談以前，決不要自作決定。

再會吧，妳以後會經常聽到我的信息；妳的來信直接寄春園17號。暫時不要告訴施洛普郡那裡的那一個入。——千萬不要去告訴。

G. 達爾文。

我在希留布里的那一個晚上，因為我的身體非常疲倦，所以我對你們任何一個人的關心所表示的感謝只不過是我所感到的一半罷了。請代我向父親問好。

我不想請你告訴施洛普郡那裡的人的理由，就是：倘使我去不成的話，那麼就會使這件事變得更加無趣了。

第2封信 給蘇珊·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倫敦，春園17號。

〔寫信時間〕星期一〔1831年9月5日〕。

親愛的蘇珊：

我的空閒時候是多麼的少，以致不能夠再浪費時間在把信重新寫過這方面，所以一定要請妳原諒，我把另外的一封信寄給妳，並且把它塗改了一下。我在上午寫了最後的一封信：中午時候，武德接到了艦長費支羅伊的來信；我必須說一下，費支羅伊是一個非常直爽的和文雅的人；可是，他却很不贊成我去工作，因此我只好立刻放棄這個計劃；——而且亨斯羅也同樣不贊成我去；他說，他認為：皮柯克把事情轉達錯誤得太厲害了，所以做得非常不對。我以前差不多沒有想要跑進市裡去，可是現在我却在市裡了；現在再來把更加多的詳細情節談一下，而且這些情節是大有希望的。

艦長費支羅伊現在正〔在〕市裡，而且我已經會見了他；如果企圖儘我所想要做的那樣去讚揚他一番的話，那麼這恐怕也是不中用的，因為妳一定不會相信我的話。我確信一件事，就是：他對我的態度，真可說是再坦白、再誠懇也沒有的了。好像他曾經允許一個朋友跟隨他一起去，那個朋友正有職務在身，所以不能同去，而且在我到他那裡以前5分鐘的時候，他方才接到他的來信；因此，這使事情對我更加有利，因為費支羅伊的最大的阻碍之一，就是軍艦上的房間缺乏。他答允我說，如果我要去的話，那麼我可以和他共同使用他的房間裡的一切東西；還有我能夠得到各種供應品，但是它們的數量並不會太多。他說，因為我們必須一同被裝載在〔一只〕小艦裡，所以如果我感到不舒服的話，那麼他就將爲了允許我同去這件事情而感到最大的痛苦；而且他認為，他有責任從最壞的角度來講述一切情形。我想，我將在星期日到扑次茅斯去察看那艘軍艦。在他的待人態度和坦白說明事實的舉動裡面，具有某種極其誘人的力量。他說，如果我和他一同生活的話，那麼我一定會過着窮困的生活：喝不到葡萄酒，並且只能吃到最簡便的飯食。的確，這一次的計劃並沒有像皮柯克所描述的那樣良好；艦長費支羅伊勸告我還不必立刻作出決定來；可是，他切實地認為，這次航行將會使我得到遠遠地超過於痛苦的快樂。

這艘軍艦要一直等到10月10日方才開航；艦上共有60名水手，5個或6個軍官

1) 這封信曾經發表在查理士·達爾文的生平和書信集裡，第1卷，第201頁。——原書編者註。

等人，但是它是一艘小軍艦；它大概要出航 3 年左右。我要付出一筆同艦長相同的伙食費，就是每年 30 英鎊；而且據費支羅伊說，如果連我的旅行裝備費用在內，我一共花去 500 英鎊的話，那麼這個數目將超過極大限度了。可是，現在仍舊來談一些比較壞的消息；環球航行這件事還沒有確定，不過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在這件事還沒有得到決定以前，我也同樣不會決定去的。而且妳可以相信，在我遇到多次變化以後，除了我的理智以外，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會決定我的行動的了。

費支羅伊說道，大家過分誇張地形容了狂風暴雨的海洋；又說，如果我將來不想再和他們同船共處，那麼我就可以在任何時候離開，回返英格蘭，因為有很多船隻在這條航線上航行；還有在天氣惡劣的時期（大約有 2 個月），如果我願意的話，那麼可以讓我留居在一個對健康有益的、安全的和優美的地點；我將時常得到他們的幫助；他願意把很多書籍，把全部儀器、槍支，都供給我使用；又說，最好我攜帶極少和極低廉的衣服去。這種處理辦法正好適合我的心意；他們到了一個地方就下錨停泊，逗留兩星期的時間。

我已經使艦長貝福特完全了解到我的意見；他說，如果我出發以後沒有完成環球旅行，那麼我有很大的理由去認為我自己受到了欺騙。我要在後天去拜訪他，並且如果有可能的話，要接受更多的確切的指示。最重大的反對意見就在於艦上的房間缺少；可是，艦長費支羅伊（大概是因為武德的那封信的緣故）好像要儘他的可能來使我得到舒適。我對他的處理辦法很感到高興。他馬上就問我道：“當我要單獨一個人就在艦長室裡的時候，要是您聽到我說，‘讓我獨自在房間裡，請出去吧’這種話，那麼您能夠忍耐得住嗎？如果我們彼此都能夠用這樣的態度來對待的話，那麼我希望我們的性情會得相合起來；如果沒有這種耐性的話，那麼說不定我們就會彼此希望對方滾蛋了。”我們要在馬得拉群島停留一個星期；而且要去訪問南美洲的大多數的大城市。艦長貝福特正在定出一條通過南海的航綫。我非常匆忙地寫着這一封信；我不知道妳看了是不是感到興趣，因而能夠原諒我花費了三倍的郵資。我希望我是用理智來談到艦長費支羅伊方面的，而不是通過成見的；要是這樣的話，那麼我肯定我們的性情會得相合起來。今天我要和他一起吃飯。我想，要是妳很高興聽我這些話，那麼我還可以再寫很多話出來，現在我正有很多話可談。人間的事情確實是像浪潮一樣起伏不定，而且我已經體驗到這一點，就在今天 1 點鐘以前，我曾經完全放棄了這件事情。

請代我向父親問好，最親愛的蘇珊，

再會吧！

Ch. 達爾文。

第3封信 給蘇珊·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春園, 17號。

〔寫信時間〕星期二〔1831年9月6日〕。

親愛的蘇珊:

我又要來麻煩妳了。我想,倘使我保持這樣的〔寫信〕速度的話,那麼妳就會誠心誠意地希望我快些到火地島上去,或者到英格蘭以外的其他地方去了。首先,我來提出一些託辦的事情來。要叫南茜馬上替我做12件襯衫,而不是8件;還要叫愛德華 (Edward) 把下面的東西塞進我的氈袋裡,寄遞給我(他會得把鑰匙偷藏進這只袋子裡,外面用一條繩子把它捆好):我的拖鞋,一雙輕便的散步鞋子;我的幾本西班牙文書籍;我的一架新顯微鏡(大約6英寸長和3—4英寸深),在它的匣子裡一定要用棉花把它塞緊;我的一個地質羅盤,父親知道它;還有一本小小書,我好像把它放在臥室裡,它叫做 Taxidermy (剝製術)。向父親問一聲,他是不是有些反對我再服用短時期的砒素,因為我的雙手還沒有十分痊好,而且我時常觀察到,要是我一度把這雙手醫好了,並且在大約相同的時間裡改變我的生活方式,那麼它們通常總是健好的。去問一聲:每次服用量是多少?²⁾對愛德華說,我的槍已經髒了;愛拉士麥斯的通信地址應該怎樣寫法?要是妳認為,在我動身以前,還來得及寫信給他而得到他的覆信,那麼就告訴我吧,因為我特別想要知道他對於我這件事的看法是怎樣的。我猜想妳不會知道 J. 馬辛托什 (Macintosh) 爵士的通信地址吧?

我寫了所有這些話,好像這件事情已經確定了;可是,它的情形還是同以前一樣,只不過在艦長費支羅伊方面非常希望我去,而且由於他的一番好意,使我感到命中註定我要動身去的了。昨天,我和他一起度過了一個非常愉快的晚上;他的年紀一定超過了23歲了;他的身材瘦長,他的面貌很像凱納斯頓 (Kynaston) 先生那樣暗黑,但是要漂亮些,而且據我看來,他非常有禮貌。他處處都講求節約,不過有一點是例外——就是愛好購買槍支。他老是勸我一定要去買一支像他的一樣的手槍;它的價錢就要60英鎊哩!!而且又說,如果不攜帶實彈的手槍,那麼就決不能上岸到任何地方去;他還在猶疑不決地想去購買一支來福槍;他說道,我還不能體會

1) 這封信曾經發表在查理士·達爾文的生平和書信集裡,第1卷,第206頁。——原書編者註。

2) 查理士·達爾文當時在患濕疹。——原書編者註。

到在這裡吃食鮮肉的享受意義。當然，我在這件事情還沒有確定以前，決不會去購買什麼東西的；可是，我已經花費了整個一天時間去編寫自己的購物單，時常添寫幾項進去和劃去幾項。自從我接到了那一封信以後，這是我已經度過的第一個真正快樂的日子，而且這完全是由於我不知不覺地信任我的一個艦長的非常美好的典型的緣故。

我們要停泊在騰涅立夫島 (Teneriffe I.)。他的目的是要儘可能停泊在很多地方。他帶走20個時計；如果不能測定經度，那麼這就會是一種“罪惡”了。他告訴我說，在海軍部裡，要用書面寫定，當我想要離開軍艦的時候，我就有立刻離開的自由選擇的權利。我想，妳說不定會盼望我在到了馬得拉群島以後就折回來；如果我還有一點勇氣的話，那麼我決不放棄。請原諒我時常打擾妳和寫信給妳；對我說來，打擾妳是有很大益處的，而寫信則是很大的消遣。很可能我明天又要寫信；請妳由原班郵遞給我回信。

請代我向父親問好，最親愛的蘇珊，

C. 達爾文。

因為我的儀器要掉換，請把我的東西就從當夜的“牛津”號郵車寄送來吧。

第4封信 給蘇珊·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倫敦。

[寫信時間]星期五上午[1831年9月9日]。

親愛的蘇珊：

我剛才接到了那個郵包；我以爲，因為慶祝加冕典禮的緣故，它沒有在昨天被派發過來。我非常感激父親和其餘的每個人。每件事情都做得十分恰當；我猜想妳現在已經接到了我第二天所寫的信，並且我希望就把那些東西寄送給我。我的事情仍舊沒有進展。艦長貝福特說，我的名字已經被登記在配糧名冊裡；他認爲，在我回國的時候，我不會在自己的採集標本方面遇到困難。可是，他是一個像魚那樣沉默的人，使我難以捉摸到他的心意。現在只有一件事情還在阻止我作出最後的決定，這就是關於航行到南海群島*的問題還沒有確定；可是，不管在訓令裡面有沒

1) 這封信曾經發表在查理士·達爾文的生平和書信集裡，第1卷，第207頁。——原書編者註。

* 南海群島 (South Sea Islands) 就是太平洋裡的南洋群島，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東印度群島等在內。——中譯者註。

有寫明這一點，我確信我們一定會航行到那裡去的。艦長費支羅伊說道，我去打擾艦長貝福特，這件事是幹得很好，要用一根長竹竿去打擾他。艦長費支羅伊又說，他確信他自己有足够的權力（特別是如果這個內閣不是穩定可靠的話〔那麼他更加有辦法了。〕——我很快就會變成一個保守黨員了！），無論如何要使那艘受到返航命令的軍艦依照他所喜歡的航綫駛行，即使在國外的時候也要這樣做。

根據武德所說的話，我以為，格拉夫頓 (Grafton) 公爵和利奇蒙德 (Richmond) 公爵都對他很關心。順便說一下，武德對我有極大的用處；我確信，他替我所作的私人介紹，使艦長費支羅伊要我同去。現在就從頭開始來說明這些事情的經過情形：艦長費支羅伊起初希望要請〔一位〕自然科學家同去，後來他忽然又害怕起來，恐怕那個同去的人在上船以後不能合他的心意；他承認，他寫到劍橋去的那封信的意圖，是要用意外的冷淡態度來打消這個計劃。雖然武德曾經嚴重地警告費支羅伊說，我是一個民權黨員（因為武德是倫頓德利的親戚，所以這一點可以使人預料到），但是我以為，我們將不至於在政治問題方面發生爭論。艦長費支羅伊曾經在舅父約西面前談過；他說道，“現在你的朋友們會告訴你說，一個航海的船長是世界上最野蠻透頂的人；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改變你對這方面的看法，只好希望你就拿我來作一次考驗了。”一個人的轉變是多麼大。的確，現在我希望這次航行能夠在我們沒有到達大陸以前更加長些才好。由於我要去幹大量的工作，這使我覺得自己的血液都變冷了。每個人好像都很願意來幫助我。動物學會要我作為它的一個通訊會員；所有這些工作，在我還沒有橫渡赤道以前，都能被我建立起來；可是，有一個朋友是十分難得的，他就是雅烈耳先生*，是一個文具商人，同時也是卓越的自然科學家。他伴着我一同上商店去，爭論着貨價（我還沒有動手購買）；我要是拿出60英鎊去買手槍，那真是該死了。

昨天，全市商店一律停業，因此我就沒有什麼事情好做；我真是孩子氣十足，出了1.1英鎊的錢，去定了一個觀看遊行的上好座位¹⁾；的確，這次遊行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使我感到驚奇的是：不知要用多少金子才能夠使這一長列的遊行的人都閃耀出十分燦爛的光輝來。這真好像是一幅從東方遊行的畫冊裡所看到的畫圖。看上去，英王的身體很健康，好像很得民心；不過觀眾的熱情極其低落；這樣的低落，以致我很難想像到在50年以後會得再來一次加冕典禮。

1) 這是英王威廉四世的加冕典禮。——原書編者註。

* 雅烈耳 (William Yarrell, 1784—1856)——不列顛鳥類和魚類誌的作者人。——俄譯本編者註。

衛兵們的活動情形使我感到非常高興；他們的樣子十分莊嚴；看到他們驅散人群的情形，真使人感到很有趣味；你會認為他們一定要殺死至少20個人，其實他們看上去並沒有傷害過一個人，不過用非常果斷的動作來吓唬了他們。如果有一處地方的人群密集得把人推擠到人行道外面來，那麼在那些身長6英尺的衛兵當中，就有一個騎着一匹黑馬，直衝到這個地點來，把自己的馬高高地直立起來，並且向最密集的部分落下來；妳要是看到他們退縮的情形，那就當做這些人是用海綿做成的了。晚上，在這裡施放煙火；它比了慶祝選舉法修正案時候所放的煙火要莊麗得多了。在所有的大街上面，都擠滿了人，真好像在賽馬場裡的情形一樣；馬車大都是6輛並排着前進；我敢於說，它們每小時還走不到1英里。諾孫勃朗德（Northumberland）公爵在上一次已經受到了教訓，所以他的房屋裝飾得非常莊麗；在和其他的大貴族的房屋比較起來，它要莊麗得多，而且它的風味也最好；在他的房屋的每面窗子上，都佈滿了一行行直綫形的輝煌的燈光；因為它們排列得極其有規律，數目衆多，所以就發生了美好的效果。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出缺少新奇的東西：老是皇冠、鐵鎚和“西行政區的”東西，重複排列成一條無窮盡的遊行隊伍。最美觀的東西就是一些細孔的煤氣管，它們發出了亮得幾乎刺眼的光輝來。我關於加冕典禮已經寫了這麼多，因此我想妳也就用不到再去翻閱每晨先驅報上的報導了。

大概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發現倫敦是非常使人愉快的地方：匆忙、雜亂和喧鬧，全部和我的情感結合一致。在空閒的時間裡，我還要去做很多的事情。我在研究天文學，因為我想，我要是一個人不懂怎樣去測定緯度和經度，就會使一個水手感到驚奇的。現在我正要到艦長費支羅伊那裡去，將把這封信留下，到晚上再續寫以後所發生的各種事情。我要向妳提出一點，來證明費支羅伊是一個良好的軍官；所有艦上的軍官都是上次參加航行的那些人；他的三分之二的船員和上次去過的8名水手都答應再度出航；因此，這一次航行工作不會得太壞的。海軍部剛才定購好一大批罐頭肉和檸檬汁等食品。今天一整天我伴着艦長費支羅伊，坐在他的單馬車裡面到處奔跑，購買東西。這封信因為寄出時間太晚，趕不上今天的郵班了。妳可以認為，我要去的問題已經解決了；要是突然發生任何不幸的事件，那就還有改變的餘地；我認為不可能有理由去預料到這種情形。我深信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會改變我的出行的志願了。我已經開始購買起東西來。我已經買到一支精良的堅固的手槍和一支精美的來福槍，用去50英鎊；在這方面有一筆錢節省下來；又買一架帶有羅盤的望遠鏡，用去5英鎊；在我所需要的儀器當中，差不多只有這幾件是花錢較多的。艦長費支羅伊擁有了各種各樣的東西：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一個浪費金

錢的人（我說是這樣，可是他却說不是這樣），他對自己是這一套，可是對我却要求起節約來。他購買起東西來真是吓人。他所買的槍支至少就要值400英鎊；在我回到這裡的時候，我發現氈袋已經送來了；好極了，多謝多謝！我想，我不再服用砒劑了；我要贈送幾只鸚鵡給雅烈耳先生，向他表示非常感謝。叫愛德華去和克列姆孫（Clemson）商量一下價錢，替我的槍配製下面的零件：2個備用的撞針或者擊機，2根主要彈簧；2根撞針彈簧；4只撞針頭或者火門塞子；我打算要使每支槍都配好一套零件，但是火門塞子除外，每支槍各配兩隻塞子；所有這些零件的質量都是要精美的，並且要馬上把它們做好；叫愛德華去詢問一下價錢。星期日我要乘郵船到普里茅斯去，在那裡停留一天或兩天再回來，到那時希望能夠看到妳的來信；於是在倫敦再耽擱幾天；此後是劍橋、希留布里、倫敦、普里茅斯、馬得拉群島——這就是我的路線。我所寫的很多關於加冕典禮的情形，會使人感到非常厭惡；我還可以再寫它一張。我剛才見到艦長凱恩；在上一次探險隊裡，他是費支羅伊的上級官長；他認為這次探險對我是適合的。他不待人問就說道，費支羅伊的性情是十分好的；這一次他派送自己的兒子跟隨費支羅伊去，充當海軍見習生。

我的顯微鏡的匣子上的鑰匙忘記帶來了。這是無關重要的事情。

請代我向大家問好！

Chas. 達爾文。

第5封信 給蘇珊·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德翁港。

[寫信時間]星期三晚上[1831年9月14日]。

親愛的蘇珊：

昨天晚上，我來到了這裡；這是從倫敦出發經過了三天非常好的順風行駛以後才到這裡的。我以為，像船長一樣去呼吸同樣的空氣，是一種預防的辦法，因為我差不多從來還沒有一連度過這樣三個快樂的日子；當然有幾段時間曾經發生頭暈；至於說到生病，那麼我完全輕視這個名詞的本身。船上有5—6個非常合意的人，我們就合坐在一只桌子邊，時常在一起談笑，並且非常愉快地吃飯。艦長費支羅伊帶去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一個小見習生〔順便提出一下，他認識 F. 達爾文爵士*，他的名字叫做墨斯脫斯 (Musters)〕；艦長對他的態度又親切又和善，這簡直是妳再也想像不到的。說不定妳會以為，我在讚美我以前的信裡所說的我的一個艦長的非常美好的典型這方面了；所有這些話，對於我現在所感覺到情形說來，實在是一只笑話。每個人都在讚美他（不管他們是不是知道我和他的關係，都是這樣）；實際上，根據我對他所已經看到的極少的舉動來判斷，他是很值得受人讚美的。我並不以為，像我對他所感覺到的這種狂熱的讚美，會得長久維持下去；正像有一句老古話所說，“在僕人的眼睛裡，看不出主人是英雄”；我將來一定也會像一個僕人那樣，發生極其相同看法。這艘軍艦是很小的；有三根桅桿，並且裝載10門大炮；可是，每個人都說，它是一只最適合於我們的工作的船，而且在它這個等級當中，它是一艘最精良的軍艦；它是新的，但是已經受到了良好的試驗，並且可以比通常的載重量超過一半。房間缺少是很大的缺點；可是，我一定要來極力利用它。我喜歡這些軍官，（據艦長費支羅伊所說，他們還走不進聖詹姆士宮**的大廳裡去）；可是，他們顯然是一批很有知識的、活潑的、意志堅定的年輕小夥子。我記寫了結算賬目；有幾筆是我沒有預料到的堪藝品，否則的話，這些附加的東西就要大大超過重量了。開船的時間經常在延長下去，比了現在所計劃的時間要延長得很多；我相信，一直到10月20日的時候，我們還不會動身出發。這一點使我非常高興，因為我要去做的事情簡直多得十分可怕。我以為，我決不能在希留布里耽擱4天以上。我將在星期五離開普里茅斯，前往劍橋去；在那裡住到下星期六。我已經在銀行裡領到了錢；爲了這件事，我非常感謝父親。我對於航行方面的情緒，好像是那個朝着一條路線奔跑的浪潮；這種說法對這件事是很適合的；可是，這個浪潮就靠了無數的小波浪來前進的；這些小波浪就可以代表全部在我的腦子裡連續不斷地變化着的懷疑和希望。在做了這樣的一個非常驚人的高度精製的比喻以後，我就不再寫了，就這樣再會吧，親愛的蘇珊！

妳的弟弟 C. 達爾文。

請代我向父親問好！

* Francis S. Darwin (1786—1859), 是愛拉士麥斯·達爾文的第二個妻子的兒子；而查理士·達爾文的父親羅伯特·達爾文醫生則是愛拉士麥斯的第一個妻子的兒子。——俄譯本編者註。

** 聖詹姆士宮 (Palace of St. James) 是英國皇族在倫敦的宮院。在這個皇宮的大廳裡，時常舉行隆重的晚會和招待會。——俄譯者註。

第 6 封信 給蘇珊・達爾文小姐¹⁾〔發信地點〕春園17號。

〔寫信時間〕星期六,17日〔1831年9月〕。

親愛的蘇珊:

我想妳已經接到了我從普里茅斯寄出的信。我還沒有特殊的消息可以寫出來,只是要告訴妳說,我究竟在哪一天最可能到希留布里來。我要在星期一到劍橋去;極可能是在星期三或者星期五離開那裡,那麼在第二天早晨5點鐘就可以到達希留布里了;所以在那一天要預備好我的牀舖。這一次是多麼驚人的快速旅行呀!我從普里茅斯出發,在24小時裡走了250英里,今天上午就到了這裡。上次在我寫信給妳以後,我看到了自己的房艙,不覺大吃一驚;那時候房艙還沒有被派定;可是,在我離開的時候,它們就被派定了;我的房艙是上等的;除了艦長室以外,它確實是最好的了,並且有很充足的光綫。我想,那個和我同室的朋友的運氣最好,將會成為我最喜歡的軍官。艦長費支羅伊說道,他要負責把一個角落裝備起來,使我在它裡面感到很舒適,並且〔把它〕看做是自己的家;可是,我也可以時常跑到他的房間裡去工作。我的房艙是一個繪圖室,房間中央有一只大桌子;我們兩個人就睡在桌子上面所掛的吊牀裡;可是,在最初兩個月裡,並沒有圖要繪製,所以它將是一間十分華美的房艙,而且要比艦長室大得多。

我現在不再耽心妳去告訴別人,因為全部事情已經決定和肯定的了;我覺得我的情緒很好,只不過這總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任務,而我的理智已經是唯一的擔當這個任務的權力,因為當我一想到要離開這樣長久的一段時間、離開我所愛的這樣多的人們的時候,我就感到非常痛苦。

可是,不論從我這方面或者從任何人方面,我都不向妳多談了。我已經以旺盛的精神使一切從此就被確定起來;如果我上了這只船,那麼我將像一個有理智的人那樣,在這個地方工作下去。槍炮的用處是極重大的;在上一次航行的時候,他們有幾個月都靠了它們所獵獲的東西來生活下去;因此,政府也答應配給愈加多的火藥和子彈。用不到說,如果沒有攜帶實彈的槍支上岸,那末這決不是安全的;這個辦法時常足夠去對付土人,使他們相當地安靜下去。這次航行的目的,就是要繪製

1) 這封信除了一小段以外,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插圖 1. 貝格爾艦在橫渡赤道時候所舉行的海神水裁判儀式。——愛爾繪。



插圖 2 里約熱內盧的防波堤、宮殿和大教堂。——愛爾繪。

出火地島和巴塔哥尼亞的東海岸一帶的地圖來；同時要比現在所有的資料更加精密地去測定很多地點的經度；在相反的海岸一帶*，他們已經定出了50多個島嶼的地名，而這部分海岸還是多麼很少被人知道。

我已經打算寫信到梅亦爾地方去，並且一定要做到這件事。我的襯衫，都要做有 DARWIN (達爾文) 的標記，但是用不到編號。

再會！請代我向父親問好！

妳的摯愛的弟弟 Chas. 達爾文。

我要在30日星期五或者在這一天以前離開希留布利。

第7封信 給羅勃特·達爾文醫生¹⁾

[發信地點]巴西, 巴伊亞, 或者叫做聖薩爾瓦多。

[寫信時間][1832年2月8日—3月1日]。

親愛的父親：

2月8日，我們已經離開聖特雅哥島 (St. Jago I., 佛德角群島裡的一個島) 有一天的航程；我就在這天開始寫這封信，並且想找一個機會能够在赤道附近的一個地方遇到一只回國的船只。可是，不管在什麼地方找到這個機會，將來的發信日期，就會說明這一點。現在我要來開始從離開英格蘭的那一天寫起，作一個關於我們的進展經過的簡短的報告。正像您所知道的，我們在12月27日開船出發，而且從那時候起，我們很幸運地遇到了順利的、適度的微風。後來得到證實，我們在英吉利海峽裡、在馬得拉群島和在非洲沿岸，都逃避過了一次強烈的暴風；可是，在逃避開暴風的時候，我們曾經感覺到它的後果，就是遇到了波浪凶險的海面。在比斯開灣 (Bay of Biscay) 裡面，掀起了又長又連續的巨浪；我由於暈船而受到的痛苦，遠遠地超過了以前我曾經猜測到過的情況。我相信，您很想知道這種疾病。我願意把所有我的重價購取到的經驗都提供出來。凡是剛才只在海面上度過24小時的人，都沒有權利這樣說：暈船甚至也是一件使人不舒服的事情。當您有這樣的疲累，甚至使用一點力量也會感到要昏迷過去的時候，這種真正的痛苦還不過是剛才在開始。我覺得，除了躺在自己的吊床上能够使我感到舒服一些以外，再也沒有別的辦

1) 這封信曾經發表在查理士·達爾文的生平和書信集裡，第1卷，第226頁。——原書編者註。

* 指南美洲南部的西海岸一帶。——俄譯者註。

法可想了。我不得不專門服用您開的葡萄乾的藥方；它正是我的胃所能够承受的唯一的食物了。1月4日那天，我們和馬得拉島相距沒有很多英里遠；可是，那裡的海面正掀起了凶險的波浪，而那個島又處在上風的位置，因此大家認為不值得逆風駛到它那裡去。後來發現，我們由於沒有去幹這件困難事情而僥倖地救了自己的性命。我這時候的毛病實在太厲害了，甚至不能夠起床去探望一下遠處的島嶼的輪廓。在6日晚上，我們駛進了聖大克盧茲港*：現在我方才開頭感到身體恢復了完全適度的健康，於是在自己的頭腦裡浮現出所有那些在美麗的河谷裡生長着的新鮮水果的使人愉快的景象來，同時還閱讀着洪保德 (Humboldt)關於這個島上的壯麗景色的描寫文字；這時候，您說不定會差不多猜測到我們所遇到的失望，當時就有一個身材矮小、面色灰白的人來通知我們說，我們一定要執行12天的嚴格的檢疫手續。因此，艦上就變成一片死氣沉沉的寂靜；最後艦長喊了一聲“扯蓬！”，於是我們就離開了這一個想念很久的地方。在騰涅立夫島 (Teneriffe I.) 和大加那利島 (Grand Canary I.) 之間，我們有一天因為風息而停止下來，在這裡我方才第一次體驗到一些享受；海面的景色是莊麗的。遠望過去，騰涅立夫高峯聳立在雲端上面，好像是另外一個世界似的。——我們的唯一的缺點，正就是由於我們非常急切要去訪問這個莊麗的島的想望而造成。請告訴艾頓¹⁾，永遠不要忘記加那利群島 (Canary Is.)，也不要忘記南美洲；我確信，這種必要的麻煩是會得到良好的補償的，但是他必須下決心去多多注意南美洲方面。我以為，如果他不作這種打算，那麼他以後就會後悔的。從騰涅立夫島到聖特雅哥島這一段路的航行，是非常使人愉快的。我裝置了一個網在船尾，它撈取到了大量稀奇的動物，因此我就在自己的房間裡把全部時間都使用到它們身上去了；在甲板上面，天氣是有這樣的愉快和晴朗，因此天空和海水就一起構成了一幅圖畫。16日，我們駛到普拉雅港 (Port Praya)，這是佛德角群島 (Cape de Verdes Is.) 的首府；後來就在這裡停留了23天，就是到昨天2月7日為止。這一段時間過得非常愉快，的確再也沒有比這更加使人愉快的事情了；我非常忙碌；而工作則既是一種責任，又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我以為，自從離開騰涅立夫島以後，我還沒有偷懶過半個小時；聖特雅哥島使我在自然科學史的幾個部門裡得到了極其豐富的收穫。我發現，有很多關於那些比較常見的、居住在熱帶地方的動物的敘述，差不多是沒有什麼價值的。當然，我所指的就是那些比較

1) 艾頓 (Eyton) 在劍橋的聖約翰大學裡讀書，達爾文經常和他討論要到加那利群島去作一次旅行；後來他成為一個著名的鳥類學家。——原書編者註。

* 在騰涅立夫島上。——中譯者註。

低等的動物。在一個火山地區進行地質考察，是使人感到愉快的事情；除了獲得那種由於它本身而引起的興趣以外，它還會引人到最美麗的僻靜地點去。只有愛好研究自然史的人，方才能够去想像到，在椰子樹下、在香蕉樹和咖啡樹的叢林裡面和在多得無數的野花中間散步是多麼的快樂。這個島給予我這樣多的指示和愉快；可是，大家以為，在我們大概將要航行到的那些地方當中，這個島是最沒有趣味的。一般說來，它確實是非常荒涼的；可是，正就在這種對比當中，顯出河谷具有最完善的美麗。對這種風景作任何的敘述都是不中用的，因為熱帶的景色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如果把它講給一個從來沒有離開歐洲的人聽，那麼正好像把顏色講解給一個瞎子聽一樣，並不能使他得到益處。當我對某一件事情感到有趣的時候，我時常或者預備要把它記寫下來，或者寫在我的航海日記本裡（日記本的容積在不斷地增加起來），或者寫在一封信裡。因此，請您原諒我這些狂喜的表現和那些表達得很壞的狂喜的字句。我看到我採集的標本在大量增加起來，因此我以為，我不得不先從里約熱內盧寄送一批回國。在普里茅斯地方，我們經歷到所有的無期的拖延；這却是最幸運的，因為我真正相信，從來還沒有一個人為了出外採集和觀察自然史的各個不同部門的對象物而擁有比我更加好的裝備了。在一大批顧問的幫助下，我確實得到了好處。使我非常驚奇的是，我發現，這一隻船對於進行各項工作方面特別方便。每件東西都是這樣的靠近手邊，並且還逼使人把它這樣很有規則地放置好，因此結果就使我成為一個獲得利益的人了。

我總算已經把到海面上去這件事，看做是到一個正常的安靜的地方去一樣；這正好像是在離家多天以後再回到家裡去的情形那樣。總之，我覺得一隻船是一座非常舒適的房屋，裡面安設着你所需要的每件東西；要不是為了暈船的緣故，那麼全世界的人都願意去充當水手了。我以為，愛拉士麥斯所舉出來的例子並沒有多大的危險；可是，如果會有這種危險的話，那麼他可以相信，他實際上還沒有知道暈船的痛苦的四分之一咧。

我現在要比起初時候更加喜歡這些軍官，特別是喜歡惠克哈姆、年青的凱恩、斯托克斯（Stokes），實際上是對他們當中的所有的人都喜歡。艦長繼續不變地待人非常親切，並且在他的職權範圍裡盡力做到一切來幫助我。當軍艦駛進港口的時候，我們兩人彼此就很少相見，我們的不同的工作就把我們分別引到多麼不同的路線方面去了。我在一生當中從沒有遇到過一個能够承受近於像他這樣多的一份疲累的工作的人。他總是不停地工作着；當看上去他不在奔忙的時候，實際上他正在思索着。如果他沒有把自己累死的話，那麼在這次航行期間裡，他一定會完成驚

人的大量工作。我覺得我的身體已經非常健康，並且也像任何人一樣，能夠承受我們曾經所遇到的那種略為酷熱的天氣。不久我們就要真正遇到酷熱的天氣了。我們現在正向巴西沿海的斐爾南多諾隆那島 (Fernando Noronha I.) 駛去，我們在那裡不會停留很久，此後去探查這個島和里約熱內盧之間的一些淺水海灘，說不定要在巴伊亞靠岸。我在一遇到發信的機會時候，就要把這封信結束。

2月26日。我們離開巴伊亞大約280英里。2月10日那天，我們向郵船天琴號 (Lyra) 打了招呼，它正向里約熱內盧駛去。我寄發一封短信交它帶去，以便碰到第一個機會送到英格蘭來。我們的運氣特別壞，竟沒有遇到任何一只回國的船只；可是，我推想，〔在〕巴伊亞地方，我們一定能夠寫信寄到英格蘭來。自從寫了這封信的第一部分以後，除了橫渡赤道和受到一次刮臉禮以外，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這種最討厭的手術，就是要把一個人的臉抹上油漆和柏油，這就形成一層泡沫，並且用一把鋸子代表剃刀來刮去它，此後就把他按住在一張注滿海水的帆裡面淹個半死。大約在赤道以北50英里的地方，我們在聖保羅島 (Rocks of St. Paul) 靠岸；以前很少有人到這一個位在大西洋裡的小地點來（它大約有 $\frac{1}{4}$ 英里的對徑）。島上完全荒瘠，滿佈着大群的鳥類；我們發現，它們對人有這樣的生疏，以致我們可以用石頭和木棍把它們殺死很多。我們在這個島上逗留了幾個小時以後，就乘了那只滿載着我們的獵獲物的小划子，回到軍艦上去。我們就從這裡駛行到斐爾南多諾隆那島；這是一個小島，巴西人就將他們的流放犯押送到這裡來囚禁。在這裡由〔於〕遇到強烈的拍岸浪，靠岸有很大的困難，因此艦長就決定在到達這裡的第二天就開船。我在岸上所度過的一天，是極其有趣味的；整個島上是一片森林；匍行植物把森林互相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因此要想離開那條已經踐踏出來的小徑是很困難的。我看出，所有這些很少人跡的地點的自然史是非常有趣味的，尤其是它們的地質最有趣味。

我已經寫了這麼多的話，以便到了巴伊亞的時候可以節省一些時間。

顯然無疑地，熱帶地方的最顯著的東西，就是植物類型的新奇。一個人可以從圖畫上良好地想像出椰子樹來，只要把歐洲樹木所沒有的那種優美的淡綠色添加在它們上面好了。這裡的香蕉樹和懸鈴木*，完全和我國的溫室裡所栽培的植株相同；金合歡樹或者羅望子樹 (Tamarind) 因為它們的葉叢發出青藍色而引起注意；可是，對於那些莊嚴的甜橙樹，却不能用描寫或者圖畫來使人得到任何恰當的概念來；這裡的本地的甜橙樹却不像我國的甜橙樹帶着病態的綠色，而是比了葡萄牙月桂樹的顏色更加深綠，並且比了它的形態更加優美。通常在那些比較繁榮的鄉村

* 懸鈴木 (Platan; 俄名 Платан) 又叫做法國梧桐或淨土樹。——中譯者註。

四周，都種植着椰子樹、番瓜樹（萬壽果樹）、淡綠色的香蕉樹和甜橙樹；果實滿佈在樹上。一個人在看到這樣的景色時候，就會感到，要作出近於標準的任何描寫來是不可能辦到的，而要作出誇張的描寫來，就更加不能辦到了。

3月1日，在巴伊亞，或者叫做聖薩爾瓦多（St. Salvador）。我在2月28日到達這個地方；我現在真正是在新大陸的森林裡徘徊過了以後方才來寫這一封信的。“沒有人能够想像到任何景色有像巴伊亞這個古城那樣的美麗；它完全被一個由美麗的樹木所構成的森林所包圍着，並且位在險峻的海岸上，俯瞰着廣大的衆聖灣（Bay of All Saints）裡的平靜的海水。房屋是白色的和高聳的，而且由於窗子的形狀狹長，就帶有着一種很輕快和優美的外觀；修道院、圓柱廊和公共建築物，使房屋的整齊劃一的情形起了一些變化；海灣裡散佈着大船。總之，——我可以再多說一句，——它是巴西的最優美的景色之一。”（這一段話是從我的旅行日記裡摘錄下來的）。*可是，除了只有那些親身體驗到它的人以外，就沒有人能够去理解到，在這樣的花草和這樣的樹木中間散步會發生多麼深切的、極度的愉快。雖然這裡的緯度很低，但是天氣並不熱得使人討厭，不過現在的氣候是很潮濕的，因為這正是雨季的時候。我覺得，這裡的氣候現在還能够非常適合於我的身體。這使人想要在這樣的地方安靜地長住一段期間。如果您真正要知道熱帶地區的情形，那麼您可以去閱洪保德的那部著作。略去這部書裡的那些學術性的部分，只要從他離開騰涅立夫島以後這一段開始看下去。我越讀他的著作，就越加使我的感情趨向於驚嘆。請告訴艾頓說（我發現，我〔在這裡所用的口氣，真像是〕在寫信給自己的姊妹了！），美洲使我感到多麼的非常高興呀，而且我確信，如果他不開頭去研究美洲的話，那麼這真是一件極其可惜的事情。

這封信將在5日發出；恐怕它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够寄到您那裡來。——我一定要提醒您說，我是在地球上的多麼不同的地方，所以您可能會長久聽聞不到〔我的情況〕。一個年頭就可能這樣偶然地消逝過去。大約到12日，我們動身到里約熱內盧去，不過在半路上要耽擱一段時間，去測量阿勃羅耳霍斯群島的淺水灘（Albrolhos shoals）的深度。請告訴艾頓，根據我的經驗說來，他應該去學習西班牙文、法文、繪圖和洪保德的著作。我誠心誠意地希望聽到（如果我不能親眼看到他的話）他到南美洲來的消息。我很想在里約熱內盧地方看到你們的來信。在每一封信還沒有被你們收到以前，我在下一封信裡就把它發信時間提出來。

* 參看旅行日記，1933年英文本，第39頁，1832年2月28日的日記。但是，開頭的半句則沒有在這本書裡刊出，大概已經被刪去了。——中譯者註。

在軍事演習當中，我們戰勝了所有的軍艦；正因為這樣，司令官*就說道，我們用不到去學習他的榜樣，因為我們所做的每件事情，都要比他的這艘大軍艦做得好些。我開始對海軍的細節發生極大的興趣，特別是在現在的時候，因為我發現他們都在說，我們的軍艦在南美洲是第一名。我以為，我們的艦長是一個最卓越的軍官。今天在收帆比賽方面，我們多麼有勁地擊敗了薩馬朗艦 (Samarang)；這是十分光榮的勝利。因為一艘“測量船”擊敗了一艘正規的軍艦，所以這是十分新奇的事情，而且貝格爾艦倒底還不能算是一只特殊的船；當愛拉士麥斯聽到我在那天晚上坐在後甲板的秘密地界裡面的時候，他一定會清楚地理解到這件事情。您一定要原諒這些奇怪寫法的信，並且可以推想到，這些信通常總是在我的白天工作做完以後的晚上才寫出來的。我在自己的航海日記本上耗用了很多的精力，所以您最後就會看到我所到達的所有地方的詳盡的記述。

直到現在為止，我認為這次航行對我非常驚奇地適合；可是，我現在更加清楚地理解到，您在想用意外的冷淡的態度打消整個計劃方面所表現的智慧；在這些機會當中，有這樣無數的機會，都會轉變成完全相反的情形；我深切地感覺到這一點，甚至於如果有任何人來詢問我關於同樣情形方面的意見，那麼我也會在鼓勵他的時候採取非常小心謹慎的態度。我沒有時間寫信給任何別一個人，所以請把這封信轉送到梅亦爾地方去，讓他們知道，在這個莊嚴的熱帶風景當中，我並沒有忘記他們多麼出力幫助我到這裡來的一番好意。我不想再發生狂喜了，但是我深深地相信，我並沒有因為純粹的喜悅而發狂。

請代我向家裡的每一個人問好，並且向歐文的一家人問好。我認為，一個人的愛情，也像其他的良好東西一樣，會得在這些熱帶地區裡面一樣，繁榮和增長起來。在我的眼光裡，甚至還感到，我正在新大陸上面散布這種確信，正是驚奇的；而且我敢說，當您接到您的一個兒子從這樣一個地方寄來的信的時候，您也會發生一種並不比我小一些的驚奇。請相信我，我的親愛的父親！

您的最摯愛的兒子查理士·達爾文。

(我發現，在第一頁信紙以後，我已經是在寫信給自己的姊妹們了。)

〔編者說明〕在這封信的信封上面，寫有下面的幾個鉛筆字：“1832年5月3日收到。這是離開英格蘭以後的第一封來信。”達爾文在2月10日所寫的那封短信，一定是遲了幾天才到達希留布里，因為在它的信封上面蓋有1832年5月3日的法爾茅斯 (Falmouth) 郵局的紅色印記。

* 指英國在南美洲沿岸舉行演習的海軍司令官。——俄譯者註。

第8封信 給羅勃特·達爾文醫生¹⁾

[發信地點]在聖特雅哥島西南的2天航程處,北緯11度。

[寫信時間]1832年2月10日。

親愛的父親:

我已經寫好了一封長信,可是因為那只帶去我現在投寄的這封信的郵船沒有明確的回國時間,所以我就不想把它冒險寄出,而寧可等待在遇到一只開回本國的船的時機再寄出。實際上,我只不過是借着這機會來寫一下,因為說不定您已經急切地想要立刻聽到我的消息。在整個一天裡面,我們追趕着一只駛向里亞熱內盧去的郵船,總算在今天晚上追到了它;明天要派一只小划子到它那邊去,因此這封信就將被帶到里約熱內盧去,於是再從那裡帶到希留布里來或者到火爐裡去。我們已經作了一次最順利的、迅速的和愉快的航行。起初——實際上是在到加那利群島為止的一段時間裡——我真是難以形容地受到了暈船的苦痛,甚至到現在,一遇到小小的波浪仍舊會使我嘔吐起來。在馬得拉群島那裡,因為天上颳起暴風來,所以我們沒有停泊;到加那利群島的時候,當地政府要求我們執行12天的嚴格的檢疫手續。我們不願服從這個命令,因此就向佛德角群島駛去,於是在1月16日到達聖特雅哥島,而我們是在12月27日離開英格蘭的。從騰涅立夫島到聖特雅哥島的一段航程,是非常使人愉快的;我們這三個星期的船上生活過得十分快活。雖然大家一般都認為聖特雅哥島很無趣味,但是我却以為它是最能激動人心的。當然,這個島上所具有的小小的植物界,是純粹熱帶性的;我的眼睛已經飽看到椰子樹、香蕉樹和美麗的甜橙樹的優雅的形態和顏色。我國的溫室不能夠提供出它們(特別是甜橙樹)的形態的概念來;從外表上看來,這裡的甜橙樹和英國的甜橙樹相差很遠,而且也要比後者優良得多,因為它們的新鮮果實是作為我國的輸入品的。

自然史的研究工作進行得非常好;由於撈獲到一批批新奇的和最有趣味的動物,因此我就經常忙個不停;在我回到英格蘭以前,要經過非常長久的一個期間。我時常在想到將來的時候感到十分恐慌。現在還是件件事情都很順利。我歡喜軍艦上的每個人,特別喜歡好幾個人。艦長總是盡他所能地待人親切。惠克哈姆是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一個活潑的漂亮的青年人。有一件事情會使您覺得十分奇怪，就是我簡直是找到了一只差不多有像一所房屋那樣舒適的船（這是指我在不生病的時候而說的）。這真是一個工作和閱讀的最好地方；我已經把到海面上去這件事，推想做到一個休息的地方去，總之，就好像到自己的家裡去一樣。我完全相信，這樣一個觀察世界的好機會，大概在 100 年裡面也不能夠再遇到的了。我以為，如果我能夠這樣迅速的下判斷，那麼我就能夠去做一點自然史方面的初步的研究工作了。我發現，有很多熱帶動物還是很少被人知道。

我這封先寄出的信的效果，將會損害我另一封長信的說法；可是，我決心要不放過任何一個〔寄信的〕機會（在佛德角群島那裡沒有遇到機會），而且使人懷疑的是，在我們到達里約熱內盧以前，究竟還要經過多少長的時間。由於測量阿勃羅耳霍斯群島的淺水灘的深度，這就會使我們耽擱一些時候。現在我還感覺不到天氣比英格蘭地方熱一些。大約在一個星期裡面，天氣將有很大的差異。您會時常看出我寫得非常潦草的家信，因為我恰巧是在半小時的談話時間裡面寫的，所以這正是一個爲了要爭先送出這封信而作的奮鬥。這一次在寫信方面的拖延作風，將作爲一個沒有太早預備寫信的教訓。

請代我向每個人作最親切的問好，請相信我，我的最親愛的父親！

您的最摯愛的兒子查理士·達爾文。

第 9 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里約熱內盧。

〔寫信時間〕1832 年 4 月 2—6 日。

親愛的卡羅琳：

我們現在到了里約熱內盧東面大約 100 英里的地方；明天，4 月 3 日，我們預料可以到達巴西的首都。我上次的信是從巴伊亞寄出的；貝格爾艦在上月 18 日開船離開巴伊亞地方。總的說來，我第一次到南美洲來訪問，這使我感到很高興。雖然這樣，我却遭遇到一件不幸的事情：由於有一根針刺進了我的膝頭，使它發炎得很厲害，因此我就不得不躺在自己的吊床上 8 天。巴伊亞具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它雖然佔有這樣廣大的一個空間，但是只能夠使我們朝着一個方向散步。可是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運氣真好，這一條道路的景色是非常美麗的。這裡的風景主要是由於有了植物界的各個類型而發生出迷人的力量來；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要是這幅風景和高聳的山丘和一條明顯的輪廓結合在一起，那麼這就會使人因為不能夠用恰當的話去讚美它而感到苦惱起來。我只不過是採用折衷的辦法來談到使入高興的巴伊亞的；可是，這種高興（在和 8 天的臥病時間的懊惱均衡起來而說的時候），已經很足夠去補償我在英格蘭和騰涅立夫島之間所受到的所有一切痛苦了。我總是抱着很大興趣在等待着來信，可是在寫回信的時候就感到極不高興起來。真奇怪，我發現，寫這一類的信却是多麼困難的一件工作。我以為，這個原因一部分大概是由於我把每件事情都寫上了自己的日記；可是，主要却是由於敘述的對象的數目衆多，使我感到有這樣的狼狽，因此通常就不知道怎樣把一句話開頭寫起或者怎樣把它結束，所以也只好容許這一雙手提出抗議來了。

巴伊亞的平均氣溫是 80°F ；因為我對酷熱已經有相當的習慣，所以反而感到它沒有在普拉雅港那時候所受到的那樣痛苦；普拉雅港的平均氣溫是 73° 。熱帶地區和較冷地帶的氣候的巨大差別，就在於熱帶的夜間有較高的氣溫。全年平均氣溫 84° （在哥倫比亞的圭拉**），這是世界上最炎熱的地點的氣溫；因此，我一定也已經以極大的程度來體驗到它了。我認為這是最使人高興的；我曾經盼望會有寒冷的融雪日子到來，這就是最近使你冷得發抖的日子；不，還是給我棕櫚樹和甜橙樹的地區而讓冰霜和白雪離開我吧！要解決任何事情，就必須略為添加一些精力；而要抵抗飯後的午睡，那就要使用大量的精力了。如果一個人已經這樣放縱地睡着了，那麼他在醒來的時候就好像洗了一個汗水浴，不過他的皮膚却像年輕的小孩一樣是冰涼的。

我們極可能在里約熱內盧逗留一個多月的時間。我有一個打算，就是如果我能夠找到一所租價相當低廉的住屋，那麼就想在城外大約 4 英里的一個美麗的村莊裡居住。這一定對我的採集標本工作和認識熱帶地方的情況方面是最有利的。不但這樣，我還可以逃避開填塞船縫和油漆船身的工作和惠克哈姆所計劃的其他各種使人苦惱的事情。作為水手的我的一部分生活（我也變成了一個水手，就是懂得船索的用法和怎樣掉轉船的方向等），真是出於意料以外的愉快的生活；這是一種對於藍色的海水面上的素樸生活的愛好；在這艘軍艦裡面，我是唯一的希望作

* 這裡所說的氣溫都指華氏溫度計的度數，所以 $80^{\circ}\text{F} = 26.6^{\circ}\text{C}$ ， $73^{\circ} = 22.8^{\circ}\text{C}$ ， $84^{\circ}\text{F} = 29^{\circ}\text{C}$ 。——俄譯者註。

** 大概是指現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外港拉圭拉（La Guayra）。——中譯者註。

長途旅行的人；可是，我在請求風神帶走他的風而使海面到處平靜的時候，當然是小心謹慎地和他作着協定的。在離開巴伊亞以後，我的胃臟只是剛好能够保持它的工作信用。在到達里約熱內盧的時候，我在這封信上就會寫滿很多的我、我、我的字了。

里約熱內盧。4月5日。今天我收到妳在12月3日所寫的信和卡薩琳在2月4日所寫的信。因為艦長決心要我們在白天裡就看到里約熱內盧的港口，並且使我們自己也要被他們看到，所以我們在昨天夜裡就停泊到這裡來了。這裡的景色是莊麗的，並且在愈加深入認識它以後，將愈加顯得莊麗；一下子很難看出這裡的山脈也差不多像威爾士的山脈一樣犬牙相錯地聳立着，滿山都是常綠的植物，而山頂上則裝飾着淡綠色的棕櫚樹。這個城市連同它的一些高塔和教堂，顯得很華麗；它位在這些山丘的脚下，監視着一個廣大的海灣；在這個海灣裡滿佈着軍艦；軍艦上所掛的旗子表明出它們屬於各個國家。我們以第一艦級的方式，橫靠在海軍總司令的旗艦旁邊；而且使他們感到驚奇的是，我們會得把所有的帆都折疊到最後1英寸為止，並且又再立刻把它張掛起來。一艘測量艦能够用這樣正確和迅速的方法來做到這樣一個熟練的動作；在這個艦級裡面，這真是一件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大事件。如果知道了我們具有這樣卓越的規則和訓練，那麼這就會使人感到非常高興了。正在我們熱烈研究戰術的時候，有人送來了一束信件。惠克哈姆就像雷鳴似的高喊道：“把它們送下來！每個傻瓜都只管看着它們，却忘記了自己的責任。”大約過了一小時以後，我方才拿到了自己的信；太陽照耀得很明亮，景色燦爛；我們的小軍艦好像一條魚那樣順利地工作着，所以我就自言自語說：我只要單單察看一下簽字的單子就好了。可是，這件事情並沒有去做，我却去運送木柴和淡水、棕櫚樹和教堂用品到惡魔那裡去，於是我又離開他們，衝奔到下面去；在那裡把妳的信全部閱讀一遍，飽受着激動的快樂。起初，家裡的情形的對比形象，活躍地浮現在一個人的眼前，使我的現在的情景更加使人興奮；可是，這種感覺馬上被分散開來，接着就被一種希望所轉移去了，這就是一種想要去看望一下那些使所有社團變得重要的人們的希望。單獨一個人很難有力量把這樣的愉快的總體給與另一個人，像今天妳給與我的那樣。我不知道，究竟是一種被愛的信念，還是一種相當於回返的愛情的信念，會使人有更大的歡欣。我當然知道，因為我已經十二分地體驗到它們雙方的情形。除了妳的來信以外，我還收到查洛蒂所寫的信，講到已經獲得一筆不小的牧師薪俸和其他的天堂的景色。我對於這樣一對短期的水手方式的“結合的”配偶，不得不感到驚嘆。這種方式好像是流行的；芳妮大概也會這樣跳躍式地結婚

的。^{*}好的，這件事情會使那些有關的人都很高興，不過一個未嫁的女人要比那些美滿幸福的婦女更加使我喜歡；我同意這是一種嚙嚙得使人討厭的話；由於天命，我用這種步調的確是沒有機會去得到牧師的薪俸的。當然，我直接把你寫做是達爾文小姐。我承認，我很想知道我所寫信給的那個人的情形。我推測，大概蘇珊具有做 J. 普里斯夫人 (Mrs. J. Price) 的榮譽。我想要寫信給查洛蒂，可是我不知道怎樣寫起和投寄到什麼地方去才好；這種結婚方式確實是一種使人不方便的情形；梅亦爾將不再是過去的一半的遊玩地方了；至於說到華德好斯 (Woodhouse) 地方，如果芳妮說不定這時候還不成爲比多耳夫夫人 (Mrs. Biddulph) 的話，那麼我會說可憐的親愛的芳妮，一直說到入睡爲止。我覺得，在這裡太偏重於談論哲學方面了，但是我不知道怎樣去想或者去說；當我真正帶有着深情而陶醉的時候，我就呼喚着我的最親愛的芳妮；另一方面，爲什麼我要求我要看到梅亦爾地方的溫暖的花園呢？可是，我覺得，我的思想、感情和語句却是多麼的混亂不清，因此在叫喚和大笑之間，我祝你整夜平安。

4月6日。在這個城市裡，有一個商人正要去探望大約150英里外的鄉間的一個大農莊。他已經答允我伴同他一起去。我們定在8日動身，大概要過了兩星期以後才回來。這是一個特殊的最良好的機會，因爲我就會看到我長期所幻想的東西：那個沒有被人斫伐過的和寄居着野獸的原始森林究竟是怎樣的。當你想到我在巴西的荒野地方同鱷魚和美洲虎格鬥的時候，你就會駭得魂不附體；其實，這次探險是十分安全的，否則即使我願意把自己的性命去賭博，而我那個農莊主人和同伴就不肯去冒這個險了。我相信，有一隻郵船將要在我們回來以前開船；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這一封信就會帶走了。我當然再要在里約熱內盧寫信寄給你。當我回來以後，我將居住在波托佛果村 (Village of Botofogo) 的一座小房屋裡。愛爾和凱恩將要和我作伴^{**}；我預想到住在那裡好像是在一塊樂土 (Elysium) 上面一樣。這座房屋和花園深藏在花朵中間，並且靠近一個僻靜的湖泊，或者更加確切的是叫做海股 (狹海灣, loch)，因爲它和海互相通連，只不過被一些高聳的山丘所包圍住罷了。我推測，我們將在這裡居住5星期；此後到蒙得維的亞 (Monte Video) 去；那個地方將是我的一段很長的時間的通信地址。除了你的慰勉的信以外，我又接到亨斯羅教授所寫的一封信最親切的摯愛的信。我很可能要向銀行支用一些錢。這

* 查洛蒂 (Charlotte Wedgwood) 是愛瑪·魏之武的姊姊 (愛瑪後來是達爾文的妻子)；芳妮 (Fanny Owen) 是達爾文一家的鄰居歐文家的女郎。——俄譯者註。

** 愛爾 (Erle) 是貝格爾艦上的畫家，凱恩 (King) 是海軍見習生。——俄譯者註。

裡確實無疑是一個使人花錢最多的地方，我們說不定還要再到這裡來。我非常忙碌，極少空閒時間，所以我給妳的信必須給全家傳觀。我在離開里約熱內盧以前，將寄出一封請求代購幾本書籍和儀器的信（閱讀書籍的快樂是無窮的）。我在領取自己的護照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麻煩；有人預料明天有一次變革，這將會使這件事情發生更大的困難。我倦極要睡，天氣又熱，所以最親愛的卡羅琳和所有其餘的人，再會了！

妳的最摯愛的弟弟 Chas. 達爾文。

請代我向每一個關心我的人問好。我希望，我將聽到歐文先生*（和芳妮）的消息。他多麼親切地談到我，使我對他要比對差不多任何別人都更加尊重。

〔編者說明〕歐文的一家人住在華德好斯地方，離開希留布里幾英里遠；歐文先生是施洛普郡的一個大地主；查理士·達爾文時常到華德好斯去打獵。達爾文、魏之武和歐文三家的青年們常常集合在一起；他們組織騎馬隊、跳舞會，並且經常互相親熱地訪問；還在蒙特（達爾文的家）組織一個歌詠隊，歐文家裡的姑娘們時常來參加歌唱。這一定是多麼好的一種快樂、自由關心的親密交誼；在達爾文的心頭，當然已經特別深印着芳妮的形姿了。

查洛蒂就是查洛蒂·魏之武小姐，是查理士·達爾文的另一個心愛的姑娘。可是，當可憐的親愛的芳妮變成了比多耳夫夫人的時候，當查洛蒂嫁給了查理士·朗格頓（Charles Langton）的時候，還有當查理士·達爾文喪失了所有去獲得一筆不小的牧師薪俸的希望時候，他却在這裡遠客他鄉；聽到了這些消息，這差不多是使他忍受不住的。說不定那些關於梅亦爾地方的溫暖的花園的美好的回憶，還使他鮮明地和感到自慰地聯想到愛瑪的形姿了吧。

第10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波托佛果灣。

〔寫信時間〕1832年4月25日。

親愛的卡羅琳：

我曾經密封好了一封信，準備在我上次離開這裡的時期裡把它交郵船寄出；可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 大地主；他所領有的森林靠近希留布里；查理士·達爾文時常到那裡去打獵。——俄譯者註。

是，沒有良好的機會出現，因此那封信只好和現在這一封信一同寄出了。這一次的信是我靠了麥克科爾米斯克 (Mac-Cormick) 回到英格蘭來的機會而請他帶來的；他被批准回家養病，就是說，他是對艦長和惠克哈姆意見不合而回家的。他對於我們的損失不大。德布夏 (Derbyshire) 也由於他的自願而被解除了職務，却沒有提起自己的行為；據調查，他在銀錢出納方面有錯失。所有上面的話都是一長段插話。

我的考察旅行繼續了一共15天，這當中使我非常疲乏的日子特別多；我以為，對於一個文明的國家說來，旅行決不會遇到這樣壞的情形了：最大的困難就在於不容易得到一些食物吃，並且在起初5天裡沒有解下過衣服。我的身體有2天很不舒服；而且在酷熱的太陽下面連續騎馬駛行10小時，因此所受到的痛苦是極大的。在任何一個文達*里，籠罩着一種恐怖氣氛，使我完全束手無策，這比了我在一走進那些講西班牙語的地方以後被任何一個教師強迫學習西班牙文的情形更加糟糕。可是，當我有幾天居住在法秦達 (Fazenda，就是內陸深處的開闢出來的農莊) 裡的時候，〔我有〕難得的機會去認識巴西人的生活方式，這使我感到有濃厚的興趣和新奇。他們的生活方式是完全族長制的。我以為這裡的森林、花卉和鳥類是盡善盡美的；看到了它們，真感到快樂無窮。我勸妳去購買一幅法國的雕刻圖“La Foët du Brasil”(巴西森林圖)；這幅圖表達得很確切，而且它的製工精美。在這封信裡，我打算寫一些零星的事情，因為我確實很難抽空來寫信。我把自己日常記寫的日記裝在郵包裡寄給妳。它曾經使我感到厭惡，因此我就想把它送走；如果在你們當中有誰對它發生興趣，那麼就讓他去閱讀它吧。在它裡面，有很多話是寫得很幼稚的。可是，應該記住，我單單是爲了使自己將來回憶這次航行而記寫它的，所以在這裡面並不是事實的記錄，而只不過是自己的印象罷了；請記住，我的辯解理由，就是我通常總是在記寫它的時候，已經疲累不堪了。

愛爾和我現在居住在一個最僻靜和美麗的地點。我預定要在這裡度過兩個很愉快的星期。可是，我開始碰到了一個惡兆：在登陸的時候，小船却沉沒了；有一個巨浪把我擊倒，並且把海水灌滿了這隻小船。看到所有我的有用的書籍、紙張、儀器、顯微鏡等等，還有手槍、來福槍，一切都在海水裡飄浮，真使我永遠也忘記不了我的氣苦情形；樣樣東西都受到了一些損傷，不過並不很大。我一定會使自己把很多這一類災難看得平淡無奇。找到這樣優美的住宅，真使我非常高興，因為現在〔我們的〕軍艦正被翻身朝天；有一大隊軍官就坐了單槳快船向河流的上游行駛去

* 文達(Venda, 葡萄牙語)就是客棧，小旅館。——俄譯者註。

了。我爲了參加他們的巡遊，所以回來得很晚。我以爲，凱恩也要居住到這裡來；他是我從來沒有遇見到的一個非常愉快的小伙子。惠克哈姆是一個漂亮的人；我和他交成了一對好朋友；從自私自利的觀點看來，這對我有不少的好處。現在來談談〔我們的〕艦長，因爲我想妳大概也很想知道他的情形。據我所能斷定的是，他真是一個十分奇特的人。我以前從來沒有遇到一個人，而可以把他想像做拿破侖和納爾遜的。我不敢說，他是聰明的；可是我相信，在他看來，沒有什麼東西是太大的和太高的。他的統治四周一切的權勢，使人感到十分驚奇；如果沒有親眼看到他，那麼就會完全不能夠理解到，爲什麼每個軍官和水手會對於他的最輕微的斥責或者誇讚都有很靈敏的反應。如果一群水手在拖拉繩索，而沒有料想到他站在甲板上，而他突然開口發言，那麼就可以看到他們所發生的反應，使人感到非常有趣；他們正好像是一連串的拖拉貨車的馬在聽到馬夫所發出一聲可怕的鞭聲時候的情景。據我看來，他的公正和真誠是無人可以和他比擬的，而且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所具有的“愛好虛榮和急躁情緒”也有相當的重大。我曾經親身感受到他的後面兩種品性的表現，不過由於他的前面兩種品性發生相當熱烈的作用，因而使人會不再記住他的這些缺點。他在共同生活時候所犯的最大缺點，就是嚴肅的沉默；這是由於過度的考慮而發生的；他具有很多巨大的說不盡的優點；總之，他是一個性格最強烈的人物，真是我從來沒有見到過的。

在接到我的日記的時候，妳一定要告訴我；將來它對我是有很大用處的，因爲在它裡面正確地記寫了所有我的最初的印象；這些印象有這樣的鮮明，因此我的這個生活期間始終是一生中的重要部分。如果妳十分真誠地表示意見，那麼我一定很高興聽取妳的批評。只不過要記住上面所舉出的辯解。

我對現在的生活方式感到很高興；我甚至會在巴西地方對於旅行的苦痛發出大笑來。有一天上午，我真是遇到了例外的情形；那時候我在灼熱的沙土地面上騎行了很多英里，一直到了下午一點鐘方才吃早飯。通常不管你什麼時候到來，你總得等候兩個鐘頭，方才能夠吃到一些東西。雖然我也喜愛這種漫遊的生活，但是我覺得在我的頭腦裡時常浮現出一個十分安靜的牧師生活的遠景來；甚至是在棕櫚林裡面，我好像也看到了它。

星期五。艦長剛才來探望我們；他帶我到公使館去；我將在星期一到那裡去吃午飯，並且要會見當地極少數的紳士。艦長告訴我一個重要的消息說，貝格爾艦定在5月7日回駛到巴伊亞去。這個原因是由於意料不到地發現了經度計算方面的差異；這是一個重大的事件，因此艦長曾經寫了一個報告給海軍部。我極可能在這

裡繼續安靜地居住下去。雖然在這裡花費的錢要多些，但是我在想到還有一段時間來享受熱帶景色的時候，就感到十分高興；使我感到懊傷的是，我已經把這封信的第一部分送到了泰恩號船 (Tyne) 上去；同時我聽從妳的指示，一定要告訴妳，據艦長所說，奧絲汀小姐*的長篇小說在每個人的案頭都有，就是在喬爾賽 (Jersey)、倫頓德利等家族那裡都有。

我將再在里約熱內盧寄信給妳；我多麼希望妳也能夠寫信給我。請代我最親切地問候大家，尤其是問候父親、蘇珊、卡薩琳和愛拉士麥斯。叫愛拉士麥斯一定不要忘记寫信給我。我很高興寫信給每個人，但是實際上這是多餘的事情。再會了，祝你們大家晚安！

妳的永遠摯愛的弟弟查理士·達爾文。

4月26日寫於里約熱內盧。

第11封信 給卡薩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波托佛果灣，里約熱內盧。

[寫信時間] 1832年5—6月 [郵戳日期是希留布利 1832年8月3日]。

親愛的卡薩琳：

現在我總共收到3封信；妳的信和卡羅琳的信一同寄來；我已經寫了一封回信給卡羅琳，同時把我的日記也交給泰恩號船寄出；這隻船現在正在回到英格蘭去。5月3日，我收到蘇珊的信（還有歐文先生寫來的一封信）。貝格爾艦還沒有回到這裡來，所以我仍舊在這裡安靜地生活着；多麼難得地完全享受到這一個機會：去觀察當地的情形和收集自然史的各個部門的資料。我剛才又再閱讀了所有妳的優美的摯愛的信，因此我又鼓起了決心，再來寫一封信。我是多麼討厭寫信和講述同樣的經過情形，因此要是我能夠塗寫出這封信來，那麼真是出於我的意料之外了。我已經寄出一張託購物品的表給愛拉士麥斯辦理，寄到溫達姆俱樂部 (Whyndam Club)。請對父親說，在這些物品當中，有幾件東西的價錢相當貴，不過在這個甚至連一只錶也從來沒有製造出來過的地方，這一類的東西的價值真是他不能夠想像到的。我聽到家裡的溫室整理得很好，心裡非常高興；在我回家以後，又再看到自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 奧絲汀小姐 (Miss Austen, 1775—1817) 是英國長篇小說作家。——俄譯者註。

己的幾個老朋友，我將感到多麼快樂。一定要種一棵香蕉樹，很容易栽培它們，而它的葉叢是非常美麗的。我對於所有這些結婚的情形，還是驚奇不止；至於說到梅亦爾和華德好斯那裡，那麼恐怕最好是禁止通行。我接到一封由歐文先生和芳妮所寫的信。歐文先生仍舊向我的父親表示最親熱的友情。（這封信裡所寫的都是零星的事情。）我想，你們已經知道，船遞的信件的去達日期是多麼的不確定。如果我們在向南航行的時候，過了5個月回來，仍舊遇不到一隻回國的船，那麼航行以前和以後的機會就相同，因此我兩次所寫的信的相隔日期就幾乎是不確定的了。海軍總司令的秘書官在這裡聽從艦長馬林（Maling）的調遣；馬林好像負有應付時局不穩時候的很大責任；據秘書官說，馬林夫人在總管着政治部分的事務。*

6月6日。貝格爾艦已經從巴伊亞回來，並且帶來了一件不幸的消息：在貝格爾艦離開里約熱內盧以前，有一大隊我們的軍官和兩個水手，乘坐單桅快船到海灣的頂部去獵取沙錐（水禽）。在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略微患生熱病；可是那兩個水手和可憐的小墨斯脫斯發熱昏迷，過了幾天就死了。墨斯脫斯和一個水手就被安葬在巴伊亞。這個可憐的小伙子正在發病前的兩天，聽到了自己母親的死訊。多少人爲了獵取沙錐而遭到了死亡，而且他們死得多麼的迅速。貝格爾艦在這裡至少還要停泊14天，此後我們就要向蒙得維的亞航行；我希望，我們能够在聖凱撒林島（St. Catherines I.）那裡停泊。我們的軍艦被裝修得更加美觀了：增添了我們的人員，加裝了一門新式大炮**，配置了船邊保護網和長槳；現在我們不再害怕海盜船來侵犯；甚至有一千個野蠻人集合進攻，也決不會使我們受到損傷。我已經寫信給查洛蒂、歐文先生、福克斯（Fox）、亨斯羅和赫勃特（Herbert）；我提出一點，就是在可能的時候，我總是想要知道，我寫的信是不是已經平安到達你們那裡。我接到卡羅琳從梅亦爾寄來的一封優美的長信，在信封上所寫的地址是：達爾文先生，H. M. S. ***難道我是一艘軍艦了嗎？或者皇家軍艦貝格爾號（His Majesty's ship “Beagle”）是一隻狗嗎？****爲什麼要在它前面加一個冠詞 the 呢？在按照她在信封上面所寫的這種地址來判斷的時候，就可以想見，她連 Jib-boom（船首第二斜桅木）和 Taffrail（船尾舷木）都辨別不清了。（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寫的都是零星的事情。）艦長哈定（Harding），是亨特夫人（Mrs. Hunt）的兄弟，華爾斯配特艦

* 俄譯本沒有譯出這幾句來。——中譯者註。

** 按達爾文的旅行日記1832年6月26日的記述，是“兩門九磅長炮”。——中譯者註。

*** H. M. S. 是英文 His majesty's ship 的略寫，俄文是 Корабль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皇家軍艦）。——俄譯者註。

**** 貝格爾（Beagle）的意義是“獵狗”（ищейка）。——俄譯者註。

(Warspite) 的第二艦長，現在也駐守在這裡，並且對我非常客氣。他曾經派人來對我說，他有 800 個人聽受他的指揮，我可以隨意從他那裡借用小船 1 小時或者 1 星期。

在我們的軍官當中，有一個居住在法爾茅斯。他提供了下面的一些關於寄信的意見：每個月有兩隻郵船在行駛；一隻在向里約熱內盧駛來，另一隻則停靠在里約熱內盧，接着就向蒙得維的亞駛去。後面這隻郵船在每月第三個星期二以後，準備在星期五開船，所以這一天正是寄出我的每月的信件的最適當的日子。應該把信件在星期五的前一天交給郵船。妳如果對寄信的地址發生懷疑，那麼請直接寫：South American Station (南美洲站)。在我還沒有告訴妳其他的地址以前，一律都請寄到蒙得維的亞去。妳不能夠想像到，在這幾個星期裡，我過得多麼的平靜和高興。貝格爾艦回到巴伊亞去的事件，對我說來竟是從來沒有的好運氣。

請代我向瑪利安姊姊問好，並且謝謝她寫的附言；請她代我向派克博士作最親切的問好。請代我向所有的朋友問好，特別是向陸軍少校貝格萊 (Bagley) 和艾頓問好。叫托姆 (Tom) 鼓起勇氣來，因為到加那利群島或者馬得拉群島去的事情是很容易實現的。我已經從銀行裡取了 40 英鎊（在我的上一封信裡已經提起這件事），而且恐怕我將不得不再去取 10 英鎊。我的確對這件事感到非常抱歉，因為在這裡本來打算住 4 星期，現在竟住了 12 星期，所以支出就大大增加了。我的住宅的租金和伙食費，每星期總共只有 22 先令。我寫出了這樣一封乏味的信來，感到害羞，不過妳却不知道，我對於寫信是感到多麼的困難。在本月 (6 月) 的末尾，我們將航行到蒙得維的亞去。我們的第一次航行路線大概是沿着海岸到內革羅河；在這條河流邊有一個西班牙人的小殖民地。此後，我們將航行到那個還沒有人居住（但是已經被人知道）的地方去。貝格爾艦並沒有帶足一年的軍糧，這使我感到高興，因為以前這件事情就好像意味着一年到頭的禁閉生活。和艦長生活在一起，具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我可以任何一個社會集團裡面周旋。我是軍艦上唯一的被邀請到海軍上將、代理公使和其他大人物那裡去的人。

請代我向每個人作最親切的問好，親愛的卡蒂！*

妳的最摯愛的哥哥 Chas. 達爾文。

〔編者說明〕卡薩琳曾經把這封信寄給奧佛頓 (Overton) 地方的派克夫人 (就是瑪利安)；卡薩琳在信封背面寫道：“卡羅琳和蘇珊在下星期六到奧斯馬斯頓”

* 卡蒂 (Katty) 是卡薩琳的愛稱。——中譯者註。

(Osmaston)去,所以我推想妳將在下星期一到來。親愛的瑪利安!祝大家安樂!

妳的妹妹卡薩琳。”

第12封信 給卡薩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里約熱內盧,皇家軍艦貝格爾號。

[寫信時間]1832年7月5日。

親愛的卡薩琳:

這封信是我只花了1刻鐘的時間寫成的;沙利文將把這封信放進他的郵包裡去,所以只要貼上普通郵資就夠了。我已經接到妳寄往蒙得維的亞的信,並且在它以前也接到了卡羅琳從梅亦爾寄來的信。明天我們要航行到蒙得維的亞去。如果空中不刮對面的逆風,那麼我們將在弗利奧角(Cape Frio)停泊;這個地方是因為打撈遇難沉沒的茜蒂絲艦(Thetis)而出名的。他們已經撈起了900,000元。如果我們碰到好運氣(這種運氣極可能碰到),在聖凱撒林島附近遇到一陣風暴,那麼我們就要駛到這個島那裡去停泊。因為我們一定要遇到惡劣的天氣,所以我大概又要因為暈船而受到重大的痛苦。在蒙得維的亞停留了一個短期以後,我們又將向南方航行;可是,我想決不會航行到內革羅河以南去。這一帶地方的地理情況,正像非洲內陸一樣,很少被人知道。我渴望我能夠跑到那個以前從來沒有人跡的地方去;我焦急地盼望能夠早一天離開這些文明的港口。

我們大家對政治改革的消息都感到很大的興趣;* 根據最後的消息看來,大概葛累勳爵(Lord Grey)會得連任下去。** 請轉告愛拉士麥斯添加下面的書籍寄來(如果時間並不太遲的話):朋囊特(Pennant)所著的四足獸,在我的臥室裡;洪保德所著的 *Tableaux de la Nature*(自然界描述)。妳不能夠想像到,當不能夠獲得書籍的時候,這些書籍的價值有多麼的大。我們已經住在這裡3個月;現在我確實無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 這裡所說的,是指在19世紀最初10年裡,英國的工業資產階級和地主貴族階級為了爭奪國會議席的多數權的鬭爭。在這次鬭爭裡,小資產階級的政黨民權黨利用了工業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而獲得了勝利;1832年6月2日,政府和貴族院不得不批准以前在眾議院裡所採用的選舉改革法案。可是,工人們却受到了欺騙:他們極大多數的自已人却沒有被包括進選民人數裡面。——俄譯本編者註。

** 格累勳爵(Lord Charles Grey, 1764—1845)是民權黨內閣首相;這個內閣在國會裡提出了改革法案。在這個法案在貴族院裡被否決以後,格累為了表示抗議而辭職。——俄譯本編者註。

疑地已經很熟悉巴西森林的莊麗景色。我通常騎馬馳行幾英里，然後〔下馬，把〕馬繫住，沿着一條小路步行到不通行人的茂密的森林裡去。當我坐在樹上，並且在莊嚴寂靜的森林裡吃食自己的早餐的時候，我所體驗到的愉快真是難以描述的。我已經收集到數目非常多的各種以前沒有被人記述過的動物；我肯定說，有幾種動物對於自然科學家是有很大興趣的。我想繼續收集一綱又一綱的動物，所以在沒有好多時候以後，我將獲得〔一個〕整體的觀念；因此，如果我不再去達到另一個任何的目的，那麼我將一直到老死都不再缺乏那些研究和自娛用的材料了。（沙利文總共只送給我5隻小東西。）我現在就在自己的舒適的角落裡寫信；我正像別人所期望的那樣，過得很舒適。如果我寫一封短信，那麼這只不過聽從命令而辦理的罷了。在我們到巴塔哥尼亞的荒涼的海岸上去的時候，妳就將有一長段時間聽不到我的消息。我的日記愈來愈寫得精彩；可是我發現，因為已經把它的第一部分寄回家裡，所以就發生查考日期方面的困難。請代我向父親和所有其他的人作最親切的問好。

最摯愛的哥哥 Chas. 達爾文。

第13封信 給蘇珊·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蒙得維的亞。

〔寫信時間〕〔1832年7月14日—8月7日〕。

親愛的蘇珊：

因為我們極可能在蒙得維的亞只作短期的停留，所以我在船上就乘着晚上時間空閑的機會來開始寫信給妳。現在（7月14日）我們已經離開里約熱內盧大約300英里。今天第一次有順風向我們吹來；在這次〔順風〕以前，總是無風和輕微的逆風，而且只有被風暴和強風所擾亂。我因為暈船毛病而受了一個星期的很大苦痛，不過現在差不多又再恢復健康了。大家都滿懷熱心，想開始去幹我們的實際工作。我們在蒙得維的亞把淡水裝儲到船上以後，就要航行到內革羅河那裡去。雖然那塊地方比較接近於文明的世界，可是整個海岸和內陸地區都完全還沒有被人研究過。法耳卡納爾（Falconer）的記述，定然是不正確的，可說是唯一的〔描寫這方面的〕作品了。我盼望着自然史方面的大批東西出現；可是，如果盼望不到的話，那麼我就要認為，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點，都產生不出像這裡那樣多的野獸來了。我想，艦

1) 這封信除了一小段以外，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長會打算沿着那條河流〔內革羅河〕向上游走很多英里；我希望我也參加這個考察隊。我不能再想像到其他更加有興趣的東西了。只有一件使人耽心的事情，就是印第安人的兇暴行為。可是，我寧可伴着艦長帶領10個水手出發，而不願伴着任何別一個軍官帶領20個水手出發。他在可能的情況下，總是非常小心和謹慎；而且在必要的時候，就會作出果斷的勇敢行動來。

至於說到我們所能推測到的將來的情形，那麼可以粗略地舉出在下面。在到了巴塔哥尼亞的海岸以後，再回到蒙得維的亞來，於是航行到火地島¹⁾去，把〔軍艦上的〕火地島人安置在那裡。^{*}此後又回到蒙得維的亞來。於是再航行到法爾巴來索 (Valparayso) 去。以後我們就從那裡再作一次向南方的航行；在那一次航行以後，我們面前就展現出了一個廣大的世界來。甚至是那個在歐洲人以前從來沒有到過的地方散步時候所看到的景色，也難以補償這種離開莊麗的熱帶地區時候所發生的憂傷。現在已經可以感覺到天氣在發生變化。大家都加穿起暖和的呢衣服來，並且預料要有更加寒冷的天氣到來；我們都是滿臉鬍子。現在我的臉孔的顏色，看上去正好像是煙囪打掃人的擦洗了一半的臉孔。如果把手槍插在我的腰間，並且手裡握着地質鎚，那麼我這付樣子不是很像兇惡的野蠻人了嗎？在離開里約熱內盧以前，我們聽說擁護葛彙勳爵的是少數派；我們都很想知道這個事件究竟怎樣結束。在我們還沒有從南方回來以前，恐怕很難接到來信。這使我非常悲哀，因為我盼望着我在巴伊亞所寫的的回音，而這件事是會使我的通信發生更加親密的聯系的。我想，我從來沒有對妳講到過我們的日子是怎樣度過的。我們在上午8時吃早飯。我們有一條不變的格言，就是丟掉一切的禮節，就是說，大家不互相等候，到了就吃，吃了就跑等。當天氣平靜無風的時候，我就研究海生動物；整個大洋裡面都充滿着這些動物；如果海面上發生任何的風浪，那麼我不是暈船病倒，就是設法找一本航行記或者旅行記來閱讀。我們在下午1時吃午飯。你們在陸地上居住的人，對於船上的生活方式有着深刻的錯誤的看法。我們從來還沒有吃過一次鹹肉（我們也不想去吃它）。米飯、豌豆和Calavanses^{**}，就是最精美的蔬菜，而且還加上好吃的麵包，那麼誰還會想要更加好的食物呢？軍法官奧德生 (Alderson) 不會比我們有更大的節制，因為在吃飯時候除了水以外，並沒有其他的飲料來供應。我們在下午5時喝茶。海軍見習生食堂的集體吃飯時間要比我們早1小時，下級軍官室的吃飯

1) 火地島(Tierra de Fuego)在達爾文的信裡時常被寫成T. del或者Terra del。——原書編者註。

* 參看後面第15封信。——俄譯本編者註。

** 大概這是葡萄牙語 calabaza(南瓜)的誤寫。——俄譯本編者註。

時間則比我們遲 1 小時。

7 月 30 日。蒙得維的亞。在最近幾天裡，將有郵船到這裡來，所以我又再嘗試來補充寫這封信。我們在經過了一次冗長的討厭的航行以後，於 26 日到達這裡。我們所遇到的天氣，不是有很厲害的暴風雨，就是完全平靜無風。我推想，我們愈向南方航行，我的海上生活也將愈加變得不舒適。十分奇怪的是，我對於氣候變化竟有多麼顯著的敏感。氣溫略微低於 50°F [10°C]，可是我穿了厚衣服，還是不能夠使自己的身體暖和起來。

我們無論到達什麼地方，那裡就會發生一些騷亂；當我們駛經巡洋艦 (Frigate) 旁邊的時候，它就向我們發出信號說：“準備應戰！”和“把舢舨藏放起來！”。不久，就有一大隊武裝兵士攜帶卡隆式炮*，乘坐舢舨經過我們的船邊，準備划到防波堤那裡去。原來這種舉動，只不過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實力，使當地居民相信，他們不應該來打劫不列顛的財產。我只作了一次在生滿草類的平原上的良好的散步；每個人都時常閱讀到關於這種平原的情形。由於地面寬廣，沒有什麼東西來引導或者阻攔你的散步，所以總會使人感到非常高興；可是，我仍舊對它們感到失望。至於說到風景方面，那麼除了灰色和枯燥乏味以外，再也想像不出任何其他的神色調來了。巴西的森林却多麼大不相同；我可以在那裡一連坐上幾小時，而且每分鐘都可以發現新奇的驚人的事物。我們一定要在另外一隻從英格蘭來的郵船到達以前開船。我對這件事情感到懊傷。我非常渴望看到妳在接到我的一封信以後所寫的回信。因為你們大家經常定期寫信給我，使我有說不盡的感激。定期寫信本身是一件使人滿意的事情，因為這就用不到使人浪費時間去盼望它。我的主要的研究對象是自然史；這方面的研究進行得非常順利；我確實已經收集到了很多動物等東西，它們會使自然科學家們感到興趣。除了這方面使我感到滿足以外，我又開始去研究相當多的以前對我是新的部門，因此我甚至幻想自己好像在英格蘭，在開始對幾種很少有人知道的類型進行研究。我打算到銀行去取用 25 英鎊；自從我離開英格蘭以後，我取用的錢，連現在這一筆在內，總共是 80 英鎊；在這些錢當中，至少有 20 英鎊沒有浪費掉，因為這是花費在我的採集標本方面的。在今後的兩個月裡面，即使我有用錢的本領，我想，我也決不會花用去 1 辨士的了。我剛才得到通知說，我們明天要駛行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艦長聽到那裡有一幅舊的海岸圖；他認為這是相當重要的東西，所以值得到那裡去一趟。我對這件事情很高興，因為停泊的地方愈多，也就使人愈加愉快。在一個人出發旅行的時候，當然要看得愈多愈好。最後，我要轉

* 卡隆式炮 (Carronade) 是蘇格蘭的卡隆 (Carrond) 地方所鑄造的一種舊式短炮。——中譯者註。

送一封由海柯克夫人 (Mrs. Haycock) 寫給赫斯 (Hughes) 先生的信。郵船要在星期三到這裡來，所以我就把這封信留在這裡，請人代寄。請代我向所有在親愛的老希留布里的人們問好，親愛的老格郎內¹⁾！我現在和將來始終是

妳的最最摯愛的弟弟 Chas. 達爾文。

寫於蒙得維的亞，7月31日。

〔下面又用紅墨水寫了一段附言。〕

蒙得維的亞。

8月7日。我又再取到了自己所寫的信，以便再補充寫幾句話。我們已經駛行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當時那裡有一隻巡邏船在離開我們不遠的地方開槍射擊我們。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很大的侮辱行為；如果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大炮，那麼就一定會加倍回敬它一下了。我們馬上就回轉到這裡來。艦長把情況報告給停泊在河口的巡洋艦督伊德號 (Druid)；它就爲了對付這次侮辱我們的事件而開駛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並且得到了應有的滿足。他們開槍的動機却是爲了檢驗霍亂病！我以為，我們最後要度過一星期的安靜日子；可是真糟糕，就在今天上午，在我們拋錨以後，在有一些黑衣軍裡面發生了大暴動，使城市陷入了危險狀態。我們立刻回到原處，放下舢舨，並且根據當地居民的請求，去佔領了主要的城堡。握了手槍和刺刀在一個市鎮的街道上行走，這使我感到有些新奇。這次暴動很快就像煙消雲散一般地結束了。可是，它的後果使我感到非常厭惡，因爲從此就由於當地的擾亂狀態，而使我們不能夠到附近地區去散步。郵局還要延遲一星期再開出。可是，現在有一點事情要辦。在我給愛拉士麥斯的信里，我曾經對他說，海軍上尉勃朗却爾德 (Blanchard) 將辦理運送我的木箱的工作。剛才我們聽到消息說，他已經破產，並且跑到美國去了。我希望，愛拉士麥斯去探問一下倫敦的代理人坡耳格萊夫 (Palsgrave) 先生，地址是斯屈郎德街，雷翁斯旅館 3號房間。如果他去探問，那麼他就會知道一切情形。如果他不探問，那麼最好寄一封信到法爾茅斯去詢問。我相信木箱不會遺失。否則這就會使我受到多麼大的損失了！如果一切完好無恙，那麼就必須找一個好辦法把木箱運送到蒙得維的亞來。請原諒我提出了所有這一切麻煩妳的事情。

妳的摯愛的弟弟 Chas. 達爾文。

我們定在17日出發到內革羅河去。再會了！

1) 格郎內 (Granny) 是達爾文給蘇珊題的一個戲謔式的綽號。——原書編者註。〔意譯就是“祖母”、“老太太”、“婆婆”。——中譯者註。〕

〔編者說明〕這封信顯明地曾經全家傳觀過；在信紙的空白處寫有下面的一句傳觀的話：“蘇珊說，你們切不要毀壞這封信。”卡羅琳把它寄給愛拉士麥斯，並且寫道：“親愛的愛拉士〔麥斯〕：我把查理士的信寄給你，因為我沒有更好的機會送給你。爸爸叫我對你說，在他還沒有告訴你以前，不要付出購買葡萄酒的支票。謝謝你寫給我們的信，你寫得非常好，並且把倫敦的消息告訴了我們。爲了滿足你的好奇心起見，南瓜現在還沒有到時候已經結生了；當它們成熟的時候，你的好奇心就會得到更加滿意的滿足。我們不送醃煮的肉給你了。大家應該感謝舅母比珊。

你的摯愛的姊姊卡羅琳。”

瑪利安把這封信寄回給卡羅琳，並且寫道：“親愛的卡羅琳：我非常感謝爸爸給我牙刷和音信。關於我的膝頭，我已經嘗試去揩擦，但是必須停止做這件事，因為這樣做反而會增加痛苦；今天我的腳有些跛，我以為這是由於揩擦而發生的結果；可是，我也不再走路，希望它到明天恢復常態。我想到妳要到這裡來，就感到非常高興〔由於封信的火漆使紙破損，而使這一句變得不完整了〕。我要告訴妳，亨利〔5歲〕在這兩個月裡已經穿上短外套和長褲，而且差不多已經穿破了一件短外套。我很感謝蘇珊取除了我的手上的綢套；派克博士還以為她做不到這件事。

請代我向全家的人問好！

妳的姊姊瑪利安·派克。”

第14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蒙得維的亞。

〔寫信時間〕〔1832年10月24日--11月24日〕。

親愛的卡羅琳：

10月24日，我們現在正在離開蒙得維的亞幾里格的地方，將在黎明前在那裡拋錨。現在的初次航行，不論對於記寫方面或者對於任何其他目的方面，都只能提出很少的材料來。妳可記得巴爾茅斯地方的沙丘；我們沿着海邊航行了240英里，而這條海岸完全是由這種沙丘所構成的。巴爾茅斯的沙丘只不過構成了一道海岸的界綫；可是，這裡的巴塔哥尼亞地方的沙丘却和它不同，它們向內地伸展有幾英里，一直到廣闊的平原出現爲止；而這些平原的景色，更加不如沙丘那樣美觀。雖然這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樣，而且還加上了海上的天氣很惡劣，可是我對於這次航行感到滿意。我們所達到的最遠的南方地點就是巴伊亞布蘭卡 (Bahia Blanca, 在內革羅河北面不遠的地方)；那裡有一個西班牙人的小殖民地，或者更加正確的說來，是一個防禦印第安人的城堡。在駛進海灣的時候，我們遇到一隻小帆船 (schooner)；船上有一個英國人，他和另外兩隻獵取海豹的小帆船有聯系（更加正確的說來，這兩隻小帆船就是隱藏的船）。這個人對沿岸情形相當熟悉。艦長就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因此他就租用了這兩隻小帆船，並且各派 2 個軍官去管理每隻船。現在他們正在測量海岸；因為那裡的沙灘很多，所以我們要耽擱很長時間才能夠測量好這條海岸。在我們從蒙得維的亞回去的時候（在可能情況下是很快就要回去的），我們會在內革羅河那裡遇到他們；他們就在那裡測量下去，而我們則繼續再向南方航行。第二次的出航路線是很長的；在那時候，我們要把火地島人安置到原地去，說不定還要測量福克蘭群島。在完成了這件事情以後（關於這方面的情形，可以講一長段時間），我再回到蒙得維的亞來，載運自己的測量軍官；此後就繞行過合恩角 (Cape Horn)，又再進入到莊嚴的、美好的熱帶海洋裡去。我發現，我在粗略地看到了熱帶風景以後，就發生了十倍的希望想再去看看它。可以毫不誇口地說，凡是始終居住在較冷地區的人，都想像不到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有多麼的美麗。對我說來，在這兩個月裡面，主要的快樂的源泉就是自然史。我在骨化石方面碰到了驚人的運氣。有幾種古代動物的身體一定是很大的；我差不多已經肯定，在它們當中，有很多動物都是以前沒有被發現的。這時常是使人高興的事情；可是，在看到了動物化石以後，更加使人加倍的高興。我發現一種奇怪的骨質背甲的碎片，有人認為它是大懶獸的身上的*。因為這種化石在歐洲的唯一的標本是在馬德里 (Madrid) 那裡（它是在 1798 年從布宜諾斯艾利斯運去的），所以現在這件化石顯然已經足夠補償很多使人疲累的時間了。在現代的動物當中，我也碰到了並不少於化石方面的運氣。在 9 月份裡，我還去作了一次很成功的打獵。有一天，我射中了美麗的雄鹿和雌鹿各一頭；可是，最使我感到滿意的事情，就是同野性的兵士們去獵取駝鳥；這些兵士都含有着一半以上的印第安人血統。他們用牛皮條子把兩個石球連繫在一起，用它們去捕捉駝鳥，纏住它們的雙腿。這是一種非常有趣的追捕方法。他們在同一天裡面找到了駝鳥蛋 64 枚。

直到現在為止，在將近 4 個月裡面，我還沒有接到過一封信，因此妳可以想像

* 大懶獸 (Megatherium) 是巨大的樹懶科動物化石，當然是不生背甲的；在這裡所說的骨質背甲，是巨大的犰狳科動物化石的背甲。——俄譯本編者註。

到，我多麼焦急地在盼望着明天上午的到來。我們全體都對政治問題發生很大的興趣。我們所知道的消息，全部都好像是過期失效的支票。可是，根據艦長的意見，究竟在我們的國內仍舊有皇帝或者變成了共和政體，還須等待證明。

蒙得維的亞。我剛才接到妳在6月28日寄來的信和蘇珊在5月12日寄來的信。決不能夠說，在妳們的信裡不含有絲毫新聞；相反地，在妳們那裡，每個月都在發生着多得驚人的事件，這真使我感到奇怪。我可以告訴妳說，一個半飢不飽的窮漢在狼吞虎嚥般吃食東西時候的情形，恐怕還比不上我在閱讀信件時候的情形那樣急切。我接到福克斯寄來的信；他好像已經生過一場大病；可是他現在寫道，他的身體情況已經好轉。告訴蘇珊說，她交給艦長貝福特的最優美的備忘錄，已經旅行到這裡來了。艦長貝福特把它裝在公文信封裡，並且附寫了一封客氣的信給我道：“我想，在遠隔6,000英里的地方，看到這些敬愛我們的人的手蹟，就會感到高興。”顯然可以看出，這位艦長真是一個耍萬花筒的老手，寫了很多“謝謝”、“感激”、“致敬”等等的話。如果妳在任何時候要寄給我大信件（在它們裡面裝有報紙等），那麼就去交給艦長貝福特吧，因為他說過，他會把它們轉送給我的。

我們將在星期一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因為艦長想要和政府聯系一下。我們將在那裡逗留1星期。我打算騎馬在巴姆巴斯草原上好好地馳騁一番。我想，你們大概都很熟悉海德所著的書。它由於敘述正確和生動而使人讚美不絕*。我們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回到這裡以後，將再逗留1星期，然後向火地島前進。據我的推測，這第二次出航時間要有6—9個月，所以妳應該想到，會有一長段時間接不到我的信，不過你們的來信則不在此例。你們不必爲了我的地址不定而擔憂；在我還沒有告訴你們更改地址以前，只管寫到南美洲來好了：所有寫給皇家軍艦的信，都由旗艦分送；旗艦上的人知道把信送到所有各站上的軍艦去。我雖然在自己寫的信裡很少講到我的工作情形，但是經常在把一切情形記寫在日記裡，現在已經記寫到了第250頁，這就是對它的一個證明。今天，11月11日，我們沿着河流下行到蒙得維的亞。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那裡，我們逗留了整個星期。我對於這一次陸上的遠途考察旅行感到非常高興。這個城市是巨大而美觀的，但是它的郊外就顯出一種無比擬的枯燥無味來。我時常和赫斯先生見面。他非常親切地告訴我很多當地情形，還替我做了幾件麻煩的事情，否則我就永遠幹不成這些事情，因此真使我對他感激

* 大概達爾文是指下面這本書：海德(F. B. Head), *Rough notes taken during some rapid journeys across the Pampas and among the Andes* (幾次迅速旅行巴姆巴斯草原和安第斯山脈的略記)，倫敦，1826年。——俄譯本編者註。

不盡。當我們在拉巴拉他地方過冬的時候，我打算作一次長途考察烏拉圭地區的地質的旅行，並且將再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會見他。我以為，我已經使他感染上了輕度的地質狂的毛病了，而且我希望他自己能夠在這方面發展下去。我在那裡還遇見陸軍上校維爾農 (Vernon)，古奇 (Gooch) 小姐的姊夫。他是一個很愉快的人，並且確實是作為一個遊客而跑到這個遙遠的地方來的。他打算從陸路走到利馬 (Lima) 去，並且再取道墨西哥而回返歐洲。很少見到這種漂亮的紳士會作為遊客而來旅行這些地方的。在我們上一次逗留在蒙得維的亞的時候，我忘記了究竟我有沒有提說到，哈蒙德先生也和我們合夥在一起。他是可憐的小墨斯脫斯的親戚，而且也是一個非常愉快的文雅的人物。我們兩個人通常結伴作陸上旅行；我們的主要的娛樂就是騎馬馳騁，並且引起西班牙婦女的讚美。我們在看到一個安琪兒式美女在街上滑跌下去的時候，就會不由自主地喊道：“英國女人多麼笨呀，她們既不會走路，又不會穿衣服！”而且還接着用油腔滑調的“密絲”（英語的“小姐”，Miss）的聲音連接在“西格諾利泰”（Signorita，西班牙語的“小姐”）的後面喊着。我應該對妳們大家道歉。要是妳們全體也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來遊覽的話，那麼妳們就一定得到很多的益處的。

11月14日。蒙得維的亞。我剛才由於收到一紮信件而又再狂喜起來。一封信是卡薩琳在7月25日寄來的，一封信是蘇珊在8月15日寄來的，一封信是愛拉士麥斯在8月18日寄來的。後面這兩封信，所以被我收到，是由於它們的派送日期從星期二改變到了星期五的緣故。因為這是一種特殊的恩惠，所以我應該向親愛的老愛拉士麥斯感謝他寫信給我，並且替我代辦了所有各種各樣的事情。我想不到這些書有這樣貴，並且不容易購到，感到很懊悔。我以前只是根據人家的書名提示而知道它們的。當然，凡是由那些研究自然史的專家所寫的旅行記，都對我有很大的益處。我對於自然史的熱愛程度在愈來愈增加起來。妳不能想像到，當我在研看到一種動物而發現它和任何已經知道的屬都遠不相同的時候，我就會體驗到一種多麼美好的劇痛式的愉快。任何一個小學生在想打開果醬蛋糕的箱子時候的情形，決沒有比我在想去幹自己的工作時候的情形那樣急切；可是，這是一種在未來的9個月以前還不能到來的快樂。我的日記已經安全地到達你們那裡，這使我感到高興。至於說到要把它交給什麼人看的問題，那麼我完全沒有意見，就依從妳的想法吧。我以為，它的開頭部分恐怕是寫得太幼稚了；要是妳也有同樣的看法，那麼就不要把它送到梅亦爾地方去吧。除此以外，請勿託郵車轉寄它（妳恐怕會以為這句話寫得太可笑了），否則要是它遺失了的話，那麼這也就等於遺失掉我的一部分回

憶了。我以為，它使我保存我所到達的各地的正確回憶方面具有重大意義。

在再有好機會到來的時候，我就要再繼續送一部分日記給你。在貝格爾艦上面，現在正處在忙碌和混亂的狀態裡：甚至在軍官房艙的每個角落裡，也都堆滿了食物。艦長好像打定主意，決不由於缺乏糧食而使我們提早回來的時間。我興勃勃地盼望着到火地島去一遊。那邊有很多良好的停泊處，所以我們也絲毫不怕暴風雨像千軍萬馬地來進攻，這只會使我們感到好笑。無論如何，那邊的景色一定要比這個使人討厭的拉巴拉他地方更加有趣味些。我很願意搭乘着一隻運煤船在卡謨河* 上過活。真妙呀！（11月24日）剛才我接到一隻寶箱。向所有曾經對它出過力的人謝謝！可見到愛拉士麥斯把這些寶物裝放得非常周到。可是，無論是我，或者是艦長，都沒有收到一封來信（因為郵船的航期更改）。在我長期離開（我應該說，離開現在這裡的世界）以前，我很想再有一次聽到你們大家健康和平安的消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那裡，我向銀行裡提取了20英鎊，以備自用；而且在這裡，艦長費支羅伊曾經詢問我說，我是不是能够預付1年的伙食費用。我當然是同意照辦了，因為我雖然說不定應該去拒絕這件事，但是終究不能去拒絕這一個這樣經常對所有接近他的人都是寬宏大量的艦長。因此，現在這個時候（1年已經過去了），也像起初動身的時候那樣，預定了兩個年頭。我取到了……〔信尾部分已經遺失了。〕

〔編者說明〕下面是艦長貝福特寫給蘇珊的“最優美的備忘錄”，也附在現在這封信裡面：

艦長貝福特附函向達爾文小姐問候，並且希望她原諒他的冒昧行動，來補充說，艦長費支羅伊在每次來信時候，從來沒有放過機會，來表示他對於達爾文先生的待人態度感到有說不盡的滿意；而且在他的最近的快信裡，他說道：“本艦全體人們都對達爾文有好感和敬重。”

海軍部啓，1832年6月29日。

* 卡謨河 (Cam R.) 在英格蘭的劍橋郡，全長約40英里。——中譯者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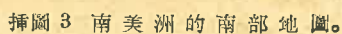




插图 4 圣克鲁斯岛的玄武岩峭壁。

第15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¹⁾〔發信地點〕福克蘭群島, 巴爾克里灣。

〔寫信時間〕1833年3月30日—4月12日。

〔郵戳日期是1833年8月24日〕

親愛的卡羅琳:

在不多幾天裡, 貝格爾艦將航行到蒙得維的亞去; 因為這一張信紙很大, 所以我就預先趁着良好時機來開始寫信。自從我上次寄信以後, 到現在已經有4個月, 所以這一封信就會寫得像日記的性質一樣, 講述過去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我們爲了要不錯過長的白晝時間起見, 就直接向南方航行。我在好結果灣 (Good Success Bay) 那裡, 最初認識到這個有壞名聲的火地島; [它的儀仗隊的]掌禮官就是一陣風暴。艦長科克 (Cook) 曾經航行到這裡來過。當我們攀登那些曾經使邦克斯 (Banks) 先生遭到很大不幸的高山時候, 我感覺到, 我正在踐踏着那個對我說來是古蹟 (Classic) 的地面。²⁾ 我們在這裡看到了火地島的土人。我確實認爲, 一個沒有馴服的野蠻人正就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怪物。在人類方面, 非常顯著地表現出了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之間的差異來。我們很難把赤身裸體的野蠻人看做是一個真正的人; 在他的身上, 塗滿了顏料; 而他的手勢, 不管它們本身表示親熱或者仇恨, 都是不能夠使人了解的。在初次看到這些野蠻人的時候, 就會使人發生一種無法用圖畫和敘述來充分表明的極大的興趣。* 一個到這些緯度地方來作一次航行的人, 差不多就可以用這一種興趣來作爲他的苦惱的補償; 我在這方面已經講得很多了, 我想妳也會相信這一點。

在一個美好的下午, 我們繞過了合恩角; 可是, 在我們所經過的很長一段期間裡, 這是最後的一個好日子。我們在企圖逆着西面吹來的暴風前進失敗以後, 就駛進了合恩角附近的小港裡。在這裡, 我們又經歷到了一種可怕的暴風雨: 一陣陣狂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2) 在科克的航行記 (Cook's Voyages, 第1卷, 第4章) 裡面, 講述到這件事情道, 邦克斯先生和索朗德爾博士 (Dr. Solander) 帶領着幾個水手在高山的山坡上宿夜, 遇到嚴寒侵襲。有兩個水手因此死亡, 而索朗德爾博士也受到重傷, 險乎不能生回。——原書編者註。

* 這一句俄譯本沒有譯出來。——中譯者註。

風把海水直捲起來，並且激起了一團團像雲霧般的浪花。我們又再航行到海面上去，可是仍舊同以前一樣遭到失敗；一陣陣風暴接連而來，前後相隔的期間很短，因此軍艦不能夠向前進。我們在作了23天的胡亂奮鬥以後，只是到達了離開假合恩角 (False Cape Horn) 不遠的幾英里處。最後一次風暴竟有這樣的壞名聲，就是它相當於安松時代所確定的那種氣候的壞名聲。¹⁾ 艦長認為這是他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最厲害的一次暴風。後來我們就聽說，有兩隻船在這次暴風期間裡沉沒。在吃早飯的時候，我發表意見說，暴風對於精良的軍艦並不會發生多大的損害。艦長就對我說道，且等待到我們受到海浪撲擊時候再說。他的預言真的應驗了，因為到中午時候，我們受到了一個巨浪撲擊；這種景象是陸上來的乘客所忘記不掉的。在我們所拖帶的小船當中，有一隻被巨浪擊成碎片，並且馬上被我們割斷拖索而拋棄去了。大量的水翻到軍艦裡來，甲板上積水很深，使我受到無窮大的損失，因為它把我的大批紙張和乾蠟植物都浸濕了。不但這樣，我的暈船毛病也非常厲害地發作起來，感到苦痛萬分，不過我已經完全習慣於所有這一切情形了。可是，這又使我更加對於熱帶地方的溫暖的平靜的空氣和美麗的風景發生狂想。無論哪一個穆罕默德的徒弟，從來都不會像我對於這些地區那樣，用更大的熱誠去凝視着他的第七重天的了。在我們找到了安全的停泊場以後，我們就讓三個火地島人和馬太 (Matthews) 乘坐在一隊小船上面，向着琴米·白登 (Jemmy Button) 的家鄉前進。^{*} 琴米的親戚們知道他；可是，因為他忘記了當地的語言，並且又穿了歐洲人的服裝，所以他們就很少去理會他，却帶着狂怒的態度要用刀子等來對付我們。在我們開闢好了一個蔬菜園和建造了幾間房屋以後，艦長就率領兩隻小船（邀我和他同船）去作長途的測量航行；當我們回返到原來的定居地時候，情形就變得很糟糕，差不多每件東西都被打劫去了，而火地島人又給馬太這樣不利的表示，因此艦長就勸他不要再留在這裡和他們在一起。這些火地島人都是吃人肉的人，所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他們這種吃人的本性所達到的程度，直到現在還是世界上所沒有聽到過的。琴米·白登早已同馬太講過，他們在冬季裡有時就吃食婦女。的確也是這樣：在他們當中，婦女所佔有的比例數字很少。可是，這一點還不能使我們就相信這件事情。可是，前幾天有一個捕捉海豹的船主人對艦長說道，他的船上曾經有一個火地島土

1) 安松 (D. Anson, 1697—1772) 是英國航海家，在1740—1744年完成環球航行；他的航行目的，是在於破壞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並且奪取西班牙的商船。——俄譯者註。

* 琴米·白登和另外兩個火地島人都是被費支羅伊在上一考察時候帶回英國的，現在由傳教士馬太伴同回到他們的故鄉來；關於他們的更加詳細的情形，可以參看第20封信。——俄譯者註。

人的男孩，也講到同樣的情形。他們曾經詢問那個男孩說：“爲什麼不去吃狗呢？”而他就回答說，“狗會捕捉海獺；女人一些事情也幹不成；男人又非常餓。”他說道，他們用煙去薰死她們。這兩次多麼清楚明白的敘述，而且都是被男孩所說的，以致使人不得不相信。恐怕從來也沒有聽到過比它更加殘忍的情形了：在夏季裡，這些婦女像奴隸一樣替男人工作，去收集食物；而到了冬季，她們有時竟會被男人吃掉！我在單單聽到這些可憐的野蠻人的聲音時候，就感到十分厭惡。

我們這次乘坐小船的探險工作是極有興趣的。在 23 天裡面，我們一共走了大約 300 英里的路。可是，有一件最可恨的事情，就是我們時常遇到那些集結成大群的火地島人，因此不得不在天黑以後，找尋一個安靜的睡眠地點。這就使我們時常得不到最大的享受，就是不能夠把卵石的河灘作爲床鋪。我們所經過的路綫，大部分是在貝格爾河裡面，這條河是一條連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股。有一些由於隱僻而形成的風景，還有一些由於荒涼而形成的風景，都顯得非常宏偉。冰川就直接下降到水裡。天藍色的冰塊襯托在白雪上面，並且被深綠色的森林所環繞着；我以爲這些景色的美麗情形，也同它們的新奇情形一樣。曾經有一個崩下的雪堆落在水裡，差一些使我們受到極大的危險。當時我們把自己的小船拖拉到岸上去，可是有一個巨浪撲來，險乎把它們擊毀。我們的處境，在沒有食物和被火地島人包圍的時候，一定會是不利的。

在本月初，我們到達了福克蘭群島的這個地方；在經歷了這樣連續不斷的風暴以後，遇到一個風平浪靜的日子，這真使我們感到是十分奇特的現象。我們發現有一面英國旗在這裡飄揚着，感到非常驚奇。我以爲，在英國的報紙上面，大概只有最近才登載出英國佔領這個地方的消息。可是，我們聽說，美洲的整個南部地區的人民，都爲了〔這個事件〕而發生紛擾。根據布宜諾斯艾利斯方面的嚴厲的聲明來判斷，就會使人推測說，這個偉大的共和國正想要對英國宣戰哩！這些島嶼的景象可憐，島上連一棵樹木都沒有，可是它們的地位對於航海方面具有重大意義。由於這個原因，艦長就打算在這裡進行精密的測量工作。在貝格爾艦的航行史裡，在這裡發生了一個巨大的事件，就是：艦長購置了一隻縱帆雙桅船（schooner），它的排水量是 170 噸，就是總共只比貝格爾艦的排水量少 70 噸。他是爲了自己而購買這隻船的，但是故意寫信到海軍部去說，這是爲了水手等等原因而購買的。惠克哈姆將擔任指揮官。這就可以使測量工作的速度加快一倍，說不定就會縮短我們的航行時間。這隻帆船將帶運淡水和糧食，而且在萬一遇到火災的時候，或者在我們被擱淺在某一個珊瑚礁上的時候，它就會來搭救我們的性命。現在他們打算把這隻縱

帆雙桅船駛到內革羅河去，在那裡把它整修一下，而貝格爾艦則駛到蒙得維的亞去。如果這樣辦，那麼我將逗留在內革羅河那裡，因為這是一個優美的荒野地方，而我則厭惡拉巴拉他河。我在地質考察方面有很大成績；我在最古的沉積層裡發現了很多貝類化石；在這些沉積層裡，曾經存在着有機體的遺骸。地質學家們早已很想去研究這方面的情形，就是要把世界各地的、同樣古老的地質時代裡的動物來作比較。至於說到現代的動物，那麼這些困難的氣候地帶是對它們非常不利的。可是，我發現我的考察和敘述它們的能力已經有很大進展，因此感到非常滿意。我還一些也不知道我們將來的計劃，因為各種情況在天天使這些計劃發生變化。我想，我們在最後繞過合恩角〔到南美洲的東部海岸去〕以前，一定再要向南方航行一次；或者最後更有可能的是通經麥哲倫海峽，因為艦長對於合恩角那裡的巨浪的厲害已經終生够受了。我發現我竟能够承受得住這種生活，感到十分驚奇。要不是爲了對於自然史有強烈的和愈來愈濃厚的興趣，那麼我就決不會辦到這一點的。我恍惚地幻想到，妳們大家正圍坐在火爐邊，並且大概是吵着要格郎內¹⁾彈奏幾曲。當我們的軍艦在海浪裡前後顛簸的時候，還有在我暈船和受寒的時候，這些回憶就會在我的頭腦裡非常鮮明地浮現出來。要是我現在就回到了家裡，那麼我就會感到，好像我們並沒有分離過；我想，這大概是由於在長久的別離時間裡，我始終在想念着家裡的緣故。

3月8日。我們剛才又再遇到通常的壞運氣，挨受到一次猛烈的風暴，可是我不能夠再繼續寫下去，因為我的暈船毛病還沒有好轉一半，並且正想呼喊說：一切都是空虛和精神煩惱。

4月12日。在軍艦上充滿着這些精神煩惱。我們已經花費了重大的代價，但是並不算太貴，因為已經看到了我們所要看的東西，而用任何其他方法就都不可能看到這些風景了。因為這次航行鼓舞起了我對自然史的各個部門的研究熱情，所以我將始終不停地感到高興。由於惠克哈姆不在這裡〔去管理另一只帆船〕，這對於我們的軍艦是一個重大損失；軍艦上的任何其他的人，都不及他的一半本領。除此以外，哈蒙德最近回到軍艦上來，可是因為有口吃毛病和不愛幹這個職務，所以也打算一同離開軍艦。我同他相處在一起的時間，要比同任何其他的人的相處時間更加多，所以也很喜愛他。我非常清楚地看出，我們在還沒有脫離開這些討厭的緯度地方以前，在沒有張滿了帆疾駛到那個出產香蕉的地方去以前，就不會再有多大的高興和滿足。啊，這些安靜和快樂的地方！我希望，在明年這個時候，我們

1) 就是達爾文的姊姊蘇珊。——原書編者註。

將在這些地方的蔚藍色天空下面和清澄的大氣裡面航行。現在我們正在收帆，因為我們預料在上午將看到內革羅河的河口。我將把一張60英鎊的支票交給貝格爾艦（如果我要留在這裡的話）。我欠借了一些錢，並且我希望居住在內革羅河的岸邊。大約過了一個月以後，我將收到你們的來信：這是多麼的高興，我將因此永遠不斷地感謝你們。請代我向父親和你們大家致最親熱的問好，並且祝你們大家快樂！

請相信我，親愛的卡羅琳！

妳的非常誠意的弟弟 Chas. 達爾文。

我已經用支票取用了70英鎊。我大約要逗留在內革羅河邊2個月。

〔編者說明〕費支羅伊曾經在上次探險的時候，把琴米·白登和另外兩個火地島人——約克·明斯特爾（York Minster）和菲吉阿·巴斯凱特（Fuegia Basket）——帶回英國去；在後面第三部分第170頁（中譯本第174頁）上，更加詳細地講述到他們的情形。費支羅伊曾經在這幾年裡面在英國給他們受教育，現在就把他們送回家鄉。此外，在第176頁（中譯本第178頁）上，對於巨浪的撲擊情形有更加詳細的記述。

第16封信 給卡薩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馬爾多納多，拉巴拉他河。

〔寫信時間〕1833年5月22日〔--1833年7月〕。

親愛的卡薩琳：

謝謝我的好運氣和謝謝我的好姊妹們，我已經收到了下面的一紮來信（在好幾個月以前，我收到8月份的來信）：9月12日，卡羅琳的信；10月14日，卡薩琳的信；11月12日，蘇珊的信；12月15日，卡羅琳的信；還有1月13日，卡羅琳的信。我的最後一封長信是在海面上寫的。在內革羅河那裡遭到了失敗以後，同樣的逆風和同樣的壞運氣就追隨我到了馬爾多納多，因此貝格爾艦直接駛向蒙得維的亞去了。我在

1) 這封信的中間一部分曾經發表在查理士·達爾文的生平和書信集裡面，第1卷，第244頁；其餘部分則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這裡只留宿一夜，於是我就接到了妳們的開頭四封信。我確實沒有時間把我已寫好的信再拆開來和把它改寫，馬上就照原來樣子寄出了。在離開蒙得維的亞以後，我們直接駛到馬爾多納多來；第二天，我移住到岸上去。貝格爾艦還沒有從蒙得維的亞回來（因為它又再駛到這裡來了一次）；我一些也不知道我們將來的航行計劃。由於購買了那只縱帆雙桅船，一切的情形就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在這裡的一個安靜的小村莊裡已經居住了三個星期；在這個村莊的四周，都是接連不斷的無窮盡的滿生綠草的丘陵，還有岩石的山脊。我作了一次小小的陸路考察旅行，這次旅行使我感到非常滿意。我雇了兩個可靠的當地的嚮導和一隊馬匹，向內地騎行了12天。沿路一帶地方的景色非常相似，因此就使人特別懷念到巴西的華麗的景色。可是，我遇見到很多高喬人，他們是當地居民的一個奇特的種族。海德的“騎馬疾馳”的描寫提供了一幅最忠實的圖景來；我以爲，再也沒有別的記述會比他的記述寫得更加活潑有力和恰到好處的了。

除了妳們的信以外，我還收到下面幾封信：查洛蒂所寫的一封信，福克斯所寫的兩封信，同時還有我一生中從來沒有收到過的一封信由威廉夫人（Mrs. Williams）所寫的最最親切的信。從妳們的最後幾封信裡，我知道，她已經大大喪失了歐文的體質；同時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她決沒有喪失一點歐文的善良性情。

我衷心地希望，明年夏季（就是你們的冬季）將成爲我們在合恩角的這一面〔東海岸〕的最後的季節，因為我對這些地方感到非常厭惡起來；甚至有一隻活的大懶獸出現，也恐怕很難使我耐心等待下去了。施洛普郡的好心的人們肯定說，我在南海（South-seas）裡航行的時候，會做出一些愚蠢的工作來；其實，在熱帶的大洋裡滿佈着無數無脊椎動物，而他們却只知道極少的幾種罷了。要不是爲了這些動物和更加是爲了那裡的地質，那麼我就會在短期間裡馬上渡過大西洋趕回到可愛的老施洛普郡來了。正是一不做，二不休；我在自然史方面做了很緊張的工作（至少是根據我自己的意見是這樣的）；我收集到了很多動物，並且研究了很多地質現象；因此我以爲，既然已經幹了這許多工作，要是不再繼續幹下去，不在我所愛好的研究方面竭盡一切努力，那麼這一定是非常可惜的，而且我敢於肯定說，這方面的情形將一直到我老死仍舊還是這個樣子。

下面的一段關於正事的話是寫給父親的：如果我雇有一個私人的僕人，那麼這的確會大大增加我的生活上的舒適，因為這裡有兩個理由：第一，現在艦長已經派了一個水手經常來陪伴我，可是我以爲從軍艦上拉出來一個水手是不正當的；第二，在海面上航行的時候，我很需要有一個人來侍候我。有一個人願意充當我的僕

人,而且全年的費用不會大於60英鎊。我已經教會他放槍和剝製鳥類標本的工作,所以他對於我的主要研究目的方面很有幫助。現在我離開英格蘭已經近於一年半,而且我發現我的每年費用沒有超過200英鎊;因為我寫了信再等候答允是靠不住的(由於時間上的關係,不能長期等待),所以我就自作主張,認為您會允許我付出這筆費用。可是,我還沒有去同艦長去談這件事情,說不定他也會不願意在軍艦上再添加一個人。因為我已經很早就想到這件事情,所以現在就向您提出它來。¹⁾

6月。剛才我接到一大紮信件。我真是不知道怎樣能夠充分地向你們大家感謝才好。一封信是卡薩琳在2月8日寄來的;另一封信是蘇珊在3月3日寄來的,裡面還夾有卡羅琳和父親所寫的短信。在接到它的時候,我差一些高興得流出眼淚來:想到給我寫信,這正是非常的親切了!我寫給你們大家的回信不僅次數稀少,而且簡短和拙劣;可是,我時常把自己的日記看做是一封長信,因此就借此來安慰自己的良心。如果我能夠辦到的話,那麼我將在繞道合恩角以前,把〔日記的〕其餘部分寄出。我看出,大懶獸的背甲已經使你們大家對於我的研究工作發生了一點興趣,因此我就感到十分高興。可是,這些化石片還決不是我的地質上的發掘物當中的最寶貴的東西。我衷心希望和相信,即使是這次航行所耗用去的時間,在所有其他方面都算是白費掉了的話,那麼它也就會從我在自然史方面的發現物那裡獲得充分的補償。同時我以為,如果一個人能够在增加知識總量方面貢獻無論怎樣少的成就,那麼這總是一種很值得尊敬的生活的使命,而一個人大概是能够去追求到這種尊敬的。只有這一類評斷結果(正像我以前已經講到過的),才能够比了直接的滿足,迫使我更加要去繼續參加航行。還有,在我們經過麥哲倫海峽以後,當整個世界在我們面前展開的時候,就應該會增添出將來的卓絕的遠景來。應該去想一想安第斯山脈、瓜亞基爾的華麗的森林、南海裡的島嶼和新南威爾士的景色。我們將會看到怎樣多的莊麗和特殊的風景,怎樣多的和奇特的土人部落呀!這對於地質考察方面和對於研究無窮數的生物方面是多麼良好的機會呀!難道這樣的一幅遠景還不足够激發起最消沉的意志嗎?我想,要是我忽略了所有這一切,那麼我真是死也不能瞑目的了。我一定會因此變成一個魔鬼,並且經常在不列顛博物館裡出現。

那些內閣大臣所幹的事情,好像進行得非常精彩。我常常喜歡扯談一些政治

1) 西姆士·科維恩頓 (Sims Covington) 在開始參加航行時候是“船尾樓的房艙裡的彈提琴者和僕人”;在第二年裡,他專做達爾文的僕人,因此就使達爾文免除了很多在採集標本方面的勞苦工作。老羅勃特醫生曾經很高興地同意查理士的這種安排方法。——原書編者註。

問題，並且對於你們在家鄉所設想到的種種將發生的情形的看法很感興趣。我經常在閱讀周報，但是這對於指導自己的思想是不足夠的，而且我感到，一個人如果在政治方面沒有像豬一樣頑固，那麼就會處在痛苦的境地。我已經注意到一種情形，就是根據選舉情形可以看出，反對奴隸制度的輿論已經在多麼穩固地增長起來。如果英國是第一個徹底廢除奴隸制度的歐洲國家，那麼它是多麼的光榮呀！在我離開英國以前，有人對我說道，我在那些實行奴隸制的國家居住以後，一定會把所有自己的意見都改變過來；我現在發覺只有一點意見發生改變，就是對於黑人的性格具有更加高的評價。看到一個黑人而不對他發生親切的同情，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們有着多麼愉快的、坦白的、誠實的表情和多麼優美的肌肉發達的身體。我一看到任何一個矮小的、帶有滿臉殺氣的葡萄牙人，就差不多總是希望巴西能夠去追隨海地的榜樣；* 如果再注意到這裡有多麼龐大而健壯的人口，而且要是不會在將來的某一天發生這個事件的話，那麼這真是使人驚奇的了。在里約熱內盧地方有一個人（我不知道他的官職），他只是在幹着禁止奴隸進口的事情（我以為是這樣的），却有着豐厚的薪金。他居住在波托佛果灣；可是當我借住在這個地方的時候，這個海灣正就是最大數量的私運的奴隸進口的地點。有些反對奴隸制度的人就應該去質問他的失職之罪。這件事情曾經在里約熱內盧的有些下級軍官中間成為談話的主題。

6月19日。我抽空來寫着這封信。今天我花費了一整天的時間，到軍艦上去和老惠克哈姆會面；他離開了自己的租借來的小帆船回來，擔任一隻新的縱帆雙桅艦的艦長。這一隻新帆船將對我有極大的好處。這位艦長總是想法要使大家都得到舒適；他已經給我所有在船尾樓的房艙裡的斯托克斯的抽屜（斯托克斯將搬到這隻新帆船裡去住），而且將來在這個房艙裡，除了我一人以外就不再有別人來住。我在房間裡簡直是狂喜不止，我不會和軍艦上的任何人更調床位。我們在這裡長期耽擱的原因，就在於配裝這隻縱帆雙桅艦的銅件。在這項工作完成以後，貝格爾艦馬上就要航行到內革羅河去1個月，然後回到拉巴拉他河來，裝儲整個夏季用的糧食。此後，艦長就想要出發到另一面〔海岸〕的公塞普森去。我在一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就快活得想要跳躍起來。火山岩的平原、煤礦、硝石湖，而且只有上帝知道，那裡還有些什麼東西。如果這次航行已經確定，那麼我就要去實現一個偉大的

* 海地 (Hayti) 在 1804 年宣佈獨立，黑人和麥拉托人驅逐了拿破侖軍隊，並且在 1806 年宣佈成為共和國。——中譯者註。

計劃^{*}，就是：再離開這裡一次，騎坐驛馬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我聽到很多極其有趣的事情。可是，另一方面說來，內革羅河的峭壁差不多完全是由貝類化石所構成的。是不是曾經有一個哲學家（這是在軍艦上的一個普通的綽號）在這兩捆乾草^{**}之間感到無所適從呢？可是最糟糕的事情，就是 B. A. 這一捆乾草〔指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的陸路旅行〕要使我耗用去相當大的費用，而且我已經在償回欠債和在這裡長期居住兩方面，花去了幾乎全部 70 英鎊。單單只要提起 1831 年 7 月到 1832 年 7 月間的用款數目，就足夠使人喪失胃口了。我真不知道父親在付出這筆錢的時候會作怎樣的想。再過一星期，我將住到軍艦上去；到那時候就可以知道更多的情形。

〔7 月〕6 日。我現在住到了軍艦上來。郵船剛才到達這裡，可是卻沒有一封信是寄給可憐的我的。我沒有理由發出怨語來，因為我想，艦長貝福特的郵包很可能會在這個月裡失落了。祝將來平安，經常的通信。以後妳應該寫信到法爾巴來索去。我們的計劃就是（時常要看風和海浪所允許的情形來決定）：駛到內革羅河附近岸邊去 1 個月，再回到拉巴拉他河邊來；那時候縱帆雙桅艦就已經裝備好，於是在蒙得維的亞那裡裝載 1 年的糧食，立刻疾駛到暴風雨的地方去；在秋天（你們那裡的春天），我們將通過麥哲倫海峽。在一想到這個遠景的時候，我快活得想要跳躍起來；我焦急地要向大西洋告別。現在我差不多已經幻想到，我的視線穿過了一連串的暴風雨，恍惚看到熱帶地方的蔚藍色的天空。過兩天我要寫信給布宜諾斯艾利斯地方的赫斯先生，因為我聽說他主要是由於生病而離開了那裡，這使我感到悲傷。關於雇一個僕人的事情，我已經詢問過艦長，並且得到了他的同意。可是，他替我節省了一大筆費用，已經把這個僕人登錄到配糧名冊裡去，並且正將寫信到海軍部去請示批准。因此，每年所花的這項費用就不會超過 30 英鎊。現在我正將好好地採集一批鳥類和四足獸，因為在這方面要耗費很多時間，以前是決不能夠辦到的。我們在這裡已經採集到了 80 種鳥和 20 種四足獸。告訴卡羅琳，請她代向查洛蒂道謝，因為她寫給我非常親切的信。當我們航行到另一面〔海岸〕的時候，我將有更多事情講述出來，到那時候當再寫信向她道謝。我已經對現在這部分美洲地方完全失却興趣，所以我覺得，在寫信給任何人的時候我的筆調就會變得怨言多而客氣少了。

* 指貝格爾艦到內革羅河去，達爾文想在乘艦到內革羅河以後，騎馬從陸路旅行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考察這一帶的地質。——中譯者註。

** 指兩方面的誘惑。參看旅行日記，1832 年 1 月 30 日的記事。——中譯者註。

7月14日。我們剛才到蒙得維的亞去小遊；在幾天以內，我們就要到南方去。我接到卡羅琳在5月1日寄來的信。可是，我最後收到的是貝福特的三月份的郵包。可惜，四月份的郵包是遺失了。可以想到，除非是發生了這樣的情形：在這些信連帶着3先令6辨士從家鄉被寄送出來的時候，有人利慾薰心而特意把信撕掉了。我的日記的其餘部分，將同時隨着這隻收寄我這封信的郵船一起寄出，通過艦長貝福特而轉送到你們那裡。如果你們沒有收到日記，那麼就會知道向哪個人去索取。在最近一段時間裡，我的日記寫得不精彩，因為在這些出名的乏味的地方寫不出什麼東西來。應該把現在這封信看做是兩封分開來的信，因為當我居住在陸上的時候，就聽不到絲毫關於傳達到蒙得維的亞來的新聞。因為你們大家都寫信來，所以我必須再一次向大家謝謝！

請代我向父親、愛拉士麥斯和妳們大家問好。

謝謝你們大家，親愛的卡蒂！

妳的最摯愛的哥哥 Chas. 達爾文。

[附言]當妳在閱讀這封信的時候，我恐怕妳會以為我好像是信仰裡面的海軍見習生了*；那個見習生，除了要向家裡索取錢物的情形以外，就從來不寫信回家。這次主要是再請求寄些書籍來，這些書籍是一切寶貴的東西當中的最寶貴的東西：弗列明 (Fleming) 所著的動物學的哲學和朋囊特 (Pennant) 所著的四足獸；這兩本書是我已經購藏在家裡的。還有：達維 (Davy) 所著的旅行中的安慰；斯科爾斯比 (Scoresby) 所著的北極地區；普萊菲爾 (Playfair) 和赫東 (Hutton) 合著的地球論；比奇 (Burchel) 所著的旅行記；保爾·斯克羅普 (Paul Scroope) 所著的論火山；道耳葉耳 (T. Dalryell) 所著的小冊子真渦蟲屬的觀察，愛丁堡出版；卡德婁 (Caldcleugh) 所著的南美洲旅行記。如果在這些書當中，有些書的價錢很貴，那麼就不必去購買它們。請轉告愛拉士麥斯說，如果他得到父親同意，接受這件委託的事情，那麼我將非常感激他。如果洪保德所著的旅行記第8卷和塞治威克與康尼伯爾 (Conybeare) 合著的關於地質學的書已經出版，那麼我也想要購閱這兩本書。你們在家裡的人，不能夠理解到書籍具有極其重大的價值。在凱烈 (Carry) 那裡有一種大約1.5英尺長的捲尺，價錢是3先令6辨士。我已經遺失了自己的捲尺。現在我有一個雙凸透鏡，它被配裝在物鏡上，大約有1英寸的直徑。我現在需要一個尺寸更大

* 指海軍見習生第克·穆斯格羅夫 (Дик Мусгров)，就是奧絲汀的長篇小說信仰 (Persuasion) 裡面的一個角色。——俄譯本編者註。

的透鏡，它的焦距要更加長些，用它去照明那些不透明的東西。必須把它固定在一個光具座上，具有相當大的移動距離。我需要使用它，把它置放在顯微鏡的旁邊，因此就可以使不透明的東西得到均勻的光照。我以爲，眼鏡師大概已經製造出過這一類發明物。同時，再寄來一匣普洛米修士牌火柴（當我要求這種東西的時候，我臉紅得像這種紅¹⁾墨水一樣的了），可是這裡的土人們却對它們發生了多麼大的驚奇，因此我已經浪費了大量的火柴。^{*}最後，如果好惠耳 (Howell) 還保存着我的鞋樣，那麼請向他定做四雙最堅實的步行考察用的鞋子。在這裡，購買不到這種鞋子。

正像洋基們 (yanky, 美國佬) 所說，我猜想，這大概是最最不要臉的附言了。我確信，艦長貝福特將會把箱子轉運到法爾巴來索來的。

第17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²⁾

〔發信地點〕布宜諾斯艾利斯。

〔寫信時間〕1833年9月20日。

親愛的卡羅琳：

我已經完成了一次長途的考察旅行^{**}，剛才回到這裡來。因爲明天將有一只商船開到利物浦 (Liverpool) 去，所以我就要在上牀睡眠以前，儘可能來寫好這一封信。貝格爾艦在離開馬爾多納多以後，航行到內革羅河那裡。當時我就〔在那裡〕決定從陸路旅行到巴伊亞布蘭卡去，並且在那裡等候貝格爾艦〔一同回去〕；後來，我聽說這一帶地方還比較安寧，所以我又再從陸路前進，到這個城市裡來。這是一次有 500—600 英里的長途旅行；在這一個地區裡，以前除了有印第安人來往以外，直到最近還沒有一個英國人旅行過。現在正在進行着一次消滅印第安人的流血戰爭。天主教的軍隊正駐紮在哥羅拉多河的岸邊；在幾個月以前，羅薩斯將軍從布宜

1) 這個附言是用紅墨水來“劃綫”的。——原書編者註。

2)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 關於火柴的情形，可以參看達爾文所著的一冊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第3章，科學出版社的中譯本，第110—111頁。——中譯者註。

^{**} 指1833年8月11日—9月20日從內革羅河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陸路考察旅行。——中譯者註。

諾斯艾利斯率領軍隊出發；沿路每隔10—15里格〔設立一個驛站〕，留下五個兵士和一批馬匹。當我在哥羅拉多河的時候，羅薩斯將軍交給我一道手令，允許我有權利用這些驛馬。這樣良好的一個考察地質的機會，正是不能放棄的，所以我就打算不顧一切危險，出發旅行。馬匹和其他設備，都是免費供應的。我的唯一的費用（大約20英鎊）是付給我所雇用的一個忠實的嚮導的。我變成了一個真正的高喬人，喝飲自己的馬太茶和抽吸自己的雪茄煙；接着就躺下來，睡在露天的地面上，感到好像睡在羽毛的被褥裡一樣的甜蜜。這是多麼美麗的、健康的生活啊！當一個人整天騎坐在馬背上面，老是吃食着一種肉並且在新鮮的空氣裡睡眠的時候，他就會感到自己好像是一只百靈鳥那樣的爽快。從內革羅河到哥羅拉多河的一帶地區，是一片沉寂的荒無人煙的平原，沿路只遇見兩個鹽水的井泉。從哥羅拉多河到巴伊亞布蘭卡的路上，設有驛站。從巴伊亞布蘭卡到三拉多河的路上，驛站分佈得不均勻，而且除了驛站以外，就不再有其它的居民地點了。有時偶然看到一個茅屋，有時則一些也看不到。驛站上的兵士完全靠了獵取野鹿和駝鳥來過生活。這次旅行的放蕩和新奇的生活，使我感到它是非常有趣的，而它的危險則並不見得有多麼大，因為現在印第安人都集結在安第斯山脈那邊，準備今年夏季進行一次大戰鬪。我曾經在文塔那山脈那裡停留了兩天，考察這條直接在廣大的平原裡面上升起來的有趣的山脈；在爬山的時候感到極其疲累，同時這件事情並沒有得到絲毫的報答。只見到平原好像是一片海洋，失却了它的美麗的色彩。在瓜爾基亞但爾蒙特 (Guardia del Monte) 那裡，我發現了相當多的巨大的大懶獸的背甲(armour)；這對我有很大興趣，因為它們是一個聯系巴姆巴斯草原的不同部分的地質的環節。在巴伊亞布蘭卡那裡，我也發現了相當多的骨塊；它們要比我以前所找到的骨塊更加被保存的完全些，甚至還有一具幾乎是完整的骨骼。

貝格爾艦現在正停泊在蒙得維的亞或者馬爾多納多地方。我接到艦長所寫的信；在他的信裡，還附來卡薩琳在5月29日從倫敦寄來的一封信。因為在這裡我沒有自己的信箱，所以我不能說，我〔的信箱〕是不是已經收到了四月份的那封信。我馬上又要騎馬出發。在這裡的北面有一條河流（卡爾卡朗河）；在它的兩岸上，散佈着厚層的巨大骨塊，因此有人就把它們來建造牲畜場的圍牆的一部分。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因此那裡的骨塊一定是非常多的。在這次向北驢行以後，我將再回到蒙得維的亞，登上貝格爾艦去。到下月的末尾，貝格爾艦要出發到麥哲倫海峽去，並且再去訪問福克蘭群島。現在我借住在一個很好客的英國商人的家裡。在一個英國式的陳設的房間裡寫信，真顯得是十分奇怪的事情；而且在看到一個英國

的貴婦人在煮茶的時候，使人感到更加奇怪。我不得不到銀行裡去支取一筆更加大的款子。我以更加大的膽量來做這件事情，因為我知道，在我離開拉巴拉他河以後，就要在南方使用5—6個月的錢。我現在還不能夠正確說定要用多少錢。在這一帶地方旅行所需的費用是很微少的；唯一的費用是在雇用一個忠實的嚮導方面；可是，旅行者的安全問題也就依靠在這方面，因為在世界各地，再也沒有比這些高喬人所幹出的割人喉嚨的行為更加厲害的情形了。現在我們這裡是春天，各種植物都在抽芽，並且發出清新的氣息來。可是，這却和英國的優美的風景有多麼的不同呀！我時常認為家裡的花園是一個樂園。我多麼高興地想要在一個美麗的夏天晚上，當夜鶯在歌唱的時候，像一個幽靈一樣在妳們中間出現呀！當我的視線穿過遙遠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時候，這些歡樂的情景就時常在我的面前浮現出來。

再會吧，願上帝賜福給你們大家。——親愛的卡羅琳，我們什麼時候再能夠在一起溜一次馬呢？

妳的最摯愛的弟弟 Chas. 達爾文。

請代我向父親作最親切的問好！

第18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布宜諾斯艾利斯。

〔寫信時間〕1833年10月23日。

親愛的卡羅琳：

在經過1小時以後，有一只船要開到利物浦去，因此我要儘我的可能來寫好這一封信。我剛才從一次冒險的旅行裡面回來。我想，我已經提起要到這個省份的北部去旅行的事情。我碰巧雇到了一個曾經伴隨過艦長海德的一個僕人做嚮導；在迅速的騎行以後，我們到達大約在300英里遠的北方的聖大非。這一次騎行很有興趣，並且使我得到一個良好機會去認識真正的像海一樣的巴姆巴斯草原。到了聖大非，我非常不幸地生起病來，以致不能再騎馬前進。我曾經渡河到恩脫烈里奧斯省的首都巴雅達去，在那裡逗留了幾天；可是，當我發現已經損失了很多時間，必須早日回去，所以我不得不搭乘一只船沿着巴拉那河向下游駛行。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這條河流很寬廣；有很多島嶼散佈在河流裡；在島上有很多老虎和水豚；看上去，這條河流好像是一個長橢圓形的湖泊。當我們將要接近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時候，我離開了這只船，想要騎馬到這個城市裡去。我在一上岸以後，差不多好像是一個囚犯那樣被人監視起來，因為城市已經被一批可怕的殺人的叛軍團團包圍住了。我從一個將軍跑到另一個將軍那裡（使用了一次使我完全破產的費用），最後方才得到允准，可以不用護照而步行進城。因此，我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僕人和行李；可是，我應該感謝上帝保佑，因為我總算安全無恙地回到了這裡。恐怕任何一個可憐的凡人，以前都沒有遇到過像我在這一個月裡所遇到的這樣一連串的不幸事件的情形。我的僕人（名字叫做科維恩頓，他對我可說是無價之寶）被派遣到一個商人的農莊上去；以前我曾經居住在這個農莊上。前幾天，他差一些陷進流沙裡而送命，可是我的槍完全丟失了。我現在打聽到，這座房屋已經遭到打劫（大概他的衣服都被偷走了！）。城市和其他各地的任何聯繫都已經完全斷絕。他進不了城，可是不久貝格爾艦又要向南航行了。在這裡，已經提出了一連串的不幸事件，可是還有不少較小的不愉快的事情夾雜在它們當中。我從銀行裡支取了80英鎊；非常抱歉，我應該提出說，由於這些意外的很大的不幸事件，我不得不再要取用一筆款子。當我的父親在第一次發生的暴怒平息以後，他一定會回想到，我現在將要有八個月向南方航行，在那裡也像上一次那樣，花不掉什麼錢，也不會再向銀行取款了；這是我能够提出來的、可以使人相信的擔保。

儘管發生了所有這些特殊的不幸事件和由於我在聖大非生病而不能夠沿着烏拉圭河回到軍艦上去，但是已經考察到了一個在地質上最重要的地區，所以這次旅行仍舊得到了很好的結果。當我想到，我已經向南和向北騎行了大約800英里，而且大部份的路程都是通過極少有人知道的地區的時候，我不禁感到十分高興。

在這個優美的城市裡，我們正處在混亂狀態裡面。他們以為，把他們幾天以前所捕捉到的30個囚犯斫頭是一些也沒有意義的。他們的想法也是十分正確的，因為實際上這件事情在和殺死所有20歲上下的即使是不漂亮的印第安女人的事情比較起來，只好算做是微小的事情了。啊，這些混血種的人！我真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有這種討厭的、殘酷的和毫無原則的匪幫出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地方，簡直只有一個守規矩的上等人；這也就是英國公使。他已經寫了命令，要貝格爾艦駛行到這裡來。可是，我們要在這樣特殊的指令之下航行，所以我想艦長未必會到這裡來。如果他會來的話，那麼關於科維恩頓的事情就可以完全順利地辦好；否則我就不得不派遣一只小船或者一隊人去，把他偷偷地帶到海岸那裡去。實際上，我處在極其

不愉快的境地。我希望，這些可惡的搞革命的上等人也好像克肯尼的貓一樣打起架來，直到只剩下一條尾巴的時候才停止*。有幾個善良的人在希望整個城市都受到劫掠；我以為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意外事件。我以後將再寫信給你。

Chas. 達爾文。

在兩三個月以前，我曾經又再把自己的一部分日記經艦長貝福特轉寄到家裡來。請不要忘記：在以後的幾封來信裡要提起這件事。

第19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蒙得維的亞。

〔寫信時間〕1833年11月13日。

親愛的卡羅琳：

我收到了妳在9月1日所寫的來信和蘇珊在7月22日所寫的來信，應該向妳們謝謝！自從上次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寫信給你以後，我遭受到了不少苦惱的事情，但是最後一切總算順利地度了過去。我經過了不少困難和採用賄賂的方法，方才使我的僕人回到城市裡來；以後我們就一同到了這裡，簡直以為貝格爾艦已經航行到海上去了。現在我方才驚奇地知道，它還要在這條河流裡停泊三個多星期。在這裡，我的信的主要目的，就在於報告一下我的今後的浪費金錢的事情。這件事情已經整個星期折磨了我；可是，在烏拉圭河的沿岸，可以見到非常重要的地質構造。當我一想到以後永遠不會再回到這裡來並且天天聽說到很多關於這方面的事實的時候，那簡直就不能夠放棄機會，去考察最有趣的地質上的形成物之一了。我很希望你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也能够處在我的地位來設想，而且如果你開始對這個地區的自然界有一部份了解的話，那麼妳就會從地質學方面獲得極大的滿足。我已經向銀行裡支取了50英鎊。我清楚地知道，在想到我的支出費用的時候，今年我花去的錢，大大超過了原來的預算數字。要是父親也像平時那樣用開玩笑的方式來嚇唬我，要和我清算帳目的話，那麼我一定會感到非常高興。我希望，他不要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 在意大利的寓言裡，講到兩只貓打架，一直到身上的毛咬光，只剩一條尾巴為止。這只寓言是暗指當時意大利的艾利斯頓和克肯尼兩個城市的人之間所發生的鬭爭，結果把這兩個城市都毀滅了。——俄譯者註。

因為我膽敢亂說而生氣。這次航行使我發生的興趣，和我曾經體驗到的一切很不相同，因為在這一次我已經對考察旅行有了一切的準備，不過我始終以為，沒有一些權利來做到這件事情。但願艦長不要依照我的樣子，也這樣發出強烈的感情來。他已經在自己的資金方面造成了一個大漏洞，想要在這次航行期間裡實現他的所有目的。他完全用自己的費用來租借那只縱帆雙桅船，因為我們將靠了它來獲得自身的安全保障。

我剛才包裝好一大箱標本；這次寄送回國的標本，大約有 200 張鳥皮和小四足獸，還有一批良好的骨化石。有一付獸類的骨骼已經有相當的破損；我以為它和地球上現存的動物都沒有什麼親系關係。我現在居住在陸地上，在一個英國商人的家裡；因為他們都在軍艦上忙碌地繪製航海地圖，所以在這隻郵船開出以前，他們也沒有什麼事情想要來通知我。巴塔哥尼亞的全部海岸的測量工作已經完成了；靠了上帝的賜福，我們希望到五月底的時候，也可以同樣說一聲，火地島的測量工作也已經完成了；可憐的愛爾，自從離開英格蘭以來，一直生病，到現在他的身體已經完全毀壞，因此他要離開我們回去了。馬爾登斯先生到我們艦上來替代他，他是菲爾定(C. Fielding)的學生，卓越的風景畫家。他是一個很愉快的人，好像是所有人都和他相似的鳥兒；他具有着滿肚子一直到滿嘴的熱情。

我們大家都開始盼望要見到“藍色的水”〔到海面上去〕；如果這件事情單單會使我不再多花費錢，那麼我的確也有這樣的想法了。我現在的計劃並不怎麼大。我將要到哥羅尼亞·但耳·薩克拉明托(Colonia del Sacramento)去，然後再沿着烏拉圭河的岸邊前進，到麥塞得斯鎮(Mercedes)那裡的內革羅河為止；此後依照直線方向回到蒙得維的亞，或者如有可能的話，要再沿烏拉圭河向上游走 25 里格，到配桑杜(Paysandu)的石灰窯那裡去。全部旅程大約有 400 英里，並且沿路一帶的地方都有居民。最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局勢已經恢復和平，所以我的財產損失極少。你們在英格蘭曾經聽到過這些革命情形嗎？在這個不幸的國家裡，大家都以為這是很重要的事件。時間已經不早。我不再多寫幽默的話了，因此我就祝妳晚安。

請代我向大家問好並且感謝所有寫給我長長的很親切的信的人們。在我們開船以前，我將要再寫信給妳。

妳的非常摯愛的弟弟 Chas. 達爾文。

請代我向南茜¹⁾問好！

1) 南茜(Nancy) 是達爾文的保姆。——原書編者註。

第20封信 給卡薩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東福克蘭島。

〔寫信時間〕1834年4月6日。

親愛的卡薩琳：

我不知道這封信會在什麼時候到達你那裡。可是，按照事件的正常進程來判斷，大概在我得到第二次的寫信機會以前，會有一艘軍艦到這裡來。我已經收到了妳在1833年9月27日所寫的信和卡羅琳在更早的日期所寫的信。自從我們離開巴拉他河以來，天氣一直很好，所以航行也非常愉快。今年的風暴，還沒有去年的風暴的一半的殘酷或者兇暴。我們到達了特塞多港，沿路沒有遇到過一次風暴；在那裡停留了大約3星期。後來我們又航行到聖求利安港去。我由於得到這些考察巴塔哥尼亞的機會，而感到極其高興。這是一個荒瘠的平原的地區，包括着很多大塊的荒瘠的平原，地面上積有很多鹽類；在這裡除了有羊駝²⁾以外，其它的野獸很少。我碰到了很好的運氣，設法射死了一對羊駝。我們把一頭羊駝當做了聖誕節的午餐用的鮮肉。這個地區的地質非常使我感到興趣。在這裡，就可以很清楚地證明：南美洲的整個這一邊的海岸部份都是最近上升起來的。在聖求利安港那裡，我很幸運的發現了幾塊很完整的骨塊；我以為，它們是某一種柱齒象或者象的骨塊。

可是，這裡的地質却一些也使人感不到興趣。第一天獵取鸚鵡或者第一天追捕野獸時候所得到的愉快，都比不上發現一批良好的骨化石時候所得到的愉快；這些骨化石會得用一種差不多是現代的語言來講述自己的過去歷史。

在駛進麥哲倫海峽以後，我們和巴塔哥尼亞人作了一次很有興趣的談話；以前的航海家都把他們看做是巨人。他們是非常良好的人種，並且由於披着寬大的羊駝皮的斗篷和低垂的長髮，而顯出非常莊嚴的樣子來。可是，他們的身長很少超過6英尺，而他們的雙肩寬度則比較要寬闊些。他們時常和獵取海豹和鯨魚的人們做交易，因此也就變得半開化了。有一個巴塔哥尼亞人曾經和我們一同吃午飯，

1) 這封信的大部分曾經發表在查理士·達爾文的生平和書信集裡面，第1卷，第251頁。——原書編者註。

2) 羊駝(guanaco)就是南美洲的野駱(lama)。——原書編者註。

也像任何一個上流人那樣靈活地使用刀叉。在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會講一些西班牙語。我們航行到飢餓港* 去做觀察工作；以前薩爾明托 (Sarmiento) 在這裡設立過殖民地，後來受到了可怕的飢餓，所以把這個地名叫做飢餓港。現在這裡已經看不到這個事件的絲毫遺跡，完全被深密的山毛櫸林所覆蓋了。後來，我們又回駛到外海岸**，去完成東面海岸的測繪工作。在做完了這個工作以後，我們又去訪問了幾個南方的島嶼，於是搶風駛行，沿着那條風景莊麗的貝格爾河前進，到琴米·白登的故鄉去。我們已經很難辨認出可憐的琴米來了。在上次我們離開他的時候，他是一個乾乾淨淨的、衣服整齊而且身體粗胖的小伙子；可是，在我們現在再遇見他的時候，他變成了一個赤身裸體的、瘦弱而骯髒的野蠻人了。約克和菲吉阿在前幾個月裡跑回自己的家鄉去；當時約克就把琴米所有的衣服都偷走了。現在除了有一塊毯子圍在他的腰間以外，他什麼也沒有了。可憐的琴米在看到我們以後，感到非常高興，並且仍舊懷着通常的好意，給他的老朋友們帶來了幾件禮物（就是他們認為最寶貴的海獺皮）。艦長建議要帶他到英格蘭去，可是他却馬上拒絕了這件事，因此使我們感到驚奇起來。到晚上，他的年輕的妻子也來到他的身邊，因此就使我們明白了他拒絕建議的理由。他已經過得十分滿意；去年，他曾經非常憤怒地說過：“他的同鄉人什麼都不懂得，真是一些不可赦免的呆子。”現在他們都成為非常好的人們，有了太多的吃，並且大家都得到生活上的享受。後來，琴米和他的妻子划着自己的滿載着禮物的獨木船，非常高興地去了。有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就是琴米不僅沒有恢復說土話，而且還教會了所有他的朋友一些英語，所以有幾個人就會用英語對我們說道：“琴米·白登的獨木船和琴米的妻子來了”；“給我一把刀”等。此後，我們就駛到現在這個島¹⁾上來；這裡是一個可憐的不太平的小地方。我們聽到，高喬人曾經在擁護革命的借口下，屠殺和打劫了所有被他們捕去的英國人和自己的幾個同鄉人。因為我們的國家到處節省開支，所以英國的對外活動就顯得非常可憐。這和舊西班牙的政策是多麼不同啊！我們在這裡好像是看家狗一樣，在佔據了一個島以後，只是扯起了一面英國國旗來保護它。佔領者當然是被殺死了。我們現在派去了一個海軍少校和4名水兵；這件事並沒有得到上級的許可和指令。可是，一艘軍艦大膽留下了一隊海軍，並且靠了他們的幫助和叛亂隊伍裡的幾個人的

1) 指東福克蘭島。——原書編者註。

* 飢餓港在麥哲倫海峽的中段地方。——俄譯本編者註。〔參看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的中譯本，第251—252頁。——中譯者註。〕

** 指大西洋的海岸。——俄譯本編者註。

告密，就把所有殺人犯都逮捕起來了；現在這裡的囚犯和居民雙方的人數相同。這個島在世界上的風浪最險惡的海洋裡，將來一定會成爲一個很重要的停泊地點。它的地位是在澳大利亞與南海到英國的半路上，並且也在智利、祕魯等國到拉巴拉他河與里約熱內盧的半路上。這裡有良好的海港，有豐富的淡水和品質優良的牛肉。這裡也一定會出產一些比較粗劣的蔬菜。從所有其它方面看來，這個島是一個可憐的地方。不久以前，我騎了馬從島的一頭跑到了另一頭，來回一共是四天。我這次騎馬考察的時間本來可以多幾天，但是在全部時間裡老是刮着大風，並且還夾着冰雹和雪。這裡用來燒火的木柴，都沒有比帶石南屬灌木更粗的東西；整個地區都是一片多少有一些彈性的泥炭沼地。爲了考察南美洲的全部岩石，夜裡在野外露宿，的確是一件十分難受的事情。過了兩、三天以後，我們就要離開這個邪惡的地方，航行到聖大克盧茲河去。到那裡去的目的之一，就是檢查一下船底。我們的軍艦在特塞多港附近，曾經猛撞在一個暗礁上面，船底上有一塊銅皮被扯破了。在軍艦被修理好以後，艦長有一個宏大的計劃，就是要到這條河流的發源地去，可能是到安第斯山脈那裡去。這條河流還是完全沒有被人知道過；印第安人告訴我們說，它的河床寬度是200—300碼；沒有一處可以騎馬渡過河去。我想，再也沒有什麼事情會比這件事更加使人感到興趣的了。此後，我們的計劃就是航行到飢餓港去，去和那隻被我們雇來的、正在測繪福克蘭群島的地圖的阿德文丘號船會合起來。這時候將是冬季的中央時期，所以我將看到那個披着白色外衣的火地島。我們以後將離開麥哲倫海峽，再經過一條極少有人知道的巴爾巴拉海峽（Barbara Channel），而駛進太平洋裡去；巴爾巴拉海峽緊靠在薩爾明托山（除了達爾文山以外，這是南方的最高的一座山！！）的山脚下。此後，我們將向智利的公塞普森疾駛而去。我以爲，我們的軍艦一定還要向南方航行一次；可是，如果有人會在那裡再碰到我的話，那麼我就准許他把我吊起來，當做嚇唬所有將來的自然科學家的稻草人。我很想要到安第斯山脈那裡去進行考察工作；我很清楚地了解到，安第斯山脈這一邊的地質是和這條大山脈的強烈變動的時期有很密切的關係。在我看來，將來的確是最光輝的遠景。你說，遠景的光輝本身會使你吃驚；可是，實際上我是很小心謹慎的。我可以提出下面一點來作證明，就是在我的所有過去的考察旅行裡，我從來還沒有遇到過一次意外事件，或者從來沒有陷進過困難境地。

可是，現在有幾個問題要提出來。妳有沒有收到一隻裝有我的日記的小方箱？這隻方箱是我在1833年7月裡從拉巴拉他河那裡寄出的（由艦長貝福特轉寄）。妳要在一連幾封來信裡面告訴這件事情，同時可以想到，我對於第一個郵包發生了多

變的**抄襲** (bobbery, 這是航海界用的暗語)。我接到一隻箱子, 裡面裝有卓越的圖書和亨斯羅的一封信。這隻箱子是不是愛拉士麥斯寄來的呢? 甚至連圖書目錄也沒有附在這個郵包裡面, 因此我真是不知道應該向誰道謝才好。在智利的聖地亞哥地方, 有一個總領事, 陸軍上校華爾坡爾 (Walpole)。我以前在華耳科特地方究竟有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一個人呢? 他是哪一類的人呢? 我以為, 我再也想不出什麼來寫了。在我的信裡, 沒有提出任何一句關於用錢方面的道歉的話來, 真好像在第克·穆斯格羅夫 (Dick Musgrove) 方面的情形一樣*, 這幾乎是一個稀有的特點了。在我們橫渡太平洋以前, 這封信恐怕是這方面的一個唯一的例外了。

請代我向歐文的一家人作衷心的問好。請告訴芳妮說, 我因為她在這麼遙遠的地方還在掛念着我這件事, 感到不知怎樣道謝才好。請妳仍舊繼續以前那種寫給我很多新聞的好習慣。我很高興聽到所有關於各種事情的消息。請代我向舅舅約西和魏之武的一家人都問好。告訴查洛蒂 (他們在結婚以後的名字的聲音十分難聽), 我很想也寫一封信給她, 告訴她這裡的一切事情都進行得多麼順利。可是, 這封信一定只不過是照抄了我現在寫的這封信罷了; 而且我現在還有着大批的動物, 它們團團圍住了我, 全部要我來固定和編號。我決不忘記我在梅亦爾的那一天所得到的安慰, 當時我的心神真好像是鐘擺一樣的不定。

請代我向父親作最親切的問好。我希望他會寬恕我的一切浪費; 可是, 不要像天主教徒那樣來寬恕, 否則我以為他以後就不會再寄一個錢給我了。

親愛的卡蒂和所有我的敬愛的姐妹們再會吧!

妳的摯愛的哥哥 Chas. 達爾文。

請代我向南茜問好。告訴她說, 如果她現在看見了我帶有一部大鬍子, 那麼她就會以為, 我好像是可敬的所羅門一樣, 上門來兜售飾物了。

我還把我的僕人的一封信附在這封信裡。請妳加付郵資把它們轉寄出去。因為他是我的僕人, 所以他沒有免費寄信的特權, 而他的收信的朋友們也付不出 3 先令 6 辨士的郵資來。

* 參看前面第 86 頁的註文。——中譯者註。

第21封信 給卡薩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法爾巴來索。

[寫信時間]1834年7月20日星期日[—7月29日]。

親愛的卡薩琳：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海面上航行〔在法爾巴來索以南 100 英里處〕，而且天氣晴朗，所以我就開始寫起信來，預定在我們到達港口的時候把它結束。我已經接到整批的信：直到妳在1833年11月的來信為止。我上一次所寫給妳的信是從福克蘭群島寄出的（在那裡，康惠艦帶給我們一個郵袋）。在那封信裡，我提起我收到了一只大概是亨斯羅給我的箱子。下一次繞過合恩角來的軍艦，將會把妳寄出的一只箱子帶來了。在一星期以前，我們離開了智魯島；因為在那裡有連續不斷的風暴，使我們無法前進。我們就在那裡停留了幾天，以便使船員們恢復精力。在智魯島上，也像在愛爾蘭島上一樣，出產很多的豬和馬鈴薯。可是，除了這個極大的優點以外，智魯島由於它的氣候關係，而是一個可憐的空洞。我記不起下面一件事，以前在我的朋友普羅克托爾 (Proctor) 先生到我們家裡來的時候，他曾經向我們講到一個地方；據他的叔父所說，這個地方總是天天不斷地下雨；那時候不知道妳是不是也在那裡。我確信，他所指的地方一定是智魯島。

一般說來，自從我們離開拉巴拉他河以後，在 6 個月裡面，我們的航行是極其順利的。儘管我對南方緯度方面發生憎恨，可是在這個時期裡面，我仍舊是能够順利地完成了很多關於地質學和自然史方面的考察工作，因此這就使我用着感激和差不多是親切地感情去回憶火地島。妳上次詢問過我關於我寄到劍橋去的標本的事情。我採集了所有各種動物，我成功地把他們捕捉住和保存起來；同時也採集到了一些植物。在動物當中，最近我打算要進行的主要的研究對象，就是植蟲類*，也就是珊瑚動物。這是有機界的一個巨大的分支部門；到現在很少有人去研究過它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 植蟲類(Zoophytes)是一個舊用的科學名詞，表明所有外表像植物的動物（固定在水底的物體上面，身體像樹枝一樣分開等）。早在19世紀中期，這個名詞就被用做腔腸動物和棘皮動物的總稱。

後來，它喪失了本身的意義，到現在已經被廢除不用了。——俄譯本編者註。

和把它分類；在這個部門裡，有很多有趣的、但是構造簡單的類型。

可是，現在來談談我們的經過情形。當我從福克蘭群島寫信給妳的時候，我們的軍艦準備航行到巴塔哥尼亞的海岸邊的聖大克盧茲去。我們在那裡檢查了貝格爾艦的船底；當時發現它的副龍骨已經破裂，但是其餘部分並沒有損傷。當修理船身的工作結束的時候，艦長帶領了25個船員，分坐三只小船，就沿着聖大克盧茲河向上游出發。這次考察旅行繼續了三個星期。由於糧食缺乏，我們不能走到原來所預定的地點；可是，我們終究也已經到了一個離開積雪的安第斯山脈只有20英里的地點，看到了這一幅以前歐洲人的眼睛從來沒有望見過的風景。這條河流是美麗的和巨大的；它穿過了一片荒涼無人的平原；差不多只有羊駝居住在這些地方。我們曾經在一個地點，發現印第安人隊伍所遺留下來的煙灰和馬的腳印。可惜，我們沒有遇見到他們；大概他們是確實無疑的野蠻的上流人了！在6月裡，在最冷的冬天，我們正在麥哲倫海峽裡駛行着。薩爾明托山高聳在一條高大的山脈中間；這條山脈展現出了一幅有巨大雪堆的莊嚴的風景。可是，要使人去欣賞這樣的一個地方，單單這一幅風景是不夠的。我們通過了麥格大倫河，這是一條很少有人來到的和知道的路綫。當我們向前航行而還沒有到達智魯島的時候，軍艦上的出納員羅萊特由於同時患了各種疾病，身體逐漸不支，而不幸死去了。

這就是過去的一切情形。我們將來的計劃還是很不確定。到了法爾巴來索以後，我們的軍艦要到科金坡去進行修理。在這裡，氣候很良好，但是其餘的一切情形都很壞。可以說秘魯的荒漠，向南方伸展得極遠，以致只有貴金屬才能夠在那裡誘引着人們。我們打算在明年夏季在智魯島周圍展開大批工作。我還不知道，我究竟能夠跟隨着這艘軍艦到怎樣遠的地方去。

妳和蘇珊在上次的來信裡告訴了我所有一切事情；可是，妳却忘了提起愛拉士麥斯的事情。我希望，這個善良的懶惰的老紳士還活在世上。請轉告他說，我很想看到他的來信，只要是有一封信就行了。說不定那只木箱將會帶着他的一封信一同到來。要是他能夠在我的整個旅行期間裡，寫上只要4封信給我的話，那麼我也不會再在信上寫着埋怨的話了。至於說到妳們大家，那麼妳們真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一些寫給3,000英里外的兄弟的通信者了。我希望，妳們只要能夠把你們的無限的美德的一點一滴去感動愛拉士麥斯就好了。恐怕他會認為，妳們已經足夠代表整個一家人來做到盡善盡美的事情了。聽到父親對我的日記很喜愛，這真使我非常高興。當然大家很容易看出，我用在寫日記方面的精力和時間是很少的。我把更加多得多的注意力用在自己的地質筆記和動物的記述方面。因為我在離開英

格蘭的時候，還很少知道自然史方面的知識，所以我常常懷疑到這些筆記會不會有一些價值。可是，這些地方的地質情況却和我在歐洲所看到的一切情況有這樣的不同，而且在把它作比較以後，又覺得我的資料具有這樣的教益，以致即使是我的不完全的記述也顯得有一些普遍的益處。我可以肯定一點說，這些探究工作正就是我完全能够體驗到的最大最高的愉快的源泉。請轉告父親說，因為他對於我雇用一個僕人方面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所以我非常感謝他。這件事情使我得到了極大的便利。在軍艦上有一條軍規，就是：除了在文明的港口以外，在無論什麼地點，都不准任何一個人單獨無伴地離開軍艦到別處去。我現在有了一個經常的伴隨者，所以就感覺到可以不再受到這一條在所有生活方式（軍艦上的生活方式）當中最受牽制的軍規的約束了。我的僕人是一個有相當的怪癖的人；我不大喜愛他，不過他大概正是由於有了這種怪癖，所以非常適合於我的工作目的。

7月29日。法爾巴來索。因為妳們真是多麼好心的姐妹，所以我應該再向妳們感謝一次。我剛才又接到三封信，正是妳們輪流依照着應有的次序寫來的；最後的一封信是蘇珊在2月12日寫的。除此以外，我還收到一箱子書籍；在這只箱子裡還有各種各樣的筆記和信件。我收到妳的一條項鍊，非常感謝妳。我已經把它套在頭頸上，用它來吊起卡羅琳送給我的鉛筆盒。格郎內〔蘇珊〕送給我一只錢袋，謝謝！這些關於政治方面的小冊子，在軍艦上得到了大眾的歡迎。我可是抽不出時間來閱讀任何一本這類小冊子。箱子裡的各種東西都是來得真好：鞋子真是無價之寶。請轉告愛拉士麥斯說，他在替我幹一切委託的事情方面，真好算是一個很親切的老紳士了；可是，如果他會得再動手寫一次來信的話，那麼他一定會使我感到更加親切得多了。當然，要他寫4封信是未免太多了些，這反而會曉壞了他的膽子，所以我現在自動減價，只要他寫兩封信就夠了；不管這兩封信寫得怎樣簡短，隨他的高興，只要真正是他親筆寫的就是了。還有一件委託的事情，而且我已經幹了它，就是要對父親說，我已經從銀行裡支取了80英鎊。在我們橫渡南海〔太平洋〕的時候，我一定要這筆錢來做為我的唯一的經濟上的後備。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它看做是小型的“南海計劃”才好*。

法爾巴來索在和我們所訪問過的一切其餘地點比較起來，有些像是倫敦或者

* 南海計劃(South Sea Scheme)是1727年南海公司在英國所施用的一個著名的財政上的欺詐事件。這個公司願意償還英國的債務，不過它的條件是：它應該享有獨家和南美洲與太平洋各島嶼進行貿易的特權。這家公司的巨頭就故意把股票的價格抬高起來，獲得了很大利潤。後來，這家公司就用倒閉來結束了這次欺詐行為，因此大批持有小額股票的股東就蒙受了損失。——俄譯者註。

巴黎。在這裡，我不得不刮起鬍子來和把衣服穿得整齊些，這真是一件很討厭的事情。我們還不打算駛向北方去，而要在這裡耽擱 2 個月；在這個期間裡，要在這裡修理軍艦，並且養精蓄銳。妳不會想像到，我們大家對這個地方有這樣乾燥、溫暖和舒適而感到多麼的高興。這裡的天氣完全和火地島不同；在火地島上，一個晴天就會引起一次恐怖，因為第二天的天氣就會比通常的壞天氣更加壞一倍。這裡的風景也和我以前所看到的一切情形有明顯的不同：我可以靜坐在山丘上面，觀看夕陽照耀着安第斯山脈景色，好像我們曾經時常在巴爾茅斯地方觀看卡德爾伊里斯山*的情形一樣。現在的季節正是冬季，對我說來是很不幸的，因為這時候完全不能夠越過安第斯山脈去。在這裡附近的規洛塔地方有一座山；它的高度是 4,700 英尺。過幾天，我將要嘗試去爬到這座山上去。可是，我恐怕那裡的積雪太深。科爾菲德 (R. Corfield) 正居住在這裡。我簡直難以向妳講述他招待我怎樣非常周到和親切的情形。他有一座很舒適的房屋；我打算不久再上岸去訪問他；他以最親切的友情強迫我要把他的房屋作為我的大本營。我已經在這個地區裡作了幾次長途的愉快的步行。從自然史的觀點看來，這一帶地方恐怕是不大有趣味的。在我第一次騎馬旅行以後，我將會更加清楚地知道這裡的一切情況。我已經接到亨斯羅寫來的兩封信；他在信裡告訴我說，我所採集的寶物已經平安達到他那裡；他說，它們的價值有多麼大，因此使我感到非常高興。當我回國的時候，我將幹起多麼大的工作來啊！我積累了多麼大的一堆標本，而惠克哈姆却把它們叫做可咒的 (d-d) 野蠻的惡作劇**。雖然惠克哈姆時常因為我要比任何 10 個人帶到軍艦上來的髒東西更加多些而發出怨言來，但是對我說來，如果貝格爾艦缺少了他，那真是一個大損失了。他是軍艦上的最善於交際的人；我並不是指他最喜愛談話，因為沙利文在這方面要算是首屈一指的了。我們的新來的藝術家，就是在蒙得維的亞地方參加到我們的軍艦上來的人，也是一個很愉快的人，但是太像是一個圖畫教師了。他的性格和愛爾的固執性格極不相同。

我們大家都相處的很好；在軍艦上沒有發生過爭吵情形；關於這方面，我已經講了不少。艦長用輪流斥責每個人的方法來消除一切糾紛；當然他具有這樣的權利，正好像一個看守獵場的人有權在 9 月 1 日射擊鸚鵡的情形一樣。

當我開始寫這封亂七八糟的信的時候，我以為，我可以把它通過海軍部轉寄出去；可是，還必須先把它寄到利物浦，因此也就要付出兩倍的郵資。請代我向莎拉·

* 卡德爾伊里斯山 (Cader Idris) 是威爾士地方的山名。——俄譯者註。

** 參看前面第一部分第 4 章關於惠克哈姆的敘述。——中譯者註。

武(Sarah W.)和芳妮·比耳多夫這些善心的可愛的太太作最摯愛的感謝。我發現,歐文先生的第二封來信已經遺失了,因此感到很懊傷。請代我向梅亦爾那裡的一家人和華德好斯那裡的一家人問好。我以為,當我回家以後,這兩家將具有一切被我所看重的人們。到那時候,一切將發生多麼大的變化啊!當妳在遙遠的地方觀看事情的發展的時候,就會覺得一切好像變化得比在身處在它們中間的時候更加迅速得多。愛拉士麥斯也要結婚了嗎?所有這些駕着馬車出外的愉快的旅行,顯然無疑是預示着某些事件的發生。他會不會建築一座空中樓閣,而在它裡面和他的妻子在新婚第一個星期裡就吵架起來呢?如果他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那麼我就清楚地知道,我將會發現他必定是一個十足怕老婆的丈夫。請代我向父親、愛拉士麥斯和每一個姊妹作最親切的問好。

親愛的卡蒂!

妳的最摯愛的哥哥查理士·達爾文。

我很想寫信給幾位好心的可愛的人,可是現在我確實連一分鐘的空閒時間也抽不出來。請代我向芳妮謝謝她寫給我的一封優美的好心的短信。我剛才又把這封短信再唸了一遍。看到她的手蹟,就足夠使我發生出一個想要趕快結束這次長途航行的渴望來。

第22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法爾巴來索。

[寫信時間]1834年8月9日—8月12日。

親愛的卡羅琳:

明天將有一艘軍艦開出到利物浦去。我設法要把這一張信紙寫滿;如果我能够做到這件事,那麼也就可以把它寄出了。前天我接到妳在3月9日所寫的信和歐文先生的一封長信。請代我去衷心地謝謝他這樣親切地寫信給我的好意。我將找到一個最早的機會來寫回信給他。妳告訴我關於骨化石方面的情形;這使我非常高興。我以前沒有了解到,究竟要採用怎樣的特殊方法才能够找到更加多的大懶獸的頭骨。我以為,愛拉士麥斯正在送到普里茅斯去的那只大箱子,正就是他根據我的意見而留交給阿爾姆斯特隆(Armstrong)醫生的那一只(爲了節省運費)。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因為克里夫特 (Clift) 先生可能會弄掉那些粘附在任何一個標本上的號碼和標籤，所以我對這件事情非常擔憂。叫愛拉士麥斯到克里夫特先生那裡去，轉告他說，我對這件事情很關心。我對於這些化石標本所個別地感受到的全部興趣，正就在於它們和巴姆巴斯草原的地質有聯系，而這一點又要完全依靠號碼的安全問題來決定。同時還應該向克里夫特先生清楚地說明一件事情，就是關於外科醫學院付出運費的事情。我所採集的所有標本的最後歸宿地點，當然是那個使它們對自然史有最大利益的地方。可是，如果在其他情形都相等的時候，那麼不列顛協會應該具有優先權，這是因為我乘坐在皇家軍艦上的緣故。克利夫特先生必須知道，現在我還不能說定，應該把哪一些骨化石送到哪一個博物館去。你可以很容易相信我是多麼的高興，因為我很幸運地發現了化石（不管有各種各樣的嘲笑，把它們看做是海豹和鯨魚的骨塊），而它們也會使那些像克利夫特先生一類人感到興趣。我曾經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地方寄出一只小箱子到利物浦，是交給亨斯羅的；在它裡面裝有一個頭骨的一部分骨片；我以為，這個頭骨比了我以前所寄回國的任何骨塊都更加有用些。至於說到運費，那麼只要計算在英格蘭境內的運費好了，因為所有東西現在還是通過“皇家海軍”從海面上運送回國的。可是，它們又重又大。請代我向父親作最親切的問好，謝謝他給我一切關於經濟上的幫助，並且告訴他說，我可以很正經地肯定說，自從我離開英格蘭以來，我所花費的錢只是在於推進自然史方面，而在其它方面沒有花過錢；即使是在這個方面，我也是儘量節省，只要達到那種使我的時間不致浪費掉的地步為止。我現在住在科爾菲德的家裡；他在實際上是好客的和親切的，而西班牙人則是在口頭上是這樣的罷了；我再也沒有別的話可以補充了。在這些討厭的地方，能夠遇到這種像科爾菲德一樣的誠實的真正的英國人，真使我感到十分高興。他已經把自己的家整理得使我有這樣的愉快，因此我在最近兩星期裡，要比了自從我離開英格蘭以來的任何時間裡，更加用不到操心。後天我要出發去做地質考察工作。當我講出，我要去買進一小隊馬匹的時候，是不是會使人認為這是十分可怕的浪費呢？我將帶着它們經過一條非常曲折的道路到聖地亞哥去，這是智利的華美的首都。我將要在那裡會見科爾菲德；當我希望去欣賞安第斯山脈上面的自然美的時候，他正要去欣賞太太們的形容的自然美。我渴望要在最逼近的距離裡察看這條特殊的高大的山脈。可是，在現在這個季節裡，由於積雪，還不能爬上這條山脈去。

這一封信寫得很枯燥無味，不過妳曾經時常對我說過，寫一封短信總比不寫信要好一些。因此，妳也就得到了這個後果。請代我向瑪利安姊姊問好；我們不再彼

此通信了，因為各有同樣的理由，就是我們兩人都在爲了自己的孩子而忙碌不停：她爲了小寶寶羅勃特和亨利等，而我則是爲了小寶寶大懶獸和杜齒象。在一遇到良好的機會時候，我就要再把自己的一部分日記寄給你；在這一部分日記裡，描寫着我在巴姆巴斯草原上騎馬馳行的情況。我因爲寄出這樣的一封信而感到害臊；可是最親愛的卡羅琳，請理解我的忠於事業的意志吧！

妳的最摯愛的 Chas. 達爾文。

8月12日。

請代我向家裡的每個人問好！

第23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法爾巴來索。

[寫信時間]1834年10月13日。

親愛的卡羅琳：

在前兩星期裡，我生了病，臥在床上，並且現在也只能夠坐起身來一段短暫的時間。因爲我沒有事情做，所以我就嘗試來寫這封信。我已經在這一帶地方作了考察旅行，在回返的時候，曾經有幾天停留在一個金礦那裡，當時我喝了一些奇奇酒(chichi)，就是一種很淡的酸性的酒。這使我差一些中了毒。一直到我認爲我已經恢復健康的時候，我方才離開那裡。可是，我第一天騎行了很長的一段路，因此我的胃病又再復發，後來我的身體就好不起來。我完全吃不進食物，身體變得很衰弱²⁾。我本來打算作一次長途旅行，可是受到了很大痛苦；最後，我到達了這裡，全身筋疲力盡。可是，巴伊諾* 帶着一大批甘汞和其他藥品來診視，已經差不多使我又再恢復到正常狀況；到現在，我覺得自己的身體只是有些軟弱罷了。我因爲最後能夠到達這裡來而認爲自己非常幸運；要是我沒有實現這件事情，那麼我就永遠不會相信身體會好轉起來。在一個人生病的時候，他大概會出於意料地發生出比平時更加大得多的力氣來。如果沒有發生這個事件，那麼我的騎行一定會是非常愉快的。我已經從這裡到聖地亞哥作了一次圓周式的旅行。我曾經沿着阿空加瓜河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2) 達爾文在回到家鄉以後，曾經向他的父親詳細講述到自己這次發病以前的徵候，可是這位聰敏的醫生却完全不能夠提供出任何良好的醫學上的解釋來。——原書編者註。

* 巴伊諾(Bynoe)是貝格爾艦上的軍醫。——俄譯本編者註。

谷出發。我很滿意地爬了一次山。我在規洛塔的鐘山的山峯附近睡了兩夜。這座山是安第斯山脈的外側的最高的山；它的高度是 4,700 英尺。那裡的風景非常有趣味，因為它使我們看到一幅繪有安第斯山脈和智利的全景圖。我從這裡出發，去訪問了一個康瓦爾來的礦工；他就在安第斯山脈上的一個深山谷裡開發幾個礦區。我在這些高山的腳下，好像是在威爾士的山地上的情形一樣，無憂無慮地用手握着地質鎚作着漫遊，感到十分滿意。我到達了積雪的山地上，但是發現再也不能向高處前進。於是我再向南方走，到智利的愉快的首都聖地亞哥去。我在這個城市裡逗留了一個非常愉快的星期，接受到幾個僑居在這裡的英國商人的無限的款待。科爾菲德也在那裡；我們兩人就一同借宿在一個小旅館裡。聖地亞哥被建築在一個平原上面，也就是在古代的一個內海的盆地上面。這個平原十分平坦，因此在把它和它的四周的巨大的有積雪的峯頂的高山對比起來，就顯出這是一幅奇怪的美妙如畫的景色來。我又從聖地亞哥向南方相距約40里格的聖斐南多前進。城裡的每個人都經常談論着強盜和殺人犯，所以我就不得不再多帶一個嚮導同行。這就多花費去了一筆很大的費用¹⁾，而且我現在就認為這是不必需的。總之，這是我過去所進行的所有陸路旅行當中最費錢的一次，而且在回來的時候，我簡直沒有充分地看到地質情況，因此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可是，我從智利的近代地層裡採集到很多貝殼化石。在我到聖斐南多的路上，我還用過幾次地質鎚去敲取安第斯山脈的岩石，因為我有幾天逗留在考凱納斯溫泉那裡；這個溫泉位在一個河谷裡面。我從聖斐南多那裡橫過平原到海邊去，於是正像上面所說，生了很重的病，設法回返到法爾巴來索的科爾菲德的家裡來。妳在聽到那只雙桅縱帆船阿德文丘號已經出售的時候，一定會感到可惜。艦長得不到海軍部方面的任何撥款，因此為了維持這樣大的軍艦的浩大費用起見，就決定立刻把這隻船脫手。我們現在又恢復了在我們離開英國時候的原狀；惠克哈姆仍舊是海軍上尉，他在這方面的工作幹得很好。可是，我們的艙裡的地位又要變得很狹窄起來，因此我預料在安放我所採集的標本方面將發生很大困難。從各方面看來，在我們的小小的世界裡發生了一個悲慘事件：有些軍官的職位被可憐地降低下去，例如從雙桅縱帆船上的海軍上尉降到可憐的海軍見習生的職位，還有很多的降職情形。同時，我們不得不和小藝術家馬爾登斯分手，讓他獨自到世界上去漫遊。可是，感謝上帝，艦長肯定地宣佈說，這次的情況變化並不會延長航行時間，至遲也不到兩年，我們就會到新南威爾士那裡。我覺得，胃病也會使人引起思家病。大約在兩星期以後，貝格爾艦又要沿着海岸南行，停泊

1) “費用”的原文expense裡面的一個字母s，起初經常被達爾文寫成c。——原書編者註。



到公塞普森和瓦爾的維亞去，並且開始進行智魯島沿岸的測量工作。我推測，我們會再到火地島去訪問一次；可是，請上帝來拯救我們脫離這個厄運吧！這件事是嚴守祕密的，這樣可以防備艦上的人們脫離，因為每個人都是很厭惡這個可咒的地方的。我們的航行在儀器方面要比它在實際上所表現的情形得到了使大家更加高興得多的聲譽。事實上，我們的航行目的，就是測量南美洲的沿海一帶，此後則是經過好望角回國，而不是再經過合恩角回國。除了南美洲以外，我們不會再考察任何其他地方了。可是，我却不應該埋怨，因為我以為，這次航行正就是為了這個理由而進行的；即使是從遊覽的觀點方面看來，這次航行並不怎樣愉快；但是對我的目的方面說來，它是有更加大價值的。在下次航行以前，我再要寫信給妳們。可是，我現在欠了很多寫信的債。最近不久，我接到歐文先生寫來的一封信很親切的長信，我要在短期內寫回信給他。寫信真是我完全難受的一項工作。當然在這裡我並不是指寫家信，而是指寫信給其他的任何人，因為實際上，在這樣的長期間裡，我除了自己的經過情形以外，已經談不出其他的東西來，而我的情形真是很枯燥乏味的哩！我已經和里約熱內盧的公使福克斯先生作了一次很奇怪的通信。（就是那個福克斯先生；在拜倫勳爵的一封信裡曾經講到，他在生病以後，起了很大變化，以致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行踪，甚至最年老的僕人也不知道他）。

我忘了謝謝蘇珊在5月裡寫來的信和卡薩琳的內容豐富的來信。我們沒有寫，因為歐文先生寫了。我大概已經寫過關於已經接到妳在上月份寫來的長信。我們大家在這裡都很想要聽到一些政治方面的消息。正當在葛累（Grey）勳爵辭職以後，有一艘軍艦從利物浦開駛出來，可是我們猜測不出，究竟誰繼承他的職位。

請代我向父親和妳們大家作最親切的問好，並且請相信我，親愛的卡羅琳。

妳的摯愛的弟弟查理士·達爾文。

第24封信 給卡薩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法爾巴來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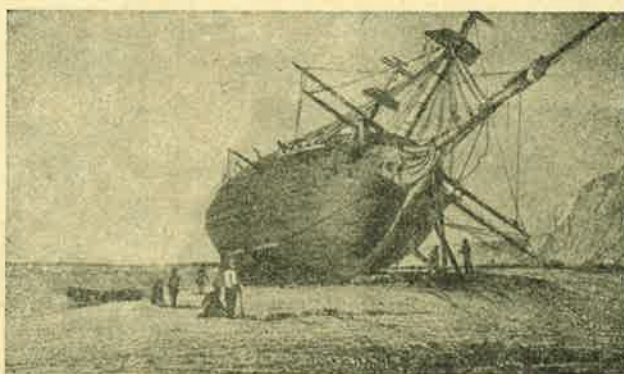
[寫信時間]1834年11月8日[希留布里的郵戳日期是1835年4月8日]。

親愛的卡薩琳：

我在上一次所寫的信是一封比較憂愁的信，因為我在寫那封信的時候，我的身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體還沒有好轉。現在所有一切都好像大晴天一樣明朗起來。在第二次病臥床上兩個星期以後，我的身體又再完全恢復了健康。艦長費支羅伊爲了我的緣故，很慷慨地把開船的日期延長了10天，同時並沒有告訴我這是爲了什麼理由。我們在貝格爾艦上遇到了幾個奇怪的事件，不過它們都已經非常順利地結束了。在最近兩個月裡面艦長費支羅伊工作得極度緊張，同時還受到其他軍艦上的軍官們經常不斷的打擾而中斷了自己的工作。出售雙桅縱帆船和因此而發生的後果，也是使人感到非常煩惱的。海軍部對待他的冷淡態度（我以爲，這只不過是因爲他是保守黨員）和千百個其他的理由，把他的身體折磨得消瘦而多病了。同時，他的精神也變得萎靡不振，使他喪失了一切的決斷力和解決辦法。艦長害怕自己會發起瘋來（他知道這是和他的先天的遺傳性有關的）。巴伊諾醫生所能够向他講的一切話，就是：這只不過是身體變壞和過分疲倦的後果，而不是被別的原因所引起的。他辭去了職務，於是惠克哈姆就接替了指揮的工作。惠克哈姆只能夠按照訓令來完成南部區域的測量工作，以後就不得不直接航行回到英格蘭去。由於艦長的這種決定，在貝格爾艦上發生了普遍的和很沉痛的悲傷。艦長的煩惱之一，就是他無法完成全部訓令。可是，艦長由於自己的精神不正常，却没有去想到，就在訓令裡有一條說，要是他有時間的話，那麼就花費這些時間在西海岸的考察方面，以後就橫渡太平洋前進好了。惠克哈姆（非常坦白地放棄自己的升職）非常熱情地向他解釋了這件事情，並且宣佈說，如果他擔任了指揮工作，那麼他也決不會受到任何方面的誘引，而再度回返到火地島去；此後，他又去詢問艦長道，在這種情況下，他如果拒絕指揮，那麼會遭遇到什麼後果呢？爲什麼他不能夠去對最必需的地區進行測量工作，而此後再渡過太平洋回去呢？最後，艦長就同意了，並且收回了辭職的請求書；這使大家都感到非常高興。好啦！好啦！當時規定好，貝格爾艦向南決不超過特烈斯蒙特斯角以南1英里（就是智魯島以南大約200英里的地方），並且要在大約5個月裡面完成從這個海角到法爾巴來索之間的測量工作。我們將要去考察完全還沒有人知道的科諾斯群島和智魯島東側的奇怪的內海。我以爲，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特烈斯蒙特斯角是最南方的最具有地質趣味的地點，因爲那裡正是現代地層的終端。在完成了這方面的工作以後，艦長就打算橫渡太平洋；可是，我以爲，我們將勸說他去完成祕魯沿海的測量工作，那裡的氣候非常適宜，而當地的土壤却貧瘠得駭人；可是，對於一個地質學家說來，它是最有趣味的。自從離開英格蘭以後，我現在初次看到，回返到你們大家身邊來的遠景變得愈來愈清楚起來，而且也不太遙遠了。橫渡太平洋，此後就從雪梨回國；這就用不到好多的時間了。



捕圖 5 聖大克盧茲河

(a) 修理小船的岸邊; (b) 遠處的安第斯山脈; 表明拖曳 3 隻小船的情形, 略微可以看到左岸上有一隊人在拉繩; (c) 貝格爾艦在岸邊修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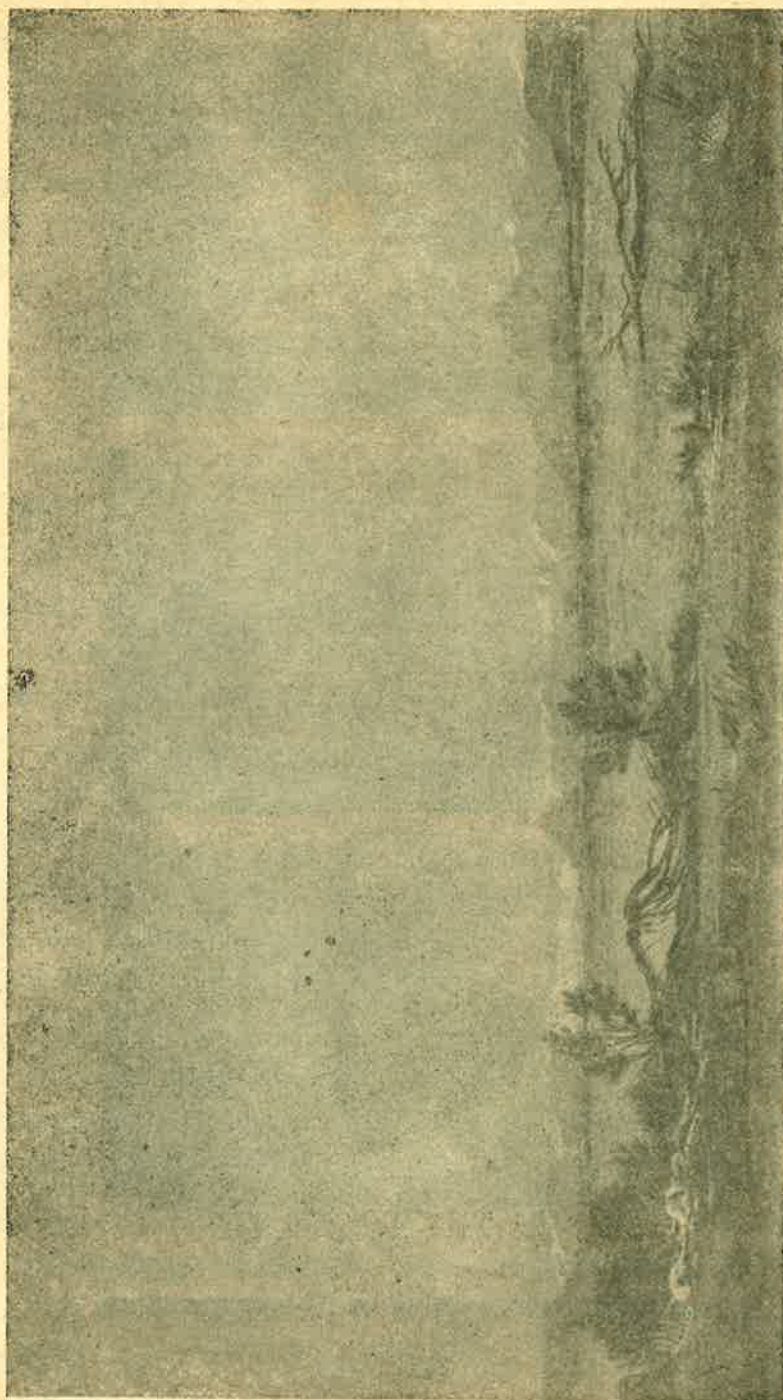


插圖 6 從聖大克盧達河附近的薩德平原上所望見的安第斯山脈。

當艦長辭職的時候，我立刻打算離開貝格爾艦；可是，甚至把它講出來也是十分可笑的；我的感情會在5分鐘裡面發生多麼大的轉折呀！我很早就已經爲了我們的航行遙遙無期而感到悲哀，並且非常懊悔（雖然我從來沒有想要脫離開它）。可是，當一切都完結的時候，我還不能夠決心離開大家回國，因爲我不捨得放棄我在最近兩年裡所建築起來的地質學的空中樓閣。在整個一夜裡，我設法去想像到以後再見希留布里時候的歡樂情景，可是仍舊在腦子裡出現了白天所想到的祕魯的貧瘠的平原。我作了下面的計劃（我知道，妳一定會罵我一頓；要是我把它實行了，那麼說不定父親會下命令要我火速回家了）：我打算在今年的夏季裡，去研究智利境內的安第斯山脈；在冬季裡，沿着祕魯的海岸從一個港口走到另一個港口，直到利馬爲止；到明年的現在時候，再回返法爾巴來索，越過安第斯山脈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於是搭船回返英格蘭。這難道不是一次卓越的考察旅行嗎？過了16個月以後，我一定會同妳們大家在一起了。可是，已經忍受了火地島的惡劣氣候，却沒有看到太平洋裡的景色，這恐怕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了。現在一切情況都變得十分良好。大家對於預定要完成西南海岸的幾個較小部分的測量工作不感到興趣，因爲這一帶海岸實際上有極度的危險，並且那裡的氣候要比合恩角附近的氣候還要惡劣。我以爲，當我們一到海面上的時候，艦長的性情又將一切恢復正常了。他已經恢復了他過去完全喪失的冷靜和剛強的態度。

我明天要到軍艦上去。在最近6個星期裡，我一直居住在科爾菲德的家裡。妳不能夠想像到，我碰到了他這一位多麼好心的朋友。當地的人和外來的人都同樣熱愛和尊敬他。有幾個智利的小姐非常熱誠地想變成這一家的主婦。

請轉告父親說，我已經遵守我在智利境內的用費計劃。我已經支取了100英鎊。（是不是最好不要通知羅伯茲先生公司呢？）除此以外，我要把50英鎊交給艦長作爲明年的伙食費，並且還要帶30英鎊到海面上去，在各小港口那裡使用；因此，實際上在最近4個月裡面，我甚至還沒有花用去180英鎊。我希望，在以後6個月裡面，我不會再去支取一筆錢了。

只有在昨天方才把上面所講到的一切問題都解決好；對我說來，這比了吃1品脫（pint）的藥水還要好得多；在最近一年裡，我還沒有這樣高興過。如果我沒有生病的話，那麼我在智利的這4個月裡面一定會過得非常愉快。可是，我的運氣不好，只遇到了一次輕微的地震。當時有一批人在房屋裡吃午飯，而我則躺臥在床上；突然我聽到餐室裡升起了一陣吵嚷聲；沒有一個清晰的字發出來，大家照例拼命亂竄，逃命要緊。同時，我覺得我的牀檯檯有些前後搖動。這一批人都是老練

家，辨別得出這種在震動到來以前先傳來的擾聲；任何一個老練家，都決不會用哲學家的冷靜的眼光去考察地震的。

在我沒有向你提出變更地址以前，妳可以仍舊寄信到法爾巴來索來。可是，如果有可能的話，那麼最妥善和最低廉的寄信方法，就是可以把妳們的信先寄到利物浦的一個熟人那裡，請他把信轉交給最早的一艘要航行到我們這個港口來的軍艦帶給我。用這個辦法寄信，比了普通的郵寄，要使我提早兩個月接到妳們的信。在這些情況下，一定要在信封上寫明：敬煩科爾菲德先生收轉。

我已經寫信給愛拉士麥斯（寄到溫達姆俱樂部去），請他替我代辦幾件事情。如果他不在倫敦，那麼我想亨士萊·魏之武（Hensleigh Wedgwood）也一定會在那個俱樂部裡取閱這封信，並且同樣很親切地去代辦這些事情。

再會吧，親愛的卡薩琳！以後要隔開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方才再能夠再收到我的信。

妳的摯愛的哥哥查理士·達爾文。

請代我向父親和妳們大家作最親切的問好。向南茜問好。

第25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法爾巴來索附近的海面上。

[寫信時間]1835年3月10日[收到日期是1835年7月16日]。

親愛的卡羅琳：

我們現在因為無風而停歇在法爾巴來索附近幾里格的海面上；爲了不再去埋怨我們所遭到的壞運氣起見，我就來開始寫這封信給妳。我來告訴第一件最好的消息，就是我們的航行的結束日期已經最後被決定和肯定下來了。我曾經陷於憂愁，打算在艦長發生猶疑不決的時候離開這裡。現在我就聽天由命了。我確實知道，我們已經走上了回返英格蘭的道路，不過這條道路決不是一條最短的路綫。6月1日，貝格爾艦將從法爾巴來索航行到利馬去，以後就是：從利馬直接到瓜亞基爾；再到加拉巴哥斯群島；再到馬貴斯群島，所以大約在11月中旬到達大赫的島；明年一月底到達雪梨。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這封信將由陸路寄遞，因此可以很快到達英格蘭。妳在接到我的信以後，一定要在11月中旬以前寫信到雪梨來；此後，在明年6月中旬以前，寄到好望角來。我們盼望在1836年9月回到英格蘭。因為艦長將寫信給海軍部，請把以後寄到南美洲來的信件轉送到雪梨去，所以這些來信不會遺失。

我多麼想再見到妳們大家啊！我正在開始盤算着，在一到英格蘭以後，怎樣可以在最短期間裡乘坐馬車回到希留布里。這次航行的時間要長得使人發愁；我們之間又要彼此不通音訊。除此以外，我還要因為暈船而受到很多痛苦，以致無論什麼東西，甚至地質學本身，也不能夠來補償所有我的苦痛和精神煩惱。可是現在，當我知道要在明年的美好的9月裡再見到妳們的時候，我就不再焦慮了；只要有這類關於愉快事情的思想，就會把暈船和藍色的海水〔憂悶〕都驅散開來了。

我們現在正從公塞普森到這裡來。報紙會告訴妳關於2月20日的大地震的情形。我以為，這是智利所遭受到的在歷史上最嚴重的地震了。房屋倒塌的情形正是難以描寫；這是我從來沒有見到過的最可怕的景象。公塞普森全城都變成了一堆堆和一排排碎磚、瓦片和斷樑。沒有一座房屋再可以住人，這是千真萬確的情形；只有在市郊附近，有幾個用木桿和蘆葦來蓋造的茅屋，沒有被震倒，現在被最大的富翁租住去了。震動的力量一定是很大的，地面上到處是一道道裂縫，甚至堅固的岩石也被震碎了，有6—10英尺厚的堅實的扶壁也被震碎得好像餅乾屑一樣。幸虧地震是在白天發生；這時候很多人都在室外和大家都在活動着。要是這個城市在夜裡發生地震，那麼恐怕很難有人脫險，來敘述這次事件的情形了。當時我們正在瓦爾的維亞；那裡的地震也非常猛烈，但是因為房屋都是木造的，所以這個地方沒有受到絲毫損害。我因為能夠在事後很快就到公塞普森去，而感到非常高興。這是我離開英格蘭以後所看到的最有趣味的景象之一；這些景象就是：火地島的野蠻人，熱帶植物和公塞普森的廢墟。在親眼看到這種在幾分鐘裡所發生的破壞情形以後，實在是要驚奇不止的。

我曾經從智魯島寄出一封短信¹⁾，但是忘記了發信日期。我們已經乘坐小船沿着〔智魯島的〕東海岸作了一次愉快的考察旅行。我以為，這次旅行恐怕是這一類旅行的最後一次了。妳不能夠想像到，像這種漫遊式的旅行是多麼使人高興的事情：我們總是在早晨的時候不知道夜裡住宿在什麼地點。我們好像蝸牛一樣，揹着自己的房屋走路，所以時常感覺到自己好像在過着完全獨立的生活。在白天過

1) 這封信已經遺失，正也像達爾文在第30封信裡所提出的另一封信從加拉巴哥斯群島發出的信的情形一樣。——原書編者註。

去以後，我們就圍坐在自己所生的火堆周圍，並且爲了妳們大家都被關閉在房屋裡面而發生憐憫。

我在智魯島的南海岸處和貝格爾艦相遇，於是又再隨着它向南穿過科諾斯群島到特烈斯蒙特斯角去。這一帶海面的波浪有相當兇險，地質也沒有什麼趣味；可是總的說來，這次航行還算是很愉快的。我已經完全考察過了智魯島上的情形，環繞它旅行了一周，並且騎馬從兩個方面橫越過了全島。我已經看厭了這些陰暗的南方森林禁人通行的情形，因此將對智利和秘魯的寬廣的曠野感到高興。瓦爾的維亞是一個靜靜的小村子，正像智魯島上的村子一樣，我們湊巧看到阿拉烏康族的著名部落裡的很多印第安人；在南、北兩美洲地方，只有這一個部落能够在一連幾個世紀裡擊退歐洲人的常勝軍。在這次南下的航行裡，我們不幸失落了4隻鐵錨；這也是我們現在要回到法爾巴來索來的原因；在船頭上只剩了一隻鐵錨，這對於測量海岸方面是不安全的。貝格爾艦馬上又要回到公塞普森去，在那裡繼續進行測量工作，並且駛行到科金坡去。此後，它將回返法爾巴來索，裝儲糧食，再航行到利馬去。我將要離開軍艦一段時間，一直到6月初再回到軍艦上來。艦長非常親切地建議我騎行到科金坡去，在那裡帶我上軍艦，然後向上航行到利馬去。我希望並且相信，現在越過安第斯山脈去還不算太遲；除了這一類旅行所能獲得的利益以外，我還急切地要考察一下這條巨大山脈的地質斷面。在我們進入港口以後，再過2天，我就出發到聖地亞哥去，並且經過最危險的山口越過安第斯山脈，到門多薩去遊覽，然後經過普通的山口回來。我對於這種陰雲四佈的天氣非常害怕。如果雪下得太早，那麼我就要像囚犯一樣，被監禁在安第斯山脈的東側了！我不得不花費一大筆錢，但是我可以最誠心誠意的說，我從來沒有胡亂地浪費過一塊錢；每次用錢的時候，總要先想一想，是不是值得花費這塊錢呢？我確信，父親在這一次聽到我比通常略爲多支用了一些錢，也不致於埋怨我，因爲這是我能够在大陸上進行的最後一次考察旅行；無論如何也要在我們到了雪梨以後，才能再做第二次考察旅行了。啊，浪費在劍橋大學裡的金錢真是太多了！我一想到這件事情就害臊起來。

我對於這次要在大陸上度日，感到非常高興；我的胃臟，一半是由於暈船，一半是由於我在法爾巴來索地方生病，並不很強健。我希望在做幾次良好的騎行以後，我又會成爲一個健康的人。此後，在好幾個月裡面，我們將在良好的溫暖天氣和順利的信風裡面向前航行。我將要再看到棕櫚樹和吸食香蕉；我甚至還在愉快地想到蚊蟲的嗡嗡的聲音。艦長又再完全恢復如常；謝謝上帝，願他也像我們這些人一

樣，焦急地要趕回到可愛的老英格蘭去才好！現在這一段時間好像是空閒的；我幾乎會幻想到，我們正在英吉利海峽的波浪裡向前駛行，而瞭望員正在高喊道：“蜥蜴，在右前方發光，爵士！”這一天，桅桿上的水手要比甲板上的水手更加多些。

法喬巴來索。13日。我正滿懷着高興，在忙碌地準備一次快速的行進；明天上午4點鐘，我就要動身到聖地亞哥去。我終究對於安第斯山脈方面還有很大的疑問，不過還用不到悲觀。如果在我到門多薩的時候，雪真的下降，那麼這就是一件難事了！在這種情形下，我只好一路乞討到坡托西**去。我現在住在科爾菲德的家裡；他仍舊像平時一樣好客和親切。請轉告我的父親說，我已經支取了60英鎊。

在前天，我們到達這裡的時候，我只接到2封信（裡面却充滿很多有趣的消息）：一封是卡蒂在9月裡寫的，另一封是卡羅琳在10月裡寫的。6月、7月、8月裡的來信都沒有送到。可是，我猜想這些信件是在海軍司令的軍艦上，而海軍司令們就可以有充分的特權去完全忘記一艘10炮式雙桅橫帆艦〔指貝格爾艦〕對他們的密切關係。很多其他的人也有同樣的感受。我對這件事情感到很懊傷，因為我確實地認為，愛拉士麥斯已經寫信給我，因此如果我沒有收到它，就會感到非常難受。除此以外，好像可憐的威廉·歐文真正弄傷了自己的腿。我希望他們不會遇到這種命運。妳寫到有些骨化石是很寶貴的；對我說來，這真是我能夠聽到的一個最良好的消息。妳看，我是多麼感謝着妳們大家，因為妳們忠實地遵守諾言，按月寫信給我。我本來以為可能有1年多聽不到妳們的消息，而現在則總共只有10個月就聽到了。

謝謝妳們大家，因為妳們都是世界上最良好的姊妹！

我不能再多寫了，因為在我的四周都是堆放着馬衣、鞍鐙、手槍和踢馬刺。請代我向親愛的父親作最摯愛的問好。

再會吧！

Chas. 達爾文。

* 指蜥蜴頭（Lizard Head），是英格蘭最南端的海角。——俄譯本編者註。

** 坡托西（Potosi）在玻利維亞境內。——俄譯者註。

第26封信 給蘇珊·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法爾巴來索。

[寫信時間]1835年4月23日。

親愛的蘇珊:

在幾天以前,我接到了妳在11月裡寫來的信;我以前提起過的三封信,到現在仍舊沒有送來,但是我確實地相信,它們會到我這裡來的。

我已經作了一次越過安第斯山脈到門多薩去的考察旅行;在一星期以前,方才回到這裡來。自從我離開英格蘭以來,我從來還沒有進行過一次有這樣大的成就的旅行;可是,這次旅行花費了很多的錢。如果父親知道了這次旅行使我感到了多麼巨大的愉快,那麼我可以確信,他決不會因為多用了錢而埋怨我。這次旅行是略為高出於享樂的。我很難向妳表達出自己所體驗到的喜悅來;這種喜悅是由於我在南美洲所作的一切地質考察有了這樣一個良好的結束而得來的。在回想到我在白天所做的工作時候,我真的有好幾夜簡直不能夠安睡。風景有這樣的新奇和這樣的宏偉!在海拔12,000英尺的高山上面,一切東西都比了較低地點的東西有多麼不同的外貌。我曾經看到過很多更加比這裡美麗的風景,但是沒有看到過一處具有這樣很顯著的特色。還有,對於一個地質學家說來,這裡有着極大的地質變動的明顯的證據;最高山峯的地層被震碎得好像是一塊碎餅的外殼。我先穿過坡爾第洛山口;每年在這個季節裡,這一帶地方非常危險,所以不能夠在這裡耽擱時間。在枯燥無味的門多薩城逗留了一天以後,我就開始從烏斯派拉太山口那裡回來;我不慌不忙地走過了這個山口。全部旅行時間只有22天。對我說來,這一次我旅行得特別舒適,因為我還帶了一張床哩!我的旅行隊是由2個傭工和10頭驢子所組成的;2頭驢子馱着行李,或者更加確切的說是食物,這是為了防備我們被雪封住在山裡而帶去的。可是,一切都對我有利;一路上,甚至沒有見到過一片今年下降的雪。我以為,在妳們當中,任何一個人都不會對地質學上的細節發生很大興趣,但是我還是要來講講我的主要的成就。有一種力量曾經把這條巨大的山脈舉升了起來;我已經對這種力量的性質和作用方法有了相當程度的理解;除此以外,我還

1) 這封信大約有三分之一曾經發表在查理士·達爾文的生平和書信集裡面,第一卷第259頁;其餘部份則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可以清楚地證明，在這條雙重的山脈當中，有一條山脈比另一條山脈的形成時期要晚得多。那條更加古老的山脈是真正的安第斯山脈；我可以來講述一下那些構成這條山脈的岩層的性質和次序。這條山脈的岩層的主要特點，就是它們含有近於2,000英尺厚的石膏層；我認為，這裡所含有的石膏數量確實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可是，還有一件更加重要得多的事情，就是我在這裡找到了貝殼化石（在海拔12,000英尺的地點）。我以為，把這些東西研究一下，把這些高山去和歐洲的地層比較一下，就可以得出這些高山的近似的年齡來。關於安第斯山脈的另一條山脈方面，根據可靠的推測（就我自己的看法來相信）是這樣的：這些高山（有幾個山峯的海拔是13,000到14,000英尺）的巨大岩體，是在很近的年代裡形成的，好像是和巴塔哥尼亞的平原同時形成的（或者大約是和威特島* 的上部地層同時形成的）。如果可以認為這個推測是已經證實的，那麼它就會在地球形成的理論方面起有很重要的作用；因為如果地殼的這些驚人的變化是在比較最近的時代發生的話，那麼我們就絲毫沒有理由去假定以前曾經有過幾個極大的災變的時代了。這些近代的地層是很顯著的，因為有金、銀、銅等金屬礦脈貫穿在它們裡面。直到現在為止，這些礦脈都被認為是屬於較古老的地層的。在這些同樣的地層裡（靠近一個金礦的地方），我發現一叢硅化木；它們向上直立；有一層層細砂岩沉積在它們四周；在砂岩上面還留着這些樹木的樹皮的印痕。這些樹木曾經被幾千英尺厚的砂岩和熔岩流所覆蓋。這些岩層是在水下沉積起來的，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這些樹木的生長地點，以前必須有一次高出於海面，所以這裡的陸地必定向下沉陷；它的下陷深度，至少也要像現在所看到的在它上面的水下沉積物的厚度那樣，有幾千英尺。

可是，我恐怕妳又要對我說，我在用自己的地質描述和理論來打擾妳了。

妳大概已經知道，在緯度較低的地方，時常可以發現北極地區的植物，不過這些植物只生長在有同樣低溫的高山地區。我注意到了這個法則的一條相當有趣的說明，就是在永遠積雪的山地上，有着北極航海家們所見到過的著名的紅雪（Red Snow）。我打算把關於這種微小的地衣** 的記述寄給亨斯羅，因為他如果認為它是值得介紹的話，可以把它發表在某一種定期刊物上面。我正在準備把自己的最後一批標本寄回英格蘭。這次最後的考察旅行使騾子多馱運回了一半的貨物，因為如果沒有充分的證據，那麼誰也不會來相信我所發表的任何一句話了。

* 威特島 (Isle of Wight) 是英格蘭南面的一個島，在朴次茅斯港的西面。——中譯者註。

** 兩極地區和高山地區的紅雪，並不是由於地衣所引起，而是一些微小的含有紅色素（血色素）的綠藻和藍綠藻所引起的；主要的一種藻是 *Chlamydomonas* (*Sphaerella*) *nivalis*——俄譯本編者註。

在一星期以前，我回到了這裡來，並且仍舊同以前一樣借住在科爾菲德的家裡。我發現，他不僅是一個親切的和性情溫和的朋友，而且也是一個規規矩矩的人。在聖地亞哥那裡，我也耽擱了一個星期；我是在越過安第斯山脈以後到那裡休息的；這也是必需的事情；當時我就借住在卡德留 (Caldcleugh) 先生的家裡（他是寫作過幾部拙劣的關於南美洲的遊記的作家）；他是很愉快的人，替我到處奔忙，作了多得無窮盡的幫助。我發現所有英國商人都是多麼親切和好客，使人十分驚奇。請妳告訴比奇福爾德地方的科爾菲德老先生，我因為他的兒子招待周到而非常感激。

在妳的來信裡，充滿着各種各樣的新聞；在這些新聞當中，有一件關於可憐的陸軍上校萊頓 (Leighton) 的死訊，使我聽了實在感到悲傷。我可以確信，大家都很痛惜他的早死。當我想到在我回國以前會發生多麼大的變化的時候，我就會感到悲痛。我只有祈求上帝，但願在我回家的時候仍舊能夠看到妳們大家。

在妳寫信到西印度群島或者馬得拉島去的時候，請代我向查洛蒂作最摯愛的問好。我希望她在那裡過着快樂的生活。當我高興地向她講述自己的一切計劃的時候，她是不會想到，她親自也要很快居住在太陽光綫垂直下射和這樣炎熱異常的地方呢？我對於一個能夠帶領自己的妻子到這種地方去的丈夫發生驚奇。

貝格爾艦自從上次在這裡離開我以後，就回到公塞普森去。艦長費支羅伊以驚人的精密方法研究了陸地和海面在大地震以後的相對位置。這次陸地上升是不均勻的；有幾部分海岸現在反而又再向下沉降，這極可能是由於還在繼續進行的每次小震動所引起的。聖馬麗亞島已經上升了10英尺。艦長費支羅伊發現一大片貽貝屬的地層，裡面雜有腥臭的魚類；這個地層已經位在最高水位以上很多英尺。

貝格爾艦昨天駛經這個港口。我租了一只小船，並且划到了軍艦那裡去。艦長已經健好如常。我首先就告訴他關於他的升級的消息。他肯定地做出決定說，不論什麼事情都不會強迫他把航行時間再延長1個月。如果在某一個地點會耽擱下去，那麼在另一個地點就必須減少一些停留時間。我們的航行目的，現在就只是在於測定各不同地點之間的一系列的經度。

我的假期可以再繼續到7月中旬，因此我還可以有10個星期的時間在陸地上生活；貝格爾艦將會在我所選擇的港口候我上船。後天我要動身到科金坡去。我有三匹馬和一頭馱運行李的騾子，還有一個傭工；我很相信這個傭工，現在每次陸路旅行都是由他伴隨的。除此以外，愈到北方，居民也愈加忠厚，就是他們不做殺人犯。那裡的天氣也不炎熱，並且從來不下雨。我將把旅行路線延長到可比亞波；這

條路綫很長，但是我相信，我一定會得到極大的補償。在這些地區裡，可以發現各種能够使一個地質學家感到興趣的東西。有岩鹽、石膏、硝石、硫磺等礦，有金屬礦脈所貫穿的岩層，古代海岸遺跡，奇形怪狀的河谷，腥臭的貝殼層，火山和奇妙的風景。這一帶地方的地質完全沒有人知道（實際上也好像南美洲的整個南部地區一樣）；因此，我將要看到智利的全境，就是從阿塔卡馬荒漠（Desert of Atacama）到智魯島的極南地點。所有這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可是現在却又來了一個對於這個計劃方面是黑暗而陰郁的部分：這就是可怕的陰魂——金錢！在我要旅行到的那一帶地方，人口稀少，不可能支取錢用。因此，我不得不預先在這裡支取一筆錢，隨身帶去花用。不但這樣，還要防備發生各種意外情形，例如馬匹被偷去，我受到打劫，傭工生病。在遇到這些情形以後，如果我處在可以取錢的地點以外400—500英里的地方，那我的情形不是要糟透了嗎？總之，我已經在這裡支取了整整100英鎊，而且在很短時間裡因為越過安第斯山脈而花用去了60英鎊。在9月裡，我們將離開美洲的海岸；到那時候，父親就會相信我將不再在橫渡太平洋的時間裡支取一個錢，因為我再也不能夠找到支取錢的地方了。我確信，我就是在月亮上面，也會把錢花用去。這次旅行的費用是很少的；可是，如果我到了一個像科金坡一類的地點，使馬匹在那裡休息，而一聽到在100英里以外有一件非常有趣味的東西，那麼我就不可能去抵抗這種誘惑；或者更加正確的說，永遠也不想去抵抗這種誘惑。

父親的忍耐力一定是用完了；可是，這恐怕是一種對兒子笑笑的忍耐力，而不會是對悲痛的忍耐力。我寫了這一段說笑的話；可是，憑我的良心說來，這不算是說笑的話。科爾菲德把我的支票滙了去，並且寄到國內的父親那裡去；他的父親將會把支票解進老銀行裡去，所以我以為，這樣就可以在那裡了結債務了。

我接到福克斯寫來的一封信友愛的長信。他提起了一封以前寄來的信，可是我從來沒有收到它。我將在到了利馬以後寫回信給他，因為現在我正是忙得不得了。當他寫到自己的“可愛的小妻子”的時候，這句話聽來是多麼奇怪呀！感謝上帝，他沒有去娶天真的迷人的比珊。我很想聽到一些關於他的太太的優點的意見。我們的世界正在發生多麼大的變化啊！艾頓結婚了；我希望，他要教會自己的妻子筆挺地坐着。我已經寫過信給他；我肯定他應該是快樂的。兩個小兒子怎麼辦呢？根據我在劍橋所看到的情形說來，托姆就抵得上這一對。

妳所講到的愛拉士麥斯到劍橋去訪問的事情，使我也想起要早日回到那裡去。（愛拉士麥斯是不是和亨士萊兄弟們住在一起？因為在最近一年裡，他們的名字在各種信件裡總是合寫在一起的。）我想，再也沒有比他在星期日到英皇學院和三

一學院並且訪問惠威爾和塞治威克這些健談大家更加快樂的事情了。我希望，妳對音樂的愛好繼續發展下去。我非常想聽聽鋼琴的彈奏。可憐的老格朗內，妳可曾記得，我在每天晚上怎樣時常打擾妳的安靜的靈魂？使我感猶疑不決的事情，就是：在我乘坐奇蹟號*到達家鄉的第一夜，我究竟去睡在雄獅旅館呢，還是在半夜裡把你們大家都攪醒呢？除此以外，其餘一切都已經詳細地計劃妥當了。在我的頭腦裡，好像每件有關希留布里的事情愈來愈變大起來，愈來愈變得美麗起來了。我可以肯定說，我的金合歡樹和紅銅山毛櫸現在長成兩棵華美的樹木了。我將要知道每棵灌木的情形；我要來打擾妳們這幾位年青的小姐：在妳們當中，任何一個人在斫倒自己的樹的時候，請留下幾棵來。至於房屋背後的景色，我還沒有看到過有像它一樣的景色。它很像北威爾士的景色。據我看來，士諾敦山**比安第斯山脈的任何山峯要高得多，也要美麗得多。因此，妳將會這樣說，我的頭腦已經昏迷了，這正是回家的時候了，而且實際上也已經是該回家的了。我渴望能夠和妳們在一起。不論那些樹木的死活情形怎樣，我知道，我會怎樣來找到妳們的。我寫了各種胡說的話，因此只好再會了。請代我向大家作最摯愛的問好，我祈求父親的寬恕。

妳的最摯愛的弟弟查理士·達爾文。

請妳把我的信轉送給瑪利安看，因此我就不應該再向她作特殊的問候了。我以為，到我回家的時候，她的小紳士們都會變成一大隊軍官了。自從我離開了英格蘭以後，一隊小寶寶就降生到世界上來了。

第27封信 給卡薩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科金坡。

[寫信時間]1835年5月31日。

親愛的卡薩琳：

我本來已經寫了一些，但是因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找不到適當的機會來把信送出，所以我現在就從離開法爾巴來索以後的情形寫起。我這次旅行到這裡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 奇蹟號(Wondon) 應該是驛站馬車或者公共馬車的稱號。——俄譯本編者註。

** 士諾敦山(Snowdon) 是北威爾士的最高的山，海拔 3,560 英尺。——俄譯本編者註。

來，感到相當疲累。我不得不走得這樣緩慢，而可以使自己的牲畜一直到旅行結束時仍舊健壯如常。這一帶地方的景象非常荒涼，好像被放火燒過的和乾燥的，以致山丘上面也好像鋪築的公路一樣不生草木，只有巨大的滿披尖刺的仙人掌才是例外。我去訪問了很多礦區；在我到這裡來以前，我已經沿着河谷向上游作了一次考察旅行，去察看幾個著名的銀礦。我走到了安第斯山脈的腳下。

地質考察進行得非常有意義。在我離開智利以前，我將要得到這個地區的地質構造的一個非常良好的概念。後天我要動身到可比亞波去，半路上要經過瓜斯科。7月5日，貝格爾艦要爲了接我而開駛到可比亞波來；以後就駛到伊基開和利馬去。我這次旅行的後半部分，將比了前半部分還要乏味些，因爲我打聽到差不多全部道路的附近一帶都是荒漠。有一段路，走了一天半也找不到一滴水。當我最後再乘坐上貝格爾艦的時候，我將感到很高興。這些毫無休息的長期漫遊生活，已經使我感到厭倦了。啊，在一想到我們現在正向着回返英格蘭的道路前進的時候，這真是多麼的高興呀！我的旅行生活方法是完全獨立的，而且在這方面也是使我得到了儘可能大的快樂。我攜帶了自己的床、茶壺、鍋子、盤子和湯盆。我們購買了菜蔬並且親手把它們烹煮；時常在我們購買馬吃的穀物或者草料附近不遠的地面上露宿。因爲房屋裡面蝨子太多，所以我們不能在屋內安睡。在我還沒有完全體驗到這種事實以前，我曾經借宿在屋內，到早晨起身的時候，在整件襯衫上面都佈滿了小血斑；我的全身的皮膚都被蝨子咬得像雀斑一樣了。我以前從來沒有想像到，在炎熱的乾燥的氣候下，這些小小的吸血的壞東西會得幹出怎樣的暴虐行爲來。可是，“*Gracias a Dios*”〔感謝上帝〕，再過1個月，就要和智利永遠告別了！而再過2個月，就要和南美洲分手了！最近我已經在研讀着有關南海地區的資料。我開始在考慮着，那裡恐怕不會有很多有趣的東西，如果只是去認識某一個群島和島上的居民，那麼特別會發生這種情況。可是，每個人在看到奧大赫的島以後，一定會感到相當有趣。在海面航行的期間裡，我將要有很多時間來寫作自己的日記和地質記錄。我已經有了兩冊草寫的筆記。

貝格爾艦現在正在這個港口裡，爲了以後的長途航行而在進行修理。大家都居住在岸上的帳篷裡面。艦上的各種東西，甚至是壓艙物，全都被搬走到岸上去了。過了一星期以後，貝格爾艦將再回駛到法爾巴來索去，裝儲9個月用的糧食。我希望在貝格爾艦離開這裡以前，會有一艘軍艦到來；如果沒有軍艦來，那麼在以後9個月裡面，就是在到達雪梨以前，我將接不到妳們寫的任何一封信了。我曾經從法爾巴來索寄出一大包標本給亨斯羅。這些標本將是最後的一批，因爲其餘的標

本我可能親自攜帶回國，尤其是一個個月下去，我私人的行李在愈來愈減少下去。在我們到達英格蘭的時候，我將差不多只有一件短外套披在自己的背上了。妳可以看出，我現在已經講述不出什麼好聽的話來了。因此就再會吧！

妳的摯愛的哥哥 Chas. 達爾文。

第28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利馬。

[寫信時間]1835年7月[希留布里郵局的郵戳日期是1836年1月4日]。

親愛的卡羅琳：

我上次最後寫的信是從科金坡發出的，我因為現在我能够從秘魯境內寫信給妳而感到很高興。我已經接到以前沒有送來的那三個月的信，而且我還知道，過了幾天以後，我還將接到幾封信。在這裡，我要來寫述一切從上次寫信以後所發生的事情的概要。我從科金坡騎馬出發到瓜斯科去；在那裡的河谷里，我逗留了幾天。從這個地方到可比亞波的一帶地區，有兩天半的路程，完全都是荒漠；在這個期間裡，可憐的馬匹竟找不到一口食料喫。可比亞波河谷是一條夾在完全貧瘠的地區中間的細狹的植物地帶。實際上，據我看來，科金坡以北的整個智利地區，按照它的荒涼景象看來，可以和阿拉伯地方相比擬。當我在可比亞波河谷里的時候，我作了兩次到安第斯山脈去的旅行，並且到達分水嶺。在這些高地上，空氣寒冷刺骨，但是天氣晴朗無雲，因此在一連幾年裡只不過下一次雨，而具有着明亮和生動的景象。要騎馬走過像智利這些地區，是一件困苦而疲累的工作；因此，在我的旅行結束的時候，我就感到很高興。要是沒有一些能够引起地質學家興趣的地方，那麼這種旅行真正是受罪了。可是，當你一想到地質方面的時候，那麼也就會在四周巨大的景色裡，找尋到很多可以使你經常思索着的精神食糧了。當我到達可比亞波港的時候，我發現貝格爾艦已經停泊在這裡，不過惠克哈姆在擔任臨時艦長的工作。在貝格爾艦到達法爾巴來索以後不久，就傳聞到一個消息說，皇家軍艦查倫索號 (Challenger) 在阿拉烏科地區沉沒了；這艘軍艦上的艦長薛慕爾 (Seymour, 是費支羅伊的好朋友) 和全艦人員，在印第安人那里生活的很悲慘。勃隆德艦 (Blonde) 上的老艦隊司令官採取了非常遲緩的行動；總之，他害怕在冬季裡從下風方面靠近岸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邊去。艦長費支羅伊不得不多次硬要他去，最後自己就充當起領港人來。後來又傳來消息說，他們已經成功地救出了差不多全部遇難的人，但是艦長和艦隊司令官吵架得太厲害了；艦長曾經暗示要上軍事法庭去控訴艦隊司令官拖延搶救的罪。我們懷疑，像艦長這樣有教養的能手，是不是已經把勃隆德艦上從船頭到船尾的每個人的眼睛都打開來，而達到了最使人驚奇的程度。我們盼望勃隆德艦在最近幾天裡能夠駛到這裡來，大家也都焦急地要知道這些消息。艦長和艦隊司令官的這次驚人的爭吵事件，在我們的集團裡發生極大的激動；恐怕無論哪一個政治事件都不會在國家裡引起相當的社會集團有同樣大的激動的了。

貝格爾艦在離開可比亞波以後，停泊到秘魯的伊基開；這是一個因為出口硝石而著名的地方。在這裡，整個地區是一片真正的荒漠。在我們離開海岸向內地的整個一天騎行的時間裡，我只遇到一種植物——特殊的黃色地衣，覆被在〔倒斃的馬匹的〕枯骨上面。居民們要騎行到40英里以外的地點去取飲水和柴火，而他們的食糧則還要從更加遠的地方運來。我們直接從伊基開地方駛到這裡來，並且已經在這裡停留了一星期。這裡的附近地區還是處在無政府狀態，所以我就被禁止去作考察旅行。我在這個地區裡略為看到的一些情形，使我感到不高興。冬季裡的天氣始終是陰沉沉的，到處籠罩着雲霧；雖然從來沒有雨下降，但是有着很豐多的、被當地人叫做秘魯的露水 (Peruvian dew) 的東西；實際上，這就是一種毛毛細雨。我很急切地要到加拉巴哥斯群島去。我以為，這個群島的地質和動物群應該都是極其有趣的。至於說到大赫的島這個地上的樂園，那麼我以為，在那裡不會看到特別有趣的東西。總之，直到我們的航行結束為止，除了最後的華美的英格蘭海岸景色以外，將不會再有值得一看的東西了。這封信說不定是我從南美洲寫出的最後一封了；同時我也寫信給歐文先生和福克斯。在這三個月的來信裡面，我同時接到了福克斯的兩封來信；他的信真是寫得最親切和摯愛的了。他還和我談論到很多關於他的妻子的話。我希望，他的妻子確實是一個可愛的小太太，正像他所想像的和確實應該得到的妻子那樣。因此，在發現我的所有朋友們都成為家庭裡的已經結婚的老成的人時候，這就使我感到多麼大的驚奇。

7月12日。我又接到了三封從英格蘭來的信；它們完成了連續的一套，到1835年2月份為止。艦長費支羅伊很興高彩烈地到來了，並且我們不久就要駛到加拉巴哥斯群島去。他剛才在5分鐘以前站立在後甲板上宣佈說，在明年這個時候，我們將靠近英格蘭了。同時，我因為看到了妳們大家的信，感到悲喜交集，恨不得馬上回家。如果妳以為，我不在渴望要看到妳們，那麼妳真的是大錯特錯了。可

是，妳們應該理解到，如果我因為任何原因，甚至是生病，而不得不離開貝格爾艦，那麼我的情感就會變得非常煩悶了。我所以說“不得不”，是因為妳們會同意我說，現在已經幾乎不值得去考慮任何這一類的做法了。請代我向可憐的親愛的老愛拉士麥斯作最摯愛的問好。我非常高興地在同一封信裡閱讀到關於他生病和同時又恢復健康的消息。在我以前在普里茅斯等候開船的時候，我的唯一的感到歡欣的回憶，正就是他跑來訪問我的情形。實際上，我無論怎樣去回憶自己的某一個生活期間，在我的頭腦始終會出現關於他的思想來。我接到了他的半封信；使我感到悲傷的事情，就是在我們還沒有到達好望角以前，我就不能夠獲得他寄來的信或者箱子。這個海角有着多麼光榮的名稱啊！實際上，當貝格爾艦繞行過它的險峻的海角的時候，我們也就有一種好希望來了。妳們在今後的10個月裡，將不再聽到我的消息；同時，我也不會聽到妳們的消息。爲了妳們對我有這樣的親切和親愛，願上帝賜福給妳們！再會吧！

妳的摯愛的弟弟查理士·達爾文。

附言 1: 如果妳不明白我上次所寫的寄信地址，那麼妳可以比較妥當地把來信封寄給艦長貝福特轉交。請記住，一封內容太豐多的信（就是太晚寄出的信），要比一封內容毫無的信要好得多。

附言 2: 請轉告父親，我已經支取了30英鎊，以便攜帶到群島那裡去使用。

第29封信 給蘇珊·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利馬。

[寫信時間]1835年8月3日。

親愛的蘇珊:

我又再寫給妳們一封信，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訴妳們，我已經從銀行裡支取了50英鎊，而不是我在上次的信裡所說的30英鎊。因此，必須把這件事告訴銀行老板，否則他在看到了50英鎊的數字會發生驚奇。我們在這裡延遲了開船日期，所以這就使我不得不多支取一些錢。這次延期對我說來是可悲的浪費時間。艦長在利馬發現了一些舊的航海地圖和文件；他認為這些東西有相當的重要。有兩個海軍見習生奧斯蓬(Usborne)和福賽特(Forsyth)暫時留下在這裡，在一隻小的雙桅縱帆

1) 這封信除了極小一段以外，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船上測量祕魯的海岸。此後，他們將乘坐商船回英格蘭去。實際上，我很希望上一個月的時間消磨在瓜亞基爾或者加拉巴哥斯群島那裡；可是，據西班牙人所說，No hay remedio〔沒有什麼事情可做〕。艦長今天從利馬派人送給我一張字條；他寫道：“請不要埋怨。我們趕程就可以補償這次延期。做了好事，就一些也不會發生壞事。我現在比平常更加快樂了”。因此，我現在高興地告訴你，雖然在這裡浪費了一些時間，但是我們的回國的日期不致於延長。我們將要好像飛行的荷蘭船 (Flying Dutchman) 那樣環繞世界航行；毫無疑義的是：如果這是我們航行的第三年，而不是第五年，那麼我一定會以為這次航行是很愉快的。我們將在最適宜的季節航行到雪梨。艦長打算在珊瑚島之間航行過去，穿過愛奧那海峽 (Iona Strait)。我們聽到關於這一條航綫的卓越的故事：有平靜的水面，每夜可以拋錨停泊，風景美妙和天氣特別良好。我想儘快能夠到氣候炎熱逼人的地方去。妳如果聽到一個人在南緯12度的地方，還要渴望到更加熱的地方去，那麼就會感到這種說法太奇怪了。可是，實際上是這樣的，在這裡永遠是陰雲籠罩的天空，有着使人難受的寒冷和潮濕。在我們到達加拉巴哥斯群島以後，太陽將直接經過我們的頭頂上面；我希望，我的志願會得到特別滿意的實現。由於軍艦上的生活安寧，伙食良好，所以我的身體比了前幾個月更加胖了一倍，並且非常快樂。我希望和相信，明年這個時候，我們如果還沒有到英格蘭，那麼也離開它不遠了。明年秋天，我將在希留布里看到樹葉的飄落情形和聽到知更鳥的歌聲；想到這些，就不禁感到太愉快了。我的情感即使在最細微的地方，也好像是小學生的情感一樣。每個小孩都渴望着假期早一天到來，而我則恐怕還要比他更加強烈地渴望着能夠早一天再看到妳們大家。現在雖然我和家鄉相隔近於半個地球的距離，但是我甚至已經在安排着，在將來回鄉以後的第一個星期裡，我將幹些什麼事情，到些什麼地方去。實際上，在我回鄉的時候，我有大批的事情要幹，要花費很多的時間。我的地質學筆記本變得非常厚了；在把它們加以利用以前，還必須做相當大的檢查和研究。可是，現在就只好得過且過了。明年9月，我們將回到英格蘭來；這一點已經對我足够了。

有兩艘軍艦從里約熱內盧駛到這裡來，但是它們並沒有攜帶信件給貝格爾艦，因此可以知道，海軍總司令已經把我們的全部通信關係轉移到雪梨去了。我們大家都盼望要到雪梨去，好像那裡是小英格蘭似的。實際上，去訪問這個殖民地，是很使人感到興趣的；它顯然無疑是南方的女皇。艦長凱恩在那裡擁有一個大農場，它的周界有200英里。我一定要騎了馬動身到那個農場上去。可是我恐怕，那裡沒有那些懂得真正的騎馬技術的高喬人。

在這兩個星期裡面，我幾乎沒有離開過軍艦。這個地方正處在這樣的一種無政府狀態下面，真是再壞也沒有的了。總統每天在幹着槍斃和暗殺任何一個違反他的命令的人的事情。有一道命令頒佈說，全部人民的財產一律歸政府所管轄；還有一道命令則說，凡是15—40歲的男子都應該應徵參加軍隊。昨天有一批青年人被槍斃；他們的罪名是拒絕報名應徵。這難道不是非常混亂的局勢嗎？

再會吧，我將到雪梨以後再寫信給妳。請代我向父親和家裡的全體人都作最摯愛的問好！

親愛的老格郎內！

妳的摯愛的弟弟查理士·達爾文。

請代我也向南茜問好。

第30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群島灣，新西蘭。

[寫信時間]1835年12月27日。

親愛的卡羅琳：

我的上一封信是從加拉巴哥斯群島那裡寫出的；自從那個時候起，我一直沒有機會再寄信給妳們。現在有一只捕鯨船直接駛往倫敦去；我很高興借着良好的下雨的星期日晚上，來向妳講述我的經過情形。妳將知道，我們已經越過了對薩人地點的經綫，現在正走進了右面一半的世界裡。在最近一年裡，我總是希望要回國，並且決不是用溫和的怨言來發表自己的希望。可是，現在我就準備要從清早一直到深夜來作經常不斷的咆哮。我一而再地計數着回國航行裡面的每個期間；現在感到損失一個鐘點的時間，要比以前損失整個星期還要難受得多²⁾。在這裡除了一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2) 達爾文的孫女雷夫萊特夫人(Mrs. Raverat)還保存着一張舊地圖；在這張地圖上面，可以看出達爾文曾經一而再地計數着回國航行裡面的每個期間的證據。這張地圖的出版日期是1823年；並且在其他的項目中間，它還包括着“世界上所有已知國家的山脈和其他地勢”。澳大利亞是一塊中間空白的圖形，還寫有新荷蘭的地名。在空白頁的上面，在開頭的他的簽名下面，可以看到達爾文親手記寫的各種距離計算的字跡。例如：“從可可群島到法蘭西島是2,340〔英里〕。法蘭西島到好望角是2,246〔英里〕。”接着又出現預計可以走完這幾段路程的日期：“9月1日從加拉巴哥斯群島動身；10月中旬，離開馬貴斯群島；……1月末，到達雪梨；2月，在雪梨。（空閒的一個月浪費去了。）”軍艦上的全體人員都對日期方面很關心，所以惠克哈姆在地圖上也寫上了自己的看法，並且標出了他的編寫姓名J. C. W.。例如：“4月1日，到可可群島。4月26日到法蘭西島。6月1日到好望角。6月25日—7月5日，在聖赫勒那島。7月1日在阿松森島 J. C. W.”——原書編者註。

連串的暈船以外，再也沒有什麼地質可以考察的了。以前所感受到的快樂和痛苦，還能够彼此平衡；可是現在，痛苦佔了優勢，而所有的快樂都轉移到將來方面去了；在最近 8 個月裡面，我已思索着我將來到達希留布里的情形。如果在那時候，我在吃了馬鈴薯燒鮮豬肉的美味的午餐以後，平靜地坐在自己的安樂椅裡面，而還能够作着埋怨的話，那麼妳就可以想像到，當貝格爾艦在陰暗的日子裡把船頭逆着巨浪前進的時候，我應該是多麼溫順的了。請想想這件事情並且憐憫我吧！可是，當我回想到經過 8 個月以後，我大概會和妳們一起圍坐在火爐邊的時候，一切事情就變得可以忍受過去的了。

在離開加拉巴哥斯群島這個火山口地區以後，在整個 25 天裡面，我們面前都是一片茫茫無邊的大洋；有很多人很高興用“高貴”這個名詞來形容這幅景色。在大赫的島上，我們停留了 10 天，並且對於這個差不多是古雅的島上的一切美妙情形感到崇敬。半開化的土人們的和善的單純的習慣，是和粗野的美麗的風景互相協調的。我曾經向島的中央山脈作了一次 3 天的小小旅行。到夜裡，我的嚮導們用野香蕉的葉子搭蓋好一個小房屋；我們就睡在這個房屋裡面。這裡的森林比不上巴西的森林；可是，它們大體上是相似的，所以在我看到它的時候，它就十分足够使我發生我在航行開始時候所得到的那些鮮明的印象來。我決不會爲了得到五倍長的時間的預料的快樂，而變更最初 6 個月所得到的回憶。我希望和相信查洛蒂會對熱帶風景發生狂喜。在聽到她親自講述自己的旅行情形的時候，我會感到多麼的高興。在妳的最近的來信裡，我不能够清楚地理解到，究竟她確實已經到了里約熱內盧，還是只不過打算要到那裡去。

可是，我必須再回到大赫的島方面來談談；顯然它是一個美妙的島，但是當我一想到妳們大家的時候，它就變得枯燥乏味的了。艦長和所有在艦上的人員（他們的意見也是有些價值的）都十分肯定地認爲傳教士的高貴品質對島上的土人起有很大的作用。要確切地觀察任何事實，顯然無疑 10 天的時間是太短促了，可是，根據我所看到的情形來判斷，有很多好事已經做到了，並且差不多沒有人認爲，它們曾經起了某種災害。我的嚮導們在山上睡眠以前，跪在地上，真正崇敬地用自己的土話禱告着；我看到了這種情形，感到非常驚奇。我們在所有各方面都對大赫的島感到高興，而且也把我們自己歸入到崇拜這個群島的女皇的人們的姓名錄里去了。

我們又再經過了三個很長的星期，航行到了新西蘭，接着將在那裡停留了 10 天。在新西蘭地方，不論在地區方面或者居民方面，都使我感到失望。在看到了大

赫的島人以後，這裡的土人就顯得是野蠻人了。傳教士在改進他們的道德品質方面做了很多好事，而且在傳授給他們文化技藝方面做了更加多的事情。有一件事情可以誇揚，就是歐洲人現在可以用不到害怕，安靜地在這裡的土人們中間散步，也像在英格蘭地方散步一樣安全；可是在最近以前，這些土人還是世界上最殘忍的野蠻人哩。我們對於愛爾所寫的書，發生憤慨；除了極端的不公正以外，它還表明出忘恩負義的情形來。我知道，正就是這些得到冷酷無情的責備的傳教士，毫無懷疑地時常用着一種比他的公開縱慾要更好得多的文雅態度在對待他，而且能够提出理由來期望將來*。我曾經步行到15英里遠的一個教區里去，並且在這些嚴肅的人們那裡度過了我一生從來沒有經歷到的最高興的愉快的晚上。

因為我以為，這個關於傳教士的問題應該會使妳感到興趣，所以我就詳細地寫了這些話。

我盼望早一天到達雪梨；這要比盼望到達航行路線上的任何其他地點更加感到愉快；我們將在很短的期間裡，就是只有在兩個星期裡，停留在雪梨。可是，我希望能够騎馬沿着一條道路到內地去旅行一次。我們將從雪梨航行到喬治王灣，以後照原定的計劃繼續航行。請不要忘記，要在8月1日，或者在這一天以前，寫一封信到普里茅斯去。

天色已經昏暗，所以我就要向妳告別。說不定就在這一秒鐘裡面，在一個寒冷的霜凍的早晨，南茜正在白費精力地呼喚着妳們大家從自己的睡夢裡起床來；我在想到這個情景的時候，就感到多麼的驚奇。如果我能够像那個善良的老舵工那樣，在11月的一個陰暗的早晨進入英吉利海峽的時候，也高興的喊着說，“啊，這裡就沒有那些可咒的藍色天空了！”，那麼我會感到多麼的快樂呀！我忘了要指出說，由於一連串的特殊機會，在離開加拉巴哥斯群島以前的一天裡，我竟接到了妳在3月裡寫來的信。我很擔心，我們在到了雪梨以後，由於到達的時間提早，可能接不到妳們的來信。請代我向父親、愛拉士麥斯、瑪利安和妳們大家作最摯愛的問好。再會吧，親愛的卡羅琳！

妳的弟弟 C. 達爾文。

我已經寫信給查洛蒂。我同時還附寄一封信給芳妮；妳能够把它轉寄一下嗎？我不知道她的地址。我也已經寫信給莎拉。

〔編者說明〕達爾文在傳教問題方面的興趣，一直繼續到他的晚年。他帶着一些

* 俄譯本漏譯了前面兩句。——中譯者註。

保留條件來相信，傳教士的積極活動值得加以支持；他也是一個在這方面的勸募人。在新西蘭地方，他對於傳教士的精力崇拜心更加堅強起來；他和費支羅伊（他本身是一個狂熱的傳教士）一定時常談論到傳教士的問題。1836年6月，他們還在海上航行的時候，就是在到達開普敦以前，曾經聯合署名，一同寫了一個小冊子，主張私人 and 政府應該支持太平洋上的傳教士們的工作。這個小冊子，曾經發表在南非洲基督教記錄集（South African Christian Recorder），1836年9月，第2卷，第4期。有一個奇特的定期刊物接受了達爾文初步勸募到的一筆錢。參看後面第34封信和其他以前已經發表過的信。

第31封信 給蘇珊·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雪梨。

[寫信時間]1836年1月28日。

親愛的蘇珊：

後天我們要離開這裡出發；可是，在我講述我們以前的任何經過情形以前，我要先來結算一下帳目。請妳告訴父親，我已經從銀行裡支取了100英鎊；50英鎊是用來付給今年和去年的伙食費的。其餘50英鎊則作為經常費用，或者更加確切地說，它們是被指定做這樣的費用；這使我感到悲傷，因為一切事情差不多已經過去了。這是一個花錢最多的地方，而我又要購買很多必需的東西。妳大概已經接到我上月從新西蘭寄出的信。我們在本月12日到達這裡。在進入港口的時候，我們看到這個大城市的四郊的景色，感到很驚奇：有無數風車，碉堡，石塊砌築的白色大房屋，華美的別墅等等。當我們拋錨的時候，我就滿懷着期望；可是，當我知道，一封信也沒有交給貝格爾艦的時候，我馬上垂頭喪氣起來。妳們任何人在家裡都不能夠想像到這種悲傷的情形是怎樣的。要知道用任何東西都不能來消除這種悲哀的。我們以前沒有想到，我們會很快就駛行到這裡來；因此，只好再會了，信呀！在到好望角的時候，我們將遇到同樣的命運；大概在我們到達英格蘭以後，我還接不到一封在最近18個月裡的來信。在我向妳講述了自己的可憐的經過情形以後，我真想坐下來大哭一場。

在我們到達這裡以後，過了兩天，我騎馬到巴特赫斯特（Bathurst）去；這個城鎮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位在離開這裡大約 130 [英里] 的內地。我的考察目的一部分是地質，但是主要部分是在於了解殖民地的現狀，並且看看內地景色。全世界的巨大城鎮差不多是彼此相似的；只有這種考察旅行方才能够使人看得到當地的特殊的外貌。這裡的確是一個卓越的殖民地；古羅馬在它的帝國版圖擴張時代，不愧有了這樣的一個後裔。當我的祖父在魏之武先生的像牌上面寫着“希望訪問雪梨港”的詩句時候，他預言得很正確。除了那個事實，就是把城裡的 $\frac{7}{8}$ 英畝的土地拍賣而得到 12,000 英鎊以外，難道還可以舉出更加明顯的證據，來表明這個地方異常繁榮的情形嗎？這裡還居住着一些人，以前是流放來的罪犯（有一個罪犯甚至曾經被細縛在手推車的背後，公開受到鞭打），但是現在他們獲得了每年至少 12,000—15,000 英鎊的收入。可是，我仍舊以為，這個殖民地永遠也不會成為像北美洲一樣的地方，它永遠不會成為一個農業國家。這裡的氣候有這樣的乾燥，而土壤也相當貧瘠，所以即使在最良好的地區，也是顯出非常可憐的景象來。由於風景單調，使人發生出奇怪的印象來。到處有一片片森林。樹木的高度相同，而它們的樹葉也有着相同的色澤。這是一個可以使人迅速發財致富的卓越的地方。我以為，妳只要去幹牧羊人的工作，只要在普通的照看之下，就可以發財致富。以前我曾經對於這個地方發生一種烏托邦的思想；可是，這裡的較低下的階級是罪犯的子孫，他們的社會狀況使人有這樣的厭惡，而周圍的地方的性質又是相當貧瘠和單調，所以我的烏托邦和澳大利亞就變成了世界的相反的方面了。在我騎行回來的時候，我在艦長凱恩那裡住了一夜；他居住在離開雪梨大約 30 英里的地方。我同他一起去訪問了他的幾個親戚，麥克阿瑟 (MacArthur) 的一家人；這一家人居住在一座很大的美觀的鄉村房屋裡面。當我們到他家裡的時候，我估計那裡有 20 個人正坐着在吃早飯；在那裡有一群美貌的太太們，好像是澳大利亞的姑娘，全部都具有優美的英國風度，因此會使人想到，他實際上是在英格蘭地方了。我們將從雪梨到霍巴特鎮去，再從那裡到喬治王灣，然後就要和澳大利亞再會了。因為霍巴特鎮是被添加到我們的原有的停泊表裡去的，所以我以為，我們恐怕在 9 月份以前還回不了英格蘭。可是，謝謝上帝，艦長也和我一樣在生着懷鄉病了；我希望他的這種感情只是向上增長，而不是低落下去。他正在編寫航行報告書，準備將來把它出版。根據我已經翻看過的那幾部分來判斷，這本報告書寫得不壞；不過我以為，它的內容講述得還不够生動或者鮮明。在最近 12 個月裡面，我和艦長相處得很親熱。他的性格獨特，但是高貴；可是，可惜他有着一種暴躁的脾氣。我以為，誰也沒有像他自己那樣意識到這一點，就是他表明出，他在設法克服這些缺點。我時常懷疑到他的結局會達到什麼地步。根據很多

情況看來，我確信結局會是非常良好的；可是再從另一些情況看來，我又擔心會變得很悲慘。在離開喬治王灣以後，我們要到法蘭西島、好望角、聖赫勒那島、阿松森島，但是不再到佛德角群島去，因為在那個季節裡，那裡的氣候惡劣；以後到亞速爾群島，然後到英格蘭。在這個最後的期間裡，我時刻看出愈來愈增長的狂喜來。我時常要求自己的愚笨的頭腦，要有極大的忍耐心和健全的思想，可是在我的心頭却十二分地滿懷着對妳們大家的熱愛，因此再也容納不下這些枯燥乏味的善行了。請代我向父親作最親切的問好。願上帝賜福給妳們大家，我的最親愛的格郎內！

妳的最摯愛的弟弟查理士·達爾文。

請轉告父親，在霍巴特地方，我實際上恐怕不得不又要支取一小筆款子。我知道，父親將會說，如果我這一類暗示是被神聖的天啓所預示而來的，那麼它就更加值得重視的了。可是，我實際上完全沒有想要把它看做是神諭的。我浪費了一些錢，去購買了兩幅水彩畫，每幅3吉尼(guinea,金幣)；這是從馬爾登斯那裡購來的；馬爾登斯是這裡的有名的畫家。要是我能夠預料到這次到巴特赫斯特去的騎馬旅行會花去很多錢，那麼我也就不會去購買這兩幅畫了。

[編者說明]貝格爾艦航行到雪梨的時候，還只不過是在海軍上將阿塞·菲力普(Arthur Phillips)在這裡建立殖民地以後的48年。當時英國軍艦把這裡的一種粘土帶回英格蘭；這種粘土有特別良好的性質；陶器師約西亞·魏之武(達爾文的外祖父)和查理士·達爾文的祖父用它來塑製和烘燒成一塊像牌，表示希望鼓勵和平勢力下的藝術和勞動，去統治新建立的殖民地。查理士的祖父愛拉士麥斯·達爾文曾經寫了一篇關於這方面的預言詩；費支羅伊在他所編寫的阿德文丘和貝格爾兩艦航行記裡面，把它摘引出來(第2卷，第621頁)。現在就把這篇詩摘引在下面。

雪梨港的海水漲滿了它的光明的胸懷，
在那裡，它向年青的海軍們求愛，對風暴發生厭惡；
在高高的岩石上面，在憂慮的氣氛裡面，
希望之神尊嚴地站立着，把她的金黃色的頭髮飄動着；
她用自己的甜蜜的笑來把海水一直平靜到深處，
並且用着美妙的曲調來使風迷迷糊糊地睡去，
她伸出自己的雪白的手給每個荒僻的平原，
高高地搖動着身子的樹林和被海水包圍着的岸灘。
她喊道：“喂！興盛起來的土地，要記錄下
時間的最初幾幕，還有真理的確切的言語。

這裡將有寬闊的街道把自己的牆壁伸展開來，
 競技場建築得很廣大，還添加上一彎新月；
 從城市裡發出光線，照耀在開墾的土地上面，
 運河的水泛着光輝，還有堅硬的道路在伸展着。
 這裡要有雄偉的拱橋，像阿波羅的巨像那樣，
 橫跨在那閃閃發光的河流上面，並且限制了奔逐的浪潮；
 優美的別墅成為風景裡面的皇冠，
 農田裡泛着金黃色的麥浪，果園在它們中間露出紅顏。
 這裡將有高大的禮拜堂的尖閣，高升起圓頂的塔，
 防波堤和碼頭把它們的堅實的建築物混和在一起；
 在每次颶風的時候，駛近的船隻就溜滑了進來，
 而北方的財寶就在每次來潮的時候跳舞起來了！”
 山林的女神就停息在這裡；驚人的回聲在咆哮着，
 響亮的快樂聲從一岸傳送到另一岸去；
 她的優雅的步伐向下移動，緊貼在平原上面；
 於是和平，藝術，還有勞動，都和她的裙裾連繫起來了。

第32封信 給卡薩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霍巴特鎮，望第門倫德島。

[寫信時間]1836年2月14日……[郵戳日期是1836年7月7日]。

親愛的卡薩琳：

我打算寫一封信給你，可是心裡有些捉摸不定，不知道寫些什麼事情才好，因為妳從這樣長的日期上面也就可以看出這種情況來了。我推想，妳們大概已經接到我在幾天以前從雪梨所寫的信。我們在經過6天的航行以後到達這裡，現在已經在這裡居住了10天。明天上午，我們要航行到喬治王灣去，要經過1,800英里的風暴最大的海面。願上帝保護和加強我的胃臟！艦上的全體人員都對這個地方要比對雪梨更加喜愛。這裡的未開闢的地區也和雪梨那裡有相同的外貌。可是，在這裡由於氣候比較潮濕，所以在果園裡充滿着最繁盛的植物，而穀物田會使人愉快地以為很像是英格蘭的穀物田。

如果一個人不是特別受到一定的社會集團（例如文學界和科學界等）的牽制，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而且又打算把自己的家族遷移出境，那麼這裡就是他的最適當的移住地點了。他只要有一些看管的能力和很少的資金，就可以得到富裕的生活，並且可以隨心所欲，無疾而終。在新南威爾士地方，確實無疑地，一個人可以很快就獲得每年幾千英鎊的收入。可是，我以為，他一定不會得到舒適的生活。這裡的社會比較良好。這裡也沒有那一些人，就是他們過去是罪犯，而現在安坐在自己的馬車裡出遊，並且過着奢侈的縱慾生活。實際上，移民制度對於窮困的上流人是很好的事情。妳在知道了這裡有多麼愉快的社會以後，就會感到驚奇。昨天我在檢察長那裡吃午飯；在那裡，在他的最親密的朋友的小集團中間，他組織了一個頭等的意大利音樂的演奏隊。他的房屋巨大，有美麗的傢俱；午餐非常精美，還有高爾斯(!)僕人(當然他們以前都是罪犯)。在不久以前，他們組織了一次化裝跳舞會，有113個人參加。他們曾經對我說，在另一個很愉快的房間裡，就是在我吃午飯的房間裡，他們最近舉行過一次跳舞會，有96個人參加。在這樣荒僻的一個世界角落裡，會有這種情況發生，不是會使人驚奇的嗎？

必須離開英格蘭，到遙遠的各個不同的國家的殖民地去看看，這樣才可以知道，英國人是怎樣使人驚嘆的人民。在我們的航行期間裡，看到這樣多的遙遠的英國殖民地，這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這些殖民地是福克蘭群島(在等級上是最低的)，澳大利亞的三個部分，法蘭西島，好望角，聖赫勒那島和阿松森島。我的理智對我說，我應該對所有這一切情形感到高興；可是，我應該承認，我一看見一隻駛到英格蘭去的商船，總是會發生一種最危險的思想，要搭乘它逃回去。有一個最真實的悲哀的事實，就是我覺得，最近4個月的時間好像有過去的兩個年頭一樣長，因此照此推算下去，我還得度過4個年頭哩！恐怕再也沒有別的軍艦，會像貝格爾艦那樣，滿載着這樣多的懷鄉病的英雄了。我們大家應該爲了這件事情而感到害羞。在和印度的兵士和官員的生活比較看來，5年的時間好算是什麼呢？我對他們感到衷心的悲哀。如果一個人註定要離開自己的家鄉和朋友們，那麼他最好還是移住到這裡來，並且轉變成爲一個農場主人。此後，他不會再因爲工薪減半和面黃飢瘦而返回家鄉了。在我們的軍艦上，有幾個軍官在鄭重地談論着一個頭等重要的羊毛問題；在這個殖民地的各個地點也都在談論着這個問題。

父親在聽到我在前一封信裡的預先聲明原來是虛假的時候，一定會感到高興。因爲我不打算再作任何的考察旅行，所以我就用不到錢了。請代我向親愛的父親問好。我因爲他允許我參加這次航行，而時常想到他對我的親切態度。實際上，我將一生回憶到這件事情。

再會吧，親愛的卡蒂！你們可以看出，我已經寫不出什麼值得寫的東西來了。謝謝上帝，有一個不容爭論的事實，就是一月一月，一星期一星期和一天一天將消逝過去，不過他們也可以像最可惡的懶惰蟲一樣的漫遊過去。如果我們大家還是活着的話，那麼我們將在秋天相見。

妳的摯愛的哥哥查理士·達爾文。

第33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路易斯港，毛里求斯島。

[寫信時間]1836年4月29日[郵戳日期是1836年9月5日]。

親愛的卡羅琳：

我們在今天上午到達這裡。因為明天有一艘軍艦要駛到英格蘭去，所以我就趕緊抓住這個機會來寫信。可是，因為我又是疲累又是愚鈍，所以我這封信也會寫得枯燥乏味。我先來從雪梨和霍巴特鎮那裡寫起；在我們離開霍巴特鎮以後，我們向喬治王灣駛去。我對於澳大利亞的任何部份都沒有很大的好感。坦白地說，在我們最後一次訪問它的時候，也感覺不到有什麼東西會促進這種好感。

此後，我們就航行到基林群島去。這是低淺的礁湖群島，離開蘇門答臘大約有500英里。我因為我們能夠到這裡來而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可以看到珊瑚蟲所營造的這些驚人的建築物之一。關於珊瑚島的形成問題，是我在最近半年裡的最感興趣的問題。我希望，我能夠把一些有關這方面的事實來構成一個更加簡單和有聯系的觀點，而不像以前大家所想像的說法那樣。有一種說法，以為一個直徑30英里的礁湖島，是以水底的一個同樣直徑的火山口作為它的基礎的；我以為，這種說法永遠是一種奇蹟般的假設罷了。

我們從基林群島一直航行到了現在這個地方來。直到現在，我們所見到的一切情形，都是很愉快的。這裡的風景還不够像大赫的島那樣迷人，也更加不及巴西那樣宏偉的繁盛；可是，它還可以算做一幅完美的很美麗的圖景。可是，我們現在無論對哪一個地方都不會發生留戀；最好是它在我們背後一些也看不到，而且他離開我們愈遠和愈不清楚，也就愈加好些。我們大家都完全患了懷鄉病。我確信，在離家5年到某一個外國地方去和在同樣時間裡漫遊這兩件事情之間，具有着重大的差異。我一些也沒有這樣大的渴望，要去看到某一個地點或者某一種事物，而它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是我以前已經知道的，並且我可以說到它道，我將再看到它一次。我們的頭腦都爲了這樣的一個經常的問題而搞得昏迷了。艦長好像騎馬者一樣，繼續放鬆韁繩向前馳行，但是隨時準備着使用踢馬刺。謝謝上帝，在最近期間裡，我們還沒有喪失過一個小時，而且以後也不至於會再喪失時間。如果我們逃避過了好望角附近的風暴，那麼我們很可能在妳接到信以後 8 個星期裡面到達英格蘭。我們在過了好望角和聖赫勒那島以後的航綫還沒有確定。我以爲，當我們停泊在巴西海岸邊的巴伊亞時候，這次航行就告結束了。現在當我默想到這幅華美的風景時候，我的情緒也有相當的不同了。以前我以爲，在這幅風景裡逗留一個小時，抵得上普通的生活一年以上；可是，現在只要瞥見一次我的親愛的家鄉，就會比看到所有一切華麗的熱帶地方的聯合國要更加好些。當我們在海面上和天氣良好的時候，因爲我很忙碌，所以我的時間就過得很快。我的時間都耗用在整理舊的地質筆記方面；整理的方法通常就是把它們完全重新謄寫一遍。我現在方才開始感覺到，要把自己的思想用文字來表達出來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在問題關連到簡單的敘述方面時候，一切就進行得很順利；可是，如果要在開始作判斷的地方；把它們講述得有恰當的聯系、簡潔和帶有適度的流利，那麼正像我已經說到的，這就使我發生了從來沒有想像到的困難。

我的地質研究使我的情緒大大興奮起來；我甚至急切希望，真正的地質學家們會認爲我的觀察資料有相當的價值。我非常清楚地看出，我必須居住在倫敦整整一年，以便在這個期間裡，在緊張的工作裡，而可能把自己所得到的大部分資料研究清楚。請妳轉告愛拉士麥斯，替我到溫達姆 (Whyndam) 或者其他俱樂部去掛一個名字。如果以後能夠聽受忠告最好不再參加，那麼這也沒有什麼害處。艦長有一個表兄弟在溫達姆；他以爲，溫達姆可能照顧我。叫愛拉士麥斯替我在倫敦的比較普通的區域裡注意一下那些有良好的大房間的公寓。現在當我開始計劃自己在英格蘭的生活時候，我真的相信，這個計劃已經不是這樣遙遠無望的了。請妳告訴父親，我已經支取了 30 英鎊。艦長天天都變成快樂的人了；他現在總是興高彩烈地察看着他預定要完成的工作。他也像我一樣，一天到晚忙於寫作，不過他所寫的不是地質，而是航行記。我有時擔心他的“著作”會變得過分散漫，但是在所有其它方面，它顯然無疑是寫得不差的。他所用的文體很簡單和精美。他已經向我建議，要我和他合在一起出版航行記，就是我可以爲了他而處理或者安排自己的日記，並且把它去和艦長自己寫的航行記合併在一起。當然，我已經說過，如果他缺乏資料，那麼我完全同意這件事情；或者如果他以爲我的日記裡的拉雜的瑣事也有一些發表

價值，那麼我也照辦。他翻閱了我手邊還留着的那部份日記，並且對它很喜愛。我將急切地聽到妳的意見，因為要把那些關於時常有人訪問的世界各地的情形發表出來，確實是當前的一個最危險的舉動。這件事情對我說來是稀有的好運氣，因為在很多以前的（在軍艦上的）自然科學家當中，極少是地質學家，或者更加正確的說來，一個也不是地質學家。我在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將是沒有競爭的。我可以使妳相信，我已經有相當的焦急，在盼望着那個時候到來，就是在那時候，亨斯羅將採取嚴肅的面孔，來斷定我的筆記的價值。如果他帶着失望的樣子搖搖自己的頭，那麼我接着就知道，我最好馬上放棄研究自然科學，因為科學將捨棄我而去了。可是，我却已經用盡自己所能具有的一切努力去幹着這件事情。

可是，我現在所寫的信是多麼可怕的自私自利的東西呀！我是這樣的疲累，所以無論什麼人都不能使我相當地興奮起來，而寫寫關於自己所愛好的對象的自吹自唱的話也就足够了。我可以這樣來辯解，如果我寫到關於自己的話，那麼上帝知道，我還是在很想念妳們大家的。

過了六天以後，我們將離開這個島，如果遇到任何機會的話，那麼我將要從好望角寫信給妳們，而且那時候的一封信就將是最後的一封了；此後，我就將以一個古代的焦黑皮膚的紳士的形姿出現在妳們面前。在軍艦把它的鐵錨拋下到老英格蘭的淤泥裡面的時刻，我就要動身到希留布里來。我希望，我會在好望角找到妳們的來信；可是我對這方面也有很大的擔憂。我所接到的最後一封信是在13個月以前的。這真是一個使人苦痛的遙長的期間，一些也不能使人知道大家所關心的是什麼。我們大概要在9月初到達英格蘭。因此，妳應該考慮到我有18個月接不到妳們的信，所以要把這個期間裡的每件重要的事情都轉述給我聽聽。如果我在9月14日還沒有到家，那麼請妳再寫一封信到普里茅斯郵政局。因此，當我動身到家鄉的時候，我就可以心中有數地行路了。

願上帝賜福給妳們大家。祝妳們又健康又快樂。原諒我寫了這樣一封信。我相信，對妳說來，有了這封信總比沒有接到信要好些。向妳們大家再作一次再會。請代我向父親和大家作最親切地問好，最親愛的卡羅琳！

妳的摯愛的弟弟 Chas. 達爾文。

〔編者說明〕蘇珊在這張信紙的背面用鉛筆寫了下面的一段話：
親愛的卡羅琳：

這兩封信接連在一起很快就寄來了，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這一封信寫得非



插圖 7 福克蘭群島的巴爾克里灣和路易斯港。



插图 8 武拉斯哥島，在合恩角附近。

常好，我在接到它以後感到很高興。大概妳在離開 P〔原字不清〕以前會寫一封信給他的吧。告訴卡蒂，勃拉德夏夫人在上星期一死了。我很高興能够在星期六看到她。爸爸今天到 L〔原字不清〕去了。

妳的妹妹 S. E. D. 星期五。

第34封信 給卡薩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好望角。

〔寫信時間〕1836年6月3日。

親愛的卡薩琳：

前天我們到達這裡。在我們從毛里求斯島到這裡的航行期間裡，前半部分經過得很順利，可是後半部分却壞透了。我們遇到了猛烈的風暴，它極像我們以前在合恩角那裡所遇到的風暴。因為現在我明顯地可以忍受到比3年以前更多的暈船的痛苦，而且航行又接近於結束，所以我仍舊很高興。艦上的人們在雪梨和毛里求斯島都沒有接到信件，感到很失望，因此大家都斷定在這裡會盼望到一大堆信件。真糟糕，高山般的信件堆，却縮小成為大約裝有一打信件的小信袋。在這幾封信當中，我却碰到了好運氣，竟收到了妳在1836年1月裡所寫的來信！以前9個月的來信還在寬廣的大洋裡漫遊着哩；我們恐怕要回到英格蘭以後再過一段時間，方才再會收到它們的了。可是，如果妳知道了我在確實相信父親和妳們大家都安好的時候，經受到了多麼難以描寫的高興，那麼妳就會更加清楚地理解到，這種定期的通信方法是多麼必需的了。正由於這個定期的通信方法，我就能夠接到這最後的一封信。我在毛里求斯島寄出的信，曾經請妳們把最近18個月裡的家中所發生的一切情形簡略地寫給我，寄到普里茅斯去。現在，就可以把這封信縮短，從今年1月的情形開始寫起了。但願我對這一點的希望不要落空，因為否則我就要在從普里茅斯回家的路上一路焦慮不安，而不去欣賞這一帶最卓越的和最美麗的風景了。我相信，我在家裡還留着一只皮箱，冬大衣和呢的擗腿套。如果有這些東西，那麼就在9月1日把它們寄到下面的地址：“德翁港，皇家飯店，愛里奧特先生代收，留交海軍上尉沙利文（保管到皇家軍艦貝格爾號到港為止）”。我們將從這裡駛到聖

1) 這封信除了一小段以外，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赫勒那島去。我們將來從聖赫勒那島到英格蘭的航行路線還沒有確定好。

現在貝格爾艦正停泊在西蒙士灣，離開我現在所到達的開普敦是 20 多英里。這裡是一個優美的奇特的城鎮。它位在一座巨大的牆壁（桌山）的腳下；這座高牆直達到雲際，構成一座最雄偉的堡壘。開普敦是一個大旅館，位在向東的一條大路旁邊。絕大多數的房屋都變成了公寓；我現在就寄宿在一家這種公寓裡。第一天，我就走進了當地的真正印度富翁的集團裡去；這些可憐的人，全體都不能夠生出維坡（Beppo）*裡面的英雄那樣的心肝來。他們大家都是極其吝嗇的。我由於所有這些喀普里人和這樣多的“普爾”們**，並且由於從加爾各答到孟買來來回回的衝奔而搞得十分頭昏腦脹了。我失望地作了一次最急速的撤退，並且但願上帝將來把我拯救出印度富翁的手裡吧。明天上午，我要和艦長費支羅伊去訪問赫歇耳爵士。我已經看到他購買下的房屋；它離開城市 6 英里，並且在最僻靜的優美的地點。我聽到很多關於他的怪癖的、但是又很溫和的行為，因此我就抱著極大希望，要去會見這個著名人物。後天我希望出發作一次 3—4 天的短途騎行，去觀看幾幅非洲的風景，或者更加正確的說來，去看看非洲的荒漠。因為我曾經在巴塔哥尼亞、智利和秘魯那裡，看到過很多同類的荒漠地區，所以我就感到自己很有些像是荒漠的鑑定家了，因此我也很有興趣去看看它們。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徵，因此也就值得去看一看它。可是，我當然要去看到世界上最良好的地方，那裡有優美的波浪起伏的綠色田地和林蔭路。啊，如果妳們這些年輕的姑娘胆敢斫去很多樹木（我對每棵樹木都記住在心頭），那麼我永遠也不會饒赦妳們的。我聽說愛拉士麥斯變成了家長，因此感到非常高興。我希望在他附近的地方租借到一家公寓房間；那時候倫敦將是我的很愉快的地方。可是，我時常以為，劍橋要更加好些。我還不可能變得很像是倫敦人，而不再想要在秋季的真正的鄉野裡作一次安靜的散步了。

我從妳的信裡看到一句話，就是“從你的來信裡摘錄而編成的小冊子”，真使我感到驚恐起來。我只能夠推測說，這些摘錄的東西是關於少數地質上的細節的。可是，我寫給亨斯羅的信，也好像寫家信一樣，寫得粗心大意的，所以把這種既不細心又不精確的東西發表出來，真正是十分冒險的舉動了。可是，正像西班牙人所說：“No hay remedio”〔沒有什麼事情可做〕。

暫時再會吧，願上帝賜福給妳們大家。我很懷疑，父親是不是又再會在我們經過 10 天而航行出發以前聽到我的消息。請代我向年青的派克小姐問好，因為我希

* 維坡（Beppo）是威尼斯的拜倫的詩的名字。——俄譯者註。

** 喀普里（Cawnpore）是意大利的城市；“普爾”（poor）就是“城市”的意思。——俄譯者註。

望我要有一個小甥女，而不是第五個甥兒〔指瑪利安的子女〕。

親愛的卡薩琳，再會了。

妳的摯愛的哥哥 C. D.

附言：我發現，最後我不得不立刻支取 30 英鎊。可能我不一定會用去這一筆錢，但是在乘坐馬車回家的時候，半路上沒有錢用，那麼我就會變得進退兩難了。

〔編者說明〕信裡所講到的“摘錄而編成的小冊子”，就是亨斯羅教授爲了在劍橋哲學協會的會員中間傳播知識而在1835年12月所出版的小冊子。它有31頁；從他的過去的學生達爾文在幾年航行時間裡寄給他的信裡，摘錄了地質方面和少數動物方面的文字。在1836年4月的昆蟲學報 (Entomological Magazine, 第457—460頁)裡面，又再從這個小冊子裡摘取了一些文字發表。

第35封信 給卡羅琳·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阿松森島附近。

〔寫信時間〕1836年7月18日。

親愛的卡羅琳：

我們現在正在借着一陣最順利的信風，朝向阿松森島方面駛行。我決定寫信來答覆妳們的最精美的來信，至少是要儘可能時常寫給妳們大家。我將把這封信留在阿松森島上，以便找到機會來寄給妳們。在我要談任何事情以前，我應該先來報告一個壞消息，就是我們向英格蘭前進的預定日期又再延長了。軍艦上的最有經驗的人們認爲，我們恐怕很難有希望在10月底以前回國。今後的3個月的時間顯得有無限的枯燥和遙長；我確信，最後的3個星期一定會使大家的心緒更壞，而最後的3天則同樣地會使我們十分難以忍受。除了要再三告訴妳們，我怎樣渴望着能够安靜地和妳們同坐在一起以外，我不想再寫一些其他的話了。如果我們能够在10月底以前橫渡過寬廣的大西洋，那麼就會看到多麼美麗的施洛普郡啦！妳不能想像到，我多麼急切地想看到幾個老地點的風景，並且把過去對它們的印象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和現在的印象來比較一下。我得出了一個結論，並且確實相信，英格蘭的風景要比我以前所看到的任何地方的風景更加美麗10倍。一個有理智的人，能够從2—3英里高的巨大得難以比擬的山脈方面希望到些什麼呢？不，不；還是給我勃烈森山或者幾座這樣精緻的小山吧！至於說到那些平原和不通行人的森林，那麼有誰能够把它去和英格蘭的綠色田地與櫟樹作比擬的呢？大家都在與緻蓬勃地談說着熱帶地方的始終在發笑的天空；這難道不是無聊透頂的說法嗎？如果有人看到一位常常在發笑的太太的面孔，那麼他就會感到驚奇不止了吧？英格蘭並不具有那一種像人們所認為的平淡無味的美麗：她會大聲呼喊，也會怒容滿面，並且也會發笑起來，一切都會輪流發生出來。總之，我確信，去繞地球走一圈，正是一件使人極其可笑的事情；當你安靜地停留在一個地方的時候，地球就會和你一同旋轉着。可是，我將回到過去方面來看，因為如果老是瞻望將來，那麼我就會喪失自己的理解力，而開始講出愚蠢的話來了。貝格爾艦停泊在聖赫勒那島 5天。我這幾天就居住在這個島的中央高地上的雲端裡。這是一個很奇特的小世界。在居民地區的四周，有寬大的荒涼的黑色岩石地帶包圍着，正好像大洋的寬廣無邊的堡牆還不足够去保衛這個寶貴的小地方似的。我從島的中心地點步行出發，差不多漫遊了整個島。這幾次步行使我很高興；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期間裡，我所作的步行都沒有現在這樣的高興。這個島的構造是複雜的，而它的地質上的起源也是比較獨特的。我發現自己有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在閱讀一本本書的時候，總是沒有作過一些研究批評。曾經有人寫道，海生軟體動物在近於2,000英尺高的陸地表面上被發現，因此這個島雖然具有一個完全獨特的植物區系，但是一定是在最近的期間裡從大洋的底部向上升起來的。可是，這些軟體動物原來還是陸生的軟體動物呀！同時使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它們現在已經不再生存在這個島上了。我從老將軍達拉斯和他的女兒們那裡聽到很多情形。當地的人們對他有好評（把他看做一隻好意的老鵝）。他爲了改善道路和組織其他公共事業的工作而吃盡很多痛苦；他是一個極其好客的人，愛好誇揚，很有聲名。年輕的姑娘們正是美中之美。後來他曾經擔任過東印度公司的最後一任的總經理，每年收入要等於現在收入的四倍。因此，大家都爲了他的離職而表示痛惜。

我從聖赫勒那島寫了一封內容豐富的長信；裡面都是講些我自己的事情；我把這封信直接寄到溫達姆俱樂部去。我非常熱誠地希望，愛拉士麥斯不要在貝格爾艦回國的時候老是在大陸上漫遊。我很高興聽到他已經有了一座房子，因為這就大概可以使他現在比較安定地住下來。我真的要想多說一些話，因此我擔心我會

斷絕幾個朋友的關係。我將聽任妳的處理，而妳也應該負起責任來訓斥我一番，正像很早以前妳教養我的情形一樣。最後，到那時候，我將要和妳一同在奧斯惠斯屈萊大道上騎馬馳行。親愛的卡羅琳，我渴望早日看到妳和妳們所有其餘的人，還有親愛的父親。願上帝賜福給妳們！

妳的最摯愛的弟弟 Chas. 達爾文。

附言：我沒有把這封信封好，因為在我們明天到達阿松森島的時候，或者會接到妳們的信。

〔在信封的外面，有下面一段用鉛筆所寫的話：〕

在地平綫處出現一艘軍艦，因此這封信必須發出了。信件也送來了，但是還捆在一起，來不及拆分開來。

第36封信 給蘇珊·達爾文小姐¹⁾

〔發信地點〕巴伊亞, 巴西。

〔寫信時間〕8月4日〔1836年〕。

親愛的蘇珊：

我正要寫幾行字來向妳說明一下，為什麼這封信是從南美洲海岸寄出的。在我們所測定的經度方面，發現有些特殊的不符合地方，因此這就使艦長費支羅伊急切要完成環繞南半球一周的航行，然後再依照我們最初從英格蘭出發所經的航綫回國。這種曲折前進的航行方法很使我們感到悲傷；這對於我的情緒真是致命的打擊。我厭惡而且痛恨海洋和所有航行在海面上的船隻。可是，我仍舊相信，我們將在10月的下半月裡到達英格蘭。在阿松森島那裡，我接到了卡薩琳在10月裡所寫的信和妳在11月裡所寫的信。我在好望角所接到的信都是後來寫來的一封信。可是，所有各種來信都是無價之寶；我爲了妳們兩人寫信來而向妳們道謝。

當我一知道有家鄉來的信息時候，阿松森島的荒涼的火山岩石和凶險的海石，就立刻轉變成爲一幅愉快的景象。我又再專心地進行自己的舊有的地質研究工作。妳如果知道了我在每到一個新地方對於信件而發生多麼高興的情形，那麼就一定

1)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會感到驚奇。我們在阿松森島只停留了4天，於是十分順利地駛到了巴伊亞。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得再走上南美洲的海岸。我發現，在最近4年裡面，我的熱誠已經消失了很多，因此感到這幾乎是痛苦的事情。我現在可以沉着地在巴西森林裡散步。這並不是因為它的極端美麗已經減退，而是因為現在已經不再去探尋卓越的對比，我却懷念到英格蘭的麻栗樹，而不留戀於雄偉的芒果樹了。雖然這種曲折的航行使我們至少損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但是在幾方面說來，我對它感到高興。我以為，我將因此能夠帶回來一幅生動的熱帶風景圖。我們要從這裡航行到佛德角群島去；這就是說，只要是風向和赤道海面的平靜情況允許我們，那麼我們就這樣辦。我懷着一些微小的希望，就是來一陣穩定的逆風，就會逼使艦長把軍艦直接駛到亞連爾群島去。我全心全意地祈求這件最不順利的事件會發生。

在妳們兩人的來信裡，都充滿了好消息。特別是妳告訴我的這些關於塞治威克教授時常評述到我所採集的標本的話。我應該承認，他的這些話使我非常高興。現在我確信，有一句話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確的，而且我將來要時常信奉它；這就是：一個竟會白白浪費去1小時光陰的人，就不懂得生命的價值。塞治威克對我的標本一般發生興趣；這個事實使我發生一種希望，就是我能採取他的忠告，因為這些忠告在很多地質問題方面是我極其需要的。用不到再向妳說，妳就可以看出，我這封信潦草到可恥的地步，這是我為了抓緊時間而寫出來的。整個上午我都不在軍艦上，而現在又有外來的客人們跑到我們這裡來，而我還應該走下艙房去和他們談談客套話。不但這樣，因為這封信要交給一隻外國船寄出，所以我懷疑它是不是會寄到妳那裡來。

再會吧，最親愛的蘇珊和妳們大家。再會了！

C. 達爾文。

〔編者說明〕在這封信的信封外面，他的姊姊寫着：“最後的來信”。可是在這本書裡，還有兩封信被收編在後面。一封信是他寫給舅父約西亞的；約西亞是聰明的和沉默寡言的，有明辯力，曾經竭力支持查理士參加航行的計劃，相信查理士是一個具有廣大的好奇心的人，會從經驗方面得到益處。查理士在他的回家途中，曾經匆匆地寫一封信給他，感謝他的“海軍部的第一個勳爵”。

除此以外，我必須也把最後一封信發表出來，因為它使查理士再度回返到英國背景方面，講述到艦長、日記和愛拉士麥斯，並且還敘述了他在4月裡訪問動物學會的情形；這一封具有特徵性的信，以前一直沒有機會被發表出來。

第37封信 給約西亞·魏之武¹⁾〔發信地點〕法爾茅斯。

〔寫信時間〕1836年10月5日。

親愛的舅父：

星期日晚上，貝格爾艦到達法爾茅斯；我將在明天深夜到達家裡。我因為非常高興而感到頭腦十分混亂；可是，我不能够容許我的姊妹們來告訴您，我最初重新看到自己的親密的朋友們是多麼的高興。我不得不在3—4天裡趕回到倫敦去；貝格爾艦將在那裡遣散人員；此後，我將有一段較長的時間居住在希留布里。我極想再來訪問梅亦爾和所有那裡的人們，因此在過了兩三個星期以後，我希望親自來向您道謝，因為您是我的海軍部的第一個勳爵。我簡直高興得不知道寫些什麼話才好。請相信我！

妳的最摯愛的甥兒 Chas. 達爾文。請代我向舅母比珊和所有在親愛的梅亦爾的人作最親切的問好！第38封信 給蘇珊·達爾文小姐²⁾〔發信地點〕倫敦。

〔寫信日期〕星期日晚上〔1839年4月〕。

親愛的格郎內：

我以為卡薩琳小姐現在到 Ch. 去了，所以我就寫信給妳。可是，我並沒有任何一種特殊的消息可以講述。昨天晚上，我到艦長那裡去喝茶。聽到費支羅伊夫人談論她的嬰孩的情形，這的確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這個嬰孩很美麗；他的小聲音好像是很迷人的音樂。艦長的生活一切過得很好，就是他相當於那一種人的良好生活，這種人具有最完美的技能，會從邪惡的舉動裡面辨認出各種東西和各種人來。

1) 這封信曾經發表在查理士·達爾文的多方書信集裡，第1卷，第28頁。這封信不是收藏在達溫的達爾文紀念館裡，而是屬於賀拉西·達爾文夫人的。——原書編者註。

2) 這封信以前沒有發表過。——原書編者註。

他爲了寫作自己的書而工作得非常緊張；我推測，這本書大概在 6 月裡出版。我翻閱了幾頁艦長凱恩的航行記¹⁾。我真的不得不昧着良心來對艦長說，我以爲這本書寫得真好；可是，實際上，說老實話，無論哪一塊糕餅對於幼小的小學生都沒有像這種東西那樣難以消化。在這本航行記裡，充滿着非常惡劣的自然史資料。我希望艦長自己的一卷能夠寫得好一些。

我已經在最近兩個星期裡經常定期做着騎馬運動；這種運動對我的身體起有非常良好的作用。自從我住到希留布里，在那裡每天吃食兩次正餐並且體重也有相當比例的增加以來，我的身體却並沒有像現在這樣十分強健。兩天以前，天氣非常暖和，我騎馬到動物學會去；我非常幸運，因爲這一天正是本年第一次把犀牛放出來展覽。這頭犀牛由於高興而忘形地用腳踢地面和豎起後腳來（不過豎立得並不太高）；這種情景並不是時常可以看到的。它在自己的有圍欄的場地上前後奔跳着，非常迅速，好像是一頭大母牛；最驚人的一幕，就是它會得在每次急馳的收尾時候，突然停止不動，並且馬上向後轉。有一頭象，在相隣的一塊場地上面，看到了犀牛這種歡躍情形，就非常煩惱起來。它走近到圍欄邊去，仔細察看它的隣居的舉動，接着自己也開始快步奔跑起來，把自己的尾巴甩向一邊，而把長鼻子甩向另一邊。同時，它還發出嗚嗚和嘶嘶的叫聲，好像有半打破喇叭在亂吹。我還看到一頭完全長足的猩猩。看守人拿出一隻蘋果給它看，但是並不送給它；結果，它就躺在地面上，用雙腳亂踢和大哭起來，真正好像是一個撒嬌的嬰孩。接着它表示憤憤不滿的樣子。在扮演了兩三次這種撒嬌動作以後，看守人就說道：“琴妮，要是妳不再發怒，像一個好姑娘一樣，那麼我就給妳蘋果”。它的確完全聽得懂這句話的每個字的意義；它好容易才停止了哭泣，而且最後就變得安分起來，因此它就得到了這隻蘋果。它在拿了蘋果以後，就跳到一隻安樂椅上去，表現出最滿意的樣子，大嚼着蘋果。可是，猴子也會扮演很多動作。現在來略爲談談瑪爾替紐小姐；她最近也好像犀牛一樣在歡躍着。愛拉士麥斯從早到夜都伴着她在一起；如果她的聲名並不像北極地區的高山那樣堅固，那麼她確實會把它污辱的。萊伊爾在最近幾天裡來訪問過她，看到在她的桌子上有一束美麗的玫瑰花；當時她冷淡地把這束花拿給他看，並且說道，“這是愛拉士麥斯·達爾文送給我的”。她打扮得很樸素，這是多麼好的運氣；否則我就會被駭壞了。她是一個奇異的婦人；當萊伊爾到她那裡去的時候

1) 艦長凱恩領導了1826—1830年第一次南美洲測量航行的工作，並且寫作了正式的航行記，第1卷。費支羅伊寫作1831—1836年的航行記，第2卷。達爾文所著的考察日記則被編在第3卷裡。——原書編者註。

候，他看到了羅琪爾斯、澤夫利夫勳爵和愛姆普松也都坐在她那裡。她具有一種多麼大的召集所有天才到她周圍來的本領！老羅琪爾斯好像是熱烈崇拜她的人。他說，她的笑聲是多麼迷人，“好像是在逗引着搖籃裡的嬰孩發笑似的”。妳是不是也喜歡這種比喻呢？多麼好的小嬰孩，千真萬確！她現在很忙碌於編排自己的新的浪漫小說。有一個出版商人建議她保險可以得到三分之二的利潤，可是我以為，這筆收入並不會滿足她的胃口。我看到芳妮 (Fanny H.) 所寫給她的一封很優美的親切的信；我從這封信裡可以斷定說，芳妮變得愈來愈和鄉村生活的思想協調起來。請別把我對於表兄哈利耶特方面所發表的大膽的意見去告訴愛拉士麥斯。我很想來探望妳們大家，可是我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能夠做到這件事情，大概在 6 月或者 7 月以前不可能辦到。我將隨身帶來惠威耳對於我的日記的頌辭；我希望這本日記已經出版，我要發狂了！

請代我向父親問好！

C. 達爾文。

第三部分

筆記本

引言

在我的面前放着24本筆記本；查理士·達爾文在他的旅行期間裡曾經把它們攜帶在身邊，並且把當時所得到的印象直接就記寫在它們裡面。在這些粗心的略寫和有時潦草的筆記裡，不僅沒有成熟的理論，而且甚至也沒有說明得很清晰的句子。可是，我粗淺地研看了它們一下，希望借助這些筆記來查明，那些經常變化的印象對達爾文發生了怎樣的影響，並且它們怎樣促進了研究家在這些年份裡的才能和恒心的迅速發展。任何的說明這種突然發生出來的目的方面的文件，也就是說明那種幾乎完全新的個性的實際表現方面的文件，都不能夠被當做是“一些也不中用的手稿”；引號裡面的字是托馬斯·赫胥黎 (T. H. Huxley) 所寫，目的是用來說明達爾文從旅行期間裡，所帶回來的大部分記敘資料的，也就是認為它們是沒有絲毫科學價值的，因為這個年青的自然科學家並沒有獲得正規的生物學知識。即使不從科學觀點方面來看，那麼無論如何從達爾文的性格的發展和形成的觀點方面來看，這些筆記也是有價值的。

讀者在閱讀這些筆記的時候，又將再來完成一次環球旅行，時常再遇見同樣的事件，而且有些地方和個別的字句也已經在他的信件裡出現過了。我並不負擔什麼罪責，因為他的信件和筆記本的發表目的和意義各不相同，它們之間是有互相補充的功效的。

在他所寫給自己的姊妹們的信件裡，他好像是當着她們的面前在寫這些字句。卡羅琳、蘇珊、卡薩琳和她們的平靜的、安寧的生活，勾起了他的思念故鄉的情緒，而且有時甚至發生出一些家裡的年輕兒子的羞怯感情，因為他受到年長的姊妹的教育；她們都寵愛他，但是有時也責備過他。在信件裡面，也可以感覺到它具有

一種願望，要和所有使他喜愛的人恢復直接的聯系。這種感情在一年年地增加起來；到後來，除了想回鄉以外，還增加了一個願望，要把他所積累起來的大批資料加以研究處理。他所寫的筆記本，是專門爲了自己閱看用的，所以也寫得非常隨便。因此，在它們裡面，反映出了達爾文對當時的四周現象的直接反應。在這裡，絲毫沒有故意做作和自我辯解的情形；只使人感覺到一種要考驗自己的力量和邏輯思維的能力的企圖罷了。

在這些筆記本裡，主要包含有地質學問題方面的記述；各有一半到十分之九的部分的筆記完全是關於地質方面的。有些筆記被他歸屬於地質學的或者“一般觀察”的初稿方面，但是時常不符合於原來的目的，並且形成一個在日期和內容方面混亂的集合體。因爲我不是有專才的地質學家，所以我沒有能力去分析這些密集地書寫的、只能使人一知半解的觀察資料，並且只能夠依樣畫葫蘆地把達爾文的思想動向和發展過程的可以領會的部分轉載出來。在這裡，我要感謝地質勘察局的肯奈特·奧克萊 (Kenneth Oakley) 博士，因爲他對於有些筆記的讀解方面提出了最寶貴的意見給我，並且幫助我作了一些註解。

現在我又要來和讀者按照年月次序去完成環球旅行。可是，這並不是說，我們要依照一本本筆記本來研看，因爲有幾本筆記本裡的筆記不是按照年月次序來記寫的。達爾文時常在舊的筆記本還沒有寫完以前，就另再記寫在新的筆記本上。因此，偶然會有一些關於不同地區的筆記倒轉來出現在某一本以前的筆記本的末尾，甚至是在筆記本的中央。達爾文並不採取一定的形式；甚至他有時因爲要按照次序記寫和使字跡清楚而感到困難，並且只有爲了嚴格的科學問題所需要而設法去達到這些事情。他雜亂地記寫着自己的筆記，並不感覺到那種能夠表徵出任何分類學家的愛好遵守次序的要求。

可是，達爾文在有些方面仍舊愛好談到詳細情節，特別是在對現象和物體的藝術評價方面。除此以外，他的性情接近於研究鳥類和四足獸，採用它們的習性來作解釋；這在當時是很突出的。可是，達爾文的詳細情節也時常和理論有直接關係；例如，關於鳥類、四足獸和昆蟲的記載就和它們的地理分佈的問題有聯系；某些地層的傾斜角度就成爲他關於大陸上升情形的證據；骨化石由於它們在地層裡的分佈位置和它們與現代生活着的種的聯系，而明白地證明了他的觀點正確。他曾經多次請求亨斯羅教授和克里夫特 (Clift) 先生（他們當時接受達爾文寄送回英格蘭來的標本），不要把標簽弄丟了，否則他所獲得的資料就會變得毫無價值。必須具有觀察的精密程度，但是這並不是他的主要目的，因爲他只要估定這種精密程度所隱

藏的客觀真理。後來，達爾文就毫不懷疑地容許自己去摘取參考書裡的資料，只要它們更加容易被利用就好了。他不大注意到自己的標本的尺寸和重量的精密程度，只要它們不妨礙他取得基本的概念就好了。達爾文在向內陸旅行的時候，就用自己的盛水和無水的水筒作為自製的秤具，而用槍彈和小彈丸作為更加精確的小砝碼。例如：

大鼠的重量，相當於無底而有水的水筒再加上 2 顆子彈和 4 粒小彈丸。
無蓋或者無底的水筒；大剪刀。

他用自己的手帕來作為量尺。例如：

長度等於一塊半手帕，周圍長度等於一塊手帕—— $30\frac{1}{2}$ 英寸。¹⁾

達爾文對於描寫詳細情節的狂喜情緒，就在筆記裡表現出來：有時是對一塊岩石作抒情的描寫，有時則是更加特殊地去觀察一些生物。在這裡，他不單單是在作着一種像博物館的展品方式的分類工作，而且還在鑑定生物。他差不多親自把那種被他觀察到的生物活化起來，例如：“觀察一隻鸕鶿捕魚的情形；它把那條魚連續放走了 8 次。這種情形很像貓玩弄老鼠，或者像水獺玩弄魚”。或者：“*Tranesia*[?] 用不同的方式蹲坐在樹枝上；飛到枝端上去，很少使用自己的尾巴。它的鳴聲非常好聽”。達爾文很喜愛鳥的鳴聲，並且時常去辨別近親的種之間的差異。“卡朗察鷹* 非常非常美麗；一大群一大群棲息在樹枝上，在道路 (*traversia*) 上面很活躍。它和幾種鵲很相似，但是更加大得多。[它們發出]混雜的粗啞聲和幾種單獨的高叫聲。”“長脚的鴿的叫聲，好像是小狗在追奔的時候所發出的吠叫聲。”“黑色的 *Tileus*[?] 發出勃勃的聲音來。”“鵲發出像英國種的鳴聲來。”

他的兒子弗蘭西斯·達爾文也指出他的父親對花有同樣的愛好。他寫道：“我以為，他對花的構造的狂喜時常和對於它的顏色的狂喜混合在一起。例如，他對於 *Dielytra* 屬的巨大的倒掛的粉紅色花的狂喜就是這樣的。同樣地，他兼有審美家

1) 可是，達爾文所以要採用這種量度方法，大概是由於當時遺失了自己的捲尺；他曾經在第16封信裡，要求卡薩琳代購捲尺。——原書編者註。

* 卡朗察鷹 (*Carrancha*) 是南美洲的卡拉鷹屬 (*Caracara*) 的四種之一的當地土名 (按照達爾文的說法；現代分類學已經把它們看做幾個屬)。它接近於鵟屬。參看達爾文全集第1卷，第55—58頁，莫斯科，1935年。——俄譯本編者註。

和植物學家的眼光，去愛好山梗菜屬(*Lobelia*)的藍色小花。……當我的父親在讚美花的顏色的時候，我很高興地在旁邊聽他的說話；可以感覺到在這句話裡面有一種對花的本身的感謝和對花的嬌嫩的構造和顏色的愛好。我好像記得，他時常輕輕地撫摸他所愛好的花朵；這種狂喜真好像是小孩所感覺到的那種同樣單純的狂喜。”¹⁾

可是，達爾文的熱情，決沒有阻礙他去接受那些向採集者和觀察者所提出的更加嚴格的要求。在他的考察日記裡，就是在那本作為艦長費支羅伊所編的阿德文丘和貝格爾兩艦航行記(1839年)的第3卷而付印的書裡，他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向將來的採集者們提供了一批意見。因為這些意見闡明了他在工作時候所採用的方法和所處的條件，並且在以後的版本裡被刪略去了，所以我現在就把最重要的部分摘引在下面。達爾文關心到那些和他一樣要想去作同樣的旅行的人，所以就提出“……幾點意見；我看出有些意見很有用處；而另外一些意見則在我看來，如果被忽略了，那麼是一種損失。讓‘永遠不要信賴自己的記憶’這句話作為採集者的格言吧！因為當一種有趣的對象接着被另一種更加有趣的對象來代替的時候，記憶會發生變化，好像反覆無常的監護人一樣。必須要有一張載明那些船隻運送着每箱標本或者甚至是一封信回英格蘭去的日期表。讓接收它們的人也照樣列出一張表來；這就可以使以後不致發生很多憂慮。在每件標本和它的每塊碎片上，都要編寫好號碼；同時也就要馬上把這個號碼記寫在目錄上面，因此如果以後對於標本的來源發生懷疑，那麼採集者就可以非常確切地說道：‘我的每件標本都是在原地貼寫標籤的’。在所有用紙包封或者盒子包裝的標本的包皮上面，都要編寫號碼(地質標本或者可以作為例外情形)；除此以外，還特別地要把一個相同的號碼直接附在包皮裡面的標本身上。應當先印好一套從0—5,000的號碼的標籤；有些號碼會在倒轉時候被誤認，所以應該在它們後面加黑點(例如‘699.’或者‘86.’)。每次在另換一套千數的號碼時候，最方便的是把它們印在另一種顏色的標籤紙上面，因此甚至在拆開包皮以前，也可以馬上確定近似的號碼來。

除了那些曾經航行過的人以外，很少有人知道房艙狹小而發生極其不方便的情形；可是，有很多事情都要依靠它；因此，如果有可能的話，那麼就應該經常在身旁準備好兩、三套容器，並且把它們開啓着；在一隻容器裡，準備放置甲殼綱動物；在第二隻容器裡，放置要進行解剖的動物；在第三隻容器裡，放置微小的標本；在第四隻容器裡，放置魚類，同時要經常在這隻容器裡盛放最濃的酒精。無論如何，應該

1) 參看查理士·達爾文的生平和書信集，第1卷，第116頁。——原書編者註。

始終在身旁準備好幾隻容器，而可以初次就把各種材料放在它們裡面，而此後再把它轉移到那些盛有新鮮的酒精的永久性的容器裡去，因為採集者應該經常遵守第二條格言，就是：‘最好要把數量少而保存得良好的標本運回國去，而不要把數量多而已經變壞的標本運回國去。’如果採取所有預防措施來避免採集的材料變壞，那麼採集者現在就可以一些也用不到擔憂，因為他可以在長期間裡面完全單獨地去研究這種材料；讓他從早到晚緊張地工作下去吧，因為在異國的地方，每天和每小時都是非常寶貴的，而且在一個晴天裡面，他的個人感情的滿足就是一種給他的最良好的獎賞。”

在24本小筆記本當中，14本是達爾文在陸地旅行時候所記寫的；2本是地質學著作的草稿，但是也包含各種零星的報導。在那裡，也可以看到一些沒有任何日期的有趣的記錄，大概是在回國的緩慢的航行時間裡所記寫的。還有6本筆記本，每3本合訂成爲一冊，是標本目錄，登錄着那些在航行期間裡寄送回國的標本。在把這些筆記本和已經編印的旅行日記比較的時候，我發現有幾段重要的時間沒有記寫，很可能有三本或者四本筆記本已經遺失；在它們當中，必定有幾本是屬於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西南部分的。

它們確實是懷中筆記本。它們的正確尺寸是從 $6\frac{1}{2}'' \times 4''$ 到 $3\frac{3}{4}'' \times 3''$ 不等。它們的簿面顏色大都是紅色的，只有幾本是黑色的和深綠色的。它們都已經被用得破舊了，並且配有鐵扣和鉛筆插槽。它們的紙頁很精美；在簿面的內側，有一小幅精美的版畫，繪着一頭獅子和一隻獨角獸；下面印有一段話：“精製的天鵝絨紙的筆記本，書寫的字跡永存不變；附有金屬鉛筆，它的筆不易斷裂。應該把鉛筆尖經常削得平滑，並且在書寫時候應該像握住普通鋼筆的方法一樣握着它。”

在筆記本裡面，有幾頁已經被撕去；有一本筆記本的簿面被撕去；有幾本已經在暴風雨時候留下了水漬；可是，從整個書寫的字跡方面看來，大都是用金屬鉛筆所寫，但是有時也用墨水來寫；它們全都是清楚的。在每本筆記本的簿面上，粘貼着白色標籤；達爾文就在它們上面寫着簡短的內容。在開頭幾頁上，時常記寫着旅行者的備忘事項，例如有一張記載所有必須在城市裡購辦的物品單；他準備要從這個城市裡騎行出發去考察。有些筆記像“牙醫生”、“修錶”等是完全可以明白的；可是，有一句“睡帽”（night cap）的筆記，却使我們現在還認爲是比較奇怪的用品。

查理士·達爾文時常由於自己的文體不通而感到非常苦惱，並且只有在花費了

很多緊張的勞動以後，方才達到他的某些思想表達的明顯程度。他曾經寫道：“在我的思考方面好像有着某種缺點；這種缺點差使我時常要開頭就用錯誤和拙劣的方式去講述到自己的見解和命題。”他的孩子們時常因為他說話顛倒或者突然發出熱情奔放的字句來，而向他發笑；他們就把這些話比喻做廣告用的文字。可是，當他甚至在這些筆記本裡的簡短的記錄裡面談到某種岩石的時候，他就會寫道：“透明的、優美的、結晶的、淡藍的、灰色的”；或者像下面那樣描寫到纏繞的藤本植物和那些居住在巴西森林裡的生物道：“纏繞植物，纏繞在另外的纏繞植物身上，好像是長髮；美麗的蝴蝶；靜寂；奧桑那！青蛙的習性像蟾蜍，跳躍緩慢……”。達爾文就用這種話來表明自己的真誠的狂喜程度；這是一個隱身在自然科學家背後的藝術家的鑑賞。

這些小筆記本裡的記述都是簡短的。它們只不過是他在將來的研究過程裡的回憶用的骨幹罷了。有時却相反地就由於用字簡略而顯出關於達爾文的印象的概念更加明顯起來；我可以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他起初用怎樣的簡略的字句，而在後來的著作裡則展開成更加充分的敘述的情形。在筆記本裡，他寫道：“鴛鴦不怕人，奔跑像扯蓬。……無數鴛鴦，20—30隻成群在一起；它們在小坡上顯得很美觀。”在旅行日記裡（1833年5月11日），就把它們描寫得更加細緻：“我看見幾個鴛鴦群，每群含有20—30隻鴛鴦。當看到它們站立在山坡上和顯現在明朗的天空背景上面的時候，它們構成了一幅美觀的景色。有些鴛鴦非常大膽；如果你在走近它們以後，突然急馳去追捕它們，那麼就可以非常有趣地看到它們的反應；那時候，正像水手所形容的說法，‘把舵使船向風’，扯滿起蓬來，張開了它們的雙翼乘風駛行”。還有，在巴西森林裡，他的喜悅和崇敬的心情就得到了直接的表達：“靜寂得到良好的例證；一條小溪的潺潺聲。高聳的樹木；白色的樹幹；坐在一棵枯朽的樹木上吃早餐的愉快心情；多麼的陰暗，只有一些光輝透進〔森林的〕深處。樹頂受到光照；寒冷的潮濕的感覺。”

在旅行日記裡，比較良好地敘述了這個地點；可是，我以為，它反而會使人得到較少的印象（1832年6月11日）：“當一個人坐在這種風景裡面的一段枯朽的樹木上面的時候，他會體驗到一種難以形容的高興。有一條小溪的潺潺聲，啄木鳥的托托聲，或者更加遙遠的鳥的鳴聲，由於這些聲音清晰地傳到你的耳朵裡來，而會使你確信：四周的自然界被多麼大的沉寂所籠罩着。”

還有一些例子，說明那些記寫在筆記本裡的原始的筆記，後來在達爾文的旅行日記或者考察日記裡被擴大起來，更加確切地被表達出來。在有些筆記的句子太

簡短的地方，我就作了一些附註，來表明旅行日記裡所擴大的句子。¹⁾

至於說到字體和符號，那麼在方括弧裡所印出的字，是我添加進去的，因為這顯然是被省略去了；如果有模糊不明的地方，我就說明它的意義。圓括弧是達爾文原來所用的。爲了幫助讀者閱讀起見，把原文和我的說明文字分隔開來排印，並且把原文一律縮進兩格。有很多標點是我自己加添的。破折號、句號和分段大都是達爾文所用的；我盡量使這些筆記更容易使人看懂，嚴格遵守字句的正確性，甚至字的拼法也是這樣，不過私自作了一些短語來說明，希望我能够理解到正確的意義。在有些方括號裡，印有疑問符號；這是由於我不明白原字的意義而作的。

[在這個部分的末尾，原書編者編有難解語說明表，包括拉丁文的種名、地質學名詞和南美洲通用的西班牙用語等一百多條。現在按照俄譯本辦法，把它取消而改成當頁的附註；有一部分則改編在索引裡去了。——中譯者註。]

1) 旅行日記和考察日記兩本書的不同情形，已經在編者的序文裡面講述過。——原書編者註。



插圖 9 火地島人：從上向下，左列：菲吉阿·巴斯凱特，1833年；琴米·白登，1834年；約克·明斯特爾，1832年；右列：琴米的妻子，1834年；琴米·白登，1833年；約克·明斯特爾，1833年。



挿圖 10 火地島人的幾個不同的種族。

第一章 1832年

第一本筆記本的第一次筆記，是在桂耳島 (Quail Island) 上寫的；這個島是一個小的“可憐的荒涼的地方，它的周界還不到1英里”，是佛德角群島裡面的一個島；艦長費支羅伊就在這裡設立起他的帳篷和氣象台，並且爲了他的測量工作而記錄起測定數值來。依照指令，他應該去精密地確定這個群島的正確的地理位置。他們在這裡居住了23天；達爾文對這個地方發生了永不磨滅的印象，因爲他初次看到了一個火山島，並且把所有他的學識去和他所看到的事物聯繫起來。他已經知道，他應該去注意到哪一些情形。他發現了幾種新的可能的解釋，雖然時常提出了關於堅硬的白色岩層形成的謎題的充分解答，但是在三年裡面並沒有把它完全肯定下來，而以後他的確信得到了完全的證實，就是：熔岩在散流到海底去的時候，把那些已經變成粉末的現代貝殼和珊瑚烤灼起來，結果就形成了這種岩層。達爾文理解到，可以用地殼的巨大的地層的上升情形，還有用後來在那些繼續活動下去的火山周圍的地層逐漸下沉的情形，去解釋他所觀察到的現象。這就是這些草寫的筆記初次定出的理論概要。那時候，達爾文的年紀還不滿23歲，他就已經開始發生一個思想，以爲他大概能夠寫出一本關於他所到達的地方的地質情況的著作來。過了將近50年以後，他寫道：“對我說來，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而且我多麼清楚地回憶到低矮的熔岩峭壁，我曾經在它下面休息過；當時太陽光在強烈地照耀着，而在不遠的地方，則生長着幾株奇特的荒漠植物……。”最初幾頁筆記，反映出他對於自己的沒有經驗的眼光所遇到的新奇而不明的現象有些不能相信，因此他就驚嘆說，“在地質學家看來是多麼的亂糟糟呀！”

他描寫白色岩層如下：

白沙，由貝殼所構成；它的上面是紅色風化岩，接着是結晶的長石。在這些地層和更加早的地層之間，有一種帶有黃色斑點的堅硬的白色岩石。在白沙下面，有一堆白色球狀結核。

陸地上現在也在進行着同樣的過程。在它裡面發現鐵的光澤；我應該認爲這個海岸是在近代形成的。白沙是由於長石分解而來(?)。在有些地點，就很難說它究竟是不是角礫岩 (Breccia)：現代的或者是古代的。

在一百碼的地段裡面，有顯著下沉的較古的白沙層，裡面含有下面的岩層的巨礫；在它的下面，另外有一層，極像是土壤，裡面含有無數巨大的貝殼。有一層整齊的牡蠣貝殼層，貼近在它們所生活的這種岩石上面。……雖然有些地方，這條老海岸高出於海平面 30—40 英尺，但是在另一些地方，現代的角礫岩又再覆蓋在它上面，這極可能是由於它又再下沉過而發生的，因為它相符於海岸的上升部分。

旗竿山 (Flagstaff Hill) 有兩次被海水所覆蓋。

沙土被翻掘得很奇特，好像是海岸……海水的作用。

他的筆記就這樣繼續寫下去；他每天在這個島的新的部分作考察旅行的時候，時常得到一些新的觀察資料，使他能夠用新的觀點去考察現象。有一個突然發生的問題，被他用粗綫劃出來：

島的真正中心是不是由普通輝石所構成的，並且是最高的台地 (table-land) 呢？已經有了回答。

有一句簡短的筆記：“野貓，魚狗”；這是他在佛德角群島上的唯一的動物學記載；他的思想專門集中在地質學的疑難問題方面去了。有一句雙劃綫的句子：“吹管對於貝殼的作用？”因為他聯想到，必須用實驗方法去試驗熾熱的熔岩對於海洋裡的水下貝殼層的作用，以便去查明白色混凝土狀的岩石，所以他就寫了這句話；他時常提起這種岩石。

在這本筆記本裡，有一幅著名的非洲木棉樹 (Baobab tree) 的圖畫，但是這幅圖畫決不是達爾文所繪的。大家知道，達爾文曾經因為不會繪畫而感到悲哀；他至多嘗試去繪幾幅地質草圖，而這幅非洲木棉樹圖是由善於繪畫的人所繪的，極可能是由費支羅伊所繪的。在旅行日記裡，達爾文記述到，費支羅伊、惠克哈姆和他曾經一同散步到非洲木棉樹那裡去，精確測量這棵樹；當時費支羅伊爬到樹上去，把一根繩子吊下來；並且畫出了一幅有垂直高度的三角測量圖；後來他們就回家，“在我們作了這一次快樂和愉快的散步以後，天色恰巧變黑。”*

2月20日，他們在斐爾南多諾隆那島登陸；在這裡，他對地質的考察工作就轉

* 參看旅行日記，1832年1月24日的記事。——中譯者註。

入了次要的地位。

海岸上滿佈着跳蟹；沒有單子葉植物。蟻[塚]差不多有3英尺的高度和寬度，它的底部有一個通道。地衣和苔蘚植物。海燕鷗和白頂黑燕鷗飛降到樹木上去。在山頂的樹木上開放着美麗的粉紅色的花。

此後就是在航行到巴伊亞去的時候所寫的感想，並且作了多次的記號；我看到，達爾文也時常寫一些私人的記事；我很難說，是不是他爲了要把它們和地質記述分別開來，就用斜綫條把它們標明出來，以便將來把它們採用，或者說不定他爲了不喜愛這些私人的記事而把它們劃去的：

在軍艦上感到孤獨；使人衰弱的炎熱；只有去想像到未來的快樂；不希望寒冷；美妙的夜；天空不是蔚藍的；海面平靜無浪。

爲了理解這一段筆記，必須去看一下他的旅行日記（第38頁，1832年2月23—25日）：

……除了我處在熱帶的自然界裡以外，我的最大的一份快樂，就是在於預想到將來；到那時候，我將能够再回顧到過去的事件；而且會意識到，這個時刻是多麼遙遠，始終在引起我的痛苦。

達爾文在一個小標題“一般觀察”的下面記寫道：

黑色小螞蟻使各種東西〔動物〕都飛逃；蜘蛛和蜚蠊（*Blatta*）發生很大的騷動；一塊磚頭阻擋了它們的去路。蜘蛛和正規形的蛛網。

1832年2月28日，貝格爾艦到達巴伊亞；達爾文第一次在這裡看到巴西森林的雄偉景色。

他們沿着海岸航行到里約熱內盧去，並且在4月裡，達爾文開始準備騎馬旅行到馬卡厄河（Rio Macae）去。他從來沒有忘記巴西風景使他發生的強烈印象：“……沒有被人類的手所摧殘的原始林的雄偉景象……使人發生最崇高的敬仰的

感情”。1832年4月8日，達爾文出發去作考察旅行。

4月8日。

山丘，普通是圓形的，時常是光禿的。在它們之間，有平坦的沖積的河谷。伊塔卡雅村（Village of Ithacaia）離開里約熱內盧12英里。蔭蔽處的白沙土的溫度是 104°F [40°C]。起初在離開里約熱內盧的時候，看到雄偉和美麗如畫的風景：鮮明的顏色，以藍色佔優勢。巨大的沙沙作聲的甘蔗和咖啡樹的種植場。含羞草屬（*Mimosa*）的森林是天然的面罩，可是要比雕刻圖裡的景色更加華麗¹⁾。太陽光的耀光，寄生植物。香蕉樹；巨大的葉子；悶熱；一切靜寂，只有巨大的鮮艷的蝴蝶是例外。很多水；看到珠雞（Guinea fowls）出現，感到驚奇。我們的一隊人馬極像是唐吉訶德式的。濃密地生長着森林和美麗的花的河岸。伊塔卡雅村像霍頓托特族人的村莊那樣，成有規則的形狀。這樣很可能這些可憐的黑人企圖使自己相信，他們仍舊居住在自己的祖宗的家鄉。山巖，一個老年婦人從它上面跳下自殺²⁾。室內溫度是 80°F [26.5°C]。我們的午餐是雞蛋和米飯；飯店主人說，我們要吃什麼就有什麼；[吃飯時間]大約是4點鐘，而到達我們的宿夜地點大約是9[點鐘]。沙土平原、沼澤平原和叢林輪流出現。在朦朧的月色裡面騎行經過它們；沙錐的叫喊聲。夜螢，少數的噪叫的青蛙和歐夜鷹。

[4月]9日。

大約在[早晨]6點半鐘動身，騎行經過那些被燒去草木的平原。仙人掌和其他多漿植物。在腐朽的和發育不良的樹木身上，有美麗的寄生植物。奇香撲鼻的蘭科植物，逼人的炎熱：背囊裡的溫度計的度數是 96°F [35.5°C]，內陸的鹽水湖，有無數的鳥：白鷺（white egret），灰鷺（neron），鷓鴣。我們迷了路。

全部海岸綫都是由寬廣平坦的[沙地]或者湖泊所構成的。在湖泊和海之間有巨大的沙丘，激浪在這些沙丘上咆哮着（在黑夜裡有很大的效果）。新的陸地正在增加起來。沙子發出刺耳的聲音。馬納第巴*；午餐；蔭蔽處的氣溫是 84°F [29°C]。不僅是[午餐的]食物，而且是一幅更加廣大的優美的風景，使

1) 旅行日記第50頁，4月8日：“……我不得不想起兩幅依照馬利斯·柳琴達斯（Maurice Rugendas）和但·克拉伐克（de Clavac）公爵的畫複製的法國的雕刻圖。”——原書編者註。

2) 旅行日記，同上頁：這個地方是逃亡的奴隸的藏身處所，最後他們都被捕捉去，只有一個老年婦人漏網，“這個婦人爲了不願再被送去當奴隸，寧可從山頂上奮勇跳下去，粉身碎骨而死了。”——原書編者註。

* 馬納第巴（Manatiba）應該是芒德替巴（Mandetiba）。——中譯者註。

我們的精神振作起來。湖面的倒影非常清楚。

這些“文達”(Venda, 飯店, 旅館)是由一座房屋加上四周的披屋所構成的, 在披屋裡[廊下]安放著桌子; 有一個院子, 裡面飼養馬匹; 有幾個房間, 裡面鋪有草席。

午飯以後, 騎馬經過一個有很多淺水湖的荒野; 有幾個鹹水湖, 裡面有藤壺(*Balani*); 另外有幾個淡水湖, 我曾經在它們裡面捕捉到一種小塔形的椎實螺(*Lymnaea*); 可是, 大概在刮強烈的西南風的時候, 海水要定期倒灌到這些湖裡去。這難道不是一個稀有的事實嗎? 第三紀沉積層, 那些夾雜大量很容易凝結的蛤蜊屬(*Mastra* 馬珂屬)的貝殼的地層¹⁾, 難道不就是在這些條件之下形成的嗎? 此後, 我們進入到不通行人的森林裡去; 樹木很高大。樹幹是白色的。開放著使人驚奇的美麗花朵的寄生植物; 夜螢, [?]鳥, 大蟻塚。我們坐在馬背上差不多有10小時。

4月10日。

在英吉塔多* 宿夜; 在愉快的失眠之夜以後, [上午]5點鐘就騎馬出發。天空開始抹上紅霞, 先是恒星消失, 接著是行星消失。路上一切順利; 可是, 到阿第阿德聖彼德羅以前的15英里[的騎行]連同1小時的等候吃早飯, 真使我幾乎累死了。道路是沿着淺水湖的; 湖岸是由無數的貝殼所構成的。在12點半鐘, 我們又再動身趕路。道路穿經一片夾有破碎貝殼的沙土, 可是這裡已經離開海邊有幾英里遠, 而且根據樹木可以斷定這些東西留在這裡已經有多少年代。

此後, 我們進入到森林裡去。石英岩的礫石層。我們在騎行了幾英里以後, 到達卡姆坡斯諾伏斯(Campos Novos); 良好的“文達”; 愉快的改變; 草地上非常涼爽, 只有 74°F[23.5°C]。

去進行採集標本的工作, 4點鐘到這裡來。找到一種蛙和幾種扁捲螺屬(*Planorbis*), 蝸牛屬(*Helix*)和銹菌(*Puccinea*)。看見一大群有100隻以上的鳥——鴛(buzzards, 美洲兀鷹)。

4月11日。

騎行穿經森林幾里格, 樹木密集, 但是不大。在這裡, 我開始感覺到發熱病, 發抖和要嘔吐, 全身無力。我一些也吃不下東西; 到1點鐘, 我方才初次吃

1) 蛤蜊屬(馬珂屬, *Mastra*) 是海生瓣鰓綱軟體動物。——原書編者註。

* 英吉塔多(Ingetado)——在達爾文所發表的考察日記裡是英吉諾多(Ingenhado)。——中譯者註。

了一些東西。繼續趕路，直到天黑才停止，疲累不堪，幾乎達到昏迷狀態。

我們在馬尼阿 (Manea) 以南 2 英里處宿夜。感到生病很厲害。在今天騎行的時候，我以為我一定會跌下馬來。在他鄉的患病的恐怖。早晨，由於光綫折射〔蒙氣差〕，弗利奧角 (Cape Frio) 變得好像是倒置的高脚杯。片麻岩 (Gneiss) 向南方下傾 (後來又向北方下傾)。

4 月 12 日。

早晨騎馬出發，我懷疑自己是不是再能繼續行路。肉桂和葡萄酒醫治好了我，身體恢復到良好得驚人的狀態。騎行經過很多沼澤地，後來又進入一座莊麗的森林；莊嚴的樹木，高聳，很美觀，和已經清除去森林的地區有顯著不同的對比。樹幹極細的棕櫚樹，是森林裡的美麗的樹木；菜棕 (cabbage palms)，可以吃食，一指距*。到達索西果 (Socego) 的“法秦達” (Facienda，農莊)，它位在一個森林裡。廣場；咖啡樹，木薯，很多野禽，大量馬、牛、家禽，還有野獸。族長制的生活方式。一座蘆葦屋頂的長房屋；在它的一端的房間裡，有華麗的家俱。

一個長餐室和幾個臥室，廚房和幾座位在一個山丘上的大倉庫。〔附有一幅草圖。〕

在廣場的另一邊，有臥室；在山丘的周圍，有居住 100 多個黑人的房屋。這些黑人的小孩走進餐室裡來閑望，直到被驅逐時候才走開。屋主人的女兒瑪利亞夫人 (Donna Maria) 美麗而端莊，嫁給一個蘇格蘭人 倫勃 (Lumb) 先生；他是我們的同伴的兄弟。在迎候客人或者主人的時候，就要撞起大鐘和施放禮炮。當白人離開農莊的時候，就有一大隊黑人來祝福送別。一天清早，我正在讚美森林的寧靜；那時候全體黑人一齊高唱天主教的讚美歌來，就把寧靜的氣氛打破了；〔歌聲的〕效果是卓絕的。我們的食物豐富極了；我們不得不把樣樣食物都嚐嚐滋味。這種族長制的生活方式是誘惑人心的；可是，因為屋主人是一個惡棍〔villian——這個字已經被劃去〕和具有冒險進取的性格，這就使我的印象大壞。已經築成了幾條通過森林的卓絕的道路；大鋸子在鋸開薔薇屬 (*Rosa*) 樹木的厚木板；這種樹木好像是一種生有大葉子的金合歡。請醫生治病非常困難；屋主人備有很多藥物。

看見在建造一隻 70 英尺長的獨木船，還留下 40 多〔英尺〕的粗樹幹。

* 一指距 (Spannable, 或者是 Span), 就是在張開手掌時，大指和小指間的距離，規定為 9 英寸；這裡大概是指菜棕的幹身直徑。——中譯者註。

我以爲，這個黑人家族一定是幸福的。女婿在剛來了兩天以後，就認爲必須帶領17個黑人去。13日，逗留在索西果。

4月14日。

在14日中午，我們出發到林農 (Lennon) 先生的農莊上去；在作了一次良好的騎行以後，我們就在離開我們的目的地約1里格的一個“法秦達”那裡停留下來。黑人們在天黑以後很久，還在可憐地做工。我們受到屋主人的非常親切的招待，他是我直到現在所看到的唯一的帶有愉快表情的巴西人。看到幾種美麗的鳥：巨嘴鳥 (toucan) 和蜂虎 (bee eater)。所有的岩石都是片麻岩〔和〕花崗岩。雲母成暗黑色的巨大的板狀。我以爲，雨水不會發生很大的破壞作用。在清除去〔森林〕的地區裡，可以清楚地望見平坦的河谷……

〔4月〕15日。

清早就動身到林農先生的農莊上去；這個田莊是我們在經過了很多英里的地區以後到達的最後一塊耕地。我們在路上看到幾棵竹類樹木；感到失望；前天看到過紙莎草 (*Papyrus*?) 和幾棵不大的優美的樹蕨。有一個人握着劍在前面替我們斫出一條路來。當我們到達這裡的時候，我們聽到林〔農〕先生和他的代理人庫潘 (Cowper) 之間發生一種討厭的非常劇烈的吵架聲。他們甚至要用手槍來對付。〔主人的〕名聲非常壞，使我們記起〔可能發生〕毒害情形，而警覺起來。黑人們生活在可憐的情況下；潮濕的寒冷的晚上——75°F [24°C]。威脅要把他的孩子出賣來作爲處罰；顯然無疑地，終究是一個很有人道的人¹⁾。

我看出，在這裡和在索西果，雲層位在低空裡；離開這些地方的地面時常只有200—300英尺，並且比鄰近地方的地面也很難高出一些。

馬卡厄河的整條河道都是可以通行船隻的；它的長度不到5—6里格；它在離開這裡不遠的地方流過去；這裡的空氣，在移動到森林或者屋頂上面以後，就轉變成爲雲塊；每天都要下雨。在我們所經過的全部內地道路一帶，顯著地缺乏圓形的石礫。

〔4月〕16日。

1) 旅行日記，第55頁：“在林農先生和他的代理人發生吵架的時候，他威脅說，要把庫潘先生很喜愛的一個私生子，黑白混血種的嬰孩，公開拍賣去；同時，他還差一點就要去實行自己的意圖：要把自己的奴隸們的所有婦女和孩子們都奪走，並且把他們一個個地在里約熱內盧的市場上公開拍賣去。難道還能够使人想像到更加惡毒的可怕的例子來嗎？……有些人認爲，奴隸制度是一種可以寬恕的惡事；他們反對這些事實的論據是多麼的靠不住呀！”——原書編者註。

清晨騎馬出發；朝着索西果前進；很愉快的騎行；對雄偉的森林大大欣賞了一番。竹的周圍長度是12英寸。樹蕨的幾個變種。

[4月]17日。

索西果。纏繞植物，纏繞在另外的纏繞植物身上，好像是長髮；美麗的蝴蝶（Lipidoptera）；靜寂；奧桑那*；青蛙的習性像蟾蜍，跳躍緩慢；赤銅色花的鳶尾屬（*Ibis*），顏色變淡。有麝香氣味的貝殼使手指染成紅色。鹹水的波阿西阿湖（Lagoa de Boacia）裡的一種魚，小河裡的兩種魚；還有一種，刺痛手指。

馬努厄耳·約克姆·德·費吉烈德（Manoel Joaquim da Figueireda）。

在清除[森林]以後，就把咖啡樹和木薯種植起來，後來則單單[種植]咖啡樹。馬努厄耳的兄弟有95,000棵[咖啡]樹，每棵樹平均出產2磅[咖啡]（有幾棵樹出產8磅）。

在沼澤地區種稻；有一些甘蔗；3袋稻穀[在播種後]出產320袋稻穀。

播種豆子“費喬”（feijao beans），每袋豆子有時出產80袋。木薯的莖葉有時被牛類吃食。它的根被磨粉；有一個奴隸把它們握住，推送進磨盤裡去，此後把粉漿擰乾和烤乾，滋味佳美。3月份是最適宜於播種的季節。根裡被搾出的液汁有極猛烈的毒性，可是獸類非常喜愛吃它。時常[中毒]死亡。用它來製造“塔比奧卡”（Tapioka，一種澱粉）。

[4月]18日。

含羞草屬和蕨類樹木的華麗的葉簇。樹幹的周圍長度是3—4英尺。一株匍行植物的周圍長度是1英尺4英寸。

整個上午時間都消磨在森林裡的徘徊方面。崇高的敬仰是主要的感情。今天因為林農先生要和庫潘先生去察看自己的農莊，所以我們延遲了歸期。

4月19日。

離開索西果，在馬托“文達”（Venda da Matto）住宿。進行了一次在海灘上的最卓越的散步；高大而雄壯的拍岸浪。

4月20日。

沿着原路回到卡姆坡斯諾伏斯；一次疲倦的騎行，總是通過一片燒去草木的重滯的沙土；在平原上面生滿着杜鵑花（*Rhododendron*）。強迫我們的馬去游泳，有相當的困難。由於有一個醉漢在獨木船上而有危險。

* 奧桑那（hosannah）是希伯來人祈禱上帝的讚美語。——中譯者註。

4月21日。

白天動身；在整天差不多沒有休息的非常疲累的騎行以後，到達孔巴阿塔河 (Rio Comboata)；可憐的“文達”；穿經一塊有趣味的耕地；這是一條從帕拉奇阿 (Paratia) 地方分叉開來的內陸道路。很多田地，從蟻巢的數目看來，〔很像〕是洪保德〔所描寫的〕噴泥火山。

〔4月〕22日。

從我們的借宿地方到弗烈斯規利阿·德塔波拉 (Fresqueria de Taboraa)；整天下着傾盆大雨，把我們對於這個愉快的地方的遊興消滅了。在馬德烈得第奧斯 (Madre de Dios) 吃早飯；這是路旁的一個優美的村莊。美麗動人的花朵和無數飛鳥。土壤是由分解的片麻岩所形成的，普通是淡紅色粘土；在這種土壤上，生長着甘蔗，還有很少的咖啡樹。遇見幾個騎馬的人，還有幾輛配有 8 頭閹牛的重載馬車。車輪差不多是整塊密實的圓木板。在全部地區裡，沒有一所房屋比得上〔英國的〕良好的農舍；也沒有一條道路比得上〔英國的〕低級公路 (turn-pike) 的最壞路段的了。在“文達”裡面，很難遇得到婦女，也不值得去看她。極難確切知道距離的長短。路上有 20 個以下的被殺者，也就是〔紀念他們的〕十字架。請問，黑人究竟在哪一個方面會比我們的英國勞動者處在更加良好的條件下呢？國家的衛兵時常具有一付黑白混血種 (mulatto) 的可憐相，在他的腰間，插着一把短劍。〔氣〕溫——寒冷—— 62.5°F [16.9°C]。

在卡姆波斯〔諾伏斯〕，我們的晚餐是家禽煮米飯，餅乾和一瓶葡萄美酒；早晨和晚上喝咖啡，早餐有魚吃。玉米和草類。我們三個人連馬匹在內的食宿費，一共是 3 “米耳雷伊” (Mill Rey)。每“米耳雷伊”就等於 2 先令 6 辨士。

〔4月〕23日。

回家。很愉快的一天。金合歡；〔騎馬？〕經過很多耕種的〔？〕和愉快的〔地區〕。有幾座優美的村莊。普拉雅格郎德 (Praia Grande)。爲了我們沒有了通行證，這使我們爲了自己的馬匹而遭到了麻煩。¹⁾

〔4月〕24日。

逗留在軍艦上面。我覺得休息的日子是多麼的愉快。他們曾經把船尾樓的房艙改充成餐室。軍官有調動。市內發生擾亂。

〔4月〕25日。

1) 旅行日記，第57頁：“由於我們的通行證已經遺失了，我們爲了證明我們的馬匹不是偷來的，而受到了〔盤問的〕麻煩。”——原書編者註。

把自己的東西搬運到波托佛果去。船隻沉沒¹⁾。

[4月]26日。

爲了晒乾自己的東西而工作。

[4月]27日。

星期五。〔對〕我自己的內地(巴伊亞)的採集物而進行研究工作。

到奧斯頓 (Astons)²⁾ 那裡去——像〔在〕劍橋大學〔時候〕那樣。不是大使。

[4月]28日。

在軍艦上吃早飯。會見塔耳波特 (Talbot) 和哈台 (Hardy) 兩艦長。

[4月]29日。

去訪問海軍上將, 就在那裡吃午飯; 愉快的晚會。軍官們非常文雅有禮。

星期日; 十分快樂的日子; 在波托佛果灣寫作自己的日記。

4月30日。

和奧斯頓先生一同午餐。研究淡水植物。

在5月和6月裡, 達爾文居住在波托佛果, 研究自己的愈來愈多的採集物, 但是在筆記本裡, 他很少記寫有關這個期間裡的情形。他在巴西森林裡的採集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

這些在原始的熱帶森林裡的風景, 使達爾文經常認爲是他在自己的全部旅行期間裡的最生動的、最卓絕的經歷之一。

靜寂得到良好的例證; 一條小溪的潺潺聲。高聳的樹木; 白色的樹幹; 坐在一棵枯朽的樹木上吃早餐的愉快心情; 多變的陰暗, 只有一些光輝*透進〔森林的〕深處。樹頂受到光照; 寒冷的潮濕的**感覺。

1) 旅行日記, 第58頁: “兩三個巨浪翻進小船, 使它沉沒; 在我的驚恐的眼睛面前, 書籍, 儀器和手槍匣殼和我的最有用的各種東西, 都在水面上漂浮起來。沒有東西失落去, 也沒有東西變壞, 只不過大部分受到了損傷。”顯然無疑, 他的懷中的小筆記本也受到水漬過。——原書編者註。

2) 按照旅行日記, 已經把 Astons 改爲 Aston, 並說明他是英國駐里約熱內盧的公使 (minister)。——中譯者註。

* “光輝”的原文 sheen of light 的第一字, 恐是 sheen, 它主要用在詩文方面。——中譯者註。

** “潮濕”的原文 damp (宿營地), 恐是 damp, 按俄譯本亦改爲 сырости。——中譯者註。

後來，他們航行到蒙得維的亞去；在這次22天的航行期間裡，達爾文又患生嚴重的暈船毛病。

7月6日。

望見塔糖山。

7月7日—8日。

大病；沒有〔以前的暈船〕那樣嚴重。海角的海燕*；鯨魚。我的身體不過略微好一些。

7月14日。

美好的夜。Cumuli〔雲塊〕。稍強的北風，天空淡藍色。〔月暈圖的〕紅色〔月面〕的直徑是 $1^{\circ}45'$ ，全部的〔光圈的〕直徑差不多要〔比 $1^{\circ}45'$ 〕加一倍。當雲塊在穿過巨大的彩色光圈的時候，它就顯得朦朧起來。

〔7月〕15日，星期日。

晴天和順風**。從昨天中午起〔到今天中午〕，走了160英里***。逆戟鯨屬 (*Grampus*)****。天氣不穩定。風暴。把漂亮的帆船移下1碼〔初次收篷〕。

〔7月〕16日。

暈船毛病很厲害。飛魚；海豚 (porpoise)。

在向蒙得維的亞航行的時候，經常遇到逆風阻難，他們受到了拉巴拉他的標準天氣所給予的苦痛，耗費了好多天的時間，只有到了7月26日才停泊在海灣裡。在達爾文停留在這個地方的最初幾天裡，他差不多沒有記寫什麼；後來，他就愈來愈熟悉了蒙得維的亞和布宜諾斯艾利斯兩城市、烏拉圭河和巴拉那河。可是，這一次費支羅伊打算再向南方航行，所以達爾文就來不及進行考察工作而離開了這一帶地方。這時候的筆記寫得極短，有時還夾寫一些想要購備的東西的備考。

蛇，打地洞。

* 海燕的原文 pigeon 是誤寫，按俄譯本改為 Буревестник。——中譯者註。

** 在旅行日記裡，把這句話改寫在7月14日裡了。——中譯者註。

*** 在旅行日記裡，把“英里” (mile) 改為“海里” (knot)。——中譯者註。

**** 按俄譯本註是 дельфин，就是海豚(或五島鯨，*Delphinus delphis*)；後面(16日)的 porpoise 也譯成上面的俄文字。——中譯者註。

酒桶。瓶；昆蟲和瓶；鶴嘴鋤*。射死雄鹿。

蒙得維的亞。蜘蛛。岩石裡的管子〔電管〕細長，10½英寸長，囊形。¹⁾ 鹹水流和在城市附近有瓣鰓綱的貝殼層。表明〔它是〕近代所形成的。

在兩個月裡面，他沒有記寫在筆記本上；很可能有一本筆記本遺失了。下面我們所找到的筆記，已經是關於南方的阿根廷的巴伊亞布蘭卡方面的情形了。

9月22日。

進入河口；深藍色的沙質粘土，成明顯的層次，向北北西或者北偏西方面約有6°的傾斜角度。在岸上，有一組接連的薄土層，向西偏南方面有15°的傾斜角度。礫岩，嵌入石英的石礫和貝殼，——參看標本。在海岸上，大約12英尺高的地方，在礫岩裡面，有齒和大腿骨。再向西北方面走去，那裡有水平層次的土壤，夾雜少量的貝殼；可是犽猿〔？〕。這種水平地層逐漸擴大開來，因此我認為，這種含有貝殼碎片的礫岩是在潮汐的作用下沉積起來的；土壤也是比較平靜的。

現在所看到的這種在粘土上面的東西，是不是在不久以前的時候沉積下來的呢？

被沖積土所覆蓋着，而且還有像土岸一樣的沙丘；向北北西方面加厚起來，並且向外突出。

在達爾文看來，朋塔阿耳塔 (Punta Alta) 是一個很重要的地點；在這裡，他首先發現了已經絕滅的陸生動物的遺骸**。犽猿的絕滅種的很多骨骼的發現，使達爾文發生很濃厚的興趣。這些發現的意義，就在於這可以使人去探查出絕滅類型到現代類型的骨骼構造的演變過程。其次，也可以去決定這些遺骸所處的各個地層的年齡。達爾文早在這次旅行的早期裡，就已經注意到那些可以作為物種變異的地質學上的證據的資料方面。他在這裡好像看到了進化的過程。

1) 旅行日記，第60—61頁：“大概是被雷電所形成的。”——原書編者註。

* 原文是 Pix axe，按俄譯本譯成 Бурка(鶴嘴鋤)。——中譯者註。

** 原書編者沒有寫出這一句，現在根據俄譯本修改。——中譯者註。

大懶獸好像是犛狳；背甲，牙齒。植物愛好鹽土地區。成群的樓雨燕（褐雨燕，Swifts）。蜥蜴的奇怪的習性。

羅萊特關於褲子的話。

海蛋¹⁾在麥哲倫海峽附近的50噶*的深度處。

在這本筆記本的末尾，記寫着阿柴拉所著的書名：de Azzara, (don Felix), Essai sur l'Histoire Naturelle de Quadruped du Paraguay, Traduit sur le manuscrit par M. Ninea de St Mez Paris, 1801。大概這時候他在閱讀這本書，或者是想要去購買它。

在10月裡，貝格爾艦向北航行，又再駛到拉巴拉他河去；達爾文在朋塔阿耳塔地方又再發掘到一些骨骼。貝格爾艦正在這個海灣裡作着水深測量和繪圖工作，但不準備停留很長久。只有過了一年以後，方才比較詳細地研究了拉巴拉他聯邦地區的沿海地形。不久，他們又再向南航行了一次。

當達爾文逗留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時候，他在筆記本裡寫了一些有關旅行家所想到的備查的話，這是他在到達一個文明的地方所必需的東西，要購買的東西；在這一段話裡面，有三處寫了“牙醫生”（dentist）的字，顯然他要去醫治牙齒的疾病。

紙張，勃拉馬式筆**，剪刀，錶的鑰匙和錶面玻璃；牙醫生；修錶。筆記本。踢馬刺。G 先生？採集石灰岩裡的貝殼。博物館在2日星期日開門。欠羅萊特先生紙幣1元，付給帶我到小飯店去的男孩們。〔欠〕查弗爾斯（Chaffers）紙幣1元。格利菲斯（Griffiths）先生的隔壁一家，是牙醫生的。雪茄烟。牙醫生。沒有尾巴的動物。書籍販賣者。

達爾文的筆記表明出，他經常和他所遇到的人進行談話，並且借此機會收集各種各樣的可能的知識。他在旅行以前，已經爲了這個目的而學習了一些西班牙話。大概，這裡的“沒有尾巴的動物”是達爾文所聽到的傳說裡的東西，因此他企圖去證實它。時常有些筆記談到內地的一些神秘的骨頭，還有旅行家們所講的一些需要

1) 海蛋（sea eggs）是航海者稱呼海膽（echinoids）的俗語。——原書編者註。

* 噶（fathom）是航海用測深的尺度，等於182毫米（6英尺）。——俄譯者註。

** 勃拉馬（Joseph Bramah, 1748—1818）是英國發明家。——俄譯者註。

加以證實的故事。

弗林特 (Flint) 先生——美國商人——有一顆〔動物的〕牙齒。
水具有一種把小骨轉變成大骨的能力。

天氣使貝格爾艦順利地航行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

11月1日。

這幾天非常平靜和愉快。好像靜寂會縮短距離。時常想念家鄉。

11月2日。

中午前，在半路上拋錨。我們經過我們的老朋友巡邏船，它現在已經不敢再向我們放槍。登陸，坐貨車到岸上去。騎馬出遊，並且在市內散步。

11月3日。

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個大城市。有很多佈置正規化的街道（美好的廣場，總督），方框¹⁾和矩形房屋。無數最漂亮的店舖。一般的歐洲景象，除了有幾個高喬人以外。西班牙婦女——美麗的衣裳和走路姿態。騎馬出遊；樂隊，道路，良好的馬匹。龍舌蘭和茴香的綠籬。平坦的圍閉的地區，溝渠，——極其乏味。看到宰殺閹牛的情形。對陸上的觀感非常愉快。

淡水軟體動物的貝殼在海平面以上的岩石裡面，並且離開現在的河流有相當的距離。燒窯製石灰。Ensenado〔海灣〕，在倫勃 (Lumb) 先生的農莊的對岸地方，也有活着的〔軟體動物？〕。

蒙得維的亞是不是建築在花崗岩上面的呢，還是在片麻岩上面的呢？

接下去又寫了一些關於要到店舖和文明地方去的筆記。需要一個細木匠來製造一些到內地去旅行時候所必需的東西。由於急切需要勃拉馬式筆而在這裡又再重提了一下。

奧克萊 (Oakley)，一個紅頭髮的細木匠，蒙得維的亞；能够在以前勃郎 (Browne) 所開設的旅館裡打聽到他。木桶。紅布。

縫像狗一樣拉屎。

1) 方框 (Quadrass) 就是由所有房屋密切地連接而成的矩形街區。——原書編者註。

勃拉馬式筆，筆記本，修錶，白齒。

蒙得維的亞究竟被建築在什麼〔岩石〕上面的呢？

木桶。紅布。地址。羊皮紙和顏料。海關。奧克萊的化石——一根在真正的“托斯卡”¹⁾裡的肩胛骨。請亨斯羅去打開丸藥盒。洗衣服。

11月2日。

水豚（Capinchas）的糞有很愉快的香氣。

星期五。輕薄的蛛網。魔術家。鐵鏈。

既沒有瓶，也沒有紙。洗衣。

11月3日。

黑鴨。科維恩頓²⁾的褲子。

午餐時穿的襯褲和襯衫。

巴拉那河的水很黑。內革羅河是黑的，有治病的性質，水味美好。烏拉圭河在南緯32°處的水是青白色的（根據書上所說）。據說，遇到鱷和小水龜。硅化木。石灰據說是用貝殼所燒成的。

聖特雅哥·德愛斯脫羅已經在還沒有記載的時代，被地震徹底毀滅。

11月4日。

星期日。修道士。偶像崇拜。快樂的外貌。博物館。文雅的態度。晚上沿着海灘騎馬出遊。門多薩的運貨牛車。

11月5日。

出發到6里格外的鄉村裡去，並且騎着馱馬回來。所開闢的平坦的地區，有很奇怪的長蘆。很多小鵝。從楊樹和柳樹方面看來，極其像是劍橋郡。

11月6日。

在收集有關知識和標本方面和購備東西方面非常忙碌。婦女們。

11月7日。

爲了等候出發而浪費了一天的時間。

和果惠爾（Gower）先生一同吃午飯，並且遇見陸軍上校維爾農。大旅行家；愉快的晚上。

1) 托斯卡（Tosca，西班牙語）是一種柔軟的深褐色石灰岩，在巴姆巴斯草原的地下，有時也露出在地面上。——原書編者註。

2) 科維恩頓（Covington）在航行開始時是“船尾樓的房艙裡的彈提琴者和僕人”。在第二年裡，他事做達爾文的僕人，剝製標本和射擊鳥獸，因此節省了達爾文的不少時間。參看前面第16封信。——原書編者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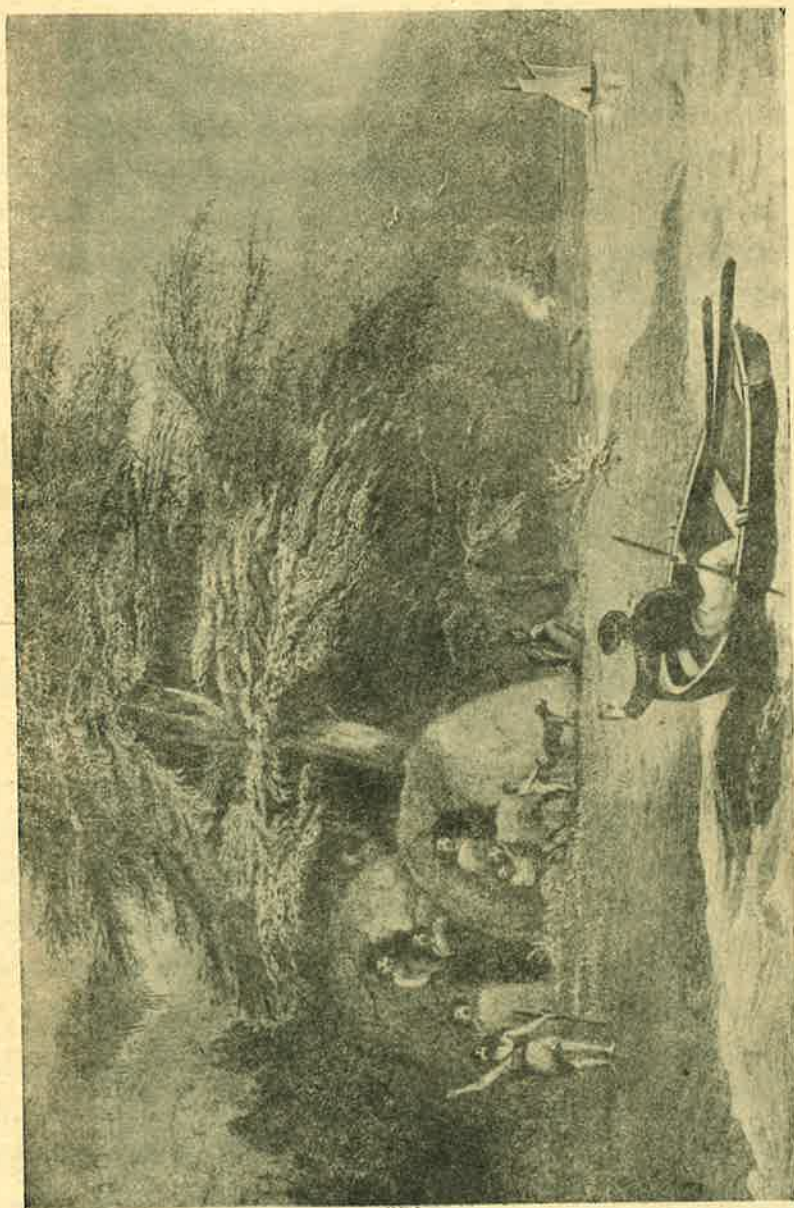


插圖11 麥哲倫海峽區的希羅港處的火地島人的棚屋。



插圖12 火地島人去和巴塔哥尼亞人做交易。

第二章 1833年

在離開英格蘭差不多1年以後，貝格爾艦駛行到了火地島的暴風雨的海岸邊和麥哲倫海峽。艦長費支羅伊打算在這一帶地方進行大規模的測量工作。曲折的海峽和風暴使帆船式軍艦所進行的任務遇到了嚴重的困難。所有在較小的河道裡的登陸和考察研究工作，只能用捕鯨船和舢板來進行。當現在可以用輪船很容易地駛進駛出的時候，就不會再想像到那時候的航行艱苦和困難了。達爾文急切盼望要去和大陸的南端地區作初次的會面；他對那個地區的地質構造已經作了很多的想法。他要在這裡看到高大的安第斯山脈的南端部分，並且還要在這裡初次去和火地島人會面；在他所寫的信裡面，也已經提起了這些想法。在這個期間裡，他的筆記本裡的記事，主要是關於地質方面的；並且在1832年11月，當貝格爾艦到達貝格爾河（Beagle Channel）的進口處的時候，他才開始在筆記本上記寫：

所有的山和它〔貝格爾河的進口處〕的東北東〔ENE，地區〕是成圓形的；頁岩（slate）；就在南端的進口處，有巨大的灰砂礫岩（greywacke）的地層，裡面夾雜硅、響岩、細碎的雲母屑。

筆記就依照這樣方式繼續寫下去。達爾文就根據所有在軍艦上遙遠望見的或者直接在岸上看到的情形，來提出各種不同的地質學的假設。1833年1月19日，有3隻捕鯨船和1隻舢板離開貝格爾艦出發，去實行兩個目的：第一是要測量貝格爾河；第二是要把火地島人——琴米·白登——和傳教士馬太安置在一個適於耕種的地方。他們就選擇了琴米的家鄉朋松布海峽作為登陸地點。在舢板上，載運着佈道會送給馬太的物品；真的，很難使人想像到這些物品是多麼愚蠢地被挑選出來的：“酒杯、乳油瓶、茶具、湯盆、桃花心木的衣櫃、細白的麻布、海狸皮帽子和其他無數各種各樣類似的東西。”達爾文就判定這件事情真是“最有罪行的愚蠢和疏忽”。當大家把陶製的小便壺搬上岸的時候，這件事情就引起水手們很大的好笑來。在這裡，必須來談談琴米·白登怎樣到軍艦上來的情形，為什麼他在貝格爾艦的歷史裡出了名；我們也一定很高興來較多地知道他的情形的。艦長費支羅伊在上一次測量航行時候曾經到這裡來，並且把他帶上了軍艦。在1826—1830年的這個探險期間

裡，火地島人曾經偷走了艦長那裡的一隻捕鯨船，所以艦長就捕捉了幾個火地島人作為人質，希望再能得到這只船。當時他用一顆珍珠鈕扣的價錢來購買到琴米·白登*。當他們被拘留到軍艦上來以後，他們好像願意留居在船上，所以費支羅伊就決定把他們帶到英格蘭去，教育他們，使他們懂得“教義和使用工具”，並且極希望他們在將來再回返家鄉以後，就可以去帶領自己的部落裡的土人們走上真理之路，把學習到的習慣和宗教傳授給土人們。他的動機，就在於要使這一帶沿海地方的土人們將來對於那些因船隻失事而脫險的海員減少敵意的行動。火地島的氣候和地勢，還有當地土人對於遇險的海員的傳統的敵對行動，就一起使合恩角和那些有風暴的海峽變成了19世紀的帆船式軍艦的嚴重的危害；他們的敵對行動是在很早的時代就發生的，就是在16—17世紀的時候，殘酷的探險隊的先鋒者們曾經用極其兇惡的手段對付了當地土人而引起的。費支羅伊的計劃，結果完全失敗。英國傳教士對這些原始狀態的土人所進行的兩年教育訓練，顯然沒有多大的效果。琴米學會了愛好打扮，穿着自己的擦亮的皮鞋和戴上野羔皮手套；由於這一點，他在一生當中就對英國海員發生了好感，並且後來也多次發生了傳教的熱情。可是，另外兩個火地島人——約克·明斯特爾和菲吉阿·巴斯凱特——的情形就不相同。明斯特爾的名字來源，是因為在他被捕捉去的地方附近，有一個叫做明斯特爾的岩石海角的形狀有些和他的形狀相似。巴斯凱特是9歲的小女孩；她的名字來源，是因為水手們在報告捕鯨船失蹤的時候，乘坐着籃子形狀的獨木船**。他們兩個人後來就都恢復了原來的習慣，把琴米的所有東西都偷走，並且溜回到自己的部落裡去了。第四個被帶到英國去的火地島人波特·美莫利 (Boat Memory)，就在那裡患生天花而死了。因此，當貝格爾艦駛近琴米·白登的家鄉的時候，費支羅伊除了預定要測繪沿岸地形的工作以外，還另有別的打算。他的幻想的熱情正在發展；並且他有着堅定的目的，要建立起傳教地區來；這就使達爾文出於意料地獲得非常良好的機會，去觀察原始狀態的人類在他們家鄉地方的生活情形。

1月19日。

開船出發；4隻小船；順風；優美的景物；風景非常使人有興趣；樹木和草類一直生長到水邊；植物界並不很繁盛；新的樹木。靜謐的宿營地點。在港灣

* “白登”(Button)這個英文字的意義，就是“鈕扣”。——俄譯者註。

** “巴斯凱特”(Basket)這個英文字的意義，就是“籃子”。——俄譯者註。

和島嶼上，居民稀少。不幸的事件¹⁾。

[1月]20日。

在南岸上有圓形的山丘；但是在它們和河道之間，有頁岩的山丘。北面也相同，不過在那裡已經開始出現結晶的犬齒形山脈。

從我們的第一個宿夜地點到第二個宿夜地點，黑口 (Black Jaw) 的東北處為止，兩邊都有相似的白色沖積土的圓形峭壁，大約60英尺高；通常相對的兩邊都非常相似。在從中央地點（在第二個宿夜地點）觀看幾乎全部島的時候，就可以清楚看出，這些伸展過河道的地層在兩邊的顏色都相同（在再向上去的時候，那裡的岩石是不是不同的呢？）。在這裡，也像在古烈海峽 (Goree Sound) 那裡一樣，有大量的漂礫，不過更加白些；而在第二個宿夜[地點]，則是比較小的顆粒狀的，具有沉積的性質。因此，它們是在比較平靜的水裡沉積下來的。這些峭壁在風景裡很顯著。有粗硬的草類覆蓋着。南面的頁岩的山丘是平行的，不過在河道兩邊並沒有相似的情形出現。

在小船裡作了長時間的划行。風景相同。驚人；有野蠻人跟隨着。他們在山丘上面的野性的姿態：赤身裸體，長頭髮（送給他們很多東西：投石器，飯鍋）。企圖驅走他們。天真的，赤身裸體的，非常可憐的；很潮濕。

[1月]21日。

5英里或者6英里——和靠近第二宿營地點。在上岸的時候，恐怕會和野蠻人交戰。婦女和小孩們遠避。在山坡上出現大火堆的信號……

蛇紋岩的石礫的河灘。

[1月]22日。

昨夜裡舒適和安靜。風景開始變得美麗起來；積雪的高山。炎熱的白天。在朋松布海峽以東5英里處，有巨大的角閃岩地層*；這種角閃岩地層顯然是穿出了頁岩而堆積在頁岩面上的。有圓形丘陵的地區。荒涼；在北岸上有少數樹木。

在這裡的地點，有鋸齒形高山直降到水邊，基部有一列[頁岩?]的島嶼。樹木的高度有驚人的相同，它們差不多達到雪線那裡。

[1月]23日。

1) 在地圖上標明出一個港灣叫做斷指港 (Cut finger Cove)；這個地名的來源，是因為在那裡曾經發生一個不幸事件：有一個水手去斫取木柴的時候，幾乎把自己的兩個手指斫斷了。——原書編者註。

* 角閃岩(普通角閃岩, amphibolite) 是一種礦石。——俄譯者註。

上午，朋松布海峽的進口處……昨天夜裡，在平靜的愉快的划行以後通過河道；靜靜的水，被 200—300 英尺高的尖削的山所環繞着；它們的頂部有白雪發出的光輝，而低下部分則有綠色森林而暗黑；發現一條舒適的小港；大火堆；裸體的野蠻人環繞着它。星光；大火堆；歌唱隊；野蠻人滿身大汗。鐵凱尼卡部落，琴米·白登的，安靜的土人們。在早飯以後，有一大隊土人從山上翻越過來；他們奔跑得這樣迅速，甚至在自己的鼻孔裡出血了。

當我們開船到琴米·白登的〔出生〕地點去的時候，在朋松布海峽裡面，有 12 隻獨木船伴隨着〔我們〕；由於明亮的太陽和炎熱的白天，風景好像是太平洋裡的島嶼之間的畫景。我們駛行在它們的前面；琴米指引我們路綫。這裡沒有一個人是琴米的親近的朋友，但是確實無疑地，〔我們到來的〕消息一定會傳佈開來。

今天晚上的時間花費在斫倒樹木和清除地面開闢蔬菜園方面。琴米·白登的三個兄弟和母親。琴米能夠說〔當地的土語〕，但是說得很少；對於琴米的部分沒有多大好感。卓絕的地點；羊駝¹⁾；一切順利。三個兄弟懷着好意地來會見艦長。琴米辨認出〔他們的〕聲音。呼喊聲的特殊力量。

〔1 月〕24 日。

大家在建造茅屋和開闢果園方面忙碌不停。野蠻人是安靜的。裸體的人們成排地坐在土溝邊；很少去做工作；注視着各種東西；我們的洗臉情形和白色皮膚使他們最驚奇。獨木船，生活方式；投石器，長矛，捕魚；冬天的羊駝。

非常潮濕的日子。爲了去獵取羊駝而作了不舒適的登山。不能夠接近它們；巨大的無數的樹木，在多數情形下腐朽。頂上是一片沼澤的、淒涼的平原。

〔1 月〕25 日。

更加多的火地島人划着自己的獨木船到來。琴米的叔父和朋友們，很客氣。塗着白色顏料，好像磨粉工人。安靜地坐下，注視和討取各種東西。從來沒有跨過溝渠。

〔1 月〕26 日。

婦女們來到；大約有 120 人。男人坐下，觀看婦女們做工……

棚屋的舊貝殼上面有純粹的土壤 9 英寸厚。鹽水的溫度是 55°〔13°C〕。

1) 羊駝(guanaco)就是南美的野駱，對於當地土人說來，它們的肉、皮和厚密的毛都是無價之寶。——原書編者註。

蔭蔽處的氣溫是 $70^{\circ}[21^{\circ}\text{C}]$ 。

不良的氣候。

[1月]27日。

昨天夜裡，有兩個土人爬到帳篷附近來。我們在散步回來的時候，發現所有婦女、小孩、獨木船和差不多所有男人都已經跑走了。有幾個陌生人來到，從山上監視〔我們〕。長矛和瞄準點。態度變化。〔我們〕把所有物品移放到帳篷裡去，並且退避到一條美麗的小港裡去。約克等不懼怕。不能斷定發生了什麼事情。不幸；極大的叛變性質。艦長講述上次航行的故事。小港裡的鯊魚。

[1月]28日。

綠色的蜘蛛；蒼蠅陷進一個張設在灌木上的很強韌的蛛網裡。樹皮下面的木蟲。

成群的燕雀屬¹⁾。

回到定居地——一切平安無事。琴米的兄弟和母親回來了。送走了兩個惡意的男人；對於馬太是可怕的夜。美麗的風景；獨木船去捕魚。

此後接下去記寫的，是達爾文多次重覆提出的地質學問題，還有採集到的標本的備查表。在小船靠岸和他能够更加接近地去察看岩石河岸的時候，他就去採集這些標本。他細緻地把標籤貼在這些標本上面，編號碼，記寫採集的地點和日期，並且把它們寄送到英格蘭的亨斯羅教授那裡去；他請求要保存好標籤，因為如果沒有標籤，這些資料就變得毫無價值了。在這個大陸的終端的地質構造是非常使人難以明白的。

大概所有鋸齒形山脊都是這樣原始的；在北岸上，它們貼近於朋松布海峽對面的水邊。

雪和森林連接起來。小溪。鯨魚噴水。

特別炎熱。在張設帳篷以後（在有雲母頁岩的地點），却不幸地出現了一隊有7個人的火地島人。大概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歐洲人。無法把它們驅趕開來；當槍聲在他們附近發出來的時候，他們只是摸摸自己的頭；對我們拔劍揮舞〔恫嚇他們〕大笑起來。不得不〔把帳篷〕收拾起來，離開這些不知畏懼的

1) 燕雀屬(*Fringilla*)是雀科鳴禽(Finches)的一個屬的學名；在筆記本裡面，時常記寫到這個學名，以後不再作附註說明。——原書編者註。

野蠻人。〔他們〕像野獸一樣相鬪。在黑暗裡，找尋到一個僻靜的角落。值夜到半夜1點鐘，遠處傳來狗的吠叫聲。琴米·白登忘記了〔自己部落裡的〕語言，但是沒有損害；不吃食陸上的鳥。在秋季裡，只有低下的樹木變色。

在這裡，就是當他們進入到貝格爾河的北面一股的時候，花崗岩的巨大的岩塊出現，使達爾文相信這些山地是火山岩的地層。

〔1月〕29日。

大量花崗岩的岩塊；小結晶；也有角閃岩和雲母岩的岩塊。山的尖頂明顯可見（我在鋸齒形山脊中間觀察出這一類形狀）。河道的寬度在1½英里以上，兩邊的山的高度在2,000英尺以上；可以明顯地看出，南邊的地層向南南西方面傾斜，並且由雲母頁岩所構成；兩邊互相很平行。風景非常幽靜，很多冰川，沒有人居住；〔冰塊像〕綠柱玉的藍色，襯托在雪地上面，十分美麗。冰川：直達海水的峭壁，大約40英尺高，由於透過的光和反射的光而發出藍色。河道裡滿佈着冰山。〔好像是〕北冰洋的縮形。

午飯；巨大的波浪，小船等〔險遭沖走〕；收拾起來；宏偉的景色。

在旅行日記裡面，比較詳細地記寫了後面這個事件如下：“在這些冰川當中，有一條冰川幾乎在頃刻之間使我們遭受到最嚴重的災難。當我們在一個小灘上面吃午飯的時候，我們看到在大約半英里以外，有一條冰川，並且對它的直立的下懸的表面的美麗顏色發生驚嘆，忽然有一個巨大的冰塊轟隆隆地飛落到水裡來了。我們的小船正在岸灘邊；我們看到一個巨浪撲上來，顯明可以看到，在頃刻之間，會有怎樣巨大的事件發生出來，就是這些小船會被巨浪擊成粉碎。有一個水手，剛正在一個滾滾的巨浪達到了他的身邊的時候，方才抓住船頭；他受到接連的打擊，但是沒有受傷；而且最幸運的是，我們的小船沒有受到絲毫損壞。要是這些小船被巨浪衝走了，那麼我們的命運會遭到多麼巨大的危險呀！在我們的四周都有野蠻人，而且又喪失了所有的糧食。”費支羅伊也講到，在這時候，達爾文怎樣第一個奔跑到這些小船那邊去，並且拯救了它們免於毀滅，這件事情也清楚地意味着整個一隊人將會被毀滅，因為他們和軍艦相隔很遠，而且那些不友好的火地島人也不會有憐憫心的。達爾文在筆記本裡卻沒有記寫自己親身參加這些冒險搶救的情形，也沒有提起費支羅伊在1月30日把他們所駛進去的一個廣大水面叫做達爾文海峽（Darwin Sound），“用來紀念我這一位同坐同食的朋友；他這樣甘心情願地在一隻載重不大的小船裡

去冒着長途旅行的種種不方便和危險。”

1 月 30 日。

整天看到雄偉的風景；〔山脈〕十分凹凸不平；雪白的雲；藍色的天空；通常風景被一條山脈〔擋住〕和由於我們的觀看地點較低而遭到破壞。植物界好像是愛其康勃山 (Mt. Edgcombe) 上的情形。可憐的宿夜地點：大石頭，腐爛的海藻。值夜很少感到興趣。

費支羅伊繼續向西去測繪島嶼的地形，直到 1833 年 2 月 2 日為止；那時候他們離開貝格爾艦有 150 英里遠。除了在上岸的時候以外，達爾文只能夠在小船上考察地質，所以這一次短期旅行並不能夠使達爾文感到滿意。

在大雨的時候，天氣更加惡劣；很潮濕，狂風。真正的火地島的天氣。鯨魚，在手槍的射程以內；巨大的背部和尾巴。全部地區最荒涼和寂靜；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歐洲人。海狗，（海熊，fur seal）。

2 月 2 日。

薩爾明托山。寒冷的日子。一個奇異的綠色頁岩的小山，它的四周大概都被裸露的花崗岩小山所環繞着……

2 月 3 日。

惡劣的天氣，荒涼的地方。

2 月 4 日。

能夠望見很多英里遠的河道兩邊，沒有東西阻擋景色。

2 月 5 日。

只是在原來的路線上航行。晚上，欣賞〔我們向火地島人〕交換魚的一幕。

2 月 6 日。

對火地島人失望。馬太。

他們在別離了 9 天以後，又回到定居地，並且發現傳教士馬太和他的被保護者 (protégés) 已經多次遭受到可怕的土人們的打劫，因此都認為讓馬太單獨留在他們

中間是不安全的。因此，他又回上了貝格爾艦，而愛好穿皮鞋和戴野羔皮手套的火地島人則留居下去，聽任他們的同族人的憐憫了。達爾文正確地指出說，這三個火地島人那次到英格蘭去的旅行，“將不會增加他們的快樂”；當時抱着很大希望的費支羅伊一定是感到深深的悲哀的。

火地島是不是最遙遠的秘密地方呢？不是火山所形成的；在雲母頁岩裡面有柘榴石*。

晚上，野蠻人追隨着我們。向他們的頭頂上面放槍，嚇跑他們。在外海岸處，找到一條安靜的小港。樹林中間有火。

他們在武拉斯吞島（Woolaston I.）進行了多次測量工作，並且記錄下了很多氣溫和氣壓的數值。

〔2月〕18日。

南面的大洋裡沒有燐光。

山毛櫸樹；較低下的地方是低矮的樹木。山上積雪較少。

1833年初，他們到達福克蘭群島。

就在最初的筆記裡，已經表明出他的思想集中在〔有機體的〕地理分佈和物種的問題方面。他把大陸上的物種去和福克蘭群島的物種進行比較；這種比較使達爾文得到啓示，因而能够在後來到加拉巴哥斯群島上去的時候，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島嶼動物區系的分化過程。下面有一段筆記，都被達爾文劃去了，而且以後在旅行日記和他所發表的考察日記裡也沒有記寫出來。可是，這些（關於物種進化的）疑問已經（在1833年初）就深印在他的心頭了。

3月2日。

福克蘭〔群島〕。

昆蟲與植物〔和那些相當於它們的大陸上的類型〕究竟是不是實際指示出了在這裡有着一種比遷徙更加密切的聯繫呢？

南美洲的食糞甲蟲（蜣螂，dung beetles）究竟屬於動物的哪一個類群的呢？

* 有各種不同顏色的柘榴石（garnet）的各種類型，是岩石的變質和接觸地帶所特有的礦石；相反地，在火成岩裡面，就極少遇見到柘榴石。達爾文的結論也就是根據這一點而來的。——俄譯本編者註。

蚜蟲(Aphidians)[?]稀少。

參看關於拉巴拉他河的科學研究集[就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那裡出版的]。

現在泥炭土不再產生出來,只有很少也在火地島上遇見的沼地植物。沒有苔蘚植物。大概腐敗的植物會逐漸增加它[泥炭]。[它的]堆積層的厚度在10—1英尺之間。

火地島的珊瑚動物極其稀少;被囊褐藻(墨角藻, *Fucus*)所代替;美螳(*Clytra*)是一個佔多數的屬。*

得到山地種雁的氣管。

3月12日,星期二。

研究最高水位以下的藤壺(*Balanus*)。馬追趕牛:本能的反常。沙錐(田鵲)。研究地洞,以便[查明是不是]泥炭。獲得[泥炭的]標本。在這裡,以前是不是有骨[化石]等或者樹幹?在這裡會不會遇到爬行動物?或者石灰岩?

[3月]19日。

詢問查弗爾斯,片麻岩從哪裡產生。

據說,荒地島**是火山形成的,有溫泉。在設得蘭群島(Shetland Is.)的所有島嶼上面,有很熱的溫泉和多孔的熔岩。根據山脊來判斷,十分明顯可見,在山地上有上升的中心點,那時候地層曾經成為斗篷形狀,而不是[鋸齒形]山脊。

[3月]20日。

觀察一隻鸕鶿捕魚的情形;它把那條魚連續放走了8次。這種情形很像貓玩弄老鼠,或者像水獺玩弄魚。冠毛鸕鶿的極大的野性***。閱讀布根維耳[的著作]****。

1784年,根據總督菲古愛羅阿的報告書,建造了32座房屋,人口包括28個流放犯在內,一共是82人;各種牛有7,774頭。

* 在達爾文的時代裡,珊瑚動物(Corallines)這個學術名詞,表明苔蘚動物和幾種水螅蟲;它們在海裡的物體(岩石、貝殼、木樁等)上面構成叢生的覆被層。現在這個名詞仍舊使用,但是只表明紅藻的一個類群(Lithothamnidae,石珊瑚藻科),也是在水底物體上面形成硬殼。*Fucus*是褐藻。*Clytra*(大概是*Clytia*)是水螅蟲。——俄譯本編者註。

** 荒地島(Desolation Island)是火地島的最西北的島。——俄譯本編者註。

*** 冠毛鸕鶿(Shags)的俄譯名是 хохлатый баклан。——中譯者註。

**** 布根維耳(Bougainville, 1729—1811)是法國航海家,在1763年和1765年到過福克蘭群島,又在1766—1768年完成環球航行,有很多地理學方面的發現。——俄譯者註。

〔3月〕22日。

東面的盆地。泥炭土的厚度在12英尺以上，位在粘土的上面，現在被海水侵蝕。下層〔的泥炭〕很堅實，但是沒有上層那樣有良好的燃燒力。在泥炭土裡面，有小骨頭，好像是鼠骨；這是最初的居住者的證據；從較大的骨頭看來，一定是現代形成的，但是〔這個過程進行〕很緩慢。在頁岩裡有化石。石灰岩是怎樣發生的呢？

去觀察物種的差異和對比的數目，將是有趣味的：大概這也表徵出不同的居住地點。雁的遷徙。福克蘭群島和內革羅河究竟有沒有聯繫呢？

〔3月〕28日。

成群的鵪鶉 (*Emberiza*)。

把鐵送去修理……

詢問內革羅河和拉巴拉他河的泛濫期。蒙得維的亞的解理 (cleavage, 在一個安靜的地方的) 通常是不是成鉛垂方向的，或者是成傾斜角度的？

在4月裡，貝格爾艦回駛到南美洲大陸去；風這個“萬能的、目空一切的統治者”，完全破壞了費支羅伊的計劃。達爾文在4月裡就在拉巴拉他河河口的馬爾多納多地方上岸，目的是要更加詳細地認識這個地方的情形。5月9日，他帶了兩個嚮導開始去作內陸的考察旅行；在貝格爾艦回來以前，有兩個星期的時間可以受他的支配。

5月9日。

帶着一隊馬匹，興緻勃勃地出發；同伴，武器；要描寫“烈康”¹⁾。在石灰岩附近午餐。一隊野性的高喬人。

一個變成野性的白種人；對羅盤和普洛米修士牌火柴發生驚奇。

(在出發前，聽說有旅行者被暗殺和有人淹死在河裡。)

好客的宿夜地方。

高喬人有無禮的、高傲的臉部表情，但是他們在外表上是文雅的。小鬍鬚，黑色長髮，巨大的踢馬刺，淡白的臉孔；高個子；他們的樣子，好像是會割斷你的喉嚨而同時向你鞠躬。

駝鳥不怕人，奔跑像扯篷。

1) “烈康”(Recon) 是南美洲的馬鞍，被高喬人所使用；高喬人就是阿根廷的農民。——原書編者註。

這次騎行，除了新奇以外，沒有什麼興趣。這一帶地方是多岩石的、多丘陵的；樹木稀少；可是，在山岩之間，到處可以看到鮮綠色的草類；無數牛群就吃食這些草類。我們的道路是簡單的小路，而且是無人行走的。我沒有遇見過一個人。夜裡到達米那斯。優美的安靜的小鎮，除了馬爾多納多以外，在全部地區裡是獨一的了。“文達”是可憐的不舒適的；在這裡沒有單獨的房間；整個晚上不得不在喝醉的陌生人中間度過去。

〔5月〕11日。

無數鴛鳥，20—30隻成群在一起；它們在山坡上顯得很美觀。

達爾文和他的兩個同伴借宿在富有的地主馬努厄耳·芬梯斯 (Manuel Fuentes) 先生的家裡。

在初次進入一座房屋的時候，先要坐下一回兒，以後方才好像十分自然地去詢問〔能不能允許宿夜〕。極多的牛；馬；客人們。房屋很不舒適：沒有傢俱，沒有窗子。只有肉、沙伏拉〔savollas, 南瓜〕和水作為晚餐。這個大富翁所睡的臥室是惡劣的。

所有的人都相當親切地望着我，但是帶有很大的憐憫和驚奇。看到殺死鸚鵡的方法。

〔3月〕13日。

〔到達〕最北面的地點。在比較平坦的地方有較多的樹木，但是在較多丘陵的地方則是完全不同的樹種。昨天晚上，遇見一個英國人；很好客。掉換馬匹。我們的嚮導是一個有趣的老年的葡萄牙人。因為遇到本國人而感到高興。

〔5月〕14日。

回去。我以為有一件事情是奇怪的；就是我被人請去，給一個生病的婦女觀看。在夜裡，出現奇異的喝醉的一幕：有拔出的刀，大概是表明這裡常有的爭吵方式。突然的斫殺和逃出房間去。

〔5月〕15日。

在前面幾天裡，我們都遇到良好的天氣；可是現在，我們因為天氣惡劣而不能出外；真是非常乏味的事情。（注意：要去詢問，今天早晨在蒙得維的亞地方是不是颶強烈的風，昨夜是不是有雷雨。）有趣的娛樂：臨時雜唱。一般都很文雅。

[5月]17日。

我們向南越過一個寬廣的山地或者高地；這個地區完全是由藍色頁岩所構成，通常含有極多的硅質，有時也含有石灰；時常是純粹的石英；也含有很多的鐵質。在這裡極普遍的是可以遇見扭曲的解理的極端類型；在這方面明顯地表明出各種可能的扭曲情形。有很多解理很像是哥德式窗(Gothic windows)；很難使人想像到，什麼力量使它們發生這種情形的。

今天的騎行使我極感興趣。在一座很好客的房屋裡借宿；美麗的小孩們。

在這次考察旅行裡，達爾文收集到了豐富的資料，因此使他可能進一步去判斷大陸東部的地殼運動和它的成層現象的本質。可是，達爾文還繼續懷疑到自己的判斷是不是正確；在他的筆記本的頁邊的空白處加有很多疑問符號，這也就是一種反對過去的結論的預告；當時他還沒有獲得足夠的證據去反對它們：

我現在毫無懷疑地認為，全部地區是過渡的地層 (transition formation)；極可使人注意的是：去觀察某種類似的、從角礫岩向那些含有花崗岩核心的火山岩（外表上看來的）過渡的情形。可以說，這種角礫岩是在花崗岩裡面形成起來的。

在這次騎行考察的所有其餘部分裡面，地質的記述佔有主要的地位。他採集標本，把標籤粘貼在它們上面，然後把它們寄回英格蘭去。

[5月]19日。

在雪巴斯頓·披孟托斯 (Sebastien Pimentos) 的家裡逗留了一天；奴僕的事情。在太陽東升的時候，一幅有很多牛羊群的景色，差不多是美麗的。阿尼馬斯〔山〕(Las Animas) 上的石堆是小的。據說它們是古代的印第安人所堆成的，並沒有北威爾士的石堆那樣大。使人感到好奇的是：人類都具有一種普遍的慾望，要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區裡的時常走到的最高地點標明出來；從旅行人所留下的封閉的瓶子一直到這些小石堆〔都表明出這類情形來〕。

在此後的幾星期裡面，達爾文就在馬爾多納多地方居住，專心整理那些採集到的標本，以便把它們寄送回國去。有時在他的筆記本裡，就記上了一些要上店舖去購買的物品名字。他在自己的旅行日記裡寫道：“我採集的當地的鳥和四足獸的標

本愈來愈完備起來。我用幾個‘利阿耳’* 招募到市鎮上的全體小孩來替我服務，他們差不多天天都送給我一些有趣的創造物。*** 在筆記本裡，提起了一些書籍，這是達爾文在這幾個安靜的星期裡所閱讀的（“當然是洪保德的著作！”）。有些關於鳥類的筆記是達爾文在考察旅行時候就地記寫的；它們正表明出達爾文在觀察鳥類的鳴聲和姿態方面是多麼的細緻。鳥類，特別是鳥類的鳴聲，早已成為他的日常興趣的對象。他好像魯濱孫 (Heath Robinson) 一樣，在野外就想辦法去用別些東西代替量度單位；例如，他就用有底的、有水的和去底的水筒 (water flask) 作為最適用的秤具，而用槍彈 (bullets) 和小彈丸 (pellets) 作為更加精確的小砝碼。

阿柴拉的著作；弗列明所著的動物學的哲學和朋囊特所著的四足獸。保爾·斯克羅普所著的論火山；斯科爾斯比所著的北極地區。*** 保德（當然）〔的著作〕；柏爾吉爾 (Burchell) 的旅行記。

應該注意到棕櫚樹和玉蜀黍的出現。

要提出響尾蛇來；這些響尾蛇是不是北美洲的特產呢？

達維所著的旅行中的安慰，普萊菲爾，洪保德等〔的著作〕。

短捲尺；輻射器 (radiator)；解剖刀；關於化學方面的書籍。捕鼠機。填絮和小型植物採集箱。

棕櫚樹；在這個地區裡多泥地〔而植物稀少〕的原因，就在於這裡的土壤層是在較近的時期形成的；在丘陵地面上，有河流向各方面縱橫交叉；美好的氣候；土壤，缺乏樹木。

所有地層都特有着樹木稀少的情形。

察看蒙得維的亞的一些石灰岩的石礫。

背上有灰色小斑點的白色雌伯勞。

食糞習性的 Coprophagous 〔甲蟲〕普遍稀少的情形，是一個例外。

馬糞裡充滿甲蟲的情形，是不是可以證明這些動物的最初居住地點就是馬糞呢？

紅翼的鷄；黃色的虹膜；帶有黑色的眼瞼；它們的下嘴的基部很黃。長嘴的旋木雀 (Certhia)，舌頭略微分叉；剛毛向前突出，但是不再反彎；比較長的尾。

* 利阿耳 (Real) 是西班牙的小銀幣，約值 2 辨士半。——中譯者註。

** 參看旅行日記，第 153 頁，1833 年 5 月 11—19 日的記事。——中譯者註。

*** 在前面第 16 封信的附言裡面，達爾文曾經提到這幾本書和後面幾本書。——中譯者註。

灶巢鳥(*Furnarius*)會行走;水豚(*Aperia*)會急奔。

黑色的 *Tileus* [?] 發出咕咕聲。巴·布鳥¹⁾和灶巢鳥的關係。

綠啄木屬(*Picus*) 橫蹲在樹枝上面,好像普通的鳥。紅翼鵲發出噪聲;水豚(*Capincha*), 膽大的猪, 家兔[的坐姿]。

魚狗在翱翔着。

長尾的伯勞..... } 會鳴叫。
紅色牛背黃鳥屬(*Icterus*)..... }

魚狗把自己的尾連續向上翹起。

鵲的叫聲好像英國的種。

鼠(*rat*), 它的上脣從鼻孔處起裂開; 上脣收縮 3—12, 使上顎的樣子變得特別長。

巴·布鳥抖掉身上灰塵; 在晚上活躍; 是馴順的。

在 *Comadruga* [?]* 的小腸裡, 充滿着昆蟲的殘體, 特別是螞蟥和幾種半翅目昆蟲的殘體。

山鵲屬(*Scolapus*)的胸毛顏色各有不同。

巨大的 *Comadruga* 的重量, 相當於無底而有水的水筒再加上 2/3 的槍彈重量。

鼠(Mouse?) 的沙地種(*Gerbilla*) 的重量, 相當於螺絲刀(turnscrew)的重量, 有長毛和褐色眼睛; 很大的眼睛; 尾巴已經受傷; 用乾酪誘捕到。

*Alecturus*** 在它的胃裡有 *Lycosa**** 和鞘翅目昆蟲(*Coleoptera*); 在飛行的時候, 它的樣子極其有趣, 第一羽[第一列長羽]具有特殊的切口。

白色的和灰色的伯勞成盤旋形飛行, 並且比了長尾的伯勞飛停下來的次數更加多得多; 長尾的伯勞主要是在灌木叢中間找尋食物吃。

大鼠(*Big rat*) 的重量, 相當於無底而有水的水筒再加上 2 顆子彈和 4 粒小彈丸。

*Ampullaria*²⁾ ——它們的生活期的長度; 用轉動的方法鑽進沙土裡去: 它

1) 巴·布鳥(B. B. bird) 就是巴伊亞布蘭卡的鳥, 指灶巢鳥屬的一個種, 叫做卡沙利塔 (*Casarita*, 小灶巢鳥)。——原書編者註。

2) *Ampullaria* 是熱帶的水蝸牛(*Water-snail*)。——原書編者註。

* *Comadruga* ——是不是西班牙語的 *Comadreja*, 俄名 *ласка* (伶鼬)。——俄譯者註。

** *Alecturus*(?) ——南美洲的一種鳥, 好像是鵲鴝(*трикогуэва*)。——俄譯者註。

*** *Lycosa* 是蜘蛛的一個屬, 俄譯名是 *тарантулы*。——中譯者註。

停歇在自己的〔爬行足的〕足底上，而且在向貝殼的邊緣轉動的時候，好像鑽子一樣行動着，此後逐漸愈來愈向下鑽進泥土裡去。

長尾的鳥時常在空地上面，而不是在叢林裡面。

在這個時候，費支羅伊想要加速測量工作，就爲了私人的打算而購買了一隻輔助的帆船。¹⁾ 這就使達爾文能够搭乘了一隻小型雙桅縱帆船到內革羅河的河口去，並且更加深入地去認識內革羅河和拉巴拉他河，一直到貝格爾艦在北方的工作結束爲止。

在當時的這些小筆記本的紙頁上，就有着關於這次旅行的筆記；他因爲研究新的地區而預先就感到了高興。那時候，他已經形成了關於他所研究的地區的比較清楚的概念；他開始清楚地意識到，在研究新的地區時候，主要的注意力應該放在什麼方面。他列出了一張在沿途騎行時候必需攜帶的物品目錄表；有時還記寫一些事先已經收集到的各種有關的知識。

曳繩；紙張；揮發油 (essential oil)，瓶罐。

要購買洋刀、普洛米修士牌火柴、藥和甘汞 (calomel)。

手槍，子彈，火藥。

給司令官的介紹信；地圖和筆記本。

軟紙，儲備的鉛筆，小鏈，羅盤。

長襪子，手套，手帕；酒瓶？梳子。

2 塊手帕，睡帽。

護照，土布外套 (poncho)，硝石。

1834 年的 Almanak for Ellsgood (年鑑)。

內革羅河的名稱來源是由於有 *Caciche**。

所有附近地區的印第安人都是由於天花和某種在喉嚨裡的疫病而死亡

1). 在航行期間裡，費支羅伊沒有經海軍部的批准，就用自己的私款購買 3 隻輔助船；它們的價錢是 1,680 英鎊、1,700 英鎊和 400 英鎊。海軍部對於這個舉動非常反對，因此下了一道嚴厲斥責的訓令道：“告訴艦長費支羅伊說，動員猛烈責備他的這種舉動，特別是在他獲得了那些有關這個問題的命令以後更加猛烈。”測量工作的費用，在航行開始的時候是受到政府補助的；可是，當政府完全拒絕以後的一切補助的時候，費支羅伊就變得意氣消沉起來。——原書編者註。

* 大概是 *Cacicus* 或者 *Cassicus*，就是南美洲的一種近於黃鳥 (иволга) 的小鳥的西班牙名稱。在它們當中，有些鳥的羽毛是完全黑的。“內革羅” (Negro) 的俄文意義是“黑色” (черный)。——俄譯者註。

了。

印第安人：投石索(balls)、套索(lasso)和丘索槍(chusos)；刀很稀少；衣服和顏料相同。

內革羅河的盡頭處是一個湖；這個湖的周界有 3—4 里格；有一條小河流進這個湖裡。

拉翁青湖(Laguna Launchen)。他說，在離開巴爾的維亞 [Baldivia, 大概是瓦爾的維亞, Valdivia] 的海岸邊 10 里格。

伊姆彼利阿耳山脈 (Siera Imperial) [的長度]，有 5 里格；在軍艦上，距離 70 里格處，可以望見它。當 [我們] 詢問，以前是不是有人爬到這些山上去過的時候，所得到的回答是：“Ave Maria Sanctissima Jesu；除了上帝以外，一個人也爬不上這種山；可是，如果爬上去的話，那麼就可以在那裡和彼得羅先生握手問好，他是掌管開啓樂園的鑰匙的。”

松樹；缺乏火山。在達愛蒙特 (Diamante) 那裡，河流降落到北岸的海裡，離開伊姆彼利阿耳 [山脈] 很遠。

在一張需要回答的問題表，是用墨水筆所寫成的，大概是達爾文在乘坐小雙桅縱帆船而沿着海岸南下的時候所寫的。當時在他的頭腦裡正在擬定一個內地旅行的計劃，要從內革羅河到巴伊亞布蘭卡去，而且可能再到拉巴拉他河去。在那些問題得到解答的時候，他就在它們上面用鉛筆勾出。

峭壁伸展得多麼遠？

水豚 (Aperia) [一胎] 有多少小水豚？

這裡有哪些動物？

食鹽的出口情形怎樣；在深埋的地層裡面，找得到骨骼嗎？

雁在什麼時候到來？(2 月末到 9 月)。

淡水魚。

在峭壁裡面有沒有大骨塊？

清洗牙齒用的樹膠。

水泉怎樣？井的斷面怎樣？

市鎮附近有沒有堅硬的岩石？

關於南方大洋裡的鳥類和格郎德河 (R. Grande) 的談話。

泥炭土是不是存在？骨塊（沒有）。研看沖積土和輕石。

礦泉，石膏，硝石。

雪；地震；雷雨。

哪些果樹〔在這裡生長〕？

葡萄，桃，油桃（nectarine），榲桲，蘋果。

南瓜，小麥，大麥，玉蜀黍。

西瓜，甜瓜。櫻桃。

西洋甘薯（sweet potato），仙人掌，各個不同的種。

〔產量〕不豐富的是不是。馬鈴薯，齊墩果，無花果，甜橙？

達爾文在到達內革羅河的時候開始，就對當地鳥類的種的差異情形作了最大的注意；他經常想到親系種的地理分佈情形。

8月2日。

輕微的逆風，偶而有一陣風暴襲來。

8月3日。

到達內革羅河的河口邊；在舒適的雙桅縱帆船裡面度過愉快的晚上；在領港人的房屋裡宿夜。

8月4日。

散步到南面的深峽那裡；〔望見〕懸崖和大河谷的一般景色。

8月5日。

騎馬到市鎮上去；愉快的騎行；河流的兩岸；非常乏味的地方。印第安人進攻一座房屋。

鳥類學〔鳥類〕的差異。小的牛背黃鳥（Icterus）較不馴順；有幾種鴿；不同的鸚鵡；不同的鷓鴣；時常遇見巴·布鳥。緋棕鳥（rose starling）。有黑色〔羽毛〕的雀科鳴禽；麻雀。

一天的打獵，〔獲得〕很多新奇的鳥。

有機體的遺跡只不過是模糊不明的空穴；有一個貝殼。

在河岸邊的藻類中間，有飄浮在水面上的輕石的石礫。

達爾文在巴塔哥尼斯城逗留了幾天，收集了一些地質資料，並且準備考察旅

行。他和嚮導商量旅行的安排，並且購買了一隊馬匹。有一隻雙桅縱帆船的船主哈里斯 (Harris) 先生伴着他一同旅行。在這一帶地方，正在發生反對印第安人的屠殺戰爭。布宜諾斯艾利斯政府派遣了軍隊，在羅薩斯將軍的指揮下，去屠殺所有的印第安人。達爾文不得不去請求將軍，准許他和自己的同伴到內地去旅行。當然毫不驚奇的是，印第安人也同樣地來採取報復手段，因此在這一帶地方旅行就會發生危險。將軍的兵營恰巧是在達爾文所要經過的路綫上；在不多幾天以後，他和羅薩斯會見，這件事對他後來在這個不安靜的地區裡的旅行方面極有益處。羅薩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做了17年的獨裁者。

8月6日和7日。

市鎮四周的全部地區是砂岩；波浪形的解理和近於水平的地層。房屋建築在砂岩上面和裏面，高臨在一個巨大的平坦的河谷上面，河谷的寬度大約有8—9英里，兩邊都有突出的岬角。

在對岸有湖泊的地方，差不多是平坦的，肥沃的。市鎮背後的平原，好像是普拉雅港；到處都是有刺的灌木；中間有荒漠。河流是優美的，河寬等於塞汶河的4倍。印第安人是受到政府救濟的可憐的種族。他們好像火地島人的樣子，但是比較聰敏些。

8月8日。

騎行到一個鹽田（巨大的鹹水湖）去。這一個湖裡的食鹽出口，現在和將來仍舊是內革羅河的主要富源（食鹽並不很貴重）。我們所經過的道路位在險峻的河岸邊。在大約5里格的河灘上，都生長着柳樹；在洪積層地面上已經被開墾，顯示出一幅愉快的〔豐收的〕遠景；這個地區裡的所有良好土地，都是洪積期（更新世）的土壤；每年可以出產8—18倍的穀物收成；大約30里格；有很多良好的木材。

沿路一帶的地層幾乎都是砂岩；在有些地方的砂岩裡，含有一些輕質的、多孔性的石灰岩地層，大約有4—5英寸厚；大概這種石灰岩地層大部分是托斯卡 (Tosca) 地層；可以用它來燒成低級石灰（或者灰泥）；可是，我以為，它在這個用途方面是不足夠的。

大多數礫石是石灰岩的礫石，也像普拉雅港那裡的礫石一樣。我突然想起，這種石灰岩物質就是從那個伸展到安第斯山脈基部的地層裡面產生出來的。（輕石的礫岩。）

在有些地點的礫石裡面，也含有結核 (concretions)，大約有從拳頭到頭部那樣大小（當然還沒有風化過，是由石膏的小結晶體所構成的；可以把它烘燒成粉刷牆壁用的白粉）。

礫石層一定是過去在海底上形成起來的（在它裡面夾雜貝殼，這就是證明）；同時這個過程是平靜地進行着的，由於某種化學作用而發生；所有這些形成半結核的石灰物質和石膏的小結核 (nodules)，都證明這一點。

在整個平原上，都生長着有刺的灌木；而在鹽田附近（那裡的食鹽含量要比海水裡的食鹽含量更加大得多）則有海生植物，好像巴伊亞布蘭卡那裡的海生植物。

紅鶴 (flamingo)；蠕蟲身體的痕跡被保存下來。

小齧齒動物，甚至在這裡和在平原上都有出現。〔鹽田裡的〕水大約有 3 英尺深，由雨水匯集而成。

食鹽的開採數量並不使人感到減少。在其他的鹹水湖裡的水底形成〔食鹽的〕硬殼，好像是它不能夠再溶解的了……

8 月 9 日。

一天的時間浪費掉了；這是對於進行任何一次考察旅行方面的一種損失。年青的印第安族男人在一隻雙桅縱帆船上的工作表現很好。漂亮的青年；衣服，清潔，頭髮，面貌等；身體很高大；〔他們好像是〕褐色的雕像。

8 月 10 日。

天氣惡劣，因此沒有動身；有幾隻羊駝合成一群。Callandra (反舌鳥)。長尾的伯勞，不同的習性；更加野性得多。Tranesia [?] 在樹枝上採取完全不同的蹲坐姿勢；飛落到樹梢上，很少使用它的尾。鳴聲非常好聽。

托羅托羅 (toro-toro, 或者 *Taupes*)¹⁾ 和水豚是和馬爾多納多地方的同類動物不同的；這裡的水豚較小，較馴順，時常在白天找食，出現在圍籬和洞穴邊；每胎生出兩隻小水豚。它們所發出的叫聲比較清楚、響亮而且有音調，好像遠處傳來的小樹的斫倒聲音；這種聲音是特殊的，雙重的，不作三次或者四次的重複呼叫，而是只有兩次；據說，沒有尾巴(?)，而且是瞎眼睛的(?)。居住在某幾個地點；比了 *Talpe* 更加有害。²⁾

1) 這大概就是 *Ctenomys Brasiliensis*，或者土庫土科鼠 (*Tucutuco*)；達爾文把它描寫做“有鼫鼠習性的鼫鼠動物”。——原書編者註。

2) 指 *Caveys* 的不同的習性。——原書編者註。

鳥像獸類一樣在圍籬下面奔跑，不善於飛行，〔叫聲〕不響亮，特殊，單調。甜橙，齊墩果？是的。

有尖尾的小鳥居住在 Traversia (道路) 上，像山雀屬 (*Parus*) 一樣在灌木周圍跳躍，經常發出尖銳的、刺耳的、迅速反覆的嘰嘰聲來。

長嘴的巴·布鳥也居住在同樣的地點；在四周安靜地飛行，接着又在地面上非常迅速地跳躍，而且也像普通的巴·布鳥那樣，去啄取糞塊。

卡朗察鷹 (Carrancha)；長尾的伯勞〔已經劃去〕非常非常美麗；一大群一大群棲息在樹枝上，在 Traversia 上很活躍。它和幾種鵲 (reed warblers) 很相似，但是更加大得多。〔它們發出〕混雜的粗嘎聲和幾種單獨的高叫聲。

〔8月〕10日。*

出發。沿路一帶情形和以前相同，只是有刺的樹木更加減少。

在離開市鎮的 $N\frac{1}{4}E$ 方面 (正確的方向) 大約11里格處宿夜。

宿夜的地方。發現一頭母牛；火堆，寂靜，淒涼的平原，舒適的夜；好像吉卜賽人，沒有馬匹在周圍；描寫一般的佈置。

經過華列奇樹。我看見第一棵這種樹，後來又看見了幾棵。直徑3英尺，下部有很多分支。印第安人的主神。〔印第安人〕在走到離開這棵樹大約2英里的地方，就大喊大叫起來；四周被馬骨所圍繞着；有很多細帶掛滿在樹上，代替了樹葉，而且還留着幾件土布外套 (從它們上面抽取出綫來)；〔印第安人〕使香煙的煙向上薰，而把白酒倒進樹洞裡去¹⁾，供奉馬太茶和食物等等。高喬人曾經觀察到所有這一切情形。〔印第安人〕以為，這樣可以保佑馬匹不會疲乏。所有部落都知道這個神；男人、婦女和小孩〔都知道〕。高喬人偷取去這些供物。大概這裡變成了一個大家都知道的陸標，並且是平原上的顯著的地物，同時因為它位在 Traversia (道路) 上的危險的路段的一半地點。

在旅行日記裡，又補充描寫了這幅圖景如下：

“在走過了這棵最奇怪的樹木〔華列奇樹〕大約2里格以後，我們就停歇下來過夜；那些目光敏銳的高喬人窺見了一頭不幸的母牛；我們就急起直追；不到幾分鐘，

1) 旅行日記，第160頁：“印第安人把白酒和馬太茶一起倒進一個樹洞裡去，同時又向上薰煙，認為這樣才可以使華列奇神得到最大的滿足”。——原書編者註。

* 在旅行日記裡，以下的記事都歸入到8月11日的記事裡面去了。後面也有類似的情形。參看8月14日的記事。——中譯者註。

它已經被套索拖住，接着就被宰殺了。我們在這裡正碰到了“en el campo”(野外)生活的四件必需的對象：餵馬的牧草、水（只有一個泥潭）、肉和木柴。這些高喬人都是精神振作地去尋找所有這四件寶物；我們立刻就動起手來對付這頭可憐的母牛。這是我在野外露宿的第一夜，用馬具充當一個臥鋪。在高喬人自由自在的生活裡面，有一種高度的享受，就是：他能够在任何時刻勒住你的馬，並且說道：我們就在這裡過夜吧！平原上的死氣沉沉的寂靜，幾隻守夜的狗，那些在野火周圍安排着自己臥鋪的高喬人的一個吉卜賽人式的集團，——這一切使我的心頭上留下了一幅非常鮮明的、永遠不能忘記的初夜景色。”

[8月]11日。

(星期一)第二天〔所經過的地方〕大致也是相同的地方，差不多完全缺少動物；這裡有少數羊駝、鹿和鴛鳥；在各種動物當中，兔最多。在這裡只有卡朗察鷹和小的兀鷹，沒有 Lachuzaos (小鴉)。礫石和石灰岩。在坡索謝肯多 (Pozo Secundo, 離開殖民地點 9 里格)，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平坦的平原，在比較低下得多的高度處伸展到很多英里的遠處。植物界和景色也相同如前；可是，看不見〔外露的〕石灰岩，只有礫石。它也應該是相同的，因為在坡索謝肯多那裡有淡灰的藍色砂岩和托斯卡 (Tosca)。在這裡，也有鹹水湖，並且在井坑四周的邊坡上有硝石的硬殼。夜裡睡得像昨夜一樣。狐狸嗥叫。缺乏石灰岩。

[8月]12日。

離開哥羅拉多河大約 3 里格。平原在很緩慢地低降下去，轉變成為另一種叫做巴姆巴斯 (Pampas) 的平原；在這種平原上面，有車軸草和 Lachuza (小鴉)，但是沒有那些有刺的灌木和綠色短草地。我認為，這一定是和河流對岸的石灰岩平原 (托斯卡) 相同的。海岸的性質相同，一直伸展到尤尼孫灣 (Unison Bay) 以及那裡的平坦的小島和淤泥的淺灘，於迅速下沉 (到海中去)；沖積平原；有些地方是生長鹽土植物的硝石沼澤地，後來則是平原和一系列低沙丘。硝石在沖積平原裡面出現，這是多麼奇怪的情形。我很以為巴姆巴斯草原雖然高出於海面很少，却並不是沖積平原。

注意：在巴塔哥尼亞的另一面，有着真正的沖積平原。這裡有幾個不大的正在採鹽的鹽田，也有一些裸露的含有硝石的地點。怎樣來解釋鹽的出現原因呢？我只能夠想像到泉水〔把鹽帶出地面的作用〕。因為平原〔本身〕是肥沃

的，∴〔所以〕在它里面不含有鹽。怎樣去解釋那些砂(岩)的平原呢？磨蝕作用嗎？

低下的鹽土平原更低50—60英尺。愉快的騎行。高喬人展開成一排，披衣飄揚開來，自由自在地坐在馬背上，踢馬刺和佩刀發出鏗鏘聲來。掉換馬匹；三匹馬；關於騎馬的逸事。印第安族的白馬；大笑和多說多話；到達薩烏西河(Sauce R.)，有蘆葦叢；這條河的大小像塞汶河，河水有60碼〔的寬度〕；母馬游泳；軍隊的營地佔有每邊1/4英里方形地面。土匪。羅薩斯將軍的必要的詢問。特殊的人物。大約擁有300,000頭牛。山鵝屬(*Perdix*)和丘鵲屬(*Scolopus*)是乾平原上的最多的鳥；在湖泊四周築造〔鳥巢〕。(鳥卵是白色的，帶有紅色斑點)；大約每5—6隻成小群在一起；從2或3直到30或40。

〔8月〕13日。

星期三。沒有做什麼事情。討厭的日子；消遣光陰；沼澤平原；在夏季裡，由於融雪而發生洪水。唯一的消遣是觀察印第安人的家屬〔婦女〕；裝飾用的珍珠，長髮，美麗的小孩們；所有的印第安人在服役，大約有400個騎兵；人數很多。¹⁾

〔8月〕14日。

上面我所記寫的日期都搞錯了：我動身的那一天應該是星期日。

顯然可見，這裡四周的平原(包括鹽土平原在內)是最近在海股裡形成起來的；現在陸地到夏季要被洪水浸淹。在沼澤中間，還有着島嶼；沙丘也遺留在這裡；這些情形證明過去這裡是海。

離開羅柴河(Roza)的直線距離大約是10里格；在12月裡，這條河因為融雪而泛濫。

內革羅河因為融雪和下雨〔而泛濫〕。

羅薩斯將軍是嚴肅的，聰敏的，熱心的；他的發笑，就是惡兆；瘋子的逸事²⁾。

門多薩的商業。

〔8月〕15日。

到第一驛站的距離是4里格，在東北東方面。河裏的水流。第二驛站(距離是11里格)，在北偏東方面；高喬人認為，它離開海邊有14里格。在17里格遠

1) 這些印第安人都是羅薩斯將軍的同盟者。——原書編者註。

2) 這是指羅薩斯將軍所著養的裝瘋的丑角；他告訴他怎樣去重覆請求將軍而發生的故事。將軍就用大笑聲來作最後的拒絕，結果就命令兩個兵士給予這個冒失犯以嚴重的刑罰。——原書編者註。

的內地，有丘陵平原。鹹水湖。平原高出於殖民地點30—40英尺；那裡的土壤比較肥沃，較多草類，有不同的植物和各種植物界，不同的景色和較少有刺的灌木。

普通的牛背黃鳥 (*Icterus*)，黑色的杜鵑；在有水的地方，就有鴿（千鳥，plover）。（紅色的雀科鳴禽，黃嘴）在第一驛站……

〔8月〕16日。

從第三驛站到第四驛站，有7里格；所有在高坡的脚下的平原都是相同的；從大高坡上面望過去，那些有着無數小丘陵的地區好像是完全平坦的。

在這個第四驛站的（南）邊，平原突然中止，它的邊緣就是粘土質的石灰岩，並且被沙丘 (medanos) 所覆被着，這些沙丘現在已經移動了位置。……這條邊緣地帶大約比低地高出50英尺；在有風暴的時候，海水就倒灌到這些低地上去。這些沙丘伸展得不太遠，並且到東方就突然中止了（道路繞着它們過去；白色鴛鳥）。

巴·布鳥的兩個種在洞穴裡做窠。卡沙拉鳥 (Casara, 灶巢鳥)。在1/4英里的距離處，可以嗅聞到鹿的氣味。

最後的一夜，投宿在小小的郎喬 (ranchita, 茅屋) 里。黑人中尉；曾經有大隊印第安人在附近經過；很愉快的人，而且一定是最有禮貌的人；小壕溝¹⁾。

美味的阿薩多 [asado, 就是炸肉]。

長尾的伯勞只有在夏季裡飛到內革羅河來！

全部地面都被 *Taupas* 所掘鬆；它們從來不離開自己的巢穴。

第四驛站到市鎮* 的直線距離是3里格，但是沿着道路要走6里格以上。整條道路都穿過淤泥的沼澤地，行走非常疲累。北面有石灰岩平原，而且雜有文塔那山脈上來的石英岩碎片。在第五驛站那裡，又是淤泥的沼澤地。滿身沾上黑色泥漿。哨兵被人殺死。聽到炮聲。印第安人在走近來了。我們離開道路，靠近到沼澤邊去逃避。原來，這是友好的印第安人。沼澤地。在這些地方，看不出最近是海的跡象來；可是，遇見到好幾百萬隻小 *Turbo* [螺屬，海生腹足綱軟體動物]，分佈在幾層不明顯的地層裡；在沼澤地上有砂岩淺灘。

水豚背負着小水豚；馬爾多納多的有幾種動物的體重，已經記寫在這本筆記本裡了。

1) 壕溝是防禦印第安人而設的；要是印第安人真的來進攻，那麼它是沒有用處的。——原書編者註。

* 指巴伊亞布蘭卡。——中譯者註。

[8月]17日。

星期日。帕勃洛先生(Don Pablo)認為，山脈[文塔那山脈]的走向是從東到西的，距離有30—40里格；到西面有一個很大的鹽湖。整天無事地虛度過去了；沒有一件清潔的衣服，沒有書本。我甚至羨慕起那些在泥地上戲嬉的小貓來。[因為天雨而耽擱下來了。]

比奇(pichy, 小犛猯)、馬塔科(mataco, 三絛犛猯)、彼柳多(peluda, 軟毛犛猯)¹⁾，都居住在相同的平原上；第一種犛猯的數目多得驚人，會非常迅速地鑽進[沙]土里去；每胎生出2隻或3隻小犛猯。莫里納(Molina)沒有到湯第爾(Tandil)以南過。*Taupas*在這裡發出不同的聲音，單聲，經過相等的間隔重複發出，或者加速起來，在日落以後的晚上非常吵鬧，夜裏就靜寂無聲。

[8月]18日。

指揮官借給我[兩匹]馬和[命]一個兵士[作我的嚮導]；沒有人[被允准單獨]離開要塞去打獵，因為以前曾經有兩個和他在一起的兵士被[印第安人]殺死，而他則身受重傷，坐馬被投石索甩倒；現在他們監視嚴密，所以沿海道路安全無患；只要去觀察鹿的逃奔的急速情形，就可以使人知道有另外的東西[印第安人]嚇唬了它。貝格爾艦沒有駛來。換騎兩匹新馬[回去]；可是真糟糕透了：馬背[的皮被擦傷]並且消瘦；把一匹馬棄去了。在歸路上，[捉到]一隻比奇[小犛猯]，把它當早餐和午餐。馬匹十分疲乏，只不過騎行了25英里多路，於是[只好下馬]步行。露宿。硝石；*Taupas*；美洲臭鼬(zorilla)。上午回去；馬匹真可憐，[8月]19日，連爬行也不行了。我步行；把另一匹馬放棄了；殺死一隻小山羊；沒有水，到處是鹽。因為天氣炎熱，苦極不堪，連步行也不行了；把這些馬騎坐得真是可怕和慘無人道；淡水喝得非常高興。在苦惱的騎行以後，到達普埃勃洛(Pueblo)。²⁾在這些地方，到處是硝石；在手推車的車轍里，積有雨水。在有雨水的地方變成泥濘的、光禿的，看上去好像是漲潮時候侵入的一片海水。卡馬拉烏(Camara)在泥牆上打洞做窠，却沒有注意到牆是多麼的薄，它們真正是在打着對穿對的窠洞了。

[8月]20日

1) 這三種犛猯都是當地的土名。——原書編者註。

2) 旅行日記，第167頁：“因為一個高喬人不能步行，我就把自己的馬讓給他騎，親自步行。……最後，我再也走不動一步路了，於是不得不又再騎上自己的馬；這真是可怕的慘無人道的行為，因為它的背皮已經被擦傷得非常厲害了。——原書編者註。

付出大約 4 英鎊 10 先令，買進一匹年輕的駿馬；騎馬出遊；無數（特別是）在高平原上面的 *Bulimas*¹⁾ 和其他陸生軟體動物非常有趣；每平方英寸有 3—4 隻。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種密度數字。全部有很多里格周圍的地面，好像都是海岸。〔採集到的〕標本：除了一種以外，全都是死的。

〔8 月〕21 日。

因為無事而感到厭倦，所以又再出發到朋塔阿耳塔去。在半路上，受到印第安人出現的驚恐；同伴採取冷靜的〔觀察〕方法，沒有馬上疾馳〔逃避〕，伏地向前爬行；〔原來是〕婦女。研看峭壁和骨〔化石〕；美好的晚上；軍艦還沒有來；天氣很惡劣的黑夜，大雨如注；我已經變得很像是一個高喬人，所以對這種天氣也沒有關係了；第二天上午仍舊是下雨。……

〔8 月〕22 日。

因此我們只好回去了。在路上，看到獅子的新鮮脚印；於是開始去作了一次失敗的追縱。大概獵狗們很明白，不想去和獅子見面；它們都沒有個別的狗名，全是膽小鬼，所以大家就用投石索了²⁾，因為這裡的石礫也不多。回來以後，才知道哈里斯已經在昨夜來到這裡；對於軍艦〔沒有到來〕發生焦慮。路上曾經遇到當地的印第安人；據說，他們殺死了驛站上的長官。將軍發出一道關於處理這些人的傳達令：如果他們的罪行屬實，那麼軍隊就必須前往 *Rastro*³⁾。雄的駝鳥一定是孵蛋的；容易辨別出它們來；最初生下散處地面的蛋來；據說（我不知道有什麼根據），很多雌駝鳥下蛋在同一個窠裡面。每窠大約有 50 枚蛋；非洲的雌駝鳥也用同樣方法下蛋。

在這本筆記本的紙頁上，我們發現一些資料，證明達爾文對朋塔阿耳塔的地質有不同的觀點，並且作了一次細緻的探討。他所發現的巨大的骨骼、貝殼和浮石都使他發生完全不同的想法。

我由於更加深入認識了這個地方的情形，就對朋塔阿耳塔的地質性質發生了不同的看法。最有教益的是，不必去認為這些骨〔化石的動物〕是和現代

1) *Bulimas* 是像蝸牛的腹足綱軟體動物。——原書編者註。

2) 把兩個和三個球繫縛在革條上面；騎馬人就在頭上把這些球旋轉揮舞，並且把它們一起丟擲到逃奔的野獸身上去，把它的四腳纏縛住。——原書編者註。

3) *Rastro* 就是追蹤 (Track)。——原書編者註。

軟體動物同時生存在一起的；¹⁾在海爾莫薩山 (Mt. Hermosa) 上，也可以找到軟體動物的貝殼，不過它們是古代的。在礫石裡面，也夾雜着那些屬於這些地層的小石子。因此，如果〔朋塔阿耳塔〕的骨化石和海爾莫薩山上的骨化石相同，那麼它們一定是比現代的軟體動物出現得更加早些。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Quien sabe？*

〔8月〕23日。

在淤泥淺灘的遠處地平線上，軍艦出現了。

〔8月〕24日。

星期日；騎馬到波卡 (Boca) 去；可是，西北風太猛烈了，所以不論軍艦或者小船，都不能夠前進一步，靠近岸邊來。

〔8月〕26日。

星期一〔？〕。查菲爾斯先生所管理的小船，在企圖搶風前進遭到失敗以後，整夜就浮停在海面上，到今天早晨方才到達這裡。我騎行到波卡去，後來就伴同他們回來，並且會見指揮官。大家以為，到文塔那山脈去旅行是不安全的；訂定了一些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的陸路旅行計劃；非常客氣。回到軍艦上去；等候宰殺一頭母牛；在天黑以後動身到軍艦那裡去；美好的月夜；風靜；軍艦移動了地點；在半夜1點半鐘才到達軍艦上面。

〔8月〕27日。

整天和艦長在一起，告訴他關於自己的冒險經過和所有關於印第安人的逸事。

〔8月〕28日。

為了安排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旅行的一切事情，就顯得非常忙碌起來。在最近兩星期裡面，有很多天都在西班牙人的居住地上空閑無事，所以現在這種興奮和忙碌情形使我感到特別高興。

1) 可是，達爾文後來又再改變了自己的看法。參看他的考察日記 (第82頁) 和地質學考察 (第324頁，第355頁)。在考察日記裡，達爾文比較詳細地講到了所有他在研究極其相反的資料時候所遇到的困難點。最後，他得出了下面的結論說：“……巨大的四足獸，和現代的四足獸彼此極不相同，也和歐洲第三紀的最古的四足獸不相同；在海洋裡面已經居住着大部分現代海生動物的時候，它們仍舊還生活着……。”——原書編者註。〔參看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中譯本第161頁。——中譯者註。〕

* “誰知道？”——俄譯者註。

在等待嚮導以便去作下一次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文塔那山脈和塔巴爾康去的更加遠的旅行的時候，達爾文又再在以後幾天裡到朋塔阿耳塔去，發掘到一些骨化石。光陰並沒有浪費掉。新的資料使他進一步去解決關於朋塔阿耳塔的巨大骨化石的疑問。

8月29日。

星期四。在午飯以後，我們乘坐舢舨去進行共同的考察工作。在朋塔阿耳塔度過了一夜，以便進行24小時的發掘骨化石的工作。發掘工作進行得非常成功，這一夜過得非常愉快。

〔8月〕30日。

星期五。中午乘坐舢舨，在錯綜複雜的淤泥淺灘中間前進，到達領港人的家裡，取得馬匹，並且馳往瓜爾第阿〔Guardia，要塞〕，9點鐘到達。

〔8月〕31日。

星期六。因為我的嚮導還沒有來到，所以出發到朋塔阿耳塔去，指導發掘骨化石的工作；一個寂靜的、荒僻的小地點；天氣良好，夜裡也美好；甚至是在淤泥淺灘和海鷗之間，在沙丘和孤獨的兀鷹之間，也差不多使人感到這種寂靜是崇高的。在這裡看到美麗的山雀屬（*Parus*）、有冠毛的鷓鴣；普通的鴿、黃鸝（金鶯，oriole）、*Cassicus*¹⁾、鵲（field fare）、緋棕鳥特別衆多。各種巴·布鳥（長嘴的）都是很普遍的。注意：去年 *Avecossina*〔？〕在鹽土附近。

9月1日。

揹着槍出去漫遊，並且欣賞晴天景色，後來來到中午時候方才回到市鎮上來。在有幾個寬廣的湖泊裡，幾天以前還是蓄積着水，現在却有一薄層硝石硬殼形成起來。望過去好像是一片雪地，而湖泊的邊緣則好像是雪堆。巴塔哥尼斯的鹽田裡的黑色淤泥，究竟是不是腥臭的沙土的原因或者結果呢？我以為，地面始終是低下的；我第一次在哥羅拉多河以南的巴姆巴斯草原上觀察了它。硝石好像是在地面上形成粉殼。在市鎮附近有一大群馬匹，它們揚起的灰塵好像是大火的煙霧。驅趕〔馬匹〕非常困難；假如有獅子或者甚至是狐狸在夜裡跑到馬群中間來，那就糟了。這裡的鼠差不多和英國的普通灰鼠同樣大小，後腳有不完全的蹼，居住在河流邊。

指揮官時常看見和聽說在峭壁上面有軟毛犛狍（*Paludo Scales*）。巨大的

1) *Cassicus* 是美洲黃鳥科黃鸝屬的一個種。——原書編者註。

海鷗時常向內地飛行到 50 英里的遠處，守候在屠宰場上；當它飛近鳥巢的時候，它發出的叫聲和英國的普通海鷗的叫聲相同。所有〔關於〕gran bestia*〔的話〕都是胡說。

有一隻野獸的骨骼位在石片中間，差不多還按照着原來的位置，並且被埋藏在沙土裡面。這種托斯卡(褐色石灰岩)的石片是不是從古代峭壁裡面被冲刷出來的，還是一種現代的形成物呢？研究母岩。

〔9 月〕2 日。

星期一。沒有做什麼事情。*Cassius* 的三個種。孤獨的農莊附近的麻雀，不很像愉快的家雀 (*Passer domesticus*)，正也像咕噪的烏鴉群不像深山鴉一樣。

〔9 月〕3 日。

星期二。

哈利斯和羅萊特出發到波卡去，在那裡登上舢舨；這隻舢舨正在測量海灣的頂端部分；將收集起朋塔阿耳塔的骨化石來，回到軍艦上去；明天軍艦要開走了。

〔9 月〕4 日。

星期四。非常無聊。書籍〔使我〕得到很大的樂趣。光陰像快馬疾馳。西班牙的著作：巴塞羅納城 (Barcelona) 出版的皇后的審判¹⁾，還有西班牙故事集。一個人只有在經過了幾天這種空閑無事以後，方才會知道讀書的快樂。

鵝在空中追逐和捕捉住一隻鞘翅目的大甲蟲。

注意：在馬和牛的糞堆下面的(鬆細土壤)裡，有很深的孔，好像是 *Geotrupes*〔蜣螂〕。我得到一個在馬糞下面的〔這種甲蟲〕標本，還有一個是牛糞下面的；*omni stercivorous*²⁾。

如果你躺臥在平原上面，那麼卡朗察鷹就會飛過來，在你的頭上盤旋，停憩在大約 50 碼遠的地方，用着惡毒的眼睛觀望着你。朋塔阿耳塔的黑色骨片是和海爾莫薩山的標本相似；*Balanus*〔藤壺〕在鯨魚體內，還有鯨魚的骨片。如果骨化石曾經被埋藏在一種含有海生動物的地層裡，而現在又被其他的地層所覆蓋，那麼不一定托斯卡 (Tosca) 是母岩，而動物也不一定是由於冲積而來

* gran bestia 是西班牙語，就是麋 (лось)。——俄譯者註。

1) 指西班牙的著作：卡羅琳皇后的審判 (The Trial of Queen Caroline)。——原書編者註。

2) 大概達爾文想要把這個字用來作為分類學上的一個新的科學名詞：它的意義是：“吃食各種糞的”。——原書編者註。

的吧？

美洲臭鼬很能够意識到它有毒害人家的能力，所以白天也在曠野上面漫遊，不想逃避；獵狗除了受到極大的鼓勵以外，就不想去進攻它；嘴邊發出很多泡沫；鼻孔裡流出的分泌物，使人作嘔；在晴朗的傍晚，時常可以嗅聞到。

Be——〔？〕每年更換居住地點。兔子 (Lievre) 每胎生下兩隻小兔子，生在自己所築的洞穴裡。

〔9月〕5日。

星期五。施放大炮，慶祝這一次在哥羅拉多河和內革羅河之間的非常崎嶇的山地裡進攻印第安人的勝利。一共有113個印第安人；全部被俘；48人被殺，兩個酋長；一個酋長騎了駿馬逃跑了；有一個俘虜希望，如果他可以當一個有用的奸細，那麼他不致會被殺死。所有被俘的年紀在25歲或26歲以上的婦女都被殺死；卓絕的見解；我的嚮導的看法一些也不差，而且還認為這是必需的事情，因為她們又會養出這一類人來。

騎馬者們從將軍那裡跑來，傳下命令要派一隊人到小鹽湖那邊去，因為那裡集結着一隊大約30—40(50)個印第安人，在離開路邊只有幾里格遠的地點。殺害驛站兵士的人，並不是別爾囊切奧 (Bernantio) 的印第安人，而是幾個陌生人，他們的踪跡是通往巴姆巴斯草原去的。

長腳鴿生下尖頭的卵圓形蛋，蛋殼的顏色是橄欖棕色，在粗圓的一頭上有暗褐色斑點。

我以為，哥羅拉多河和內革羅河之間的距離只有12—14里格，馬很容易疾馳經過這一段路，不必喝飲淡水。

湖泊，山地非常崎嶇不平，高度是文塔那山脈的高度的一半。

只有一個天主教徒受到輕傷。有一個印第安人，在被捕的時候，幾乎把〔兵士的〕大拇指咬斷。他的眼睛險乎被挖出來。假裝死態，同時握住暗藏在〔外套的〕皮革裡的刀子。據被俘的酋長告訴說，還有三個酋長到小鹽湖那裡去，各人帶領有少數印第安人。

在俘獲這些印第安人的時候，收回了很多匹從巴伊亞布蘭卡地方被搶去的馬，帕勃洛先生的馬也在它們當中。有一部分印第安人由於馬匹揚起的灰塵而被〔軍隊〕發現。兵士們是要捕取馬匹；沒有去進攻印第安人。

在巴伊亞布蘭卡地方，也有那種居住在馬爾多納多地方的大鸛鵒。我沒

有遇見另外的一種。

那些受到攻擊的在小鹽湖那裡的印第安人，平均每人有3—4匹馬。有些人有更加多的馬，也有較少的馬；所有的馬都屬於私產；在搶劫到馬匹以後，就馬上把它們分贓。

騎白馬的酋長；戰鬪發生在邱利契耳（Churichil）的附近；有幾個在他的部落裡的人報告說，在邱利契耳的西北方面的山地裡和到哥羅拉多河北面，集結着大批〔印第安人〕；從那些比文塔那山脈低一半的山頭上，就可以清楚地望見安第斯山脈，正好像從沙丘上就可以望見文塔那山脈的情形一樣。在向他們（和其他的印第安人）進攻的時候，他們就立刻四散奔逃，不再去照顧婦女和孩子，因為他們知道，一被捕去，就是死亡；天主教的野獸！他們在四散逃命的時候，只是用馬槍發射一下，但是也時常企圖使用腰刀和長矛；如果他們不能夠殺死追敵，那麼就拋擲投石索，阻止敵騎前進。這個講述給我聽的人，曾經追擊一個印第安人；那個人就大喊道：“Companero no mato me!”〔饒了我的命吧！〕，可是同時就解開投石索的革條來，想要打破追敵的腦袋；當時他就用佩刀斫去，把那個印第安人的喉嚨割斷。從薩耳塔那裡俘獲到兩個美麗的白種的西班牙女孩，她們只會說印第安語言。另外的俘虜則是在帕赫卡（Pacheka）將軍那裡。注意：薩耳塔的印第安人是矮個子，沒有馬，使用投石器和弓箭。

有四個印第安人分散逃走開來，後來一個被殺死，三個被捉住；原來他們是印第安族的使者。他們曾經召開了一個重大會議；馬肉的盛宴，跳舞會；第二天就要回去。（所有被俘的三個人排成一行）；起初兩個人受到審問；要他們講出他們的使命等來；拒絕回答，因此接連被殺死；第三個在受審的時候，則也像前兩人一樣回答說“*No Se*”（我不知道）；並且還添加一句話道：“放槍吧，我〔是一個男子漢，〕不怕死！”真是崇高的愛國主義者；那個先被俘的酋長就不是這樣。他關於大聯盟的消息將具有極大的意義。使者們企圖和小鹽湖那裡的印第安人建立聯系。

（酋長報告他們在那裡，所以當時就派兵去進擊。）這些使者都是青年，年紀30歲，身長6英尺，面孔潔白。這些非常漂亮的人是從安第斯山脈那裡來的，原來在北方的很遠地方；在安第斯山脈和巴伊亞布蘭卡的鹽湖之間有了重大的聯系。

據說，在主要的集結地點，大約有600—700人；到明年春天將增加到1,500人。現在〔軍隊〕的計劃是搜殺散處的印第安人，把他們驅逐到一個中心地點

去，以便集中火力攻擊他們。印第安人也正是在用同樣的手段對付天主教徒，把所有蓄有鬍子的人都殺死；在安第斯山脈一帶進行了恐怖的屠殺。

被俘的、年紀滿20歲的婦女就不能被饒赦。退衛爾徹人 (Tehuelches) 的身材很高大；那個講述的人用最肯定的語氣講到他們，同時雙眼望着天花板；他們的身長通常要比我高1英尺。

[9月]6日。

星期五。喝飲馬太茶，抽煙，空閒無事，焦急地等待出發。經常有關於印第安人的報告；炮聲使這件事具有重大意義。天霧；猜想風暴將要來到。據說，在平原的遠處有大火發生；現在的天氣多麼乾燥。

[9月]7日。

星期六。看見一塊不透明的乳酪色燧石；〔這是〕箭頭的遺物，有倒鈎；沒有丘索槍〔長矛〕；它比火地島人所用的箭頭大一倍；在邱利科耳 (Churicoel)*地方時常遇見它；印第安人的古物；直到使用馬匹和投石索以後，方才改變〔使用弓箭的〕生活習慣。步行的印第安人使用弓箭。〔軍隊〕不和所有的印第安人作戰，只是和智利方面來的印第安人、阿拉烏康人作戰。

在那個騎白馬的酋長逃跑的時候，軍隊殺死了20—30個印第安人。在“普耳彼利阿”¹⁾裡面，看見一個男孩恩彼利奧 (Emperio)，是被別爾那第諾 (Bernardino, 友好的印第安部落) 派送來，作為購酒的抵押人，他會得跳舞。雖然這些印第安人有友好的情感，但是單獨一個人或者兩個人出外，仍舊感到有些危險。他有一個兒子天主教徒印諾孫特 (Christian Innocente?)，受到羅薩斯將軍的教育。

Avestruz Petise ²⁾ 居住在哥羅拉多河以南的海邊；羽毛、身體構造、頭和頸都相同，雙腿要比較短一些，羽毛一直覆被到腳爪邊。有一種相似的、沒有爪而有4個肉質趾的駝鳥；蛋比較小些。在頭上有散亂的毛，不會飛行——確實的報導。

我的希望現在轉好起來；gracias a Dios〔感謝上帝〕，明天早晨要出發

1) 普耳彼利阿 (Pulperia) 就是一種出售各種用品的雜貨店。——原書編者註。

2) 這是高喬人所稱呼的一種駝鳥的名字；後來古耳德 (Gould) 把它作為新種，定名達爾文駝鳥 (*Sturnio Darwinii*)。在後面第263頁〔中譯本第280頁〕討論到它的地理分佈界綫和種的差異的問題。——原書編者註。

* 這個地名應當和9月5日所記寫的邱利契耳相同，在達爾文的考察日記裡已改成喬列澤耳島 (Island of Cholechel)。——中譯者註。

了。

[9月]8日。

星期日。出發。第一驛站，大約在山脈的西4點的方位。一隊友好的印第安人。在4里格的距離處，有一個高平原，在它的河谷斜坡上，佈滿着沖積的沙土。新的草本植物的種，缺少有刺的灌木。初次看到山脈的層層相疊的山脊。只有一個觀察的地點。靠近驛站的地方，有良好的小鹽田，位在凹地上。在海拔高度更大的凹地上，有硝石層。

我以前只是猜測了平原的高度。我曾經聽說，在哥羅拉多河以北2里格的地方，就可以初次看到文塔那山脈。同一個印第安人；好像在走近華列奇樹那裡的情形一樣，把手放在頭上，發出喉音來。不知爲了什麼？〔參看旅行日記第159頁，1833年8月11日的記事。〕

在末一個驛站那裡，鹽土位在沖積層的上面，在那裡也有石灰岩的小石塊。

我認爲，平原位在河流的水面以上200英尺。河水又深又急；到波卡是12里格，而到山脈則是6里格。

薩烏西河的寬度大約是20英尺；河岸險峻，上面散佈着很多淡水軟體動物的貝殼。薩烏西河的大部分地方不通行人，只有在兩個地點和河口地方可以橫渡過去。在路上，遇見幾大群牛和馬；有很多牛馬跑失了；15個兵士。不久以前，有一隊軍官驅趕506匹馬；差不多完全逃散了，只剩下了6匹馬。後來又看見另外的隊伍；根據他們不戴帽子和分散的長髮看來，立刻知道他們是鹽田去取鹽的印第安人；他們吃鹽像吃糖一樣的愛好。他們和高喬人有很多生活習慣相同，可是在這方面却有使人奇怪的不同¹⁾。在驛站附近的薩烏西河邊，生長着燕菁；它顯然無疑地很像哥羅拉多河那裡的燕菁，不過我以爲它和歐洲種不同，它的根較長，多纖維而帶有辛辣的滋味。雜色的薊。

兔子無數。在這裡，有一個布宜諾斯艾利斯來的人告訴我說，它們只是借住在縫洞裡。在這些有很多縫的地方，是不是兔子也就此不再打洞了呢？因此，在報導方面有些出入。

曾經有人告訴我說，在湯第爾山脈那裡，在3個月裡面一共殺死了100隻獅子〔美洲獅〕，因爲它們殘害幼畜。它們用咬碎背部和扭斷頭頸的方法來殺死小馬和小牛。確實的報導。當我到達南面的驛站時候，取得了馬匹，並且動身

1) 高喬人可以一連幾個星期都不吃鹽。——原書編者註。

到山脈那裡去；因為泉水都隱藏起來了，所以找水發生困難；而且連木柴也不足够去“阿薩多”〔Asado, 烤肉〕，因此肉就變得半生不熟了。很難再找到這種貧瘠的地方了。在路上，我們追逐和殺死一隻美麗的狐狸和幾隻猯；無數的鹿。少數羊駝。平原是平坦的，有着褐色的萎謝的長草；河谷是富饒的。薩烏西河谷有1英里寬，生長着蕪菁，也是肥沃的。山脈聳立在平原上面，沒有任何樹木或者低矮山丘（或者是極小的山丘）。有着奇怪的單調的景色；真值得把它稱做 Hurtado¹⁾。平原緊靠着山邊，或者和它們接連起來。夜裡在山脈上非常寒冷，起初下降露水，後來就有寒霜。

茶壺裡的水大約有1夸特。〔全部結冰〕。

〔9月〕9日。

星期一。清早出發，並且披上“馬庚托什”²⁾來護身，帶水到山頂上去。達到了山脊的最高部分的峯頂。由於有無數偶然出現的險峻的峽谷，所以登山發生困難；這條山脈的一般性質是山坡險峻。在到山頂上以後，不得不下降到靠近平原的馬道上去。看見一些馬；以為它們是印第安人的。在浪費了不少時間以後，我又再向上攀登，用了很大的勞力；由於肌肉活動發生變化，引起了痙攣；差不多達到一個和山頂一樣高的頂點；大約離開這個山頂有1小時的步行距離，很難再向前進，四周有薄霧，而天空晴朗的。看不見海。這次登山是遭到失敗了。可以騎馬直接馳行到山脚下。（髓很適於食用，它的肉是白色的）。回去，身體疲乏，很有些失望；走了這樣多的路，可是除了純粹的石英以外，什麼也沒有看見；可是，風景是特殊的；有一點危險性〔害怕印第安人〕使行動小心起來。放野火是毫無危險的。

夜裡有颶風。多喝馬太茶和多抽煙，對消除痙攣方面是有用的。在山脈上經過多次戰鬪；被追的人們逃到山頂上去，用大石頭擲下來。山脈的西面有一條道路，山頂有水。印第安人曾經把馬匹驅趕到那裡；天主教徒雖然有一千多人，也無法接近他們。在山脈上，有白色伯勞和啄木鳥。

〔9月〕10日。

星期二。騎行緩慢，探尋岩石，回到薩烏西河邊的驛站，乘風馳行。

薩烏西河從文塔那山脈北面流到內地去。在夏季的中央，河水泛濫；現在則因為下雨而泛濫。我在等候一個從羅薩斯將軍那裡帶信來的軍官；可是，我

1) Hurtado 是西班牙語，意義是“孤獨的”。——原書編者註。

2) 馬庚托什 (mackintosh) 是“印第安人的橡膠布做的雨披”，有特製的藏水的衣袋。——原書編者註。

有一個好機會，可以和驛站的長官同行，所以就出發了。

[9月]11日。

星期三。薩烏西河到第三驛站的距離是15里格，可是據說它們的直線距離是13里格。

騎行枯燥無味；在走了一半路的時候，渡過一條小河，叫做印德羅河 (R. del Indro)。高喬人的觀察能力：從險峻的山坡上，他把自己的房屋指給我看；這座房屋離開這裡大約有30英里遠。在走到了離開河岸1.5英里遠的、有着非常寬廣的地平綫的地方時候，他又再指給我看那個地點。在用卡脫爾式羅盤 (Kater) 來測定它的時候，所得到的方向只和他所說的方向相差 3° ；這可以說是差數不大了。到達第三驛站。

[9月]12日。

星期四。我在這裡等候軍官；騎馬到驛站西南面的山脈那裡去。看見美麗的黃鸝。

驛站的描寫：可憐的披屋，兩端敞開，用蘆葦蓋造；大約有50匹馬，有時有一頭母牛。野獸；作柴火用的蘆葦；離開[前面的]一個驛站15里格，現在(在那個驛站上的兵士被殺以後)離開[再前面的]另一個驛站30里格。只有抽煙和喝馬太茶是唯一的消遣。乾萎的長草生長在平原上，顯出土地貧瘠的樣子來。

鷓鴣在晚上[的叫鳴聲]，好像是青蛙[的閣閣聲]。有幾隻兀鷹在監視着，等候着他們[高喬人]被[印第安人]殺死。

顯出很大的危險的景象 (愛好鹹肉)。

在獵狗吠叫的時候，大家跳起身子來。在火堆邊打紙牌的時候，如果聽到南美鳳頭麥鷄¹⁾的叫聲，那麼打牌的人就會聳耳傾聽起來。丟擲投石索的遊戲：距離35碼，但是大約在4—5次裡面[只擲中]1次。可以把它丟擲到50—60[碼]遠的地方。卡朗察鷹不會像烏鴉那樣奔跑，下蛋在峭壁上，叫聲好像西班牙的字母G和N的發音；在薩烏西阿那裡，看見另外一個種：腿和嘴是藍色的，羽毛是淺褐色的，但冠毛除外，它們的眼睛比較暗黑些。

[9月]13日。

星期五。一種叫做喬斯科 (Chusco) 的鳥，下蛋在麻雀窠裡。駝鳥5隻或者6隻一起下蛋在一個窠裡；逆着風奔跑，像鹿一樣迅速。

1) 南美鳳頭麥鷄 (Pteru-pteru, 或者 Teru-teru, 學名 *Vanellus cayanus*) 是巴姆巴斯草原的鳥，和鳳頭麥鷄 (田鶩, lapwing) 的親緣關係。——原書編者註。

鴛鴦藏在乾草裡面；它們的叫聲。

在比奇〔就是小犴独〕的胃臟裡，有各種各樣的鞘翅目甲虫(Coleoptera)和幼虫。

無數的狐狸。獅子〔美洲獅〕從來不發出咆哮聲來，甚至在被捕捉住的時候也這樣；白天捕捉鹿。看見一隻死的小鼯，已經被吃去了一半；它們居住在乾草中間和洞穴裡面。無數的 *Aphodia* 1) (5 個標本)；雖然它們很多，但是不到馬糞裡去。

出外打獵。沒有娛樂。愉快的疾馳。

鷓鴣的兩個種。

〔9月〕14日。

星期六。離開這條向東北伸展到不可見的遠處的、由低山所構成的長山脈。在它的山脚下是石灰岩地層；沼澤；此後是一片像海一樣的平坦的平原；不能夠推斷出地層的性質來。在夕陽西沉以後，就露宿在平原上，因為要在12點半鐘動身。

〔9月〕15日。

第一次看到大灰鶴、卡朗察鴈和鴿；還有鴿的蛋(後來看到的)；鴿好像鳳頭麥雞(peewit)。

在整條道路上，有很多沼澤和良好的長草。中午到達第五驛站，而〔在清早時候〕已經過了第四驛站，那裡的兵士已經〔被印第安人〕殺死。據說，從這個第五驛站到第三驛站有30里格，但是說不定有20里格。從第五驛站起，在我們的道路上，平均燃點起了很多處的野火；從這裡到我們的宿夜地點之間，就有208處野火。甚至在這條道路上，沼澤裡的乾燥的島嶼也是堅硬的石灰岩。灰鶴腳着一束蘆葦。

有一個在驛站上被殺的兵士，受到18處傷。

淺水池裡的魚。

長腳的鴿的叫聲，好像是小狗在追奔的時候所發出的吠叫聲。無數也像鴿那樣美觀的蛋；在潮濕的沼澤裡，有很多黑色斑點的蛇；兩條黃色條紋和紅色尾巴；也取得標本。

驛站上有21個兵士。打獵〔回來，得到〕：7頭鹿、3隻鴛鴦、40個〔鴛鴦〕蛋，

1) *Aphodia* 大概是 *Aphodius*，是甲蟲的一種。——原書編者註。〔這是食糞甲蟲的一個屬。——俄譯者註。〕

還有鷓鴣和比奇〔小犳猯〕。露宿。

〔9月〕16日。

星期一。在到第六驛站去的路上，是一片生有長草的黑色泥炭土平原。沼澤使我們騎行困難。在驛站附近有一個石灰岩的島。驛站靠近在一個湖邊；在湖裡面，有很多黑頸天鵝居住着，還有美麗的野鴨和灰鵝。

在到第七驛站去的路上，景色更加美好，好像是科登漢沼地 (Cottenham Fen) 的景色。大群閃閃發光的彩鵞 (*Ibis*) 在作着優雅的飛翔……

昨天夜裡下過大冰雹；發現已經死的鹿 (20張皮)，還有大約15隻駝鳥；看到駝鳥的皮和肉；那個向我講述這件事情的人，曾經被冰雹擊中，他的頭部受傷而被包紮着。卡朗察鷹也被冰雹擊死；野鴨也有。吃到一隻鷓鴣，它的背部有一個〔被冰雹擊死的〕黑斑。〔冰雹〕大得好像蘋果那樣。擊破了圍欄。有少數兔子。

從第六驛站到第七驛站的距離是10里格 (短的路程)。

平原上的土壤是很鬆細的黑色軟土。

高喬人找尋白色的〔堅硬的石〕塊，作為打火用。

幾天來，我除了吃肉和喝馬太茶以外，沒有吃到別的東西。在黑暗裡騎行了一長段路。吃食獅子肉；它的滋味很像小牛肉一樣；想到他們在吃食牛胎的肉時候，不覺全身發抖起來。塔巴爾康的台地很有趣。據講述者說，深峽的峭壁有30—40英尺高。

〔9月〕17日。

星期二。從第七驛站的肥沃的平原到第8驛站的距離是8里格，道路沿着塔巴爾康河 (Rio Tapalken)；渡了兩三次河；它是一條相當大的河流。在塔巴爾康鎮上，購到餅乾；在一塊有趣的平地上，滿佈着馬匹和托耳多〔toldo，印第安人的住屋〕。支那〔China，印第安女人〕時常兩人同騎一匹馬；老酋長的妻子的年紀還不到11歲。這裡有普耳彼利阿〔就是雜貨店〕。黑頭海鷗居住在沼澤裡。駝鳥在中午下蛋。黑色和白色的鵝和長尾巴的鳥。在河岸上有純粹的石灰岩 (好像海爾莫薩山那裡的結核；含有錳，又叫做托斯卡)，形成很多小瀑布；它位在水平地層裡面，上面有一層顏色極淡的托斯卡。

第八驛站和第九驛站都在河流的東面。曠野和沼澤。

在這裡既沒有兔子，也沒有比奇〔小犳猯〕，這個原因大都是由於當地的性質，而較少是由於地理緯度，因為到西北方面也遇見到比奇。

有幾個 R……(?) 僧侶現在當了軍官。印第安人和羊;哥羅拉多河的印第安人的家屬,美貌的家屬。

第九驛站在塔巴爾康河的東面 6 里格。

[9 月]18 日。

星期三。第九驛站到第十驛站的距離是 8 里格,向東面作了一個大轉彎。沼澤和平原。有三條河流,通入到一個有峽谷的湖裡去,那裡有比奇。

第十驛站到第十一驛站的距離是 8 里格,在 2 小時 50 分的時間裡疾馳過這一段路。一群金黃色的 Cassicus [西班牙語,就是牛背黃鳥]。小石灰岩。在第十一驛站那裡,有第一個農莊,有些白色的硝石層。田野比較良好。有印第安人和支那[印第安女人]經過;她們的織物好像是英國的貨物。要到瓜爾基亞但爾蒙特(Guardia del Monte) 去出售 Yerga [織物]。¹⁾

沒有見到比奇。

第十一驛站到第十二驛站的距離是 3 里格。

第十二驛站到第十三驛站的距離是 6 里格。

很多水;渡過三拉多河 (Salado R.), 這條河流大約寬 40 碼,很深。乘獨木船擺渡過去。河岸是石灰岩和淡白色粘土。在天黑時候達到第十三驛站。

羅薩斯將軍的農莊;很大的、長的建築物,有防禦設備;900 法拉哥 (fargos) 的玉蜀黍田,無數的畜群。74 平方里格;以前有 200 個雇用工人,安全地保衛這個農莊,而擊退印第安人。差不多在農莊外面都有裝飾物;真是最好的農莊了。

[9 月]19 日。

星期四。第十三驛站到第十四驛站的距離是 4 里格;清早就動身;田野平坦,有車軸草和大片薊的叢生地,還有縫洞。田野景色好像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田野。在瓜爾基亞[但爾蒙特]附近也有茴香 (fennel)。9 點鐘到達瓜爾基亞[但爾蒙特]。

優美的、房屋散處的小鎮,有很多椴樹和桃樹正在開花。[已經被割去]。走過一個大湖和另一個在市鎮附近的湖。有大約 4 英尺高的淡紅色托斯卡的峭壁,帶有直立的石灰岩的鐘乳石。

在岸灘上,我發現了[大懶獸的]骨塊,它們顯然是位在適當的地方,因為

1) 旅行日記,第181頁:“婦女們攜帶貨物,騎在馬上;這些貨物就是毛皮和手工編織的羊毛的織物,例如呢料或者 yerga 和襪帶。”——原書編者註。

托斯卡〔石灰岩〕也表明出含有很多長骨的碎塊，不值得把它們採集回去。

第十四驛站到第十五驛站的距離是 6 里格。第一次看到老鴉企(*Acanthus*, 爵林屬)，很少絨毛。第十五驛站到第十六驛站的距離是 5 里格。第十六驛站到第十七驛站的距離是 6 里格。

下了很多雨；很多田莊；可以按照南美商陸樹 (Ombu) 來辨認出這些農莊在地平綫上的位置；還有很多牛。

〔9 月〕20 日。

星期五。睡在一個半瘋子的家裡。開始遭到拒絕，原因是防有盜匪來¹⁾。我記寫的所有的話是重複了。有很多老鴉企。第十五驛站到第十六驛站的距離是 5 里格。第十六驛站到第十七驛站的距離也相同。美好的平原。靠近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地方，十分肥沃，有齊墩果樹，龍舌蘭的圍籬，柳樹帶有綠葉，還有邦塔那 (Pantanas, 就是沼澤)。

〔9 月〕21 日。

星期六。幹了各種各樣的事情。庫斯科烏 (Cusco) 下蛋在別種鳥的巢裡。

那些位在海爾莫薩山和科爾林特斯角 (Cape Corrientes) 之間的河流的河口。各個距離，各個地點。它們是不是直接和海相通，還是中間被沙灘所隔開？它們的寬度多少？深度多少？以前有沒有大小船隻駛進這些河流。

目標。接近嗎？

他寄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友好的商人倫勃 (Lumb) 先生的家裡；一共住了 5 天，因為享受到一個英國家庭裡的安樂而感到高興。以後就騎馬到巴拉那河邊的聖大非 (Santa Fé) 去；這一次，他又發現了無數骨化石，他關於這方面的記述值得使人注意。這次所發現的事實使他得到深刻的印象，發生了一些完全新的見解，去說明那種能夠維持這樣多得無數的、這樣巨大的動物生存的地區性質和植物界。

達爾文本來打算繼續到恩脫烈里奧斯省 (Province of Entre Rios) 的境內去旅行，並且最後到蒙得維的亞的貝格爾艦上去。可是，據說他在聖大非地方因為患了熱病，所以只好坐船沿着巴拉那河下駛，最後在 10 月 4 日到達軍艦那裡。

1) 旅行日記，第 183 頁：“當他查看了我的護照，發現我是一個自然科學家的時候，他剛才的十分懷疑的態度，就一變而成爲十分恭敬和親切了。無論是他，或者是他的本國人，都搞不清楚什麼叫做自然科學家。”——原書編者註。

通常他在城市裡的時候，總是忙於購買東西和準備旅行所需要的事情。9月27日，他坐着牛車出發，去考察布宜諾斯艾利斯到聖大非的沿路一帶大約300英里的地方情形。

麵包，食糖，葉爾巴〔yerba，蔬菜〕，2匣雪茄煙。

裁縫，修補獵裝的短外套和褲子。大背囊。

林德賽 (Lindsay); Calle Piedad。

大瓶子。大的褶疊的洋刀。

蜂蠟；樹脂；瓶口用的軟木塞。

商場。魚。修理鎖；夾植物的紙張。

寬口的小瓶。

羊毛襪。捕捉各種老鼠用的捕鼠機。黑綢手帕。

藥丸。博物館，去看化石。鼻煙盒。

雨衣。洗衣的賬款。

草類的種子。卡脫爾式羅盤。

靛藍。火藥和彈丸。槍。鼻煙（嗅藥）。

科爾林特斯的地層構造。如果有可能，要得到它們的標本。

3里格以上；峭壁裡的貝殼。

在50英里以上沒有淡水。馬利納拉斯島 (Island Marineras)。

帕托湖 (Lagune de los Pato) 離開河口大約50英里。

據說，如果在這個地方沒有水豚，那麼用不到害怕美洲虎出現——在拉巴拉他地方。

鼯把各種物品拖回到自己的洞穴裡去。

〔9月〕27日。

星期五。路經卡彼拉莫隆 (Capella Moron)，並且借宿在離開盧克桑 (Luxan) 3里格的地方。

一大片幼年的蘆的叢生地，有6里格長。

鼯，好像老鼠，馴順，比南方的鼯有更加多的數目。在地質學方面，除了地面上的以外，一些也沒有什麼可以記述的東西。

〔9月〕28日。

星期六。經過盧克桑，在那裡上橋過河。優美的教堂和市政府 (Cabilda)。

從這裡到一個較小的市鎮阿烈科 (Areca)。這一帶地區一般是平坦的，不過也有一些不平坦的地方，因為從幾個地點遠望過去，可以看到更加寬廣的地平綫。

在全部地區裡，差不多都生長着薊和車軸草。它們在荒漠裡面發出綠色，好像是森林的縮形。

少數鳥類。農莊在全部地區裡彼此相隔很遠。

坐在木桶〔做成的木筏〕上面，渡過阿烈西非河 (R. Arracife)。睡眠。感到身體不適；可是，却也走了31里格的路。

絕把骨頭和薊莖拖回到自己的洞穴裡去。

晚上，初次看到遠處的巴拉那河；叢生樹木的島嶼。

在我們所經過的路綫上，有很多小河流；在它們的河床上，滿佈着馬和牛的骨骼。

聖尼科拉斯 (San Nicholas) 位在河流邊。大型的雙桅縱帆船；大船。很多生長灌木的島嶼。沿岸峭壁的高度是30—40英尺，直立。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無花果樹 (Indian figs)，表明出植物界的主要變化。
〔9月〕30日。

今後要把手槍經常握在手裡。不能再脫離開嚮導。

星期一。兩種巴伊亞布蘭卡鳥。麻雀，小鴿子和剪嘴鳥，在整年裡都居住在這裡；在沼澤裡築巢。所有這些都在聖尼科拉斯的附近。

新的樹木，含羞草屬 (*Mimosa*)，更加多的花。

羅薩利奧 (Rozario) 是優美的市鎮；一個好客的人，發現手槍被偷去。我並不很喜歡當地的居民；文雅的第一第〔d—d，可咒的〕流氓。

在3—4英里周圍的一段河流的風景，和我以前所見到的一切景色都不相同。只有那很多狹長形的島嶼這一點，方才破壞了它是湖泊的想法。深峽的峭壁非常美麗如畫。

〔10月〕1日。

星期二。我以為，在我們借宿的地方，那些居民都非常可惡。

在月光下出發。

發現兩個散亂地埋藏着無數柱齒象 (mastodon) 的骨骼的坎地，它們已經很腐朽。據說，在直立的峭壁裡也有很多其他的骨骼。如果設想到這些地層只不過是巨大的平原的幾個斷面層，那麼這些動物以前一定是多得難以想像。

的。

巴拉那河上的鷺鷥和很多新的美麗的鳥。我以為，因為這種平原很寬廣，所以海鳥很喜歡飛到這裡來。

剪嘴鳥捕食魚；沒有淤泥的淺灘。坐在有草的平原上，好像是在淤泥的淺灘上。在科爾多伐 (Cordova) 那裡有巴·布鳥。

縫把畜糞、骨頭等搬運到自己的洞口外的平地上面；在不生長蘆的地方，有很多的縫。

[10月] 2日。

星期三。昨天夜裡感到身體不舒適；今天我發熱病；因為發高熱，所以我的身體很疲乏。一切都表明出顯著的變化；這是由於緯度略微變化而發生的。當地居民的衣服和外貌。甜橙樹和巨大的南美商陸樹。美麗的鳥和花，使我感到好像是巴西地方的鳥和花。

果園景色。印第安人；看見路旁有一具印第安人死屍和荒廢的農莊。

洛比茲 (Lopez) 最近屠殺了48個印第安人。

科龍達 (Corunda) 是我所看到過的最優美的村莊，因為在它那裡有很多南美商陸樹和甜橙樹。看到用紡錘紡紗的最簡單的方法。在到達聖大非的時候，身體非常疲累。借到一個空房間和牀舖；我們感到有些舒適。

[10月] 3日。

星期四。臥病。聖大非的地方秩序非常良好；巨大的、房屋分散的〔城市〕；每座房屋都有一個果園。城市隱在綠蔭裡面，外貌清潔。

[10月] 4日。

星期五。臥病。

[10月] 5日。

星期六。渡河到巴雅達 (Bajada) 去；走了4小時；〔河流的航道〕迂迴曲折，好像形成一個迷宮；它通常也有塞汶河那樣的寬度，但是要深得多，水流也迅速得多，使我對於河流的大小有了一個很清楚的概念。最後，雖然有強烈的風，終於渡過了主河道。遇到幾隻大船；有一隻大船吃飽了17英尺水，已經沉沒了。峭壁很高，至少有70—80英尺，繼續不斷的下瀉（污泥水）。生長着茂盛的植物，美麗如畫；有蜂鳥。市鎮上的房屋很分散，但是因為它在省境內佔有良好地位，所以在迅速繁榮起來。它位在離開港口半里格處，由於以前有巴拉圭的印第安人〔來襲擊〕的緣故。

〔10月〕6日。

星期日。身體已經好轉得多；騎馬到峭壁的底下去……

〔10月〕7日。

步行到深峽那裡，感到非常疲累……

在灌木叢裡，發現 *Eperia* (絡新婦屬蜘蛛)，它們幾百個成一個集團(都有同樣大小，∴也有同樣的年齡)。總蛛絲很堅韌，連結着很多直立的蛛網；各個蛛網彼此相距 1—2 英尺。這種蜘蛛是黑色的，背上有紅玉色斑點。

看見一隻相當大的(跑蜘蛛)，幾次從尾端放射出很長的蛛絲來；在微風吹來的時候，這些蛛絲是看不見的；當風勢增強的時候，它們就被吹上空中和別處去(在太陽光裡閃耀出光來)，一直到蜘蛛放走蛛絲的時候，它們就飛走不見了，長蛛絲在空中扭曲着。

明顯地看到兩種大懶獸，它們是和柱齒象是同時代的獸類。覆被層的厚度較大，大約是 2—3 英寸。

〔10月〕8日。

星期二。據1825年的統計，恩脫烈里奧斯省有居民 30,000人；而在巴雅達有 6,000人。

因為熱病侵襲，並且恐怕貝格爾艦可能提早它的原定時間，從布宜諾斯艾利斯開駛出去，達爾文就決定乘船航行回去。他所搭乘的那隻吃水 100 噸的單桅船，或者叫做沿岸航行船(Balandra)，是由一個膽小而懶惰的船主管理的，因此反而延遲了回去的時間。可是，他在河邊峭壁上，看到了重要的骨化石。

〔10月〕9日。

星期三。因為風勢險惡而延期開船；真是膽小如鼠的航行者。天氣炎熱得難以忍受。晚上 8 點鐘，在天空裡有很多夜螢。愉快的空閑無事。極其好客的人；這是少數使我信賴的人當中的一個。

〔10月〕10日。

星期四。從南方吹來一陣暴風；非常抱歉，只好又再耽擱一天了。

中午出發到紅色托斯卡的深峽那裡，去觀察幾隻彼柳多〔軟毛犛犛〕的背甲。這些背甲在 4—5 英尺寬的井坑裡，還完整，但是變軟了；除了一堆以外，沒有骨化石；據說，骨塊要比成年的母牛的骨塊小些。在深峽的各個部分裡，

非常多的骨塊都主要是小的，只有一塊肩胛骨的大碎片是例外。這個地層顯然無疑是在石灰岩的上面。在有一處地方的紅色緻密的托斯卡層裡，發現一顆馬齒，而且它被埋藏得很好。這個事實使我懷疑這一匹馬是不是真的在原來的地層裡。在經過長期研究以後，我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托斯卡可能曾經遭到冲刷，後來又再硬化起來；可是，這倒底是很不可能的；深峽的峭壁是傾斜的，這一點就完全解決了我的疑問。

骨頭的數量真是多得驚人！大骨塊沒有被良好地掩埋起來。可是，我認為，它應該是屬於托斯卡層裡的。

馬爾多納多的家鼠，在這裡的茅屋裡非常普遍，時常在圍籬下面爬行。

[10月]11日。

星期五。船主人偷懶，沒有開船。這對我是很大的不幸。晚上，出外去打獵，獲得幾個標本。

觀察一種叫做卡沙羅(Casaro)的鳥，還有一隻岩燕。

把巴·布鳥叫做卡沙利塔(Casarita)是多麼的適當啊！

這裡有旋木雀(*Certhia*)，也有黃胸毛的鶯(*Sylvia*)和反舌鳥。

[10月]12日。

星期六。gracias a Dios〔謝謝上帝〕，開船了！二分之一的風暴撲面吹來。在低島之間迂迴曲折地駛行；最後，把船停靠在一個島的樹蔭下面。我爬上岸去作了一次步行。

有兩種樹木最普遍；柳樹被匍行植物和其他植物所覆滿了。在洪水期間裡，沼澤被水淹沒；淤泥的沙土；老虎〔美洲虎〕的新鮮的和顯然無疑的腳爪的痕跡。

[10月]13日。

星期六〔？〕。肉味變壞，魚很美好；有4種；整天下雨，並且刮強烈的風；躺臥在牀上，因為不能坐直身子。

在巴雅達地方，有紅色棕鳥(*Sturnus*)，普通的黃鸝(*Oriole*)，黑色和白色的鵲。我的嚮導告訴我說，在這裡刮南風的時候，就時常預示天氣要轉晴，也像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西南地帶的情形一樣。氣流在發生變化，因此風並不是由於推動力而是由於吸引力的結果而發生的。

[10月]14日。

星期一。真是罪該萬死！老是刮着東南風和討厭的天氣。很多魚狗，特別

是以馬爾多納多的一種最多；還有鷺鷥。

天氣比較晴朗，所以我能够釣魚，並且坐在小船裡，划行到小港裡去。由於害怕老虎出現，所以在島嶼上漫遊的一切興緻都受到了破壞。在這次旅行途中，主要的談話主題是“rastros de tigre”（老虎的蹤跡），正好像以前的談話主題是“rastro de la Indios”（印第安人的蹤跡）。遇到一個拼命奔跑的兵士。進攻船上的人們。

〔10月〕15日。

星期二。在幾次耽擱以後（這是由於〔船主的〕過分的小心謹慎），我們又開船下行，經過朋塔哥爾達，在那裡有一個印第安人的居住地。

我們拋錨在一條狹小的河濱裡（因為愚蠢地害怕天氣會惡劣起來）。我借了一隻小船，向這條河濱的上游划行，兩岸都是楊柳和匍行植物，河道彎彎曲曲，水深而流行緩慢。鳥的叫聲，還有夜螢。

在天色剛才入夜的時候，我很高興地看到剪嘴鳥（大概在馬爾多納多的湖泊裡，它們也在白天出現，因為那裡的魚特別多），它們用一種像巴伊亞布蘭卡地方的鳥那樣的雜亂和迅速的樣子飛行着，並且在那些有小魚跳躍的水面處用嘴翬開水面。

馬爾多納多的魚狗築巢在樹木上。

由於船艙裡多蚊蟲和悶熱，所以就睡臥在甲板上¹⁾。

在航行的較早時候，曾經在里約熱內盧那里進行過一次沿河探險的工作；那時候達爾文沒有去參加，結果所有8個探險者都害起病來，而且有3個人死亡了。達爾文曾經談到這一類事件時常發生，並且認為無法找尋到任何的原因來解釋的。費支羅伊曾經提出了一個熱誠的警告，反對在熱帶地區裡睡臥在河流附近；他和達爾文都沒有認為蚊蟲是可疑的熱病的媒介者。大概達爾文在這次考察旅行時候所患的熱病，就是由於較早時候的瘧疾傳染而來的吧？

直背的魚，銀白色條紋；不明顯的淡綠的棕色背部；脊鰭是淡灰的橙黃色；尾鰭的中間部分是黑色，而它的上面和下面部分則是鮮紅色和橙色。

1) 旅行日記，第189頁：“我露出自己的手不過5分鐘，就立刻在手上佈滿了一層黑色的蚊蟲。我以爲，它們至少有50隻，都在拼命的吮血。夜裡，我睡臥在甲板上；由於這裡陰涼得多，所以就可以舒適地把頭部和面孔遮掩起來”。——原書編者註。

駝背(Hump back)*的鰭是淡橙色；尾的中部是黑色，在鰓的後面有淡藍的黑色斑點，銀白色條紋。背部的顏色也相同。

鮭(Salmo) 的背面是淡藍色，兩側的顏色逐漸變得柔和；鰭的周邊是鮮紅色，特別是尾鰭，還有一條寬闊的中央條紋。體長是 2—3 英尺；腹部尖削。

因為風並不十分順利，我們也就拋起錨來了。

千萬隻蚊蟲；難以入睡。

〔10月〕17日。

星期四。眼部位置低下的魚；在身體的上部的鰭上，帶有輕微的淡黃色，但是在頭部上，這種顏色就變深起來，背部有黑色斑點；尾端也是這樣。腹部是完全白色的；有時有較大的身體；通常的尺寸；眼瞳是黑色的，鰭是白色的；並不時常遇見到。印第安人的小男孩，我們的乘客，1 盎司的價格〔？〕。

Caranchas muy picaros 〔卡朗察鷹極有害處〕，〔從其他的鳥巢裡〕偷取鳥蛋。

〔10月〕19日。

星期六。無聊。馬爾多納多的黃胸鳥唱得很好聽。

〔10月〕20日。

星期日。在兩邊河岸上，有無數野生的桃樹和甜橙樹；遇見鷄形目的巨大的鳥；租到一隻獨木船，划行到聖菲爾南多角(Punta de St. Fernando)去。第一次聽到發生了大革命；不能夠再搭乘小船；整個晚上，去訪問當地的一個又一個大人物，最後方才得到允准，定明天到羅洛爾 (Rolor) 將軍的軍營裡去。

〔10月〕21日。

星期一。清早就到達軍營。可怕的土匪式軍隊。羅洛爾是叛國者。

對付印第安人的戰爭，使達爾文難以進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城去，因為這個城市已經被包圍。這些兵士比了印第安人更加危險；達爾文只能夠用賄賂一個兵士的方法，帶了自己的僕人偷偷地溜過防綫，到城市裡去；並且只是用自己的老護照出示給守兵看，而混進了城。

有些店鋪一定是還在開門營業的，因為在他的筆記本上記有很多購買的物品名字。

* 大概是 рыбья 〔中譯名：駝背鰻，大麻哈魚屬的一種〕。——俄譯者註。

11月2日。

雪茄煙，刀片，大瓶子，酒精。

費了很大的波折，方才乘上郵船〔到蒙得維的亞去〕；猛烈的射擊；一般談論專制政府的行動惡劣。革命史。

晚上有逆風；很多旅客；婦女和小孩，大家暈船。

11月3日。

逆風。聰明的德國人。

11月4日。

到達貝格爾艦上。

11月5日。

上岸去居住。

達爾文知道了這次貝格爾艦定期繞行過合恩角的計劃已經延期，因此他決意發表說，這只不過是不可避免的“西班牙人的延期”；同時他就利用這偶然得來的一個月時間，騎行到烏拉圭河和它的支流內革羅河一帶去考察。艦長費支羅伊積累了很多由他的輔助的雙桅縱帆船送來的額外的報告資料，因此他就需要有一段時間，把這些新的知識來編製成一些地圖。達爾文又再對費支羅伊的熱心很敬佩，而把他看做是航海地圖的繪製家。

這次旅行所遇到的地質學上的難題是很大的；他看到一個出於意料的貽貝屬貝殼地層，接着就提出一個問題道：“這是不是重要的呢？”還有一條像石灰岩形狀的岩脈出現；他就問道：“在靠近山丘的地方，怎樣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這種地層呢？……在這裡發現這種地層是非常奇怪的”。朋塔哥爾達；看到基岩下面的托斯卡，感到非常滿意。”他採集到很多標本；並且感到那幅陸地上升和地層構造的圖景變得更加完全了。

11月14日。

下午出發，到達卡那洛涅斯（Canalones）。卡那洛涅斯是一個優美的市鎮。殘酷的屠殺。

壯麗的綠色丘陵地；我以為這個地區不是平坦的。

小鴉捕殺一條蛇。白天找食的一般理由。啄木鳥的窠是在洞穴裡。

〔11月〕16日。

整天停留在這裡。非常好客的老年葡萄牙人。發胃病。羅薩里奧河泛濫。優美的農莊。

[11月]17日。

渡過羅薩利奧河；水深流急；昨天沒有渡船。

郵遞員帶了2封信走遍各個主要城市。在哥拉村 (Colla) 吃早飯。這一帶地方變得更加不平坦。在12時半到達哥羅尼亞 (Colonia)；出示自己的信件。公安局長接待我到他的家裡去；他的兒子同意在明天伴我到他的農莊上去，所以我就停留下來。

這個城鎮的佈置不規則，因此顯得特別優美；大船很少；由於巴西戰爭而遭到嚴重破壞的教堂。這些事件引起國家的一般害處，就是結果出現了大批軍官。良好的預兆是：〔居民〕對於政府代表們〔的大選總統方面〕有普遍的特殊的興趣。聽到有人在說，哥羅尼亞的代表們不是有職業的人士，但是都會簽寫自己的名字。城市在海角上，港口由小島所構成（關於卑鄙的法國小艦長的故事）。在8年以前，教堂十分奇怪地被〔天雷所〕毀滅了；11個人死亡，〔儲藏的〕火藥並不多；很厚實的牆壁；可是竟被這樣徹底地毀滅了。

在有一條街道上，看到一些〔含有〕巨大的牡蠣 (Oyster) 的〔地層〕的碎塊；據說，有一個法國人正在開挖礦坑，可是政府阻止了他。據說，它完全被保存下來，並且構成了整個地層！！難道這是真正聖約瑟〔地層〕的碎塊嗎？還是被某些古代的急流所冲刷而成的一堆碎塊呢？顯然無疑地，只有在這個地方，在河流的最高水位以上的15英尺處才能够遇到它們。十分明確的是，它們並不是被近代的河流所冲刷而成的，否則就會在很多地方都遇到很多的這種碎塊了。當我閉眼一想的時候，就好像自己又是身處在巴塔哥尼亞地方了。

很良好的圍欄和果園。3,000頭牛，600頭綿羊，800匹母馬，180匹〔150匹？〕已經被馴熟的馬；港口。曾經有人出價2,000英鎊，而〔主人〕則索價2,500英鎊（或者還可以減低些）把這座農莊脫手。多麼的便宜呀！每天〔每星期？〕2次把牛趕到一定的地點去；於是按照各小群 (tropilla) 的集結數目來計算。這些小群裡各有特殊標明記號的牛，可以按照它們來識別。

[11月]19日。

瓦卡斯 (Las Vacas) 是一個房屋分散的小城市，位在利阿霍 (riacho, 就是河流的狹小的港灣) 那裡；有很多小船停泊在這裡；耽擱了很久，很煩惱。

沒有縫。

看見一群群烏鴉。

[11月]20日。

房屋；它已經建造成了180年。有一個90歲的老婦人肯定地說道：在她的年青時代還沒有樹木，除了只有一顆甜橙樹以外，完全沒有樹木。一座石灰窯完全被沖積層所覆蓋住，因此甚至不能夠猜測出它的存在來。樹木生長在這個地方。革命時代。石灰留存着，但是在幾個〔廢棄的〕石灰窯裡面，已經快有18年，仍舊繼續在陰燃着火，時常有火光閃現出來；這是一種迷信的恐怖；在它們上面有植物生長。

在哥羅尼亞附近的一片穀物田裡，曾經射死了3,500隻小綠鸚鵡。美洲虎出來獵食，爲了磨尖它的利爪，把兩邊的樹木的幹身上擦出印痕來。有些吠叫的狐狸困擾着它；〔它如果離開了死屍，就〕從來不再回返到死屍那邊來。

Gato pajaro* 居住在班達奧利恩塔耳〔烏拉圭〕。一個人〔屠宰者〕在畜欄裡站在地面上的時候，能夠剝取22張母馬的皮；把它們的前腳紮縛住，殺死，剝皮並且把皮張開在木樁上面。另一個人準備和他競賽；他站在畜欄的進口處，當這些母馬要跑出畜欄的時候，就用套索投擲到每匹母馬身上去，把它們甩倒在地上。第三個人宣佈說，他能夠在一天裡面剝取50張母馬的皮。如果每天能夠剝取和張晒16張母馬的皮，那已經可說是好本領了。

在完成了這次到朋塔哥爾達的愉快的騎行以後，我們在晚上又出發到麥塞得斯 (Capella Nueva Mercedes) 去；我們只騎行了不多幾里格，經過一個濃密的叢林，到達一個大地主的非常大的農莊。農莊主的侄兒和一個上尉軍官居住在這裡。這個軍官問我道：如果從地面上一直挖下去把它挖通，那末是不是真的能夠出現〔地球的另外〕一面嗎？在有一連6個月的黑夜時間的地方，是不是都是又長又瘦的人呢？（你們都是使用投石索來捕捉野獸的嗎？）**等等。

“請確實地回答我一個問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婦女究竟是不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嬌滴滴真迷人呀！”“還有一個問題：世界上的其他各地的婦女，是不是也戴着這樣大的梳子的呢？”我向他們擔保說，別地方的婦女都不戴這種梳子的。他們非常高興，並且喊道：“請看！這一位走遍半個世界的人也說這是對的；我們以前只是認爲它是這樣的罷了。”

* 就是 хитрая птица (狡猾鳥)。——俄譯者註。

** 參看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中譯本，第234頁：“他們在知道我們（英國人）並不是用套索來捕捉自己的畜類以後，就喊叫道：‘啊，那麼你們只會使用一種投石索了！’”——中譯者註。

烏拉圭河裡的水是完全黑的；水流迅速。我們在騎行的時候，把一隻雌駝鳥從巢裡驚動了；它們有時非常兇惡，會得窮追騎馬人；一個人在把土布外套罩沒自己的身體以後，就可以把駝鳥捉住。

彼柳多〔軟毛犛猯〕。小鸚鵡的巢。

〔11月〕21日。

清早動身，並且整天平靜地騎着租來的馬前進。〔這一帶地方〕沒有縫。經過一大片薊的叢生地。牛時常走失〔到薊叢裡去〕。路上也生滿了薊；它們的高度達到馬背處，時常比人頭還要高些。因為這個地區的地質也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地質相同，所以也生長着雜色的薊；這兩種薊始終生長在一起；雜色的薊由於它的高度而顯得細瘦。在馬背上很不舒適，不得不打大轉彎繞行過去。

內革羅河是一條優美的河流，河水碧青；有濃密的樹林的美麗的河谷；可憐的房屋零落的市鎮。烏拉圭河的岸邊的奇怪的石子。

〔11月〕24日。

動身到彼德羅弗拉卡 (Petro Flaca) 去；走錯了路；走過一片有很長的草的地面（沒有人居住），這種草生長得比馬背還要高，很像燕麥。從峭壁上面望過去，內革羅河的風景很美麗；河流等於2條塞汶河¹⁾；水流很急速；濃密的灌木佈滿兩岸；岩石的峭壁沿岸蜿蜒地伸展。在最近4個月裡，風景是最美妙如畫的。馬跑得疲累了。把步行的人留在背後。炎熱異常。夜裡很遲才到達朋塔納斯。

〔11月〕25日。

騎馬去發掘巨獸²⁾的骨塊。在一個地方找到了它們，但是它們已經被冲刷出來，並且被沙和粘土所覆蓋着。當它們起初被人發現的時候，它們位在乾燥的岸灘上，而現在已經浸淹在水下；骨塊分散、斷裂並且在托斯卡層裡，散佈在20碼的距離裡面。

晚上，觀看馴馬人 (domidor) 騎到兩匹小馬的背上去，把它們馴服；要描寫一下〔這一套馴練〕手續；〔小馬〕非常驚恐。昨天有一匹馬倒斃了。

〔11月〕26日。

1) 指這條河的寬度等於塞汶河的寬度的2倍；達爾文時常用塞汶河來作為量度的單位。——原書編者註。

2) 推測上去，這是當地居民所講述的一隻故事。——原書編者註。

動身回去，經過一座房屋，在那裡見到一個巨大的頭骨和其他骨塊，它們是從深峽裡被冲刷出來的，並且在洪水以後被人發現；托斯卡和洪積世的年代的動物。

夜裡天氣很惡劣；全身濕透；特別猛烈的大雷雨。

從薩尙德斯[Sazandes?]來的骨塊；沒有把紙放在木箱裡。

彼柳多〔軟毛犛狓〕有一條很重和粗厚的尾巴，17英寸長的碎塊，周圍長度（最長的）是11英寸，在貼近脊椎的一端，和背甲連結；這是特殊的武器。



插圖 13 貝格爾河。



圖 14 薩爾明托山。

第三章 1834年

貝格爾艦向南航行，到聖求利安港去進行海岸測量；艦上的人們都抱着很大希望，要在不多幾個月裡，完成遙長的東部海岸和討厭的南方緯度地區的測繪工作，於是最後一次繞行過合恩角，去會見可怕的風暴，然後去欣賞西部海岸的更加溫和的氣候和各個城鎮的舒暢情形。達爾文特別認為，這件事情就預示着他最後可以親身看到大山脈的火山現象〔並且查明它的起源〕。

1月9日。

到達聖求利安港。同艦長一起上岸。

夜裡回艦。

〔1月〕10日。

沿着港口向上走。淤泥的岸灘。深夜〔方才回艦〕。

在附近地區裡，有使人相當愉快的景色。

聖求利安港裡的淤泥；經常有石子滾落下去。

在幾天裡面，捕捉守宮 (gecko)；它的顏色是均勻的灰色。

比較吹管對於藍色的貽貝屬 (*Mytilus*) 的貝殼和對於崖岸裡的貝殼所起的作用的結果。

〔1月〕16日。

在很高的地有牡蠣。文特爾玉桂樹的周圍長度是4英尺6英寸。

〔1月〕17日。

崖岸的峭壁的高度是60—70英尺。在礫石〔堆積〕以後，河流開始把淤泥沉積下去。在表面上，有很多藍色的貽貝屬貝殼和牡蠣的碎貝殼。

他們又再航行到福克蘭群島，並且又再使他注意到物種由於地理上的隔離而發生差異的情形。在他的筆記本裡，有一句備忘的話：“要閱讀福克蘭〔群島〕的地質學”。

因為大家知道，巴塔哥尼亞大約已經均勻上升而高出海面 1,500 英尺（並

且說不定曾經還下沉過 300 英尺), 那麼爲什麼火地島的情形不是這樣的呢? 解理和層理都十分明顯。

在福克蘭群島上面, 沒有食糞甲蟲。兔子糞。黑色的兔子。

鳥——企鵝——3 磅重。兔子——麥哲倫兔 (*magellanicus*)。

亨斯羅; 必須保存標籤。

驢子企鵝 (*Jackass penguin*) [的叫聲] 低沉, 時常把頭左右轉動, 好像它只是用眼睛的前角來張望; 它的聲音真像驢子, 在海面上只發出一種深沉的音調來。行動狂熱, 非常迅速, 用兩翼幫助, 同時頭頸伸直——非常勇敢的潛水鳥。悄悄地非常迅速地用雙翼向前移動; 在海面上捉魚, 很狡猾。

褐色的兀鷹的習性和地理分佈界綫。

鼠屬 (*Rattus*) 和小鼠屬 (*Mus*) 和狐狸在佐恰亞群島的小島嶼上是怎樣的呢?

黑兔的繁殖: 除了在有灰兔的地方以外, 沒有遇見到它。在那裡也有白兔等。

亨斯羅; 雜交。意義是兔子 [被割去], 昆蟲 [寫在上面]。

3 月 16 日。

冰雹和風。雁; 牛; 地區的性質。取暖, 燃燒骨塊¹⁾——閩牛 [的骨塊]。雪和冰雹。蛇; 雁; 鷹的巢和 [這些鳥的] 叫聲。

馬匹的價格很貴, 每匹 100 ps.* 在 29 匹 [運來的馬] 當中, 有 10 匹馬在來到時是安全無恙的, 還有 4 匹馬仍舊活着。投石索和繩索。在這裡沒有野馬, 只有牛。

在有黑兔的地方, 就有其他的種; 黃腳的鷹——雌性的。

狐狸居住在洞穴裡, 平常是不叫的, 只有在成對同行的時候才叫。

鷹整年都在這裡居住, 在冬季裡最多。

卡朗察鷹捕殺鸚鵡, 後來又放棄了它。

用海藻 (kelp) 的莖來做試驗; 硝石, 迅速乾燥。在小鷹的身上有長的黃色條紋, 鮮黃色的腿。它的上部的皮膚是藍色的, 嘴的顏色也相同 (雄性的)。吃屍肉! 有藍色腿的兀鷹, 雄性的。

無數的珊瑚動物滿處都是。

1) 旅行日記, 第 219 頁: “……高喬人立刻就找來了一些燃料, 而且使我非常驚奇的是, 這些燃料所發出的熱量也像煤火一樣。這是新近被宰殺的一頭閩牛的骨頭, 但是牛骨上的肉已經被兀鷹啄食精光了。”——原書編者註。

* Ps 是 peso (彼索) 的縮寫, 就是西班牙的銀元, 在南美洲通用的銀幣。——中譯者註。

珊瑚動物〔居住在〕海藻(kelp)〔的上面〕,一直到這些海藻所生長的深處。分佈在兩面的海岸邊;是不是在所有的南方島嶼上都有的呢?

普通這些海藻生長在 10—15 呎深的海水裡面。

海藻的莖,測定它的含有硝石的數量。

藤壺(Barnacles)*非常普遍,在巴塔哥尼亞的海岸邊的 30—50 呎深的海水裡。

鳥類;海燕;海鴨(puffins);在什麼地點築巢?

兔子;科金坡(Coquimbo)的鼫。莫里納(Molina)〔的著作〕。

Silgaro——有白色冠毛。火地島的雀科鳴禽在灌木叢裡築巢。海岸上的紅背的雀科鳴禽也在灌木叢裡築巢。

沒有蛇。

達爾文作了一次島上的內地考察旅行,這時候他的地質考察又再佔有了第一位。他的確切的描寫,使人對於這個荒無人跡的島上的景色得到一個明顯的概念。他的粗略的、簡便的尺寸比較方法是獨特的:時常用相似的東西來作比較,而不用量器。石塊或者石子等於“胡桃或者蘋果的大小到一個人的拳頭的大小”;或者“大小像蛋一樣”,“兩個拳頭”。可是,在這裡的福克蘭群島上,他就不得不找尋一些比較大的和更加巨大的東西來作比較了。

使人可驚的擾動的景色。近代的植物界。岩石的碎塊有教堂那樣大。河谷的每邊有 1 英里寬。

後來他們回駛到主島那裡去,再到聖大克盧茲河的河口。貝格爾艦所駛經的曲曲彎彎的路綫,從大陸到島嶼的迅速來回航行,使達爾文愈來愈集中注意力在動物的地理分佈和物種形成的問題方面。

這裡有福克蘭雲雀。在這裡的海藻上面,有一種有雙條紋的海藻鳥[Kelp bird, *Chloephaga hybrida*]。我以為,在內革羅河以南,不再有真正的巴·布鳥飛來。黑色而帶有褐色的鳥。聖求利安港的雀科鳴禽不再到聖求利安港的北面去。在向上飛的時候,發出特殊的聲音來。同時,飛行是特殊的;盤旋着飛。

* 俄譯名 Морская утка (茗荷兒)。——中譯者註。

康多鷹。

海藻 (kelp) 的東面分佈界綫。在沒有這種海藻的地方，就沒有這種海藻鳥。

大量的 Bathengas [?], 水豚和美洲獅。

短嘴的沙錐。雌性的小鷹。火地島的雄性的雀科鳴禽。聖求利安港的雄性的雀科鳴禽。兔子的南方分佈界綫在特塞多港和聖求利安港之間。

在聖大克盧茲河的河口地方，貝格爾艦開始在岸灘上修理，因為它在特塞多港附近和水下的礁石相擦碰，所以它的副龍骨受傷損壞。這次修理需要很長時間和相當困難；艦長當時決定利用這段時間沿河向上游去考察這條河流，一直到山脈附近為止。以前曾經有一個探險隊向上游去考察過，但是只走了大約 30 英里就回來了。達爾文認為這個機會難得，可以更加深入研究內陸的情形，感到非常高興。可是，即使是在這第二次的探險時候，他們仍舊沒有走到阿根廷湖 (Lake Argentino)，因此也沒有探看到安第斯山脈的另外兩個湖——維德馬湖 (L. Viedma) 和聖馬丁湖 (L. San Martin)——之間的聯系情形；後來過了 39 年，方才有人發現了它。現在這一隊人不得不把所有三隻小船連繫成一串，沿河逆着急流拉綽到上游去，一共走了 245 英里；而實際上從聖大克盧茲河的河口起到他們所走到的地點的直綫距離，則只有 140 英里。他們用捕鯨魚的長索加上扣環來做綽繩，每次半小時輪流拉綽。軍官和水手都同樣一律去幹；達爾文當然也參加在內。在夜裡睡眠和吃食方面，也都是一律相同的。在達爾文看來，這不僅是簡單的“愉快的隊伍”，而且是使他觀察到了海水對這些河谷的作用方面的寶貴的證據。

4 月 18 日。

出發，愉快的航行，到達海潮影響段以上的附近地點。

猢猻，捕食老鼠。愉快的隊伍。高興的奔流的河水。少數羊駝或者野鴨。沒有魚，在肥沃的地面上沒有獸類。馬的頭〔骨〕和反舌鳥。排棕鳥 (*Sturnus Ruber*) 的鳥群……

一連串平原。兩處高地，古代的河谷。

小船的鐵錨*。

* 上一次探險隊所到達的最遠地點，就是在這個地點；這個鐵錨 (boothook) 是當時遺失在這裡的。它留在巴塔哥尼亞六、七年，現在被找到並且被帶回到貝格爾艦上去。——俄譯者註。

天氣非常美好，但是這一帶地方却使人感到特別乏味。

沒有昆蟲、魚等等動物；同樣的植物。

在同樣構成的地面上，生長着同樣的灌木。

(智利的地震對於河床的影響。)

[4月]21日。

一種魚，具有淺淡綠色的褐色背部和幾條不規則的小的黑色橫條紋。腹部雪白，它們的數目很多，都是相同的大小，在小河灣裡。

燕雀屬 (*Fringilla*)，普通的麻雀。沒有康多鷹，但是有卡朗察鷹。

紅鼻子的鼠。長尾巴的旋木雀。

在5個平原當中，大概有2個是最高而最顯著的。

[4月]23日。

羊駝在受傷以後，時常走到水邊去。

∴[所以，它們]在生病以後[也是這樣]。在低下的平原上，石子是白色的石灰岩的；看上去它們是不是像河流呢？我非常懷疑，河流究竟怎樣會形成這樣完善的平原，好像是第二次，並且甚至在它的最高部分也是混凝起來的；難道是海水後退[而形成的]嗎???

特塞多港那裡的河谷在上升以前是怎樣形成起來的呢？[也是]海水[後退的緣故]嗎??

看見一隻駝鳥，它的大小大約是普通駝鳥的三分之二；它的羽毛的顏色要更加深暗得多，非常活潑和有野性。

康多鷹只有在有險峻的崖岸的地方才出現。

腿是青白色的，頭上有瘤肉。淺黑色的海藻鳥。

小船受傷；天天都是繁重的工作。

最乏味的地質。遠處的山。

射到一隻康多鷹！長3英尺8英寸；張開的兩翼的尖端之間距離是8英尺。

鮮紅色的虹膜；常和幼鷹成對在一起；雌鷹。壯大的鳥。整天追蹤。

我總是很不明白它們的來源。[指這一連串의平原。]

這些階級形階地的起源問題，始終是達爾文的很大的疑問。據大家推測，它們完全是由河流冲刷而成的，可是達爾文看出了一個不同的證據來，並且得出了一個

新的理論，就是：這些階地是由於陸地間歇性的上升而引起海水連續幾次後退的結果所形成的。

一大群的羊駝——1,000 隻！由於地面都是礫石，不能夠騎着馬去捕捉它們。

羊駝連續幾夜都睡在同一地點，在把尾巴朝向〔羊駝群的〕中央以後再睡。在盤形的凹穴裡下糞和滾轉得滿身是灰塵。

……看到一群康多鷹，共有 20—30 隻；老的和幼的合在一起。望見遙遠的積雪的山脈。

……我承認，我不能明白這個河谷裡的一連串平原究竟是怎樣形成起來的。

獅子〔美洲獅〕用腳爪去抓挖地面。殺死兩隻羊駝。康多鷹吃一隻〔羊駝〕。清楚地看到安第斯山脈。

大概平原和河流頂部的開濶地帶，可以用它曾經是一條海峽來說明：在最初陸地上升的時候，山脈裡的水把它沖開來，形成海道，而以後陸地再上升，就把山口堵塞住，河流開始形成起來。

羊駝的糞堆有 8 英尺的直徑。

我看到山脈上有一個缺口。

小鷹、茶隼 (kestrel) 在翱翔着。

5 月 4 日

新的高山植物。整天看到安第斯山脈。

古代的海水的盆地。古代的海峽。

在他們到達最遠的地點以後，達爾文曾經再向前步行 8 英里，去察看所有他可能到達的毫無人跡的地面。他們所到的地點，離開太平洋邊的最近的小海灣只有 60 英里；由於糧食攜帶得不够，費支羅伊就被迫放棄了再向前進的計劃，因此既沒有走到湖邊，也沒有走到最近的山傍。在這裡的平原上面，有一層熔岩，十分明顯地像帽子一樣覆被着，達爾文由於要說明這個河谷的起源，逐漸地得出了一個結論來，就是：這裡是古代的海峽。因此，這個回答就使很多疑難問題迎刃而解決了。5 月 5 日，他們就向下游退回去，隨着急流以每小時 10 英里的速度駛行；到 5 月 8 日，

他們回到河口，並且發現貝格爾艦已經“油漆一新，好像一艘巡洋艦那樣華麗。”

5月12日。

駛行到海面上去。軍艦已經修理好了，副龍骨、桅桿等都安裝起來了。糧食也儲藏得豐富；10隻羊駝被我們捕住；作了幾次長途步行；打死一隻獅子和奇怪的野貓，兩隻狐狸和幾隻康多鷹。刮風的壞天氣，照例又是暈船和苦痛。天氣有非常大的變化；霜厚1英寸，濕雪，濃雲，風暴。找尋萊其耳岩礁(L'aigle rock)。

他們向南方航行，並且達到合恩角周圍的寒冷而多暴風雨的海岸邊。可是，在這時候，大家都知道，他們的軍艦正在向新的地點前進，將達到南美洲西岸的更加溫暖的氣候地帶。

小鼠(鼯鼠)。火地島的年幼的雀科鳴禽的顏色不大鮮明：頭部的羽毛不很藍，背部也不很綠，而腹部則是較深的土橙色。

紅頸和紅尾的旋木雀——都是雄的嗎？

大部分的海岸在被剝蝕去。只能够在現在有堅硬岩石的地方，去判斷大陸的輪廓形狀；因此，幾次不大的上升情形，就沒有遺留下一些相當顯著的痕跡來。

6月2日。

阿德文丘號船(這是輔助船的名字)到這裡來了；晴朗的天氣；薩爾明托山顯現出來了。風景的理論¹⁾。野蠻人；小戰鬥；勇敢。投石器；弓箭；羊駝。

6月8日。

除了水手以外，大家都認為天氣惡劣；特殊的景色，經常不斷的互相追逐的烏雲；從烏雲中間露出凹凸的、積雪的山頂，藍色的冰川；彩虹，狂風；在蒼白色天空背景上顯現出輪廓來；人類在這裡失掉了權力；這裡的一個棚屋顯得多麼的可憐。

1) 旅行日記，第228頁：“我時常感到奇怪的是，在火地島的風景方面，實際上有很高的山，可是好像並不使人感到它們很高。我以為，這是由於一個最後被我懷疑到的原因而來的；這就是海水直接沖刷到它們的山脚下，而使整座山都可以被看到。我記得，在朋松布海峽裡，在先看到一座直降到貝格爾河裡的高山以後，又再看見它被接連不斷地相疊的很多山脊所隔開。這種情形馬上使人去注意到它的距離，並且再從它的距離而對它有多麼大的外表高度增加起來這方面發生好奇。”——原書編者註。

火地島人並不像是他所處的自然界的領主。薩爾明托山〔已經被刪去〕，人類〔已經被刪去〕。那些難以達到的高山和自然界的更加廣大的權力，蔑視着〔人類〕的控制，〔並且〕好像在說，“我們在這裡是統治者。”¹⁾

6月9日。

山峯的莊嚴的沉寂情形，在我們面前逐漸展現出來；看到全部的高度；有八分之七的部分是積雪和尼亞加拉瀑布形狀的冰川。

找不到拋錨的地方〔因為水太深〕。

當他們最後繞行過了合恩角一帶的風暴地區的時候，大家一定都是鬆了一口氣。可是，那一段時間的筆記缺少，大概失落了一本筆記本，或者由於暈船毛病太厲害而放棄了這件事情。我們此後就看到他在法爾巴來索地方的描寫文字；大家在這個地方都由於好客的居民和溫和的氣候而感到高興起來。他們非常驚奇地看到“那些僑居在這個城市裡的英國人，要比南美洲的其他城鎮的英國人具有更加高的文化程度。”達爾文能够在這裡和自己的新的朋友討論地質學問題。同時，使他感到驚奇的是，竟有人會詢問他對於萊伊爾的地質學原理有怎樣的看法。這的確對於經常在思索到這些問題的達爾文是感到很高興的，因為他在這方面却不能够得到費支羅伊的真正坦白的同情。必須知道，萊伊爾的地質學原理的三卷集，是在1830—1833年間出版的。達爾文在離開英國的時候，已經帶了第一卷上船；這本書使他受到很大的影響。1832年11月，他在蒙得維的亞收到了地質學原理第二卷。

當貝格爾艦向南美洲西岸航行的時候，達爾文就愈來愈注意到火山活動和地殼運動的真實圖景方面。

地震。次數。波狀運動的性質；對於建築物的作用；波浪；對於附近火山的影響。

也像在法爾巴來索地方那樣，同時發生的地面上升情形。

1) 顯然這是達爾文自己所領會到的而很難表達的句子之一。在旅行日記裡，就把它寫成下面的最後的明確的一段話：

“在我們的小港裡的高聳而幾乎直立的山坡脚下，有一個沒有人住的空棚屋；只有它才能够使我們想到，曾經有人漂泊到這些荒涼的地區來過；想像力簡直不能夠描繪出一幅圖景，來表達出這個人好像只有很低的生活要求或者很小的權力來。自然界所創造的無生物都在這裡握有着不可抗拒的權力。”

在1845年出版的考察日記裡，這段文字也和上面一段引用文字一樣，略微被修改了一些。——原書編者註。

郵遞員；居住在什麼地方等；礦山？頁岩？花崗岩？石灰岩？

蘋果樹；洞窟；貳子。

法爾巴來索；要塞，古代不可能存在。

在到達法爾巴來索以後，他馬上就計劃要爬上安第斯山脈上去，並且要去考察智利的很多正在開採的礦山。他的地質學幻想已經發展到了最高點；他寫到，在看到這幅高山的風景時候，“聯想到它怎樣構成的方面”，感到興緻勃勃和非常高興。他對於這幅廣大的陸地上升的宏偉景象的狂喜情緒，是隨同着他急切要了解它們的起源的心情一起發展起來的。他時常去想到它們的構造，每一顆石子在講述着自己的歷史，可是整個風景的莊嚴形象，始終能夠深深地打動他的心弦。他開始深信：“山和平原都是由於水的作用而形成起來的”；可是，他的所有的假設不能夠得到堅強的證據，他寫過一句自認失敗的坦白的筆記：“可是，我不能夠去證明它。”

8月14日，達爾文第一次騎馬出發到安第斯山脈上去；當時他在筆記本上寫了許多地質方面的討論；編者〔諾拉·芭洛〕在這裡把這幾頁刪略去了，而着重於所有其他的問題方面。

〔8月〕15日。

在這裡有非常多的活潑的塔巴科拉鳥 (Tapacola)¹⁾，它們的叫聲連續不斷和多變化，並且從一株灌木迅速地跑到另一株灌木方面去。

河谷的情形是一幅表明出水的破壞作用的圖景；可是，大概在融雪的時候，流水只是滾流過這些石塊。一個礫石的平原。老鼠非常大膽，數目很多，主要居住在圍籬下，時常捲起尾巴。

〔8月〕16日。

〔這裡的〕高喬人*不像是真正的〔高喬〕人，善於步行和〔在岩石上〕爬行；不是紳士，沒有那種像生長在馬鞍上的人；吃食麵包和馬鈴薯；巨大的鞍鐙；有

1) 塔巴科拉鳥 (Tapacola) 或者叫做塔巴科洛鳥 (Tapacolo)；它和較大的土耳其鳥 (Turco) 都屬於南美洲所特有的小科 Pterotochidae。“塔巴科洛”這個名字是從西班牙語方面來的，意義是“遮住後背” (cover your posterior)，因為這種鳥有一種滑稽的動作，把自己的尾巴反翹起來。參看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第12章，第270頁〔中譯本第370頁〕。——原書編者註。

* 指古阿索人 (Guaso)。——中譯者註。

很多刺齒的踢馬刺，它的直徑等於這一頁〔指筆記本的紙頁〕的長度〔大約 6 英寸〕。他們沒有穿“奇里帕” (chilipa)*；毛綫鞋子；不整潔的套索，沒有〔使用〕投石索。¹⁾

太陽西沉；在紅色背景上的紅玉色斑點。太陽。黑暗的河谷。竹林中間的火堆。很美麗的小港；極愉快的晚上。啊，曠野！

〔8 月〕17 日。

康多鷹栖宿在山崖上面。

巨大的 *Julus*〔馬陸的一種〕發射出黃色的液汁來；這種液汁的氣味像茄子氣。

蚊母鳥 (Jar) 發出刺耳的哀怨聲來。

我們的宿夜地點叫做羊駝泉 (Agua del guanaco)。

〔8 月〕19 日。

看見一隻巨大的魚狗；長嘴的 *Farranious*〔?〕；一隻黑色的牛背黃鳥，有橙色的頭部。

〔8 月〕21 日。

獅子〔在這裡〕有更加大的殘忍，咬死過人。

小的有冠毛的鳥；巢很深，簡單，充滿羽毛。

塔巴科拉鳥的尾很適合，筆直；跳躍得很迅速；巨大的一種〔土耳其鳥〕最滑稽可笑。

我聽說，在華帕 (Juapa) 地區裡的這些地方，有 3 個火山；在有山口的地方，有一些痕跡；阿空加瓜火山；還有一個〔火山〕在本斯特爾礦區那裡。再有一個在靠近門多薩的那一邊。

在盆地上有霧的時候，看上去好像是一片海面，並且表明出這種可能性來〔就是這個盆地以前被海水所充滿〕。

據說，如果獅子〔美洲獅〕把自己的獵獲物埋藏在泥土裡，那麼它還要回來；如果不把獵獲物埋藏起來，那麼它就不再回來了。

在一個“海秦達”〔農莊〕裡，〔美洲獅〕一年要咬死 800 頭小牛。

1) 智利的古阿索人 (Guasso 或者 Huasso) 相當於巴姆巴斯草原的高喬人；可是達爾文認為他們遠不能和高喬人相比較。他指出，智利地方有較高的文化和較大的財閥，所以古阿索人的獨立和平權的思想就被消滅了。——原書編者註。

* 奇里帕是巴姆巴斯草原地方的高喬人的美麗的外套。——俄譯者註。

山地上有古代印第安人的建築物。

縫發出尖銳的重覆的聲音來；岩石的地方；和拖拉樹枝與石頭的习惯有關。

〔8月〕23日。

穆瑞(M. J. Murray)曾經把一個關於夜螢的發光特性的報告給皇家學會；他的資料和我所得到的資料相同。

〔8月〕26日。

〔在下雪以後〕，山脈的雄偉景色顯露出來了。在一個很小的“郎喬”〔茅屋〕裡宿夜。這裡的人大大的不同；社會生活上的等級〔觀念〕：僕人不肯和我一同吃食；一切都需要付錢。

〔智利的〕人們的國家觀念很差。¹⁾

〔8月〕27日。

風景非常驚人；巨大的湖；金合歡樹(Acacias)的樹林；綠色草地；孤獨的山丘和雄偉的安第斯山脈；在山頂下方，有幾條形狀不同的雲帶。平原，比海更加美麗。

在以後的幾個星期裡，達爾文就在聖地亞哥附近一帶旅行。

9月。

優美的“海秦達”，〔是我們的〕宿夜地點。太太們(signorites)企圖維持談話；對於神甫娶妻的驚奇；因為神甫娶妻，∴不是同樣的上帝²⁾。修道女不是聖人。

塔巴科拉烏和土耳其鳥向地下挖出深深的筆直的洞穴來。

黑色的牛背黃鳥(*Icolopterus*) 在灌木叢裡鳴叫，有黃色的斑點。它們在蘆葦叢裡。鵝在鳴叫；用淤泥構築成的小鳥巢；在樹洞裡的時候，鳥巢並不被覆被；黑色灶巢鳥的巢是巨大的、長的、有刺的巢。尖尾巴的小旋木雀。

反舌鳥是最優美的歌唱家；簡單的圓形鳥巢，只有在一個季節裡〔築巢〕。

秋沙鴨(goosander) 在河流裡，背部白色，腹部褐色，胸部黑色，頭頂黑色，

1) 旅行日記，第242頁：“有的人用兩隻眼睛去看東西，有的人用一隻眼睛去看東西，可是我認為，智利人還沒有用過任何一隻眼睛去看東西。”——原書編者註。

2) 旅行日記，第244頁：“主教有妻子的荒謬說法，使她們特別驚奇；她們對於這樣一種巨大的罪惡，簡直不知道是非常可笑還是非常可怕。”——原書編者註。

下面白色；嘴；叫聲有變化；迅速，在急水灘上非常活潑。

不愉快的渡河；很難斷定究竟馬匹是不是在走過去。

以前只看見少數的康多鷹；可是，今天上午見到有 20 隻在天空裡翱翔着。據嚮導說，說不定會有一隻獅子立刻出現。如果“il Vaccaco”〔獵獅人〕看見康多鷹飛降下去（奧裘蓬的理論）並且突然又一起向上飛，那麼他們就知道獅子正在看守着它的獵獲物；它用樹枝去掩蓋獸屍，並且看守着。如果一隻獅子有一次被人追逐，那麼它就不再去掩蓋它的獵獲物，只是把它吃去，吃飽了就跑到遠處去了。它在躲避追捕者的時候，就像狐狸一樣施用狡計，就是：沿着自己的脚印向回頭跑〔然後向旁邊跳走開來〕。特種的獵狗能夠殺死美洲獅。如果它爬到樹上去，那麼就用套索或者石塊去對付它。在飢餓的時候，發出咆哮聲來。有一個女人被咬死，後來又有一個嬰孩被吃掉……

1822年，泉水*乾枯了一年，後來一些些恢復過來，但是沒有以前那麼多和那麼暖熱，這是靠了鷄身上的羽毛而知道的；冬天和夏天都相同。¹⁾

看上去，這個廣大地伸展開來的南方的平原是十分平坦的，在它上面散佈着幾個小島〔山丘〕，這些小島使人發生平原遼闊的印象。遙遠的安第斯山脈只顯露出它的積雪的頂部〔在地平綫上〕，好像是浮在海面上似的。

風景非常美麗如畫；時常會使人想到，要是火地島也發生了上升的現象，那麼它的樣子又會是怎樣了呢？沒有貝殼；堵塞住：東麥哲倫海峽；這個地區和三山角〔特烈斯蒙特斯角〕完全相似。

〔9月〕18日。

蜥蜴在岩石上面曬太陽，把灰黑色的尾巴翹起；身體的一半鱗片是鮮藍色的，前面是淡綠色的；顏色逐漸變淡；個別的蜥蜴的顏色只是淡褐的黑色，帶有黑色的橫條紋，並且只有頭部的最前端的鱗片是彩色的。

智利的白胸的旋木雀。

白榲（Roble）或者冬青櫟（oak tree）上的真菌：菌柄較長；形狀較不規則；顏色較蒼白；菌帽的內側的顏色更加深暗；它們的數量不多；在幼年狀況時候，有巨大的內腔；有時可以把它們吃食；生長得很大，要等於我〔從火地島上採集來〕的標本的任何一種的 3—4 倍。白榲由於具有美麗如畫的生態而使我聯想

1) 這是當地的一種習慣：在把死鷄身上的羽毛拔除以前，先要用熱水泡沖鷄身。由於溫泉水後來熱度不夠，就不能再用它來泡沖了。“他們的溫度計真是特殊的東西。”——原書編者註。

* 指考凱納斯溫泉（Baths of Cauquenes）。參看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旅行記，中譯本，第 363 頁。——中譯者註。

到英國樂。

〔9月〕21日。

患生重病；留宿在一個親切的智利教師的家裡。

〔9月〕23日。

一個款待很周到的人家；病況仍舊沒有好轉。

藤壺 (Barnacles) 在高水位以上。

有冠毛的鳥在8月底築巢。

黑色的〔？〕在9月底孵出雛鳥來。鸕鶿則在10月中旬〔孵出雛鳥來〕。

從1834年9月21日起，直到11月初為止，達爾文患生了嚴重的疾病；這件事情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寫給卡羅琳的第23封信裡面，曾經講到，他的發病原因，就在於喝飲了奇奇酒 (chichi)，就是一種酸性的、微弱的、新釀成的土酒。我們已經知道，他是在聖地亞哥四周作考察旅行時候得到疾病的。科爾菲德先生在法爾巴來索地方照顧他，把他看做一個真正的朋友，並且一直使他恢復健康為止，同時費支羅伊也把貝格爾艦的開駛日期延長到11月10日。達爾文雖然身體衰弱和發熱病，但是在生病的最初時期裡，他仍舊還能夠思索和寫述他所獲得的有關陸地在近代上升的證明資料。他所寫的字跡顯得軟弱無力和潦草，但是筆記仍舊繼續下去，而且證明的資料也在積累起來。

意見的鬭爭：有些人認為，山地的急流能夠幹出一切事情來；在現在的情況下，河流所能幹的事情却微少得很。在河谷裡的水面下降時候，由於岸灘的廣大伸展，海水仍舊繼續在起着作用。海潮和急流的作用和西部陸地上升的現象是顯然無疑的。河流後來就改變平原〔的性質〕。據說，在70年以前，海水曾經達到 S (?) 醫生的家裡。在17年以前，它曾經流到阿里松 (Alison) 先生家裡的地窖裡。

貝格爾艦又再向南航行，去繼續進行智魯島的沿岸測量工作。可是，一重陰雲落到了艦長的身上來了。由於經費不足，他不得不把租來阿德文丘號船解雇；他本來抱有很大希望，要靠了這隻輔助船來加速南美洲西部沿岸的測繪工作。他對海軍部阻撓他的工作的舉動非常憤慨；艦上的人們一定都體會到他的情緒低落的情形。這時候達爾文的病情剛才有一綫轉機。

11月24日。

“華比”(Huapi)的意義是“島”；可是，現在它們差不多都是半島：〔這就是〕陸地上升的證據。

大顆的雨珠。等待軍艦到達聖卡爾洛斯來。為什麼？

〔11月〕26日。

〔在印第安人當中〕：有一個人非常像約克·明斯特爾；另外一些人比他更加美麗，更加有光彩，好像巴姆巴斯草原上的人；態度使人愉快；衣服等很像西班牙人的裝束；很窮困。

他們用印第安語言講話，極少用西班牙語言講話。卡斯特羅 (Castro) 的居民在等待着地震發生，〔因為〕如果有1—3年沒有火山噴發現象，那麼〔就會發生地震〕。

奧勃斯科羅角 (Puente Obscuro) 是美麗動人的；有小港灣，幾座房屋；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土地，可是却太偷懶，不去清除森林，開闢出更多的田地來，只知道生孩子。

小的甲殼綱動物，它們數目多得無數，好像大片紫色的雲塊；一群群飢餓港的海燕們正在追逐着它們。

〔11月〕28日。

齊孟哥鷹¹⁾ 繞着卡朗察鷹亂飛，不斷打擾着它。遇見1/2混血種的印第安人家屬；他們在拾取海生軟體動物的時候，和火地島人的情形特別相似。

火地島的海燕集成好幾百萬隻的一群，以直綫的、不規則的、無數行列飛行過去，有時發出奇怪的叫聲來。

〔11月〕30日。

丘考鳥²⁾：我知道〔它〕有三種不同的叫聲。它的巢〔是怎樣的〕呢？

最後，我在黃色砂岩裡，發現一根大樹幹（它的構造十分明顯）*，在它上面的樹枝都已經脫落；主幹部分比我的身體還要粗得多；由於受到風化，已經有2

1) 齊孟哥鷹 (Chimango) 是食屍肉的鷹的一種，身體比卡朗察鷹 (Carrancha) 小些。——原書編者註。

2) 丘考鳥 (Chuco) 的學名是 *Pteroptochos rubeus*，是和智利的塔巴科洛鳥（參看前面所講到的話）相接近的鳥。——俄譯者註。

〔參看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中譯本，第390—391頁。——中譯者註。〕

* 這裡是指樹木的化石，就是硅化木。——中譯者註。

英尺露出在外面；中央部分一般是黑色的和脈管形狀，而且它們的構造不明顯。奇怪的化學反應：這種砂岩在海水裡存在過，而這種海水裡含有二氧化硅；脈管就是由透明的石英所構成的。這個觀察〔到的事實〕非常重要，因為可以用來證明〔理解〕樹木的硅化過程的情形；當地的居民肯定地認為，這種過程是在現代進行着的。

巨大的鹿甲蟲(Lucas)*；如果走近它或者去驚擾它，那麼它會發出巨大的聲音來，甚至會使人聽了大吃一驚。居住在菲爾馬地方(T. Firma)。

12月3日。

〔動物的畫圖的〕下面一邊寫：喉部、胸部和臉頰是深褐色的，帶有雪白的斑點；大腿是淺黑色的，也有雪白的斑點；腳是黃色的，也有同樣的斑點。上面一邊寫：身體的背部和大腿的顏色是淺淡的鐵銹色；而在前面部分上則有鮮綠色斑點；虹膜是鐵銹色的，瞳孔是濃黑色的；跳躍；在黑暗的森林裡；鼻子上有一個斑點。

12月4日。

飢餓港的海燕遷徙情形非常不明確；

在這個島上的某些地點，這種多得無數的鳥群突然出現和消失。

海生蝸牛；在半爬行的情形時候，它的身體是卵圓形的；邊側被截去並且被挖開而有很大的分枝；孔口時常開啓；沒有凸起的表面；在完全收縮的時候，成角錐形；上面是淺藍的黑色，帶有白色的隆起點和蒼白色的暈彩。在邊緣處，有白色和藍色互相輪流的細條紋；而最靠邊緣的條紋的顏色則是藍色的；除了口孔部分以外，下面都是白色的。後觸角很短，頂端的眼睛是黑色的；在它們的下面有分叉的皺摺。沿着絲藻(confervae)爬行，向岩礁的高處爬行，差不多達到最高水位的附近，幾乎是乾燥的。

用〔地質〕槌敲死了一隻稀有的狐狸。¹⁾ 聖彼得羅島(San Pedro)；無葉的樹木；巨大的樹木文特爾玉桂樹(*Drimys winteri*)和黃樟(*Laurus Sassafras*)具有愉快的香氣。火地島的樺樹，阿列爾斯松(Alerce)，紅雪松(red cedar)。

1) 旅行日記，第256頁〔12月6日的記事〕：“在繞行行過港口的地點時候，斯都阿特(Stuart)和奧斯蓬(Usborne)兩先生上岸去測定周圍各處的方位角。有一隻狐狸(智魯島的，稀有的種)正安坐在這個地點，並且專心一致地監視着他們的測量行動，因此也就讓我走近到它的背後去，並且用自己的地質槌一下子結果了它的性命。”——原書編者註。

* 俄名是 рык-олень。——俄譯者註。

竹藤；散步；我的雙腳接觸不到地面。丘考鳥在靠近地面處的低矮灌木叢裡面築巢，像塔巴科洛鳥一樣反翹起自己的尾巴來；可是，如果有人靜悄悄地走去，那麼他就可以走到它的附近去。

胎生的蜥蜴。尖鼻子的青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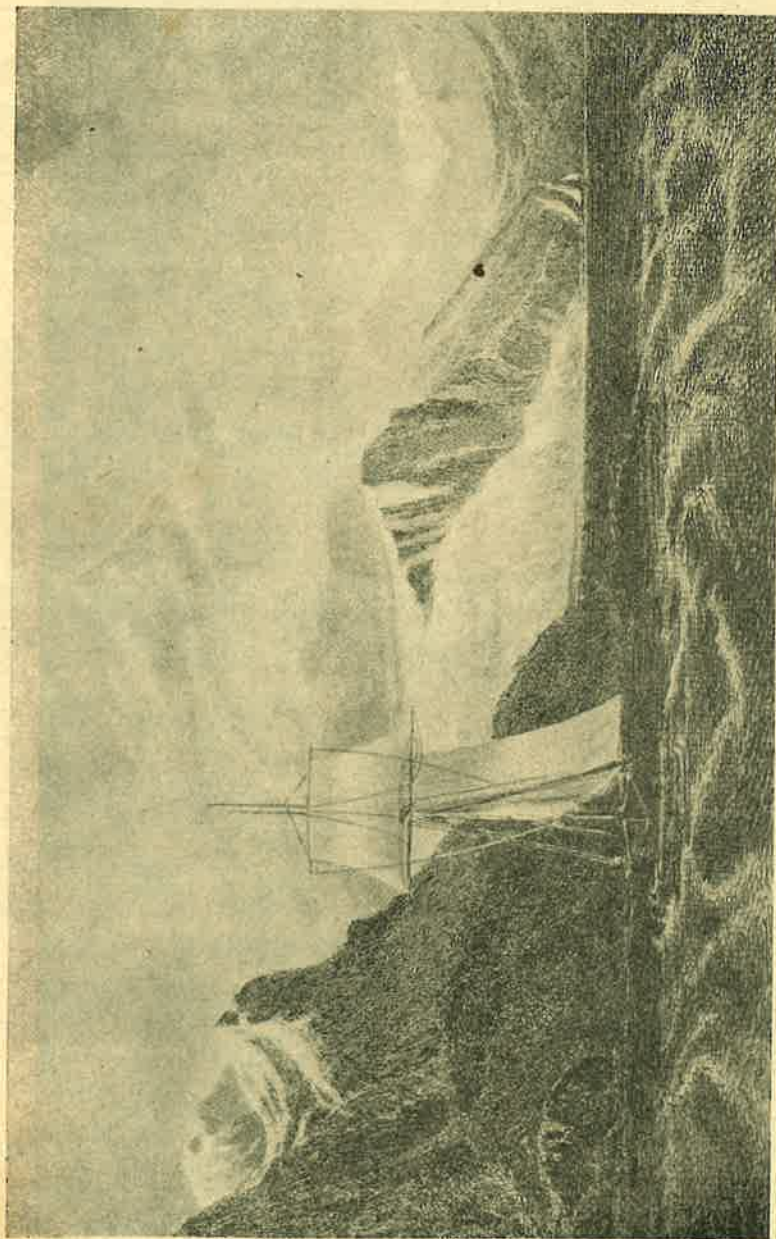


插图 15 薩爾明托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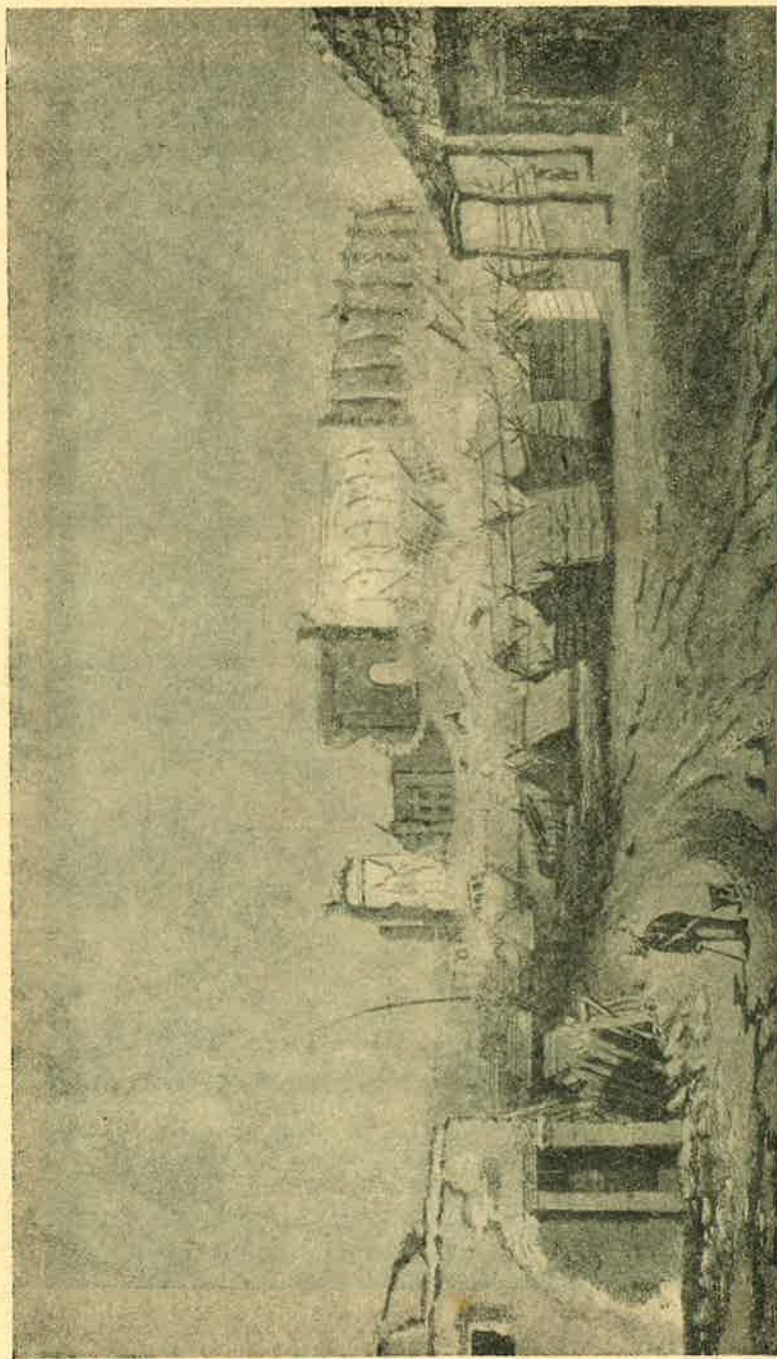


插圖 16 被 1335 年的大地震所毀壞的公塞普塞大教堂的廢墟。

第四章 1835年

現在這一年的開頭幾月的筆記很少。貝格爾艦正在測繪科諾斯群島的地圖，費支羅伊的意氣消沉，而達爾文則在海面上的很多天裡面又患着暈船的毛病。說不定有一本筆記本是遺失了。在2月裡，他乘坐舢舨到瓦爾的維亞去，並且又再作了一次陸路的考察旅行。

逗留在半路上；遇見一個老年人*；他會做白酒、蘋果酒和蘋果糖漿。齊墩果樹有時結生果實；還有葡萄。

在森林裡散步幾個小時（受到無數跳蚤亂咬的困擾；豬，狗和貓）；森林逐漸在被斫除，轉變成公園景色，較平坦。

那些已經被清除去樹木的平原的奇異現象。平原的景色非常美麗。

達爾文在公塞普森一帶所寫的筆記本已經遺失，但是還留下一些關於他在這個城市裡逗留的情形和購辦物品與準備旅行的事情的備考文字。

信紙。查弗爾斯。

酒精瓶。艦長。

白鐵罐；馬太茶；騾子的鞍；食糧；雪茄烟。克羅夫特 (Croft) 先生的錶在12時缺17—15分鐘（平均時）的時候停止，而在聖地亞哥地方也差不多是同樣的時間。〔這是和地震有關的時間。〕

土拉 (Tura?) 是公塞普森地方出品的一種糖果，值2元。

格林 (Green) 先生。貝類的產地。

家信。亨斯羅。婦女。日記。

安排標本。昆蟲。顯微鏡。天主教神甫的羅盤。簞子。短外套。寫給家裡的信。蠟燭。巧克力糖。雪茄烟。護照。科維恩頓 (Covington) 的儀器。洗淨帽子。舊海堤的〔建造〕日期。袖套。牙刷。鞍鐙。信紙。藥。彼德羅·阿巴第阿 (Pedro Abadia) 先生那裡的貝殼化石。印第安人方面的藍色珠子等。

* 參看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旅行記，中譯本，第401—402頁。——中譯者註。

鹿 (stag) 的角。博物館。剃刀；香油。睡帽。襪子。黑色緞帶。丸藥盒。

奧爾比尼 (D'orbigny)*；卓越的記述。

我們直接就回頭來看達爾文從法爾巴來索開始而完成的實際的、越過安第斯山脈的心臟到門多薩去的考察旅行。他帶去了10頭騾子和一頭“馬德利納” (madrina)，就是“一頭頸上掛着小鈴子的母馬；它是全隊騾子的後母 (stepmother)”。同時，他也帶去一個在上一次較不重要的考察旅行時候所雇的嚮導。

3月18日。

旅行的享樂方法。優美的河谷；滿樹鮮桃，把樹枝重壓彎曲和折斷。葡萄；油桃；大蘋果。

雄偉的風景；差不多所有〔險峻的裸露的岩石的〕表面是成層的，紫色的；沒有奇特的形狀；無雲的晴空；這幅景色如果不是美麗的，那麼也是值得使人注意的。平靜的、耀目的明朗，無雲的天空（略微有些“普納”**）。植物很少。既沒有鳥，也沒有昆蟲……康多鷹。兩枚白色的大蛋。沒有鳥巢，在11月或者12月裡生蛋，在1足歲時候能夠飛行。它們都被叫做黑頸白胸〔？〕鷹。

積雪的山頂；冰川；多雲的夜；自然力的憐憫。像圖畫一樣的一隊從門多薩來的旅行者。康多鷹。寒冷的風。“普納”。風景，色彩；形狀；大小；深遠；輕視。瑰麗的太陽上升，顯現出閃閃發光的山頂來。硫化氫。馬鈴薯不能煮熟。鍋子不願意幹〔把馬鈴薯煮熟的工作〕。既沒有打雷，也沒有危險……

我〔原書編者〕不再把接下去的幾頁關於地質學的論辯文字發表出來；圖解、風景變化、急切的疑問，“一直到下面那些完全不能被我了解的斷面”，——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出他在看到了安第斯山脈的地質構造以後，感到非常滿意，因為它表明出這樣廣大的地殼的上升現象。在他的地質學研究著作裡面，就一定可以閱讀到這

* 奧爾比尼 (1802—1857)是居維葉的學生；法國自然科學家；在1826—1833年裡面，曾經旅行過阿根廷、巴西和秘魯各地。他的旅行記的第一卷在1835年出版。顯然可以知道，達爾文也注意到了這個著作。——俄譯本編者註。

** 當地人把那種由於高山上空氣稀薄而發生的呼吸急促情形，叫做“普納” (Puna)。——原書編者註。

些最後的結論。他開始非常明白地確信，這裡的兩條構成安第斯山脈的山嶺的起源是極不相同的。西邊一條山嶺，在道路所通過的地方是海拔 13,000 英尺，比另一條主脈坡爾第洛山嶺低 1,000 英尺；可是，達爾文愈來愈相信它的起源要早得多，是由海底火山所構成的，而且以後又由於一次次的上升而達到了現在的很大高度。上升期就用那些時常被提到的階地來標明的；這些階地是由於海道兩岸受到海水冲刷而從山地上散落下來的岩屑所積集成的；現在這些河谷已經高出於海面幾千英尺了。據他的論證，那條較高的山嶺是在比較近代的時候所形成的。這些“巨大的裸露的尖峯”是由紅色鉀花崗岩所構成，而在它們的較低的山坡上，則有一層厚幾千英尺的礫岩地層，它一部分是由那條較低的山嶺上來的石子所構成的。這種上升情形又再會分期發生，因為他在想到這種情形和記起了火地島的帶有海道和海口的、被海水分開的土地的外貌時候，就看出了一種事實的說明，就是：這條較高的山嶺曾經在河谷頂端受到破壞，把水灌進到這兩條嶺之間的中間地區裡去。

可是，這不多的幾行說明只是粗略地提供了這些小筆記本里的細緻的理由和周到的結論，還有關於在下一個星期裡的艱苦的考察旅行的長久考慮：要手握着地質槌爬到岩石上去，在很高的山地上忍受呼吸急促的苦痛，要在刺骨的寒風裡騎行和露宿在沒有草木的地面上。

我以為，確實無疑的是：整條坡爾第洛山嶺的上升現象，是在石灰岩層已經有一部分上升起來和轉變成為陸地以後方才發生的。

紅雪。望見兩條最高的山嶺。小孢子有 2 倍或者 3 倍〔？〕的直徑^{*}，在永久積雪的界限以上，顯出好像是一些散佈在雪地上的褐色的污泥塊。一部分由於光學的幻覺，在把視線穿過冰珠看去的時候，好像它們的大小各不相同，從 1—8 英寸的直徑都有。在把它們拾起來看的時候，這些現象就好像消失去了。在用擴大鏡去觀察它們的時候，這就是 20—40 個小小的球體的團粒。在用顯微鏡去觀察它們的時候，它們就像小軟體動物的卵。如果把它們揉碎，那麼它們就使手指和紙張染色。在騾子走過的地方和在融雪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它們的痕跡。它會被人當做是角礫岩 (Breccia) 和斑岩的灰塵，可是很像是黃礫銀礦 (Miers)。在騾子踐踏過的地方，它們顯出鮮艷的玫瑰色，略微帶有一些磚紅的光彩。放在紙面上研究過。在最高的山地上，有同樣的康多鷹、普通的麻雀

* 參看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中譯本，第 429 頁：“它是由很多藏在無色被囊裡的微小的球體的團粒所構成的；每個球體的直徑只有千分之一英寸。”——中譯者註。

和灰色的鳥。有一群鴉 (plover) 在很高的地方;還有黑色灶巢鳥,聖求利港的雀科鳴禽。很多植物,同樣的灌木……

[3月]21日。

我們離開了我們的朋友——搬運石膏的工人們——並且繼續走上平淺的河谷。奇怪的幻覺:當你看着一個有朝向你的坡度的平坦的河谷時候,就會覺得它好像是朝着相反方面的。成群的康多鷹。登上第一條彼烏規納斯山嶺;山路崎嶇非常,險峻;〔每次經過〕幾碼路,騾子就停下來休息一下;卓越的騾子們。奇妙的隊伍,長蛇似的;叫喚聲;顯得是多麼的渺小。沒有植物可以使人來作比較。走過很多永久堆積着的雪地;紅雪;奇怪的山峯;坡爾第洛山嶺上的死馬,後腿向上翹起。“普納”〔呼吸急促〕,關於它的奇怪的說法:這裡的所有的水裡都有“普納”。頭脹胸悶,好像在霜寒的清晨從溫暖的房間裡出去奔跑時候的感覺;如果奔跑50碼,〔呼吸〕就會變得深沉和困難起來,而其他的感覺則沒有;在這裡,想像力一定起有巨大作用。貝殼化石;忘記了:人們是不是因為這件事情而死亡的? 坟墓。眩目的明朗;岩石碎塊堆,鮮艷的岩石;偉大的奇妙的形狀(第一條山嶺的景色),有一種難以表達的偉大;不想去說:輕視這些……的風味。好像要下雷雨;壯麗的色彩的對照:白雪——深邃的河谷。¹⁾ 昆蟲缺乏,鳥很少。康多鷹。美麗的小植物;很多山澗;寒冷刺骨的風。夜裡宿睡在第一個山口的脚下;在這裡略有一些植物出現;頭痛腦脹,火堆不旺盛;鍋子裡的水沸騰了整個一夜。雇用的工人們談話說:“這隻該死的鍋子却不願意把馬鈴薯煮熟”。這真是有趣的結論。在極其寒冷的晚上,出現了多雲的夜。自然力的憐憫。“如果沒有雷閃,那麼也就不會有危險發生”。——當我叫醒趕騾人的時候,他就作了這個回答。

看到土朋加托山脈 (Tupungato Mts)——巨大的永遠積雪的山體;這幅從第一個山口所望見的風景的雄偉情形,使我永遠也忘記不了。

植物分佈界綫以內的多山丘的中間地區;差不多所有羊駝都已經離開。

雲塊消散,山峯顯露出來,在陽光裡閃耀着;一團團白霧在山崖的高處升起。據說,只有在上午才可以嗅聞到硫化氫的氣味。開始爬上坡爾第洛山嶺;奇妙的紅花崗岩的山峯。土朋加托山脈的火山口和最後一條山脈的懸崖的優美景色。永遠的積雪。密集地散佈的冰針;四周都是霧。坡爾第洛〔就是〕狹

1) 旅行日記,第293頁:“我對於自己變得孤獨一身的情形感到非常高興;這種情形真好像是在觀看着一陣雷雨,或者是在傾聽着一個有大樂隊伴奏的彌賽亞曲的合唱。”——原書編者註。

道〔的意義〕。向下走到植物地帶；〔宿夜地點〕在大石塊下面，受到良好的保護。雪塊消散，寒霜襲人，星月分外明耀。

幾隊〔旅行人〕擔憂地詢問〔山上有沒有下過〕雪。

〔3月〕23日。

下降到山谷裡去，比上山時候的山路要險峻和短促得多。在〔我們的〕下面有一片像大平原一樣的雲海，而在我們這裡則是明亮的光輝。〔平坦的〕雲海掩蔽住同樣平坦的巴姆巴斯草原。下降到雲層裡去，這裡是灌木生長區域。整天都在雲霧裡〔行走〕(Los Avenale——燕麥田)。

〔3月〕24日。

植物界——有刺的灌木和很多花，好像是巴塔哥尼亞的景色。藍色和橙色的雀科鳴禽；長尾的山雀(tit)；有冠毛的山雀；紅尾的 Fu (?)。

一堆堆的羊駝糞；景色正好〔像巴塔哥尼亞的景色〕一樣。極多的鼠；在一個小峯上有鼯；外形完全不同，多毛的尾巴，胸部有紅色光彩。

胎生的(秋季的)蜥蜴；背部中央的鱗片是黑色的，邊緣有土黃色的狹細的條紋；這些鱗片帶在身體中央處最寬；在它的兩側面是灰色的斑紋；側面的鱗片是深褐色的，它們的邊緣則有黃色的較寬闊的條紋。腹部是淺灰色；四肢和頭部也是淺灰色，但帶有少數黑色斑點；被〔我〕用〔地質〕槌一下就打死。一隻小蜥蜴竄奔出來，但是很快就送了命。蛇；沙土平原。“查格林諾”(Chagrino)的身體是櫻草的黃色，有寬闊的濃黑色帶紋，這種帶紋是由鮮明的緋紅色方塊所構成；腹部是黑色，但是在靠近尾部處有黑色和緋紅色相隔的完整的環帶。頭部附近有最鮮艷的緋紅色；幼小的一隻。

白尾的反舌鳥；白尾的蜂鳥；小鸚鵡。

直到中午，方才動身，爬上火山岩層。巴姆巴斯草原的景色；深藍色，由於東方的太陽光照耀着銀絲似的河水；這些銀絲一直伸展到最遙遠的地方而隱失去。南面地區非常平坦，而北面地區則有顯著的丘陵地；在經過關卡(Guardia)的時候，我們聽說下過大雨！〔這是在〕前天，在我們的腳下密佈着厚雲〔的時候〕。

〔3月〕25日。

太陽的圓面，被一條完全的直線所分割；在上升時，成平行四邊形。

蜘蛛：居住在蛛網的中央；從這裡向四面八方佈設堅韌的蛛絲，把正規形的直立的蛛網的各分片(segments)粘住在這些〔輻射的〕蛛絲上面。無數的燕

麥田(Los Avenales)。

從坡爾第洛山嶺上，能够看到巴姆巴斯草原。

3月26日。

有冠毛的鸚鵡；鴝鳥；鷓；比奇〔小狢猯〕；沒有遇見兔子。

很乏味的騎行；差不多一個人也沒有遇見到。

在盧克桑 (Luxan) 附近，看到蝗羣，我起先以為它是濃煙，後來才看出是飛蝗；它們像一塊塊完全不透過〔光綫〕的破爛的淡紅的褐色雲塊，全部都向北飛去。有很多分散的側翼的飛蝗降落到地面上來；在它們的前衛部分裡，天空好像是雕花銅版一樣；蝗群的主體大約離開地面20英尺；〔飛行速度〕大概是每小時10英里，乘着輕微的南風而飛行；大約有2,000—3,000英尺高。它們的聲音，好像一陣強風吹過軍艦上的船索一樣。在有一群飛蝗降落下來的地方，它們的數目要比樹上的葉子數目多得多；地面上染上了它們的顏色；當地的人們就用棒亂打和亂叫。蝗群已經有幾天飛過這裡；可是使人奇怪的是，除了今天以外，它們以前從沒有飛過河去。從道路上不適宜於描寫這種印象；躲避敲打；在這些蝗羣一降到地面上來以後，它們接着就向東向西或者任何方向亂飛起來。從遠處看去，這種紅色蝗群多麼像一團濃煙，甚至使我有一次爲了它而和別人爭論起來；這是當地普遍的害蟲。大多數蝗蟲〔飛降下來〕，好像是爲了休息，而不是爲了吃食。我們渡過河流，到達盧克桑（注意：蝗群有時逐漸變得濃密，有時則變得稀疏）。使人愉快的一排排楊樹和柳樹，還有人造的渠道。非常小的村莊。夜裡，我們又一次遭受到各種不同的滋味：這就是“慶大斯”蟲*——巴姆巴斯草原上的巨大的臭蟲。無數黑色的柔軟的昆蟲，約有1英寸長；當它們在你的身體上到處亂爬，貪婪地吮吸你的血液的時候，你就一定會感到厭惡得作嘔。

〔3月〕27日。

盧克桑到門多薩的距離是5里格，十分平坦；好像智利一樣，被開墾得很好；泥牆圍住的方場；房屋的屋頂也是用同樣的泥土做的；一個個巨大的果園；在它們裡面有無花果樹，桃樹，葡萄樹，齊墩果樹；它們的果實都很有名。居民都是可憐的懶散的酒鬼，穿巴姆巴斯草原居民的服裝，含有三分之二的印第安人血液，抱着不聞不問的態度，可是沒有較遠的東方的居民那樣優美。大家都

* 慶大斯蟲(Chindass)，在旅行日記和考察日記裡都被改爲奔喬卡蟲(Benchuca)。參看這兩本書的同天的記事。——中譯者註。

是騎馬者。村莊的房屋差不多全部靠近大路邊。

在盧克桑地方，用半辨士的價錢購買到了一個巨大的西瓜。

用兩個半辨士購買到了半車子桃子。

〔3月〕28日。

門多薩。海德(Head)的描寫真是盡善盡美的了*。當地的居民互相談論說，這裡是一個良好的居住地方，但是不會使人發財。林蔭路(alameda)是優美的，筆直的。安第斯山脈變得馴順起來；風景沒有聖地亞哥那裡的美好；十分寂靜。總督是一個有禮貌的老頭子。在這些地方，每個人都是有禮貌的。最普通的雇傭工人，在遇到一個生有巨大的頸瘤的年老的黑人婦女的時候，也很恭敬地脫帽致敬，好像在看到她這個樣子以後心中感到抱歉似的。

〔3月〕29日。

(沒有藍色的雀，水豚)。

非常美好的葡萄。在平原上，炎熱逼人，到處塵灰。

頸瘤。飛蝗從來沒有飛到門多薩的北方去過。

夕陽西落以後的奇妙色彩。在平原上有駝鳥、托羅唐(torodon，狢猯的一種)、比奇(小狢猯)和彼柳多(軟毛狢猯)。

4月4日。

清早動身。風暴；良好的荒僻的河谷；只有一株多樹脂的灌木；這裡的山路沒有坡爾第洛山嶺裡的山路那樣高聳和荒涼。這些山路很壞，會得使人倒退走路；我聽到人家說，要穿厚的羊毛襪；說不定驢子會失足跌死，那麼你就無法活命了¹⁾。我曾經在瓦卡斯河那裡卸下馱運的東西。費用是5英鎊，作修路用。

沒有牧場供給驢子吃草。騎行了半天，到達〔英卡〕橋；看見蜂鳥、一隻獅子、長嘴的F〔雀科鳴禽(finch)?〕。紅胸的旋木雀；灌木至少生長在〔英卡〕橋以上1,000英尺處；爬上一座2,000—3,000英尺高的山，感到有很大的“普納”〔呼吸急促〕，平順的騎行；昨天看到幾群印第安人的茅屋，好像以前有一大隊人遷徙到這裡來，被迫居住在這個最荒僻的地點一段時間；門很低，只有3英尺；房門群集在一起，成方形的佈置。經過2個卡蘇察(casucha)²⁾。驢子最好

1) 旅行日記，第300頁：“這種關於危險和困難的誇大程度，使我感到十分驚奇。”——原書編者註。

2) 卡蘇察是一種小圓塔；曾經被印第安人作為儲藏室；裡面有上升的地板。——原書編者註。

* 參看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中譯本，第437頁。——中譯者註。

要有人騎了過河。在高山地區有顯著的電氣〔放電現象〕；襯衫，褲單，皮帶〔都發出電火花來〕；天氣乾燥：嘴唇〔裂開〕；地質槌的頭〔脫落〕。

缺少植物，天空深〔藍〕，空氣透明——這三種重要現象都是由於〔地形〕高的緣故。安第斯山脈裡的山的颜色；晴朗無雲，空氣流通，永遠不變的景象。

〔4月〕9日。

今天全部時間是走着到法爾巴來索去的路，身體不十分舒適，沒有看到什麼，也沒有什麼快樂。

〔4月〕10日。

從科里納 (Colina) 到聖地亞哥——使人愉快的城市。

〔4月〕15日。

出發到法爾巴來索去。在幾根木桿上面掛有死人頭。

弗羅齊阿*〔？〕指出說，印第安人把駱馬 (lama) 和羊駝 (guanaco) 的糞堆利用做燃料。

髓〔把〕骨等〔堆集〕在洞口四周；巴姆巴斯草原的脚〔起點〕。在離開烏斯派拉太山脈的不遠處，遇見髓、駝鳥、比奇〔小犛犛〕。

在門多薩附近，我聽到所有四種犛犛的聲音。

付給科維恩頓 8 元。

野生馬鈴薯的種子。

達爾文在短期居住在他的好朋友科菲爾德先生的家裡以後，就奔忙於作下一次旅行的準備工作，於是開始了他在南美洲的最後一次最長的考察旅行：從法爾巴來索到可比亞波；這次行程相當於 420 海里的距離。在這裡，他的地質上的探索佔有重要地位；由於發現了這方面的綫索，這就使他意識到自己確實具有說明它們的力量。凡是想要明白達爾文的證明的人，就應該去閱讀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第15章，或者他所著的地質學考察 (Geological Observations)。在這兩個著作裡，詳細地講述到他所收集到的證明資料的邏輯上的根據；因此，這就使達爾文以完全新的觀點，去說明南美洲大陸在第三紀前期裡經常下沉，* 而在第三

* 弗羅齊阿 (Frozia) 恐怕是編者芭洛在辨認手稿時候搞錯了，應該是奧爾比尼 (D'Orbigny)，因為達爾文在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 (中譯本，第 255 頁) 裡提到過這件事情。——俄譯本編者註。

** 俄譯本把“經常下沉”改為“長期上升”；後面的文字也略有修改。——中譯者註。

紀後期和近代時期裡則緩慢地上升，同時有幾次斷續的中止期，甚至還有局部的下沉情形。讀者在上述的著作裡可以看到，達爾文敘述了關於地震和上升運動的聯系，和關於重複的火山活動和上升的主軸互相結合方面的觀點。他看出，這些緩慢的活動過程和侵蝕現象有怎樣的緊密關係；這些過程怎樣構成了現代的這個南美洲大陸，要進行多麼遙長的時間的工作方才能够實現這些過程。

在筆記本的這一段時間的筆記裡面，達爾文最精密地研究了自己所收集到的一些重要事實，最清楚地認識了一些還沒有解決的問題，同時他又自由發揮了自己的科學的想像力。他的全部研究工作，由於問題重大和宏大而進行得更加深入起來；而且這種情感的響應，也在嚴格的科學論辯中間的入口處被反映出來。他對一幅景色感到驚奇，就是：爲了要嘗試解決“這種情形怎樣發生出來？”這個問題，究竟應該採取一種巨大得像安第斯山脈一樣的規模，還是採取一種生物學上的適應方面的細節，來找出它的解答來呢？顯然無疑地，在這幾年裡，他不斷地考慮到那些包含有極多地質時期的地質現象，而這些考慮的習慣就使他能够正確地去研究生物學上的物種問題；而地質上的事實正是多麼和這個問題密切地交織在一起的。海生軟體動物的貝殼化石、哺乳類動物的骨骼與牙齒的化石、硅化木——所有這些遺跡都是用來解決巨大的地質學的難題的綫索。可是，所有這些東西也同時使人去把過去以神造論的說法來解釋的物種問題，直接作批評性的審查。

可是，現在我們再回到法爾巴來索方面來看，到科爾菲德先生的家裡來看，並且快樂地想到，他的親切的朋友曾經看見他在山路上面穿着精良的長靴走路的情形。

4 月。

科爾菲德的堅牢的長靴，褲子，獵裝的短外套。

褐色紙張，舊木箱，鶴嘴鋤；麵包，糖，雪茄烟，酒精瓶，釣魚鉤（手推車和獨木船），葉爾巴〔蔬菜〕*。

去研究秘魯（亞里加）的海岸上的鳥糞（guano），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廐肥，dung）。

一套進口貨的鋸子，2把柄鋸（tenon saw）；幾把接縫鉋。

〔4 月〕27 日。

* 葉爾巴（yerba）按編者註是“蔬菜”或“草類”（Garden stuff, vegetables, pasture, herbs），但馬太茶（maté）也叫做 yerba。——中譯者註。

從法爾巴來索出發；告別的觀望；沒有烟。（發出香氣的）紅色的裸露的山丘。這裡的居民，也像大多數智利人一樣有醜惡的相貌。……
〔4月〕30日。

經過智利的考凱恩*——大概是我所看到的智利的最美麗的風景了。安第斯山脈，冬季的覆被物。

在靠近康察里的地方，有兩塊平原；一塊平原高出於海面50—80英尺；還有一塊平原則略微高出於海面。在50—80英尺高的平原上，有巨大數量的大〔？〕，*Venus*（簾介屬）和 *Donax*〔的貝殼〕覆被着。這使人確實無疑地明白，如果還有一些遺留下來的話〔關於階地由海水冲刷所形成方面〕。

這裡要比法爾巴來索地方更加乾燥得多。盼望到5月底的時候，也恐怕看不到雨水下降。大家以為，貝格爾艦是一隻走私船；嘆息他們缺乏信仰。
〔5月〕4日。

伊拉佩爾（Illapel）的總督以前〔？〕是一個極其專橫的人物；老實的居民；在這些地區裡散佈着老實作風。整天逗留在伊拉佩爾，讓牲畜休息一回。
〔5月〕5日。

在一個茅屋裡宿夜；他們做了一面馬鬃毛的篩子，並且購辦了燃料和糧食。天氣多雲，陰暗，有風；樹葉凋落，冬季景象。多麼和英格蘭的情形不同啊！……

礦區中心。安第斯山脈的山路。礦工們，有顏色的褶襞的圍裙，小紅帽，特別寬大的褲子和工作用的各種顏色的寬腰帶。一群騎馬者；有四個人〔礦工〕抬着一個屍體用盡可能的速度奔跑大約200碼路，另外四個騎馬者先跑到前面去等候接班，在一分鐘裡就換好班；奔跑非常迅速，亂喊亂叫。這真是奇怪的葬禮。礦工們有使人驚奇的褐色皮膚。他們也像水手一樣有放浪行為。

接下去所寫的筆記，就是達爾文對於這次旅行時候所收集到的資料的研討。

我不懷疑角礫岩和第三紀石膏〔地層〕是同樣年齡的，我完全相信它們正是第三紀的（我在盆地以南的橫山脈裡面看到過它們）。

我深信，石膏逐漸轉移到下面的第三紀岩層裡去。我很懷疑石膏層相符於安第斯山脈的最高層。結果是明顯的：在這裡，沉積作用沒有中斷過；而在

* 考凱恩（Cauquen）應該是指考凱納斯溫泉。——俄譯者註。

那邊則中斷過。

整天停留下來，有趣的地質現象；在小郎喬 (rancho) 式的礦工住屋裡午餐；南瓜和豆子，胡椒，脂肪，葱，南瓜漿，——豐盛的午餐。礦工們有奇怪的褐色皮膚（他們時常有奇怪的眼睛表情？）。

天氣很炎熱；雖然現在是冬天，但是太陽光仍舊炎熱逼人。

乏味的一天。〔沿路的地區〕荒瘠，好像全是鋪面的道路。在河谷裡，小麥田是石塊的地面，使人驚奇。海岸綫現在是平原等的邊界。

〔5月〕11日。

這些地層使我十分懷疑。

〔5月〕12日。

整天停留在這裡。有一個半智利半英國人，看上去他好像是智利人，他自己也承認是智利人。

〔5月〕14日

礦工們在換氣時候所發出的喊聲；每次發出“唉-唉”的聲音，最後的聲音好像是軍笛的尖叫聲；雖然是自願的，但是使人厭恨。* 華庚 (Joaquin, 礦井主管人)的談話：在他是一個小孩的時候，認為去看英國人是一樁稀奇事情；害怕傳染到異教徒的惡濁。

〔5月〕18日。

地震，婦女的尖叫，巨大的吼叫聲；震動不大；〔起初〕以為嚴重，甚至連男人也驚恐起來了。

〔5月〕24日。

整天逗留在瓜利瓜卡 (Gualliguaca) 農莊裡。太太 (signorita) 還不到17歲，簡直是小孩，但是已經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並且又要養出一個嬰孩來充實薩耳謝拉 (Salzera) 的家族了。很美麗，穿着好像貴婦人的衣裳；房屋是第二等農莊房屋；沿着河谷散步。頭等的智利風景，好像是年鑑裡面的阿爾卑斯山脈的圖畫。

* 在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裡（中譯本第447頁），達爾文寫道：“雖然我也知道，他們的勞動是自願的，但是在看到他們從礦井裡爬上來到井口的時候，就不能不感到十分憤慨：他們的身體向前彎曲，用着自己的雙臂倚靠在梯級上，他們的雙腿彎曲着，他們的全身肌肉在顫抖着，他們的面孔上湧出的汗珠在直滴到自己的胸口，他們的鼻孔張開，他們的嘴唇的雙角在用力地向後緊縮，還有他們的胸口呼氣非常困難。”——俄譯本編者註。

達爾文在科金坡停留了幾天，以便休息和思索一下已經得到的資料；同時還要補充自己的儲備物品。他打算從這裡再到可比亞波去，然後在那裡上貝格爾艦。達爾文在這裡仍舊沒有忘記攜帶密爾敦 (Milton) 的詩集。

海綿；土鍋 (olla)；鞋油；密爾敦〔的詩集〕；洗衣服；長靴；鞋油；寫信。

欠借艦長費支羅伊 6.5 利阿耳和 2.6 馬利安 (mariane)。

用20利阿耳在規洛塔地方購踢馬刺。

在科金坡地方，用去3彼索 (peso)。

1835年6月1日，達爾文又向前出發。在筆記本裡，又再出現了關於鳥類和風景的簡單敘述；而在這次旅行的開頭時候，達爾文差不多完全偏於地質研究方面。

6月1日。

沿路地區具有淡綠色光彩，恰巧足夠使人去聯想到草地的新綠和春天的正在開放的花。我在這個地區裡旅行的時候，好像是囚犯一樣，經常留戀着這些圖景。

有很多聖求利安港的雀科鳴禽和 Dinca〔?〕。Tineo〔?〕；看到塔巴科洛鳥。

〔6月〕4—6日。

雲天的壯觀。地平綫十分平坦。

出發到港口去。可憐的岩石荒漠的小孔。

Contradança (四人組舞)，地圖和掛圖；最有學問的利馬的貴婦人。

吻隆德烈斯。¹⁾

卡朗察鷹；Tauca〔?〕；棕鳥；Chingola〔?〕；灶巢鳥；灰色小鳥，居住在山地上。藍色的雀科鳴禽，尾上有白色斑點；缺少 Chingola；白尾的反舌鳥。

聽說在安第斯山脈的另一側山坡上面有木化石。

巴塔哥尼亞在和這裡的平原相比較的時候，好算做是花園了。這裡的大多數平原是完全貧瘠的；可是，遇見一些休眠的種子，它們竟在盼望着下雨的

1) 在旅行日記裡面，達爾文說明道，那個穿藍色長襪的利馬的貴婦人，在看到一幅彩色掛圖放置在鋼琴上面的時候，就喊叫道“Esta es Contradança?” (這是四人組舞嗎?)。至於“吻隆德烈斯”(Kiss of Londres)這句話，則還不能夠查明它的意義。——原書編者註。

年頭哩！

驢子時常去啃食樹木，而可憐的馬却吃不到一些東西。

美好的天氣卻沒有帶來絲毫益處，真是一個對比。

在筆記本裡面，又再充滿着地質學的筆記。達爾文時常採用圖解來表明自己的觀察和簡短的論據。他經常使用着地質槌和標本箱。標本的數目達到169種；這正表明出達爾文對於這些新地方有巨大的興趣。把169種地質標本搬運這樣長的距離，顯然不是容易辦到的事情。6月23日，他到達可比亞波；而在3天裡面，却又再出發到那高臨在這個市鎮後面的荒僻的安第斯山脈上去。這些地點是多麼荒涼無人，所以他們不得不帶運了乾草和大麥去當做馬糧。這些地方的水質很惡劣，甚至在煮沸以後還不適宜於沖茶作飲料用。

〔當地的大狐狸〕咬死了大量的家禽。莫里納 (Molina) 很正確地描寫了它們的勇敢行爲；它們的叫聲很像狗叫，因此我在獵捕它們的時候竟難以辨認出它們來；很重的動物。

我推想 *Carranca Raucaria* 的雛鳥是全身褐色的。

比奇說道，蜂鳥在北加利福尼亞地方度過整個冬季。

在高山地區裡，達爾文看到印第安人的房屋의遺跡；這些地點現在由於乾燥無水而完全無人居住，並且他又聽說在這條很長的山脈的各處，還有很多這一類遺跡。他馬上就把這種情形歸屬到整個有關氣候和上升的緩慢變化的問題方面去，並且還在這些事實裡面發現了他所想到的一些問題的關鍵。

6月26日。

從可比亞波河谷動身到德斯波勃拉多 (Despoblado, 無人谷) 那裡去(銀質錫馬刺作為伴葬物)。

火地島的雀科鳴禽；三種卡拉鷹。

四周寂靜的奇特景象：一切都是由於極端的乾燥。在阿瓜阿馬爾格 (Aqua Amarga, 苦水井) 那裡宿夜。發臭的〔水〕不能沖茶喝飲。非常嚴酷的霜寒。一路上完全荒無人煙。

燃料要用驢子從外地馱運1天的時間，才能夠到達那裡。

達爾文回到了貝格爾艦上，向北航行，經過伊基開到卡拉俄（利馬的外港）那裡去。

7月19日。

在整個夜裡，貝格爾艦在卡拉俄附近；短程的平穩的航行。

7月20日。

駛進卡拉俄港裡面。可憐的卡拉俄市鎮；兵士；綠色田地；寒冷；細雨濛濛。卡拉俄的平坦的屋面。穀堆，果實，宏壯的城堡。

約翰斐南得群島和公塞普森在35和51兩年的毀壞情形〔？〕有驚人的相符。在這兩次〔地震〕情形裡，發生巨大海浪，可以去和里斯本和馬得拉島的海岸邊的海浪相比擬。

接下去的筆記，表明出達爾文關於珊瑚島形成的問題的愈來愈濃厚的興趣；在最後的一年裡，他的注意力差不多完全針對這個方面。因為大家知道，造礁珊瑚是一種只能在淺水裡生長的動物，所以地質學家們始終對於珊瑚礁能夠從很深的海底向上生長的問題，感到最難解決。達爾文所提出的假設的根據，就是：這種現象以及造山運動過程，可以用地殼的廣大地區的上升和下沉的現象來作說明；這些結論是他從觀察南美洲的地質變化情形而得出來的。他作出結論說，在南美洲陸地上升的同時，太平洋的海底地面就在向下沉陷。達爾文不能同意萊伊爾的說法；萊伊爾以為，所有的珊瑚環礁，都是珊瑚的硬殼在那些剛巧淹沒在水面下的火山口的邊緣的覆被物。達爾文由於應用了自己所獲得的關於地殼運動的新資料，就理解到珊瑚的向上生長速度，怎樣能夠和海底的緩慢下沉速度兩兩相合；根據他的理論，起初出現堡礁，此後當環形堡礁的形成物所環繞着的島嶼的錐體逐漸下沉的時候，這種堡礁也就轉變成為環礁。實際上，達爾文純粹是用演繹的方法來得出這個結論的；在作出這個結論的時候，他還是在南美洲的西岸，還沒有親眼看到太平洋裡的珊瑚礁和珊瑚島。

當他們航行到珊瑚島那裡的時候，達爾文曾經親自用繩子懸了鉛錘，去探測沿島四周的海底深度和採取標本。可惜，他在這方面的詳細的研究資料沒有保存起來，因為那時候他的筆記本的紙頁已經寫光了。

7月19日，貝格爾艦達到了卡拉俄，利馬的外港。

7 月19日。

據說，弗隆東島 (Fronton I.) 和〔聖〕洛倫索島 (Lorenzo I.) 以前是相連在一起的。

狐狸、大小老鼠；據說，通道很短。

食屍肉的黑鴉和鷹的嗅覺能力的討論。

自然史雜誌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

星期三上午，沿着馬車路到達利馬。沿路地區使人乏味，不像熱帶地方的景色。很多房屋廢墟；這是多年來局勢混亂的結果。經過城門；可憐，污穢；熱帶地方的氣息，路面很壞。城市裡由於有很多教堂而顯得雄壯起來；教堂的外牆塗飾得好像是石塊砌築的；竹藤所構成的頂層。

可是，貴婦人比了一切東西都優勝，好像是美人魚；簡直會使人目不轉睛地去盯着她們。雜種的居民使人驚奇。¹⁾

康多鷹在飛翔，緊收着雙翼；頭部和身體的顯著的動作。混亂狀態。黑旗。強盜們〔喊道〕：“Vive La Patria〔神甫萬歲！〕，把你的短外套給我吧！”馬車不多。寄生在各種不同的樹木上的槲寄生 (mistletoe tree)。有四分之三的植物在開花。

在低下的島嶼附近，珊瑚在迅速向上生長。

猛烈的地震過地質學家們是有用處的；容易去相信地球表面或者地殼的各種擾動變化情形。

可比亞波的瘋狗。

在太平洋的這一邊，我所得到的最近地面上的證明，變得更加多得無數；特別是在那些地點，就是在另外的一邊，它們就缺少了。

收集所有關於大陸最近上升的資料。

輪流出現的漂礫地帶的確實證據，表明出除了只有海底的一種擾動以外，

1) 旅行日記，英文本第 332 頁：所有到利馬去旅行過的人，都談論到 Tapada (婦女蒙面) 的情形；達爾文不禁對於這種情形感到興趣，用優美的文筆來描寫了一段話：“這種無縫的彈性的女長袍，和身體的曲綫恰恰相合，並且使這些貴婦人只能跨着小步子走路，因此她們就走得非常優美；同時還顯露出一雙雪白的絲襪和非常美妙的腳來。她們戴着一個黑面罩，它被固定在胸衣的背部周圍，被用手拉過頭頂而遮住面孔，只能夠露出一隻眼睛來。可是，這一隻眼睛却又黑又亮，並且還有多麼的活動和表情的力量，因此它的效果是非常有力的。所有這些貴婦人都有這樣的變態，使我起初就感到多麼的驚奇，正好像我被帶進了無數優美的圓形的美人魚或者是任何一種同樣美麗的動物中間一樣。的確，她們要比了利馬的所有教堂和建築物更加值得使人一看。”——原書編者註。

別的擾動都不能夠把漂礫搬移到巴塔哥尼亞平原上去。

這最後幾段話，極可能是達爾文在航行向卡拉俄的海岸邊的時候記寫在筆記本上的。

達爾文在他的旅行日記裡，寫到他在利馬地方，爲了把智利地區的地質筆記整理而忙碌着。“如果不論在英格蘭或者在太平洋里，都沒有失却時機的話，那麼這就會使人感到滿意了；可是，我們會再耽擱下去的意識，反而引起了要繼續前進的渴望”。我以爲，達爾文的這種天天增長的焦急情緒，不僅是在於他愈來愈想念家鄉，而且也恐怕是在於愈來愈希望早日去處理他已經積累起來的浩大的資料和研究他所採集的標本。重要的工作是在那裡；並且回鄉的意義，除了回去見到熟識的親友以外，還在於急切要找一個機會，來把所有的證明精選出來；不僅要把那些堆藏在他的腦子裡的事實取出來，而且還有一件更加使他感到困難得多的事情：要把所有的資料敘述成爲一個使人信服的整體。從這個時候起，達爾文就懷有一種趕快結束旅程的想法；他的預測的強烈心情已經成爲過去；雖然太平洋和珊瑚島仍舊還在引誘着他，但是航行的最後一年的真正的誘惑力就是想回到英格蘭去。

可是，1835年的9月中旬直到10月中旬的期間，正是達爾文在整個航行期間裡的一個最重要的時期。貝格爾艦奉命去測量加拉巴哥斯群島；在這一段時間裡，達爾文的思想曾經脫離開地質考察方面。他在這個群島上收集到一系列關於物種問題的新的明顯的事實；他的多次發生的關於生物類型的地理分佈和物種形成過程時候的群島的孤離情形的想法，開始成爲更加明確的形式。

雖然在他關於物種不變的觀點方面正在發生轉變，但是他仍舊謹慎小心，打算要去獲得一切有利的證據，因此在他事先所發表的著作裡，甚至在10年以後的1845年由穆瑞所出版的考察日記的普及本第一版裡，都沒有把他的信念的突出的意見發表出一些來過。大概他延遲發表自己的意見的原因，是在於對費支羅伊的熱誠信仰神造論的意見表示一些敬意。1845年，他仍舊還談到“創造的中心”(centres of creation)和“原始的創造”(aboriginal creations)。我曾經在他的鳥類學筆記本當中的一本裡（並不是現在所發表的小筆記本），發現一頁關於加拉巴哥斯群島的鳥類的筆記；這使人可以確切地肯定他的這些意見已經形成結晶（就是已經不相信物種不變的說法），但是在旅行日記裡卻沒有記寫過這段筆記，甚至在旅行期間裡面的動物學（第3部分：鳥綱，1841年）這本書裡也沒有講到它。我現在把它摘錄在下面；後來，他發現，加拉巴哥斯群島上的地雀屬（*Geospiza*）的鳥嘴的不同情形，也是

和它的不同的島嶼有關的。他所收集到的資料，時常只限於自己的逐漸增長的信念方面。

“秦卡鳥(*Mimus Thénca*)。這些鳥在外表上極接近於智利的秦卡鳥。這是一些有生氣的、敏銳的、活潑的、奔跑很迅速的〔鳥〕，時常飛到房屋附近來啄食那些掛着〔晒乾〕的龜肉；它的鳴叫聲音還算不差；據說，它們築造一種簡單的敞開的鳥巢；非常馴順，這是它和其他的鳥所共有的特性。可是，我以為，它的鳴聲或者叫聲恐怕是和智利的秦卡鳥的叫聲有些不同的？它們在整個島上非常多；在〔比較〕高的潮濕地方，它們主要是居住在房屋和開闢過的田地上面。

我從四個較大的島上捕捉到這些鳥；查塔姆島和阿爾貝馬爾島的鳥大概是相同的，但是另外兩個島上的鳥就〔和它們〕不相同。在每個島上，都遇見特別是這一個屬，所有它們的習性是沒有分別的。

當我回憶到那個事實，就是西班牙人可以根據任何一隻龜的身體形狀、甲殼的外形和一般大小、而馬上說出它是從哪一個島上捕捉來的時候，——當我看到這些鳥所居住的島位在彼此可以互相望見、動物群的種數稀少而且這些鳥只是在構造上略有不同和充滿在自然界的同樣地方的時候，我就不得不推測說，它們只不過是變種。我知道只有一種同樣的事實，就是經常有人肯定說過的福克蘭群島的東島和西島的狼形狐之間的差異。在這裡要是會對於這些意見得出縱然是極小的理由來，那麼這個群島上的動物真是非常值得加以研究的了，因為這類事實會得摧毀物種不變〔的說法〕。”¹⁾

當我們想到，達爾文在過了二十多年以後方才去“摧毀”物種不變的說法的時候，這就會使我們感到驚奇；這段時間正證明達爾文在出版物種起源一書方面的充分準備情形。

使人失望的是，在他的加拉巴哥斯群島的筆記本裡面，却很少寫述到這方面的重要見解。

9月，星期六〔9月17日？〕。^{*}

離開我們的停泊處，駛行到島的外海岸；沒有拋錨。

1) 參看英國自然雜誌(Nature)，1935年9月7日，第3436期，第391頁。——原書編者註。

* 貝格爾艦在1835年9月7日開始向加拉巴哥斯群島航行；15日在查塔姆島的外海岸進行測量。——中譯者註。

星期日。

繼續搶風行駛；在島的高山坡上面比較多一些綠色植物，小瀑布！在一個停泊捕鯨船的港灣裡拋錨。

死的鰻；淡紅的紫色，帶有蒼白或淡白的褐色斑點。藍色的眼睛。

這些島上的秦卡鳥非常馴順和有趣。從鳥類學上，我明確地知道南美洲。四分之三的植物在開花。

最近流出來的熔岩的年代並不很早。海灘上有灰色的輕石。

我現在理解到聖特雅哥島的熔岩：在水面下經過50年以後，火山口和熔岩的頂層就會消失。

“含鐵熔岩”的發聲的石板。

乾沙。蜥蜴。黑色淤泥。寄生植物。

宴會。魯濱孫飄流記。

火山口的景色好像是斯克羅普 (Scrope) 的〔著作裡所講到的〕。

星期一。

一隻小船划到相當遠的地方去，載送我和僕人到一個離開軍艦6英里的岸邊去，我們就住宿在那裡。我馬上開始去考察黑色的火山地區；把它叫做火山口地區是很適合的。遇見巨大的龜；它差不多沒有注意到我。它們和凹凸不平的熔岩很相配。吃食霸王樹*，這種植物因為含有很多液汁而著名。在火山口地區裡，有兩種不同年齡的熔岩；一種熔岩凹凸不平，由細小的混凝的小塊所構成；可以把它去和凝固的汹涌的海面作比擬，不過在這種熔岩上面還有寬潤的裂縫。另外一種熔岩的外殼已經風化，現在只賸下了比較堅硬的岩石：稜柱形，極其凹凸不平。可是，在裂縫裡都已經被〔土壤〕填滿，並且有低矮的植物生長出來。……

10月12日，星期一。

我們向上走到房屋那裡去；住宿在那裡；吃食龜肉。順便提出一下，龜肉湯的滋味鮮美。向下走到深水峽裡去；很快乾燥；全部青綠色和使人愉快。

特別多的龜。

每分鐘喝10大口水；在同居時候發出叫聲。龜蛋被沙土所掩蓋，4—5枚蛋

* 霸王樹 (Prickly pear) 按俄文譯為“仙人掌的果實” (плод кактуса)。——中譯者註。

在一起；孵化的時間很長。正確地計算出了龜的爬行速度。據說，現在它們每隔3天要到水源那裡去喝水。在乾燥的島上，它們吃食仙人掌。

黃色的鬣蜥(*Iguana*)；在它的胃裡充滿着瓜雅維塔[guayvita, 的漿果]和一些大葉子。生蛋在岩洞裡。

卡拉鷹的習性；好像卡朗察鷹；它們在屠宰場周圍盤旋着；捕殺小雞；像雄雞那樣奔跑。秦卡鳥吃食小肉塊。

[10月]13日，星期二。

捕鯨船運水給我們。美國佬特別客氣。

散步和採集鳥類標本。

[10月]14日。

鬣蜥；把頭豎直舉起。沒有海棲的種。

伸直了後肢假睡；爬行很緩慢；閉了眼睛躺臥着。吃食很多仙人掌。巴伊諾先生看見一隻鬣蜥從[仙人掌]那裡走開，另外兩隻則去吃食它；吃食得很緩慢，不咬嚼。小的雀科鳴禽時常蹲在鬣蜥的背上，去啄食同樣的仙人掌。

鬣蜥拖着尾巴緩慢地爬行；由於面角低小，顯出醜陋的樣子；很愛吃仙人掌；好像狗搶肉吃一樣，搶食仙人掌塊。挖掘(淺的)洞穴：用左右兩條前腿輪流挖掘兩次或三次。用一條前腿拋出泥土，同時又用[同一側的]配合得很好的後腿把泥土踢出去；此後就換另一側的前後腿來挖土。

1835年11月15日，貝格爾艦航行到大赫的島。我們可以很容易想像到，他們在海面上有好幾個星期在考慮到以後怎樣辦的問題*。在他的關於大赫的島的筆記本裡，又再在這個島的風景方面顯露出他的舊有的欣喜來，但是他的感受已經完全和航行的起初年份里所得到的感受不同。

11月18日。

沿着河谷旅行。起初就出現了椰子樹的優美景色，還有美貌的土人。沒有攜帶衣服和食物。在更加向上游的地方，河谷變得非常深。最危險的山路：[用]繩索。科澤布(Kotzebue)[的著作：旅行記]。

接着一個人握住竿子，繩子。獵狗和隨身行李。

* 俄譯本把後面半句改為“……達爾文在軍艦橫渡太平洋到大赫的島的途中時候，對於他在加拉巴哥斯群島上所收集到的資料曾經作了多次的考慮”。——中譯者註。

奇妙的風景；安第斯山脈的風景一些也不像它。爬上一個生滿蕨類植物的山坡；非常險峻的山坡。中午，太陽光垂直下射到地面上。像在蒸籠裡一樣的炎熱；到處都是瀑布；巨大的峭壁，像柱形的；生滿了百合、香蕉和樹木。

在爬上一座覆滿蕨類植物的山以後，我躺在濃樹蔭下休息，四周被甘蔗所環繞着。香蕉樹。食物豐富。薯蕷(yam)。芋(taro)，像糖一樣甜的根；木料的尺寸；多蔭的香蕉樹林。不同的部落。河流；魚和龍蝦；〔土人〕捕捉它們，潛水的姿勢優美，〔好像〕兩棲動物。

這條小路多麼奇妙。只有飢餓和屠殺〔在它的附近一帶〕；武力會引起土人們發現這些〔避難〕地方。土人會說一些英語。早餐。摩擦〔木桿〕取火。

高喬人使用木桿〔取火〕，好像木匠使用自己的工具。確實是最可怕的道路，7,000英尺；高山單單被深谷一直分割到山基處。在河谷裡有三條水流；我們沿着南面的一條水流走去。

不喝飲醉胡椒汁*。烈性酒類。嚮導的土人請求我不要去告訴傳教士。¹⁾

宿夜。在我們沐浴的地方，有冰涼的水流；被埋藏到山壁裡去；用香蕉樹來築造的房屋。果實豐多。綠葉；乾草所鋪成的牀；20—25英尺高；樹蔭也像在中午時候一樣的濃密。在晚飯以後，在石塊堆中間烤熟良好的菜蔬。沿着河谷向上游走一小段路，到香蕉樹林裡去；聽到另外一個200英尺高的瀑布的聲音。奇妙的傍晚。〔植物〕醉胡椒。在多瘤癰的有致死毒性的醉胡椒的遮蔭下的小河流。它的滋味又毒又苦，但是有興奮的力量。嚐過一小塊；對傳教士害怕。

禱告和優雅，並不是〔受到傳教士的〕強迫的。

在河谷裡，毫無風意。沒有破裂的香蕉葉子；夜裡下大雨。

11月19日。

從另一條路回去……只有一個需要用繩索來爬上爬下的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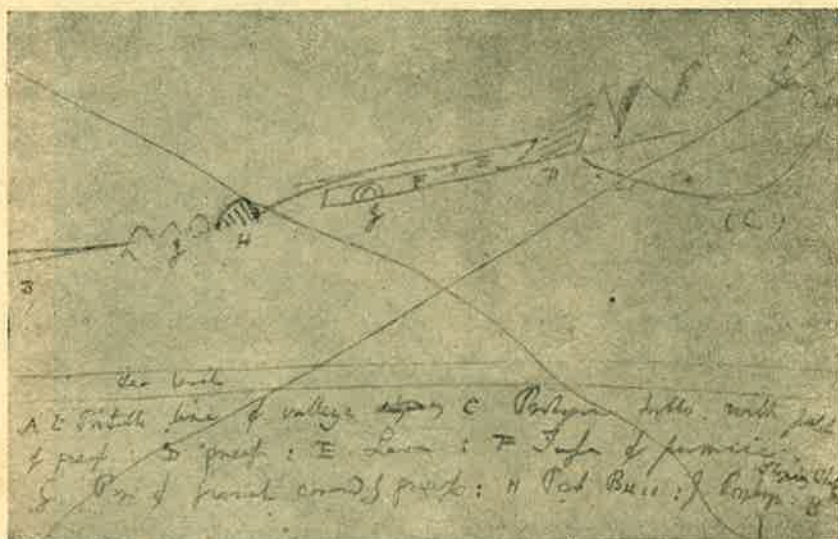
〔山脊的道路像〕刀邊，兩側都是高大的峭壁；土人們都很強壯，刺繪身體。在我面前出現了南美洲森林的圖景。〔土人的〕頭上戴着花冠，在香蕉樹蔭下〔採摘香蕉〕。捕捉住幾條美麗的鰻鱺。

早餐時大嚼一頓。非常多的香蕉！！疲累不堪的旅行；每走一步都要極度

1) 旅行日記，第353頁：“在這一次，原來我不自覺地強迫了我的同伴們破壞了他們的一條法律和規則。

我當時親身攜帶了一瓶白蘭地酒；他們不敢拒絕嚐酒味，但是每當他們略微喝飲一些酒的時候，總是把手指放到自己的嘴唇前面，輕聲地喊出‘傳教士’這個字來。”——原書編者註。

* 這是用醉胡椒(*Piper methysticum*)來製成的酒。——俄譯者註。



達爾文在筆記本上所畫的安第斯山脈地質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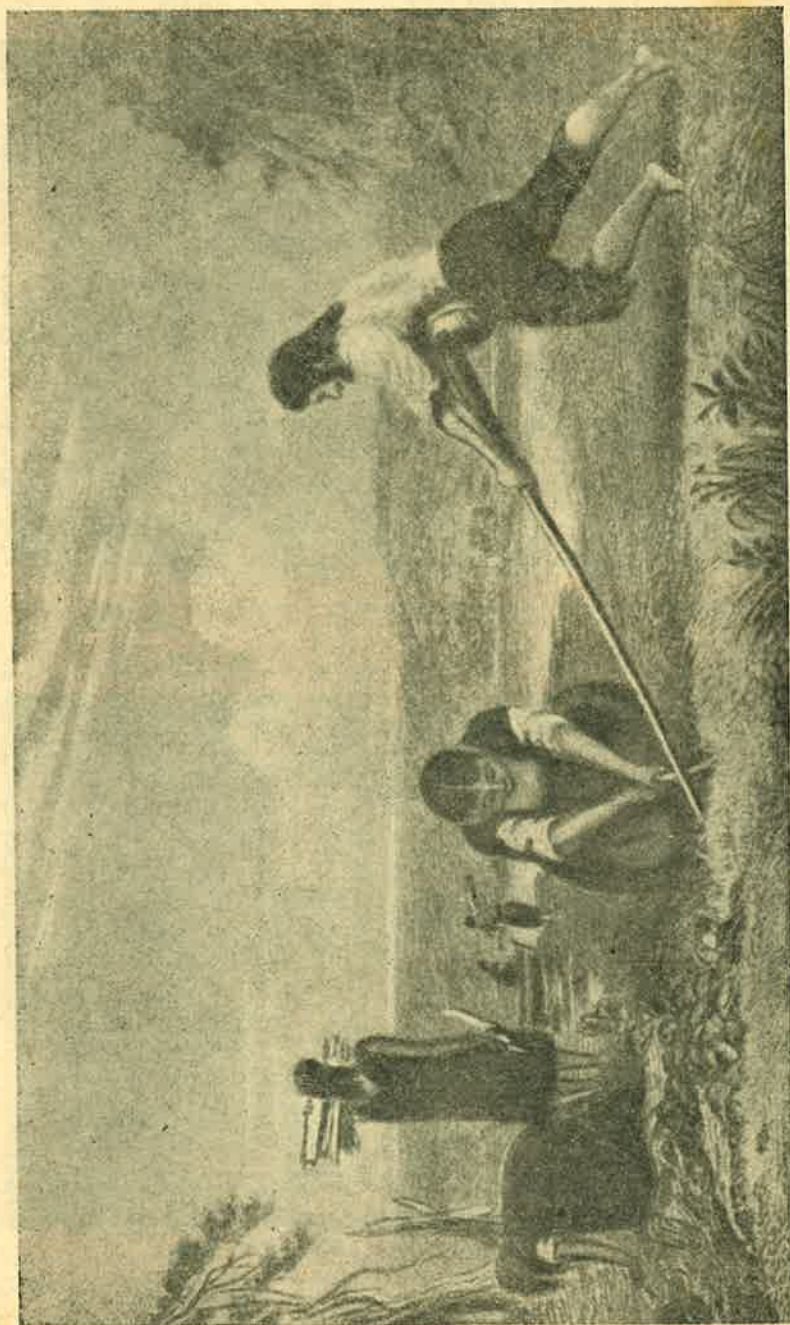


插圖 18 智魯島上的居民耕地形。

的小心謹慎。

11月22日。

星期日。乘坐小船到帕比特港去。大赫的島上的禮拜；不大注意；樣子是很尊敬的；唱〔聖詩的聲音〕是好聽的；不大好聽的〔講經的〕聲音；良好的傳教士；決不能相信所聽到的一切話。

達爾文曾經閱讀過所有關於傳教士對於這個島上的居民的影響的爭辯文字：愛利斯 (Ellis) 的玻里尼西亞研究 (Polynesian Researches)，以及比奇和科澤布的著作。大概他們在貝格爾艦的餐室裡面，曾經對這個問題作了熱烈的爭辯。費支羅伊是一個極端擁護傳教事業的人。達爾文企圖用客觀的態度來處理這個問題，並且顯然發現了一些關於傳教士嚴酷行為的報導完全不確的情形，所以說“決不能相信所聽到的一切話”。他在旅行日記裡記寫道：“我不願假託要對這個問題提出任何的意見，去反對那些已經在這個島上居住了很多年的人們，因為我只不過在這裡住了幾天罷了。”

第五章 1836年和以後

沒有關於新西蘭的記述的筆記本。1836年1月12日，貝格爾艦到達澳大利亞的傑克遜港 (Port Jackson)。那些犯罪流放的人使他得到很深刻的印象，並且毫不留戀地離開澳大利亞海岸。

1月16日。

極多的森林；有幾種美觀的樹木，都具有特殊的形態。直立的葉子使人發生奇怪的印象。

美麗的鳥；華麗的鸚鵡。一隊黑人；在拋擲投槍時候有驚人的準確。講英國話，快樂的人們……好像火地島人一樣在面孔上塗白色顏料。甚至要比我意料到的那種卑賤情形更加差得遠；大家都穿衣服。

黑人探尋負鼠 (opossum) 的腳跡；這是他們的主要的食物；沒有固定的家。

勃郎 (Browne) 先生是非常懂事的蘇格蘭人，對當地的人們有很壞的批評；沒有一些改進，也沒有處罰；沒有快樂，但是也沒有吵架，除非是在喝酒的時候；十分難以改進……

80個罪犯。沒有婦女。雖然從外表看來應該是快樂的，但是仍舊處在可憐的狀態。

剪羊毛。整個地區的景象都相同。白鸚鵡族人和烏鴉。野狗是大膽的；自由雜交。

高大的懸崖是怎樣形成的呢？

1月23日。

我沒有看出這裡的旅館和英格蘭的旅館有什麼差異。

[1月]24日。

生病，躺臥床上。

[1月]25日。

下着濛濛細雨。四周一切寂靜；簷頭滴水。

丘陵起伏的森林地面。在這種濃霧裡面有迷路的恐怖。今天的天氣和以

前大不相同。說不定，對於我是有利的。¹⁾

〔1月〕27日。

工作。舒適。美麗的女郎。雨下了三個星期〔據說〕。由於海岸地勢較高，雨水反向內地流去。

以後的筆記本表明達爾文愈來愈焦急地想回家鄉去；他的思想好像不再熱中於去描寫當時見到的景色了。在毛里求斯島上，有一個關於珊瑚島構造的討論，就是他思索得很多的問題的先聲。^{*}

4月1日。

珊瑚礁極少和海岸貼近在一起。時常分成小段〔草圖〕。我不明白這種現象。珊瑚礁的外側和內側的珊瑚，彼此有明顯的不同。說不定整個珊瑚礁被上升起來了吧？

法國人和英國人之間的討厭的爭論。

流放的印度罪犯，有最特別的白鬍子，像黑人一樣的黑色，很有智慧。英國政府的勢力興盛。道路，完全和波旁島〔上的道路〕不同。

接下去有一張最後的購物表，是達爾文到某一個城市裡去購物而記寫的；我很難說定這是哪一個城市，也許是開普敦 (Cape Town)。在這張表裡面，有一項是正音字典 (Spelling Dictionary)，表明出他想要利用回國航行時候的空閒時間，用他時常提出的勃拉馬式筆來把自己的筆記謄寫一下。

從艦長那裡來的12帖小幅紙張。

藥品。煙草。B牌肥皂。

掉換銀元。

墨水瓶，鉛筆，吸水紙。

勃拉馬式筆；普通的筆。

1) 旅行日記，第385頁：“這是使我深思熟慮的一天”。——原書編者註。

* 俄譯本把這一段刪去而改成：“在毛里求斯島上：”。實際上，貝格爾艦在4月1日到達基林群島；在4月29日到毛里求斯島。因此，可能在下面的4月1日的筆記裡，第一段屬於4月1日；而後面兩段屬於4月30日。參看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中譯本第606—607頁。——中譯者註。

德文書; 正音字典

成衣匠; 鞋匠。

牙醫生。

薄荷; 忽布(hop)。

飲用碳酸鈉。神香(laudanum)。藥片。

半盎司 tict Jum. Muriaticae。

薰衣草花香水 (lavender water); 紗布。

第二種削筆刀。

牙刷。丸藥盒。勃拉馬式筆。

5 月31日, 星期二。

晚上, 到達西蒙士灣 (Simon's Bay) 的市鎮; 有兩、三座白房屋散佈在岸邊; 赤裸裸的岩壁在它們上面高聳着。

星期三上午, 下午, 租了一輛輕快的馬車到開普敦去; 愉快的馳行; 多漿植物, 帶石楠。維涅堡 (Whyneberg) 附近的景色更加美麗。櫟樹; 蘇格蘭雲杉 (scotch fir); 多蔭的馬路; 白房屋。它們的樣子好像是從市鎮上偶然失散到鄉間來的, 不過常常靠近路邊。優美的房屋; 野外的土地是非常貧瘠的; 巨大的平原, 好像是巴姆巴斯草原, 不過有孤獨的小房屋; 這些平原把沿岸的山地和內陸的山地分離開來。

在天黑以後到達開普敦。

6 月 2 日。

在市鎮上漫步和騎行。旅館; 教堂; 有行道樹的街道; 方場; 閱兵場; 所有這些建築物都以真正的非常華麗的高牆和著名的桌山 (Table Mountain) 作為背景。貨車的形象最顯著; 18頭閩牛〔拖拉貨車〕, 好像是一群全被捕捉住的牛; 6—8 匹馬和騾被牽在手裡。完全是英國化的城市, 有居民15,000人。

6 月 4 日。

出發, 去作 4 天的短程騎馬旅行; 首先到帕阿爾 (Paarl); 沙土平原; 山丘, 帶有稀疏的牧草, 很多紅門蘭屬 (*Orchis*) 的小花, 好像是蒙得維的亞的景色。孤獨的白色房屋, 好像在巴姆巴斯草原裡, 不過要更加整潔些。晚上到達一所小旅館投宿。

爬上村莊背後的秀麗的圓形花崗岩山丘。一排整潔的都是白色的房屋,

花園，小櫟樹所構成的林蔭路，很多葡萄田；一般的顏色是淡褐的綠色，沒有樹木；灌溉得很恰當。桌山很平坦，高臨在平原上面。西山 (Western M.) 是淡紅色和灰色的，山形不美觀，高度 3,000—4,000 英尺。極大的裂縫和花崗岩的漂礫；在它們下面有洞窟。

[6月]5日，星期日。

法蘭西山 (French Hoeck) 的過山道路，是一個偉大的工程。對於關卡的怨言。荷蘭人是好客的，但是不像英國人那樣。奴隸解放在居民中間沒有通行，但是必須實行。

河谷有些像威爾士的河谷；荒野的河谷；白花崗岩；綠草；沒有樹木；孤獨的。霍耳姆 (Holm) 先生的舒適的房屋。關卡。

[6月]6日。

我看到卡列唐 (Caledon) 以南的東西兩山脈。沿着曲折的道路到帕耳米特 (Palmiet) 的山地是非常雜亂的。這一帶地區非常荒涼，孤寂，多山地，少動物；河谷裡有農屋；沒有樹木；野鹿；白色大兀鷹，好像康多鷹。

當我們在晚上達到茄德耐 (Gadney) 先生的家裡時候，我看到那裡有五個人，荷蘭移民 (boers)，逃亡的無賴，強壯的青年。長槍，牛皮短褲，可憐的馬。灰色的、多岩石的、平淡無奇的山；最乏味的騎行。

[6月]7日。

洛利·科里爵士山道，良好的穿山路綫，熱風，北方吹來的暴風。

在開普敦地方，達爾文和赫歇耳爵士 (Sir J. Herschel) 相識；同時他又和斯密斯博士 (Dr. S. Smith) 討論地質問題，兩人一同做了幾次步行考察地質的工作。

貝格爾艦接着就停泊到聖赫勒那島那裡。

[6月]8日。

上午到達聖赫勒那島。島的四周都是岩石的峭壁。它是由火山形成的，∴沒有港口；薄的岩層。堡壘和岩石混雜在一起。

小鎮，小的平坦的河谷；毫不宏偉的堡壘。

爬上梯山 (Ladder Hill)，很有趣。走到高高的山頂城堡 (Knoll Castle)，或者信號站。遠看它很美麗如畫，好像古老的威爾士城堡 (Welsh Castle)；使

人驚奇的不同，就在於它們有風化的、潮濕的岩石、綠色植物界，從海邊的岩石起。優美的風景；雲杉生長得姿勢優美，因為它們並不互相擁擠在一起。每小塊地面都被開墾，小小的白房屋被佈置在最使人驚奇的地位上，深深的河谷，還有光禿的尖峯。大家都用英語講話。窮人真正是很苦憐的。

〔6月〕9日，星期六。

在島中央的農村裡租住了一間房間，在離開拿破侖墓大約一塊石頭可以拋擲到的距離處。沒有什麼浪漫事蹟；村屋緊靠着道路；誇張和無聊。莊嚴和可笑。濃霧和奇寒；優美的村屋。

星期日。

事情進行得順利；雇到一個嚮導，年紀55歲。雙腿堅實得像鐵一樣。〔他是〕多代混婚而出生的黑白混血種人，面貌並不醜惡。十分有禮貌的安靜的老頭子，曾經做過奴隸，後來積蓄了40英鎊，贖出了自己的身體；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步行到旗竿山，它位在小路的上面；是一塊升高的平原。經過長林 (Long wood)，〔這地方〕倒不如說是已經被開墾的田地，但是並不太荒涼。

上等人的房屋；一所小屋，他〔拿破侖〕就在這裡面真正生活着和非常可憐地死去。在大雨下降的時候，我在這裡躲雨；在牆壁上亂寫着商船的水手和船長們的姓名。這種行為顯得是卑劣的，好像是在污辱古代的城堡。

綠油油的平原；稀疏的短草；幾株聚藥雄蕊植物的樹木。巨大的紅色和白色山丘；它們被叫做旗竿山；還有巨大的黑色的〔岩石，叫做〕穀倉岩。甚至是政府的道路也被封鎖。多麼荒野的小地方；古老的哨兵站；荒僻的枯燥的村莊。

星期一。

向下步行到繁榮灣 (Prosperous Bay)去，經過一個保衛站和堡壘：有2名兵士和2個殘廢軍人，在一所古老的信號站的房屋裡；這真使我感到滑稽可笑，這種保護和監視使人吃驚。回去時候橫渡過一個非常優美的河谷；雲杉樹林；盛開的黃色金雀花，柳樹和小溪；村屋和白色小屋和綠岩的山丘。

下面在一幅小圖，表明出風的作用對於一個站立在懸崖邊緣的人的關係的奇怪的事實。大概達爾文後來爲了講給自己的小孩們聽而把它畫出來的。我還記得，我的父親*曾經帶領我們到約克郡的一個懸崖的邊緣處去；那時候有強烈的海風

* 查理士·達爾文的兒子。——中譯者註。

吹來，並且使我們注意到：在邊緣處却是平靜而無風的。可是，當我們把手一伸到懸崖的邊緣以外的時候，馬上就感覺到風暴的全部力量，正像現在這幅圖裡所畫的小人的情形一樣。因此，我很高興地知道，這種關於風力的試驗，最初是在聖赫勒那島的黑色懸崖上面進行的。

貝格爾艦繼續向回國的航綫前進；曾經由於天氣惡劣，又再靠近南美洲海岸一次。可是，達爾文在筆記本裡記寫得很少，因為他在這時候正忙碌於整理自己的筆記。

8 月12日。伯爾南布科。

星期五，到達這裡；惡劣的航綫；大雨；東風……到城市裡去散步；污穢的狹窄的街道，高房屋，監獄，直接建築在沙灘上面，受到海潮的浸淹；這些沙灘用寬大的木橋聯系起來。黑色皮膚和褐色皮膚的居民。尼姑是又髒又老的女妖。

9 月。

31日〔8月〕到達佛德角群島。現在沒有魚狗出現。

麻雀在做窠。地面略微變綠。在非洲木棉樹上生滿了樹葉。

有趣的地方；裸露的石階。

貝格爾艦後來在亞速爾群島的得塞拉島 (Terceira I.) 和聖密圭爾島 (St. Michaels I.) 那裡靠岸；此後他們就“感謝上帝，直接向英格蘭駛行。”

還有兩本小的紅色筆記本；在它們的簿面上，沒有粘貼白色的標籤，沒有寫明簡單的內容。在這兩本的紅色的簿面上，都用紅墨水寫着粗體的字 Nothing (沒有東西)；而在一本上面，則添寫着“聖赫勒那島的構造” (St. Helena Model)。根據它的內容來判斷，一定是達爾文在航行將要結束的時候曾經在這本筆記本上記寫過，因為在它上面還有聖赫勒那島、阿松森島和佛德角群島的地質構造圖；他在航行了四年半以後又再回到佛德角群島來。可是，有一些偶然的記寫文字是最重要的，它們在筆記本裡被寫得最大，並且也最良好地表明出他的思想所趨向的方面。有些筆記一定是在他回到英國以後記寫的。下面有一句話可以作為證明：“萊伊爾，地理學雜誌，1839年。”：在回國以後兩年裡面，這兩本小筆記本仍舊經常藏在他的衣袋裡，並且被達爾文記寫過下一次地質學會議的記錄；還有更加偏於家庭方面的備忘錄和可能進行的房屋買賣的情形的記錄。

因為在 1838 年的年底，達爾文想在倫敦市內購進一所房屋，所以在這本寫有“聖赫勒那島的構造”的小筆記本裡面，也含有了房屋的原主的姓名，他和自己的妻子愛瑪·魏之武所急切地選看房屋的情形等。這些筆記到現在正在發出悲哀的聲調，因為這所房屋已經變成了斷垣殘壁。他們最後所選定的房屋是在上果惠爾大街 (Upper Gower Street) 12 號。達爾文和他的新婚的妻子在最初幾年裡就住在這裡；在 1941 年春天，它被法西斯空軍轟炸而毀滅了，只剩下殘壁上的銅牌，還表明出達爾文曾經居住在這裡的事實。

富勒爾 (Fuller) 先生，阿耳巴尼場 8 號，烈根茲公園，200 英鎊。

阿耳巴尼街，每年 70 英鎊。161 號，保險費 100 英鎊。同街的另一宅，80 英鎊。蒙塔桂場的房屋。凱比爾街，有傢俱；布納德街 1 號，羅賽耳場。

上果惠爾大街 12 號。有傢俱或者沒有；一定是沒有傢俱。

傢俱的估價；披爾薩耳和若頓：每年 100 英鎊，定期 4 年（星期二，聽取法國來的回音）。

果爾登廣場 40 號，今年建造好。吳朋廣場 20 號，比較優美的房屋。塔維斯托克廣場，2 所房屋，× × 先生的。

一所新房屋，屬於科比特的。

達爾文寫信給愛瑪道：“找房子很困難，那些房主人全都變成了瘋子，他們竟亂抬價錢。”可是，在經過多次討論以後，他們決定在倫敦的市中心購下房屋來，因為當時達爾文擔任地質學會的秘書工作，很忙碌，並且可以享受到“這個地區（花園、散步道等）的樂趣”。他們一定要決定“傢俱的估價”的問題，因為在這本筆記本的另一部分裡面，還繼續在火山灰和鴿的骨骼的記述文字裡面，夾雜着這個問題的記事。

大廳裡要添加地氈、席。

窗子要擦乾淨。樓梯間要沖洗；牆壁要擦乾淨；白色帳幔要洗淨。兩隻安樂椅。紅房間裡的百頁窗要沖洗。

所有房間裡的紗布都要洗淨。

普通的桌子和第二隻洗盆架。

現在所有爲了找房子而搞得疲累不堪的呼聲，多麼容易聽到啊！這本小筆記本一定也在地質學會的會議時候，被達爾文放在會議桌上，交給萊伊爾看過的吧。在它裡面寫有一個問題：

您能够允許我把您的關於那些深入水下的陡岸的記述文字引用一下嗎？

請查明關於河岸上的峭壁的情況。

在河流的海潮作用帶的略爲上游的地方，河水是不是繼續在加深着河床呢？

下面又記寫各種各樣的回憶文字：

把德斯諾伊爾 (Desnoyer) 的論文內容告訴萊伊爾。

把關於用橡膠來做瓶塞的情形告訴歐文先生。

有幾張卓越的關於南美洲和世界的爬行動物分佈表——布豐 (Buffon)。

耳科醫生。

[告訴]斯替瓦特 (Stewart)，關於付出 100 吉尼* 給古耳德 (Gould)。〔爲了他的航行期間裡面的鳥類學一卷裡的圖畫〕。

古耳德所繪的駝鳥圖。

以後的筆記對於達爾文所研究的物種起源問題方面，有比較直接的關係。在這裡，他首先提出了一些生物學問題；這些問題在20年以後，就是在他的著作出版以後，就使大家都知道。這些筆記提供了關於達爾文在1837—1839年中間所要求解答的問題的情況，並且也說明了在他回國以後和那些人物接觸和研讀了些什麼書籍。

艾頓；華脫好斯認爲，那種有灰色和黑色斑紋的貓和另一種小的龜殼色的貓是不同的種。骨骼。要得到羊尾巴。

沙利文；要得到尼阿塔種牛的頭骨。¹⁾

* 吉尼 (guinea) 是英國舊金幣，等於21先令。——中譯者註。

1) 達爾文在航行到拉巴拉他河以後，在烏拉圭境內看到這一種牛；它的頭型好像獅子狗，上顎縮進，下顎伸出。沙利文取得了一個頭骨，由皇家外科醫學院的博物館收藏。如果要更加詳細地知道這方面的記述，那麼可以參看達爾文所著的家養狀況下的動物和植物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原書編者註。



圖 19 達爾文在果惠爾大街上的住宅，1941 年春天遭到德國法西斯空軍慘炸後的情形。——羅德斯攝。

雜交的歷史。

史密斯博士。鯊魚的牙齒；納維達德 (Navedad)；智利。

以後要去研究它們。

陸軍少校米契耳 (Mitchell)；藍山山脈 [Blue Mountains, 在澳大利亞]的峭壁的高度；狗—狐的雜種……狗種。

澳大利亞的獵狗是不是成群去打獵的？

在這裡出現了一些對於物種變異定律的早期的摸索；甚至在這時候，他也已經知道了物種形成的基本要點：“一定有一些變異的定律存在；偶然決不會發生出變種來的。”

雜交問題已經在他的心頭盤據着；他所提出的“真正雜種的後代究竟是異配生殖的呢，還是同配生殖的呢？”這個問題，正表明出他已經思索到任何一種孟德爾式的試驗方面的問題，但是那個使他感到高興的隔離 (segregation) 的啓示，則很晚才被他想到了。

武德斯，愛斯規。

亨利泰·聖·巴特大概答覆了信，並且報告了關於馬耳姆斯堡岬 (Malmesbury Head)附近的無尾的貓種(起源?)的消息??

尉爾特郡 (Wiltshire) 的綿羊；它們的牙齒有一批把另一批推擠向外。

亨斯羅那里的植物。

沙利文關於英國的種子——茴香 (fennel)，苦蕒 (sow thistle)。

向福克斯 (Fox) 提出關於蛙卵的試驗，並且請他替我取得沙地蝸牛的卵。

針尾鴨 (長尾鳧, pintail) 和普通鴨；取得幾個雜種。

黑雷鳥 (黑松雞, black grouse) 和柳雷鳥 (ptarmigan) 的雜交。

雉和野生的類型——在種內的個體數目減少下去的地方。

雷鳥 (capercaillie)，黑雷鳥和亞高山種。

雅烈耳 (Yarrell) 先生——有1763年出版的書：鴿的歷史。

家鴿的故事——在按照時間作比較方面是很有趣的。雅烈耳先生有近代的比較資料。

在岩鴿 (rock pidgeon) 的肩上是是不是有斑點呢？球胸鴿 (Pouter) 是有斑點的。

有沒有培育出鴿的任何新的變種來呢？

一定有一些變異的定律存在；偶然決不會發生出變種來的。

會有無腳的貓的嗎？

西海岸上的野狗；參看地理雜誌第1卷。

在印度地方發現澳大利亞的蕨。

要打聽到巴黎的製造精良的透鏡的工廠的地址。

真正雜種的後代究竟是異配生殖的呢，還是同配生殖的呢？

在印度駝背牛和美洲野牛（bison）等之間有沒有任何的聯繫呢？

無論如何要查明這件事情：變異究竟會不會引起那些獲得同屬的種的意義的特徵出現呢〔？〕。

寫信給沙利文，打聽關於巴姆巴斯草原上的野狗的情形。它們的耳朵是不是長的，它們的毛色是怎樣的？

在重複的親系雜交以後，雄性動物是不是喪失了性慾？

彭推姆鷄（bantam）在經過好幾代以後是不是也會發生這種情形呢？還有波蘭鴿〔polish cord?〕。鴿：平均要經過幾代方才能够培育成功？

鷄的脊椎；艾頓；仔細研究骨骼。鴿。

最後一本筆記本，也像前一本一樣，是由各種不同的日期和內容湊合而成。有少數筆記是關於阿松森島和聖赫勒那島方面的，還有一些是和斯密斯爵士及赫歇耳爵士的談話的摘要；他和這兩位爵士曾經在好望角相見；因此，無論如何可以肯定說，這些筆記的大部分是在航行的最後幾個月裡面所寫的。

阿松森島，植物界？鼠和小鼠：在聖赫勒那島上有一種當地的小鼠。

在筆記本裡，有一些從最近的讀物裡摘引來的文句和地質論文的草稿的開頭文字；大概它們是在貝格爾艦橫渡大西洋而回返英國的緩慢的日子裡所寫的。

在序文裡面，不妨好好地勸說地質學家們去把歐洲和南美洲的整個歷史對比一下；我必須補充說，我已經打算舉出自己從美洲的地質當中所得到的例子來，以便更加明顯地表明出，哪一些事實可以用那些在西半球上所得到的資料來證實；如果我們的結論對於南美洲和歐洲都是正確的話，那麼就可以

確信它們是普遍適用於全世界的。

在這裡，可以看出達爾文由於實地接觸而有了確信和擔保，所以就 and 起初幾年思想變化不定的情形大不相同了。在他的觀點裡，地球的構造被統一成為整體，並且含有了廣大的時間和空間的距離。他會得去把“霍巴特鎮的較古的地層和火地島附近的海底”作比較。有一半世界，由於他將近 5 年的最接近的檢查和忠實地認識了那些差異點和默然的懷疑，而在他面前暴露出了原來面目。可是，新的確信永遠沒有阻止他發生出新的問題來，或者是認出新的愚蠢說法來。

如果發生重大的氣候變化，那麼它的原因就是地球內部的風暴；這並不是說明解理綫。

他還把任何新的詳細的觀察資料舉出來，去和較早的疑難問題聯繫起來。每一段航行期間都促使他把整個圖景充實起來。

在考查了阿松森島上的輕石的變化情形以後，我毫無懷疑地明白了智魯島的角礫岩狀的白色岩石的變化情形。

這個假設要等到 18 個月以後方才得到確認。他曾經想要去研究球體的表面和粘稠的核心的振動情形。他需要去做試驗：

要在球體上做試驗：用狹長的紙條去表明逐漸彎曲的上升情形，研看它的長度增加情形；這種增加數量相當於它的擴展程度；發生的裂縫應該被岩脈和山脈所填滿。

要把歐洲地質圖研究，再研究。

在筆記本裡，有很多關於地質書籍的摘記，還有一些其他人的觀點的參考資料。達爾文甚至也能够批評一下萊伊爾的意見了：

萊伊爾先生好像以為，連續的階地表明出同樣次數的明顯的上升情形；因此，他大概沒有周到地考慮到這個問題……

南美洲按它的地面構造看來，具有顯明的近代上升的特徵；這是和萊伊爾所推測的見解不同的……

閱讀關於北美洲、印度的地質書籍；記住南非洲、澳大利亞和大洋裏的島嶼的情形。整個地球的地質將變得簡明起來。

因為這門科學正是在歐洲產生出來，所以它真是遇到了好運。

有幾個像關於大洋面積巨大的原因的推測，可以被發表出來。地質學是不是曾經成功地證明過地殼的一部分上升和同時另一部分下沉具有直接聯系？在討論到太平洋和南美洲的相互聯系時候，應該考慮到火山好像是化學試驗用的曲頸瓶。

地震一部分是地殼更新的必然的過程；而在這種情況下，火山則是有用的化學試驗的儀器。可是，如果拋棄了這些根本原因，那麼火山和地震是人類的多麼可怕的災害啊。地震起着好像鐵犁一樣的作用，而火山則起着好像泥灰岩的礦坑一樣的作用。

在寫了這樣多的地質學假設和將來要發表的地質著作的草稿以後，在筆記本裡又再出現了一些生物學問題的筆記；這些問題愈來愈吸引住了達爾文的注意力。達爾文愈來愈明顯地看出生物的地理分佈對於物種形成的影響來；他在旅行將結束的時候所做的生物學觀察，就針對着要查明這種影響。可是，只有在達爾文的五年環球旅行的最後期間裡，就是在回國的航行期間裡，他方才開始用書面方式收集和比較自己所得到的事實。單單爲了要提出問題，就需要巨大的科學想像力；而爲了解決它，那麼還需要具備正確判斷事實的能力。到他的旅行結束時候，他仍舊還在找尋那些使他興奮的問題的正確表達的語句。在筆記裡，顯露出物種問題已經被他考慮到。關於物種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天然界限的問題，也曾經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曾經察看每個物種的變化和它的地理分佈區域的變化的關係。現在，他一定是從所有這些事實的積累方面來作概括。

要精密研究南美洲的鳥類和其他動物的分佈界綫。

美洲臭鼬；涉水鳥的廣大分佈；阿松森島，基林島；在海面上時常可以望見很遠的地方。

新西蘭鼠在鼠的發育史方面的作用；在這個對蹠人住的地方有一個類似的例子。

要推究兩種鴝鳥的分佈的中立地帶：大種鴝鳥侵入到小種鴝鳥的分佈地區裡去；變化不是逐漸的：它是一下子就發生的，就只要有一個種發生變化。要注意到我對於火山島的上升的看法；而此後則是對於植物個體的創造的看法：如果在這一些小地點或者在任何一座山上，植物界會被再創造出來的話，那麼這就比了在更大的〔地區〕——澳大利亞——裡再被創造的情形更加使人驚奇的了。如果在火山島上面可能發生這種情形的話，那麼在世界上的任何地點也是可能的了。可是，那些新被創造出來的類型仍舊要受到隣近大陸的依照圓周而擴展的影響，好像一定地區裡的任何類型的創造都應該具有自己的特殊的特徵¹⁾。

在安第斯山脈的氣候相同的地區的兩側〔的物種〕的顯著的對比；我不知道究竟是從植物學的觀點來看，還是從外表形狀來看是這樣的。

應該極力主張說，那些已經絕滅的羊駝並不是由於環境變化而死亡的；在知道那裡是荒漠以後，就會把論斷程序倒轉過來了。有一個見解在誘引着我，就是動物在一定的期間裡面被創造出來；它們並不會由於環境的變化而被消滅。

普通鴝鳥和小種鴝鳥 Petise〔達爾文鴝鳥〕之間的相互關係，還有已經絕滅的羊駝幾個不同品種和現代羊駝品種之間的相互關係，都具有相同的規律。在第一種情形裡，可以用空間來確定它們的關係；在第二種情形裡，則可以用時間來確定它們的關係（就是變異應該通過相當的時間）；因為在第一種情形裡，不同的物種是接合的，²⁾ 所以我們應該相信古代的物種也是這樣的；因此，這並不是在環境的影響下的逐漸的變異或者退化；如果一個物種轉變成為另一個物種，那麼這種情形應該用飛躍（saltum）的方式來發生，否則物種可能會被消滅。這個關於物種的觀念是重要的：每個物種都有自己的界限和代表性的特徵。智魯島的旋木雀；灶巢鳥，百舌鳥。連續性（inosculation）的本身並沒有顯露出程序來。

不管繁殖是不是普通的、是雌雄同體的，或者是用分裂方法使一個動物變成兩個（自然的或者偶然的出芽生殖），在繁殖的時候，我們總是看到個體：它或者是在某一個時刻被分裂出來，或者是在幾世紀的長時間裡被分裂出來。因此，我們如果看到植蟲產生出新的有機體來，而後者仍舊有一部分和它聯結在

1) 參看兩種鴝鳥（*Struthio Rhea* 和 *S. Darwinii*）的討論。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中譯本，第168—170頁）。——原書編者註。

2) 原文是 inosculate（接合的），就是它們形成連續不斷的系列，互相混和的。——原書編者註。

一起，同時還產生出那些會和它完全分離的卵子，那麼也用不到大驚小怪了。如果把所有現存的物種的所有個體都看做是各個由各種方法而分裂成的個體，那麼社會生物[associated life, 就是指群棲動物——俄譯者]只不過又是一種繁殖方法；這時候它們的分裂是不完全的。

狗、貓、馬、牛、山羊、驢，都曾經變成野性，並且顯然無疑是在十分成功地繁殖下去。這表明出創造並不單單是和動物的適應有聯系的。同樣地，絕滅也可以不依存於它。物種的絕滅並不比個體的絕滅更加使人驚奇一些。

在認識了 Avestruz [Petise, 或者叫做小種駝鳥，達爾文駝鳥]的時候，就會明白，這兩個種顯然是不同的，具有很顯著的差異。為什麼它們會引起我們去找尋共同的祖先的呢？為什麼在同一處地方會出現兩個在親系上最接近的種呢？在植物學方面，已經有一些絕對相反的例子被舉出來。

在這裡有一些偏於物種問題的思索和理解方面的摸索的話，正好像他在四、五年前所提出的地質方面的摸索的話一樣，處在同樣的階段。這些事實已經顯明可見，這些問題也已經提了出來，可是完全不能使人意識到什麼。我們能够看見磨盤在工作，磨出假設來。在地質學方面確實是這樣，而且已經達到了一些成就。可是在生物學方面，正像我們所知道的，在進化學說正式發表以前的23年裡面，仍舊繼續存在着很多使人頭痛的問題、懷疑、大堆事實的比較。

有幾個奇怪的問題沒有頭緒地寫在筆記本裡，表明出達爾文具有他的舅父約西亞·魏之武曾經承認過的“廣大的好奇心”，並且會在航行期間裡去找尋機會。

馬爾替紐小姐¹⁾。到處是博愛。起初我懷疑這一點。拜倫和火地島的婦女。有沒有任何其他的社会動物 (associated animals) 具有博愛的呢？母牛沒有。野牛呢？海豚 (porpoise) 呢？

如果隕石會得單單從月亮那裡被拋擲過來，還有金屬會得都具有磁性，那麼這多麼會使人完全莫明其妙呀！

把一隻動物和另一隻新死的動物屍體刺孔，並且察看是不是會發生像和人一樣的效果。

1) 馬爾替紐小姐 (Miss Harriet Martineau) 是愛拉士麥斯的女友，擔任書記工作。參看第38封信。——原書編者註。

印度橡膠(彈性橡膠)和黑鉛, 是不是也會像脂肪和水銀一樣發生化合作用呢?

有兩冊由每3本筆記本所合訂成的簿子, 是被達爾文用做標本目錄而寄送回國的。在一冊目錄簿裡面, 登載有 1,529 件標本; 它們都被浸在酒精裡面, 有魚、昆蟲、海藻、真菌、蜘蛛、植物、珊瑚動物、爬行動物等, 每件在被放進酒精瓶裡的時候都被編號, 因此這個目錄也是按照年月次序排列的。甚至在這些枯燥乏味的目錄表裡, 也不禁會溜進去一點原始的觀察資料。

646 號。

因為這種動物被認為是野生的豚鼠, 所以把它的身體裡的寄生物去和歐洲產的〔豚鼠的〕個體的身體裡的寄生物作比較, 大概是有趣味的, 並且去觀察它們在被移運和馴服以後是不是會發生變化。

在不同的人種方面進行類似的觀察, 也一定是很有趣味的。

794 號。

特塞多港的仙人掌。當你觸碰它的雄蕊的時候, 它們就會迅速地用某種力量緊貼到雌蕊身上去; 它的花瓣也會發生同樣的現象, 不過要緩慢一些。

在貝格爾艦的航行的資料裡面, 很少見到關於植物的觀察資料。可是, 上面所舉出的一段話, 正表明出達爾文在那時候已經注意到植物的器官的運動和各種對於傳粉的適應性。在這個期間裡, 達爾文對於植物的興趣, 要比對於其他生物類型的興趣淡薄得多, 而他對於地質學的興趣, 則勝過了對於所有的生物學問題的興趣。可是, 後來大家都知道, 達爾文却提供了六個純粹生物學主題的巨大著作。

達爾文記述了那些被他採集到的奇異東西; 他總是要把那些鳥獸的特殊的特徵記寫下來; 甚至在這張簡略的目錄表上, 他也記寫道, 一種特殊的蜥蜴在一隻放有乾酪的捕籠裡被捉住。在目錄裡, 記寫着一種非常凶惡的魚, 它在看到任何一個人的時候, 就張大了嘴, 甚至準備要噴射出水來。

207 號。

從利倍拉格郎德的教堂裡取來的蜘蛛。

258 號。

Cimex [臭虫屬]把它的吻突深深地刺進我的手指裡面。

458 號。

Geotrupes [糞金龜子]收集人糞，把它滾成糞粒，並且用後肢把它們搬走。

536 號，537 號。

我觀察到，這種昆虫怎樣把綠色的大毛虫拖到自己的窠邊去(537)；此後，它用自己的口器把毛虫一步步趕進窠裡去。

703號。

這種甲虫好像是吃食鴛鳥糞的。我曾經看到，有一隻這種甲虫用自己的一對尖角推送一塊糞。

756 號。

在海爾莫薩山的峭壁上，我看到一群這些鳥，在互相追逐着；它們的鳴聲很像是英國褐雨燕；按照它們的特徵，它們好像也彼此接近；構造的特徵和甚至是習性的極微小的表現也都相似。

815 號。

[鹿]。通常居住在沙土平原上面；時常集結成小群；它們的樣子非常有趣；如果一個獵人蹲伏在地面上，那麼這些鹿就會走近到他身邊來偵察；使人感到有趣的是：可以觀察到，它們對於一個騎馬的人比了對於一個步行的人要畏懼得多；所有在這一帶地方的人，都是騎馬的。英國的鹿却和它恰恰相反。羊駝也像鹿一樣，會受到蹲伏的人的誘引；它們在爲了偵察而向一個人走近過去的時候，還發出嘶叫聲來。

他記寫了一種紅醋栗灌木、抗壞血病草(*survy grass*)和芹菜，它們都生長在火地島的棚屋附近，不過達爾文從來沒有指出土人們究竟把它們作什麼用途；他曾經補充寫了一句：在把芹菜煮成湯等以後，它發出很良好的香氣來。

1270號。

究竟這是一個特殊的種，還是家貓所變成的野貓，我還不能夠知道。它[比家貓]更加巨大得多，更加強壯有力，而且有更加勻稱的顏色。如果它和當地的家貓是同種，那麼把在它們彼此來作比較的時候，一定會使人感到興趣。

1782號。

這種鳥從它的習性看來，是一種真正的潛水鳥；時常居住在平靜的深水的海股裡；向前直飛，迅速；從空中降落下來的時候，好像石塊落地一樣的快，並

且馬上潛進深水裡去，停留在水裡很長久；後來就上浮到水面上來，立刻又向前竄飛。它如果受到了驚嚇，那麼也就這樣飛逃。它們通常安靜地游行，潛進水裡去捕食魚類。在貝格爾河裡，時常見到它們。在晚上，時常朝着直線方向飛來飛去。

1819號。

[這種鳥]在最幽暗的森林的深處，通常位在樹木的高處。不斷發出同一音調的哀叫聲。很難看見它或者找到它，因為它的聲音是從一個捉摸不定的地點發出來的。

1921號。

[東福克蘭島的]鼠，從離開房屋四分之三英里的遠處的生草的岸邊捕捉來。是英國的嗎？如果這樣，那麼是有趣的變化：從船隻上帶到這一個地方來。

1947號。

對地質學家發生興趣；10呎深的水，在離開海岸3英里的海流最迅速的地方，生活的珊瑚動物仍舊還具有最柔弱的針骨，表明出海底的石子移動得多麼緩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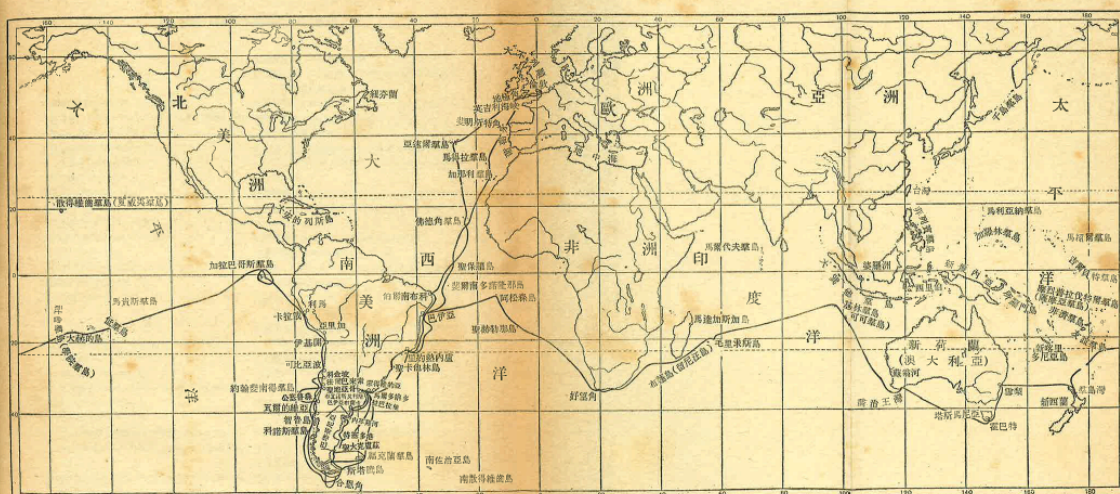
2011號。

Lanius [伯勞屬]，在這裡被叫做 Callandria，在有刺的灌木叢里鳴叫得非常好聽。

現在，這24本小小的破損的筆記本，在經過了一百多年的默默無聞以後，終於又回到了它們的老家裡來，就是回到查理士·達爾文在結婚以後居住過40多年的房屋裡來。在肯特這個伯爵封邑的達溫村里，這些筆記本一定是和其他有關貝格爾艦的航行資料被藏放在一起，而且將被現在的所有者不列顛協會仔細保管着。可是，以前在默默無聞的時候，這些筆記本却被丟在樓梯下面的碗櫃裡面，和各種各樣的雜亂紙張堆在一起；而現在，它們被珍藏在玻璃的陳列櫥裡，給參觀者們研看。

要是達爾文看到了大家對他這樣的敬愛，那麼他一定會感到非常高興。他大概會說，他的全部功績，只是在於他極度利用了一個最難得的機會罷了。

“這對於地質考察方面和對於研究無窮數的生物方面是多麼良好的機會呀！難道這樣的一幅遠景還不足够激發起最消沉的意志嗎？我想，要是我忽略了所有這一切，那麼我真是死也不能瞑目的了。我一定會因此變成一個魔鬼，並且經常在不列顛博物館裡出現。”〔參看第16封信。〕



索引

[按照第一個字的筆畫次序排列]

3 畫

大懶獸; *Megatherium*—71,88,103,168
 大赫的鳥; Tahiti—110,119,121,125,126,132,261,265
 大加那利島; Grand Canary I.—49
 土朋加托山脈; Tupungata Mt.—246
 土布外套; Poncho—187
 土耳其鳥; Turco—234
 土諾頓山; Snowdon—118
 上果惠爾大街; Upper Gower Street—272
 三拉多河; Salado, R.—88,209
 小耶喬(小茅屋); Ranchito—195
 山鵲屬; *Perdix*—194
 山雀屬; *Parus*—192,199
 山鵝屬; *Scolaptes*—186
 山梗菜屬; *Lobelia*—150

4 畫

巴伊亞(聖薩爾瓦多); Bahia (St. Salvador)—29, 141,142
 ~, 採集; Collection at—165
 巴伊亞布蘭卡; Bahia Blanca—55—57,71,87,88,216
 ~, 採集; Collection at—88
 ~, 考察; expedition to—188
 巴伊諾; 本雅明, 貝格爾艦上的軍醫; Bynoe, Benjamin, Surgeon on H.M.S. *Beagle*—35,103,106, 261
 巴雅達(聖大非巴雅達, 或者巴拉那); Bajada(Bajada de Sta Fe, or Parana)—89,213—215
 巴特赫斯特; Bathurst—127
 巴西森林的印象; Brazilian forests, impressions of—26,51,56,142,158,165,213
 巴姆巴斯草原; Pampas—88,89,102,103,170,193,199, 201,234,247,248
 巴拉那河; Parana, R.—89,166,170,212,213

巴塔哥尼斯; Patagones—189

巴塔哥尼亞; Patagonia —70,93,98,115,138,193,219, 225,227,247,254,258

巴爾茅斯; Barmouth—70

巴斯凱特; 菲吉阿; Basket, Fuegia—81,174

巴爾巴拉海峽; Barbara Channel—95

巴布鳥(巴伊亞布蘭卡的鳥, 就是小灶巢鳥, 卡沙利塔); BB bird (BBB, or Casarita)—186,195, 212,213

巴塞羅納; Barcelona—200

不列顛協會; 出借原稿; British Association, loan of MSS.—282,283

公塞普森; Concepcion—95,111,112,243,256

毛里求斯島; Mauritius—132,137,267

火地島; Tierra del Fuego—74,97,100,105,106,173, 174,226,236,238,245

火地島土人; Fuegian native—71,77—79,170—174, 176,177,190,232,238

內革羅河, 巴塔哥尼亞的; Negro, R. Patagonia—71,80,84,85,87,88,187—190,194,195,201,227

內革羅河, 烏拉圭的; Negro, R. Uruguay—218,221

太平洋; Pacific—89,106,230

~, 下沉; subsidence—256,278

文塔那山脈; Ventana, Sierra da—88,196,198,199, 201,202,205

文特爾玉桂樹; *Drimys winteri*—225,239

牛津大學; Oxford—30

牛背黃鳥屬; *Icterus*—186,235

天琴號; *Lyra*—51

比多耳夫人; Mrs. Biddulph—58

比奇(英國航海家); Beechey—86,255,265

比奇(小狢猴); Pichy—196,207—209,249,250

比奇福爾德; Pitchford—116

水豚; Capincha—186,188,195

反舌鳥; Callandra—191

尤尼孫灣; Unison Bay—193

扎巴阿塔河; Rio Comboata—164

5 蠶

犛徐; Armadillo—167, 168, 249, 250

布朗爵士; Browne, Sir Buckston—蠶

布根維耳; Bougainville—181

布豐; Buffon—273

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yres—68, 69, 72, 73, 85, 87, 90, 109, 166, 168, 169, 198, 199, 209—211, 217

布特勒, 博士; Butler, Dr.—12, 13

白登, 琴米; Button, Jemmy—78, 81, 94, 173, 174, 176—178

白頂黑燕鷗; Noddy—158

白樺; Roble—236

白鸚鵡族人; White Coccoatoos—266

卡特斯勒利; Castlereagh—29

卡德留先生; Caldcleugh, Mr.—116

卡德婁; (Caldcleugh)—86

卡拉俄; Callao—256, 258

卡那洛涅斯 [卡涅洛涅斯]; Canales [Canelones]—218

卡爾萊耳, 托馬斯, 愛拉士麥斯的朋友; Carlyle, Thomas, friend of Erasmus—6

卡斯特羅; Castro—238

卡隆; Carrond—68

卡謨河; Cam R.—74

卡德爾伊里斯山; Cader Idris—100

卡朗察鷹; Carrancha—149, 226, 254

卡姆波斯諾伏斯; Campos Novos—160, 164

卡馬拉島; Camara—196

卡彼拉莫隆; (Capella Moron)—211

卡沙羅島; Casaro—215

卡沙利塔島 (小灶巢島); Casarita—186, 215

卡拉臘; Caracara—255, 261

卡蘇察 (儲藏塔); Casucha—249

卡列唐; Caledon—269

可比亞波; Copiapo—250, 254, 255,

加拉巴哥斯群島; Galapagos Islands—II, IV, 110, 111, 121, 123, 258, 259

加那利群島; Canary Islands—54, 64

加爾各答; Calcutta—138

古烈海峽; Goree Sound—175

古阿索人, 智利的; Guasso of Chili—234

古奇; Gooch—73

古耳德; Gould—203, 273

瓜斯科; Guasko—1, 119, 120

瓜亞基爾; Guayaquil—83, 110

瓜亞基亞但爾蒙特; Guardia del Monte—209

瓜利瓜卡; Gualiguaca—258

瓜雅維塔; Guayvita—261

瓦卡斯; Las Vacas—219

瓦爾的維亞; Valdivia—105, 111, 188, 243

奴隸制度; Slavery—29, 161, 162

弗朗克; Frank—20

弗朗克倫德; Frankland—5

弗列明; Fleming—86, 185

弗利奧角; Cape Frio—162

弗列斯規利阿·德塔波拉; Fresqueria de Taboraa—164

弗林特先生; Flint, Mr.—169

弗隆東島; Fronton—257

皮柯克先生; Peacock, Mr.—18, 19, 22, 36, 38

朴次茅斯; Portsmouth—36, 38

巨嘴鳥; Toucan—162

丘索槍 (長矛); Chusos—188

丘鵲屬; *Scolopus*—194

丘考島; Chucao—238

尼亞加拉瀑布; Niagara—232

尼阿塔種牛; Niata—273

本斯特爾礦區; Bunsters Mine—234

冬青櫟; Oak tree—236

北加利福尼亞; N. California—255

北島; North I.—3

北威爾士; North Wales—15, 18, 118, 184

6 蠶

安第斯山脈 (科的耶拉山系); Andes (Cordillera)—26, 83, 88, 95, 100, 104, 108, 109, 113—120, 173, 202, 203, 230, 244, 249, 251, 252, 254, 255

~, 湖泊; Andean lakes—228

安松; D. Anson—78

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8, 105, 122, 127, 129, 134, 276

好結果灣; Good Success Bay—77

地震; Earthquake—111, 115, 232, 253

地質學, 航行期間裡的; Geology, of the voyage—

XIV, V

~, 安第斯山脈的; of the Andes—114, 115, 119, 233, 244, 249, 251, 252

~, 巴姆巴斯草原的; of the Pampass—88

~, 巴塔哥尼亞的; of Patagonia—93, 138

~, 聖赫勒那島的; of St. Helena—140

~, 火地島的; of Tierra del Fuego—177

~, 內革羅河的; of Rio Negro—189

~, 朋塔阿耳塔的; of Punta Alta—198

~, 福克蘭群島的; of Falkland Isds.—227

~, 聖大克盧茲河的; of Santa Cruz—228

~, 重寫筆記的困難; difficulty of rewriting notes—133

~, 給英格蘭的標本; specimens for England—184

地質學家; Geologists—133, 134

艾頓, 托馬斯, 鳥類學家, 曾經和查理士一起在劍橋大學讀書; Eyton, Thomas, ornithologist, up at

Cambridge with Charles—49, 64, 117, 273, 276

羊駝; Guanaco—V, 93, 98, 228, 230, 247, 250

羊駝泉; Agua del guanaco—234

合恩角; Cape Horn—71, 77, 97, 105, 136, 137, 174, 218, 225, 232

伊拉佩爾; Illapel—252

伊基開; Iquique—119, 121, 256

伊林斯基; А. П. Ильинский—II

伊塔卡雅村; Ithacaia—159

伊姆彼利阿耳山脈; Siera Imperial—188

印第安人; Indians—98, 187, 188, 194, 195, 201—209, 213, 217

~, 石堆; piles of stones—184

~, 殲滅戰; War of extermination—87, 88, 189, 190, 197, 201—203, 217

~, 華列奇樹; Wallechu tree—192, 204

~, 居住地點和乾燥; habitations and dryness—216, 255

~, 阿拉烏康人; Araucarian—112, 203

~, 阿根廷人; Argentine—189, 190

~, 智利人; Chilemans—203

~, 半血種; half-blood—238

~, 鐵凱尼卡族人; Tekeneka—176

~, 退衛爾徹人; Tehelchues—203

印德羅河; Indro, Rio del—206

印諾孫特; Innocente—203

印度橡膠; Indian rubber—281

考察日記和旅行日記的比較; Journal of voyage, compared with Diary—XII, XIV, 152

考凱納斯溫泉; Hot-baths of Cauquenes—104, 236

西蒙士灣; Simon's Bay—138, 268

西班牙人的延期; Spanish delay—218

西班牙的貴婦人; Spanish ladies—73, 169

列斯連; Leslie—37

托姆; Tom—64, 117

托斯卡; Tosca—170, 193

托羅托羅; Toro-toro—191

托羅唐(犛猯的一種); Torodon—249

老鴉企鵝; *Acant hus*—210

米契耳; Mitchell—275

7 畫

貝格爾艦, 自然科學家的支柱; *Beagle*, H. M. S., post of naturalists—18

~, 航行延期; delay in sailing—22

~, 離國時的準備; preparations for departure—23

~, 在蒙得維的亞; at Monte Video—73

~, 修理, 在科金坡; refitting, at Coquimbo—119

~, 修理, 在聖大克盧茲河; repairs at Santa Cruz—228

~, 被認為是走私船, taken for smuggler—252

~, 在可比亞波; at Copiapo—254

貝格爾河; Beagle Channel—31, 79, 94, 173, 178

貝福特, 艦長, 後來是海軍上將弗蘭西斯爵士, 海軍部的水路學家; Beaufort, Captain, later Admiral Sir Francis, Hydrographer to the Admiralty—XII, X, 18, 22, 27, 74, 85, 86, 91

貝格萊; Bagley—64

佛德角群島; Cape de Verds Islands—142, 156, 157, 271

克里夫特先生, 外科醫學院的罕特博物館的保管人; Clift, Mr., Conservator of the Hunterian Museum, R. College of Surgeons—102, 148

克羅罕萊; Crockery—20

克羅夫特先生; Croft, Mr.—243

- 亨斯羅教授; Henslow, Prof.—15—19, 22, 35—38, 102, 119, 138, 139, 148, 177, 226, 243, 275
- 亨特夫人; Mrs. Hunt—63
- 亨利, 瑪利安的兒子; Henry, Son of Marianne—70, 103
- 利馬; Lima—110, 112, 117, 119, 120, 122, 256—258
- 利馬的貴婦人; Limerian ladies—254, 257
- 利阿霍(狹小的港灣); Riacho—219
- 利奇蒙德公爵; Richmond, Duke—42
- 利物浦; Liverpool—100, 102, 105
- 利底亞; Lidia—5
- 利倍拉格耶德; Ribera Grande—281
- 里斯本; Lisbon—256
- 里約熱內盧; Riode Janeiro—29, 84
- 李契菲爾德夫人, 愛瑪·達爾文一書的著者, 查理士和愛瑪的女兒; Litchfield, Mrs., author of *Emma Darwin*, daughter of Charles and Emma—Ⅻ, IV
- 希留布里; Shrewsbury—Ⅷ, 1, 4, 5, 7, 12—14, 19, 22, 44, 111, 118, 123, 134, 143
- 希耳; Hill—20
- 沙伏拉(南瓜); Savollas—183
- 沙利文, 貝格爾艦上的海軍上尉, 後來成為海軍上將; Sullivan, Bartholemew James, Lt. on H.M.S. *Beagle*, became Admiral—28, 35, 100, 273, 275
- 杜但; Duddy—5
- 邦克斯; Banks—77
- 邦塔那(沼澤); Pantanas—210
- 角礫岩; Breccia—156, 184, 245, 252, 277
- 角閃岩; Amphibolite—175, 178
- 芒德替巴; Mandetiba—159
- 灶巢鳥(卡沙拉鳥); *Furnarius*—186, 195, 254, 279
- 恰德; Comadruga—186
- 投石索; Balls—183
- 別爾靈切奧; Bernantio—201
- 別爾那第諾; Bernardino—203
- 佐治亞群島; Georgia Is.—226
- 伯爾南布科; Pernambuco—271
- 伯勞屬; *Lanius*—283
- 阿空加瓜火山; Aconcagua, volcano of—234
- 阿拉烏科; Aranco—120, 121
- 阿烈西非河; Arrecife, R.—212
- 阿松森島; Ascencion I.—124, 129, 131, 139, 141, 271, 276, 277, 278
- 阿塔卡馬荒漠; Atacama, desert of—117
- 阿根廷湖; Lake Argentino—228
- 阿勃羅耳霍斯群島; Abrolhos—55
- 阿爾姆斯隆醫生; Armstrong, Dr.—101
- 阿德文丘號輔助船; *Adventure*, auxiliary craft—79, 84, 104, 106, 231, 237
- 阿德文丘艦; *Adventure*, H.M.S.—Ⅻ
- 阿尼馬斯山; Animas—184
- 阿柴拉; Azara (1746—1811)—168, 185
- 阿薩多(炸肉); Asado—195
- 阿烈科; Areca—212
- 阿里松先生; Alison, Mr.—237
- 阿列爾斯松; Alerce—239
- 阿巴第阿, 彼德羅; Abadia, Pedro—243
- 阿瓜阿馬爾格(苦水井); Aqua Amarga—255
- 阿爾貝馬爾島; Albemarle I.—259
- 阿第阿德聖彼德羅; Adead San Pedro—160
- 昆布蘭; Cumberland—14
- 昆士蘭; Queensland—28
- 波托佛果灣; Botofogo Bay—84, 165
- 波阿西阿湖; L. Boacia—163
- 波卡; Boca—198
- 波旁島; Bourbon I.—267
- 法蘭西島(毛里求斯島的舊名); Isle of France—124, 129, 131
- 法蘭西山; French Hoeck—269
- 法爾巴來索; Valparaiso—85, 97—99, 101, 103—105, 109, 110, 112—114, 118—120, 233, 237, 244, 250, 252
- 法爾茅斯; Falmouth—64, 143
- 法耳卡納爾; Falconer—66
- 門多薩; Mendoza—112—114, 194, 234, 244, 248—250
- 彼烏規納斯山嶺, 登山; Peuquenes, ascent of—246
- 彼得羅弗拉卡; Petro Flaca—221
- 彼得羅先生; Peluda, Don—188
- 彼柳多(軟毛狢猴); Peluda—196, 214, 221, 222, 226, 249
- 拉馬克; Larmark—13, 14

拉巴拉他河: Plata, Rio—73, 80, 89, 166, 168, 182, 187, 188

拉翁青湖: Laguna Launchen—188

朋塔阿爾塔: Punta Alta—167, 168, 197, 199, 200

朋塔哥爾達: Punta Gorda—218, 220

朋松布海峽: Ponsonby Sound—173, 177

朋靈特: Pennant—65, 86, 185

朋塔納斯: Pontanas—221

坡爾第洛山口: Portillo Pass—114, 245, 246, 248, 249

坡托西: Potosi—113

坡索謝肯多: Pozo Secundo—193

坡耳格萊夫先生: Palgrave—69

物種, 上帝創造的教條: Species, doctrines of creation—I

~, 不變: immutability—I

~, 地理分佈範圍: geographical ranges of—180, 182, 189, 278

~, 問題: problems of—251, 259, 275

物種起源: The Origin of Species—VI, 30, 259

芭洛, 諾拉, 查理士·達爾文的孫女, 本書編者: Barlow, Nora, granddaughter of Charles Darwin, Editor of this book—27, I, II, IV, V, VII—X, XIV, 233

肯特: Kent—26, 283

虎克: Hooker—30

武德: Wood—36, 42

武拉斯吞島: Woolaston I.—180

明斯特爾, 約克: Minster, York—81, 174, 177, 238

東福克蘭島: East Falkland Island—93, 283

奇蹟號: Wonder—118

林農: Lennon—162, 163

林德賽: Lindsay—211

帕拉奇阿: Paratia—164

帕勃洛先生: Pablo, Don—196, 201

帕赫卡: Pacheka—202

帕托湖: Pato L.—211

帕比特港: Papiete—265

帕阿爾: Paarl—268

帕耳米特: Palmiet—269

果嘉爾先生: Gower, Mr.—170

芬梯斯先生: Fuentes, Mr.—183

披孟托斯, 雪巴斯頓: Pimentos, Sebastien—184

亞里加: Arica—251

亞速爾群島: Azores Is.—129, 271

長林: Long wood—270

岩鴿: Rock pidgeon—275

芹菜, 火地島的: Celery, of Tierra del Fuego—282

非洲木棉樹, 佛德角群島: Baobab, tree, Cape de Verds—157, 271

非洲的荒漠: African desert—138

9 畫

查弗爾斯先生: Chaffers, Mr.—168, 181, 198

查倫求艦: Challenger, H.M.S.—120

查洛蒂, 約西亞·魏之武的女兒: Charlotte, daughter of Josiah Wedgwood—57—59, 82, 116, 125

查塔姆島: Chatham I.—259

勃隆德艦: Blonde, H.M.S.—120, 121

勃烈森山: Brythen Hill—2, 140

勃利克希耳: Brickhill—22

勃朗却爾德: Blanchard—69

勃拉馬: Bramah—168, 170, 267

勃朗: Browne—169, 266

科諾斯群島: Chonos Archipelago—106, 112, 243

科克, 艦長: Cook, Captain—77

科金坡: Coquimbo—98, 112, 116, 120, 254

科爾菲德先生: Corfield, Mr.—100, 102, 104, 109, 110, 117, 237, 250

科爾菲德老先生: Corfield, old—116

科龍達: Corunda—213

科登漢沼地: Cottenham Fen—208

科維恩頓, 西姆斯, 充當查理士的僕人: Covington, Sims, becomes Charles' servant—83, 90, 99, 170, 243, 250

科耳德斯特里姆: Coldstream—37

科爾多伐: Cordova—213

科爾林特斯: Corrientes—211

科爾林特斯角: Cape Corrientes—210

科里納: Colina—250

科澤布: Kotzebue—261, 265

珊瑚: Coral—97, 132, 256—258, 267

珊瑚動物: Corallines—181, 226, 227, 283

英格蘭: England—V, XI, 2, 9, 21, 29, 32, 35, 128, 137, 139

- ~, 懷念; longing for—252, 28
 ~, 比較; comparison with—266
 英國家庭; English home—210
 英國的主權; English superiority—232, 267
 英吉諾多; Ingenhado—160
 哈蒙德; 貝格爾艦上的軍官; Hammond, officer of *Beagle*—28, 73, 80
 哈利斯先生; 雙桅縱帆船的船主; Harris, Mr., Owner of schooner—190, 197, 200
 哈利斯; 避雷設備; Harris, lightning conductors—29
 哈定; Harding—63
 哈利耶特; Harriet—145
 哈台; 艦長; Hardy, Captain—165
 約翰斐南得群島; Juan Fernandez—256
 約克郡; Yorkshire—270
 施洛普郡; Shropshire—18, 82, 139
 南美洲; South America—X, 2, 105, 114, 116, 117, 119, 121, 142, 182
 ~, 西海岸; western coast—232, 250
 南海; South Seas—99, 119
 南茜; 查理士·達爾文的保姆; Nancy, old nurse of Charles Darwin—2, 40, 92, 96, 124, 126
 南美鳳頭麥鷄; Pteru—pteru (or Teru-teru)—206
 南美商陸樹; Ormbu—213
 威廉四世; 加冕典禮; William IV, coronation of—42
 威廉夫人; Mrs. Williams—82
 威特島; Isle of Wight—115
 威爾士; Wales—104, 269
 洪保德; Humboldt (1769—1859)—37, 65, 86, 164, 185
 派克博士(瑪利安的丈夫); Parker, Dr., Husband of Marianne—4, 64, 70
 孟買; Bombay—138
 扁捲螺屬; *Planorbis*—160
 美洲兀鷹(鷲); Buzzard—160
 美洲臭鼬; Zorillo—196, 201
 美洲野牛; Bison—278
 美莫利; 波特; Memory, Boat—174
 柏爾吉爾; Burchell—185
 紅鶴; Flamingo—191
 紅雪松; Red cedar—239
 柱齒象; Mastodon—103, 212
 洛比茲; Lopez—213
 洛利·科里爵士山道; Sir Lowry Cole's Pass—269
 拜倫勳爵; Lord Byron—105
 泰恩號; Tyny—62
 秋沙鴨; Goosander—235
 飛蝗; Locusts—248, 249
 耶喬(茅屋); Rancho—235
 負鼠; Opossum—266
 茹德耐先生; Gadney, Mr.—269
 柳雷鳥; Ptarmigan—275
- 10 畫
- 班達奧利恩塔耳(烏拉圭); Banda Oriental (Uruguay)—220
 康察里; Conchalie—252
 康多鷹; Condors—229, 236, 246, 257
 康尼伯爾; Conybeare—86
 康惠艦; Conway—97
 康瓦爾; Cornwall—104
 特塞多港; Port Desire—228, 229, 281
 特烈斯蒙特斯角; Tres Montes, Cape—106, 112, 136, 236
 恩脫烈里奧斯; Entre Rios—89, 210, 214
 恩彼利奧; Emperio—203
 骨化石; Fossil bones—71, 88, 93, 101, 102, 167, 188, 197—200, 209, 210, 212, 221, 222
 高喬人; 巴姆巴斯草原的; Gauchos, of Pampas—82, 89, 123, 194, 204, 206, 208, 233, 234
 海爾莫薩山; Hermosa, Mount—193, 208, 210, 282
 海柯克夫人; Mrs. Haycock—69
 海德; F.B. Head—82, 89, 249
 海地; Hayti—84
 海軍部; 給艦長費支羅伊的訓令; Admiralty, instructions to Captain Fitz Roy—X
 ~, 不准用輔助船相助; refusal to help over auxiliary craft—79, 104, 106, 187, 237
 倫敦; London—7, 10, 22, 25, 35, 37, 44
 倫勃先生; Lumb, Mr.—161, 210
 倫頓德利勳爵; Lord Londonderry—36, 42, 62
 馬卡厄河; 巴西; Macae, R., Brazil—158
 馬庚托什(橡膠布做的雨披); Mackintosh, with pouch for water—205
 馬得拉島; Madeira I.—116, 256

- 馬得拉群島; Madeira Is.—32,35,44
 馬爾多納多; Maldonado—81, 82, 182—184, 195, 201, 215, 216
 馬賓斯群島; Marquesas—110
 馬爾登斯; 畫家; Martens, the artist—92, 104
 馬爾替奴小姐; Martineau, Miss Harriet—144, 280
 馬太; 傳教士; Matthews, the missionary—78, 173, 177, 179
 馬涅維奇(本書俄譯本的譯者); Э.Н.Маневич—1
 馬爾薩斯; Malthus—V
 馬德利納(驃頭); Madrina—244
 馬辛托什爵士; Macintosh, Sir—40
 馬林; Maling—63
 馬珂屬; *Mactra*—160
 馬尼阿; Manea—162
 馬德烈得第奧斯; Madre de Dios—164
 馬塔科(三絨仇猴); Mataco—196
 馬利納拉斯島; Marietas I.—211
 馬耳姆斯堡岬; Malmesbury Head—275
 蚊蟲; Musquitoes (Mosquitos)—216
 蚊母鳥; Jar—234
 套索; lasso—188
 桂耳島; 佛德角群島; Quail Island, Cape de Verdes—156
 桌山; Table Mountain—138, 268, 269
 烏拉圭河; Uruguay—92, 166, 170, 218, 221
 烏斯派拉太山口; Uspallata pass—114, 250
 索波里教授(本書俄譯本的編者); С. Л. Соболев, Проф.—I, II, IV
 索朗德爾博士; Solander, Dr. (1763—1803)—77
 索西果; Socego—162
 西絲蒙第; 澤息; 愛瑪·魏之武的姨母; Sismondi, Jessie, aunt of Emma Wedgwood—3
 茜蒂絲艦; *Thetis*, H.M.S.—65
 臭蟲屬; *Cimex*—282
 格利菲斯先生; Griffiths, Mr.—37, 168
 格拉夫頓公爵; Grafton, Duke—42
 格郎德河[利倍拉格郎德]; R.Grande—188
 格林先生; Green, Mr.—243
 庫斯科島; Cusco—210
 庫潘; Cowper—162, 163
 朗格頓; 查理士; Charles Langton—59
 拿破侖; Napoleon—61, 84, 270
 拿破侖墓; Napoleon's grave—270
 納爾遜; Nelson—61
 納維達德; Navedad—275
 配桑杜; Paysandu—92
 珠鷄; Guinea fowl—159
 逆戟鯨屬; *Grampus*—166
 彩鶴; *Ibis*—208
 哥羅拉多河; Colorado, R.—87, 88, 193, 199, 201, 204, 209, 219, 220
 哥羅尼亞; Colonia—92
 哥拉杜; Colla—219
 茶隼; Kestrell—230
 秦卡鳥; *Mimus Thénca*—259, 261
 狼形狐; Wolf-like fox—259
 針尾鴨; Pintail—275
 球胸鵡; Pouter—275
- 11 畫
- 培利; Peley—17
 基林島[基林群島]; Keeling Island—132
 梅亦爾; 魏之武一家人的居住地; Maer, home of—the Wedgwoods—1, 2, 4, 9, 10, 18—20, 48, 143
 麥哲倫海峽; Magellan, Straits of—80, 83, 85, 88, 93, 98, 173, 236
 麥格大倫河; Magdalen Channel—98
 麥塞得斯; Mercedes—220
 麥克科爾米斯克; Mac-Cormick—60
 麥克阿瑟; MacArthur—128
 麥哲倫兎; *Magellanicus*—226
 莫里納; 他所著的书; Molina, his book—196, 227, 255
 剪嘴鳥; Scizzor-bill—212, 216
 雪梨; Sydney—106, 111, 112, 119, 123, 124, 125—130, 132, 137
 望第門倫德島; Van Diemens Land—130
 桂化木; Wood, petrified—115, 238, 251
 動物學會; Zoological Society—42, 144
 莎拉; Sarah—10, 126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12, 26
 密爾敦; John Milton—11, 254
 假合恩角; False Cape Horn—78
 飢餓港; Port Famine—94

規洛塔; Quillota—104

紙莎草; *Papyrus*—162

荒地島; Desolation I.—181

設得蘭群島; Shetland Is.—181

旋木雀; *Certhia*—185, 215, 236, 279

梯山; Ladde Hill—269

得塞拉島; Terceira I.—271

12 畫

開普敦; Cape Town—138, 268, 269

智利; Chile—30, 96, 104, 109, 111, 112, 117, 119, 236, 237, 277

智魯島; Chiloe—97, 98, 105, 111, 112, 117, 237, 277

喬治王灣; King George's Sound—126, 129, 132

喬列澤耳島; Cholechel I.—202, 203

喬爾賽; Jersey—62

殖民地的英國主權; Colonies, English superiority—131

象; Elephant—144

斐爾南多諾隆那島; Fernando Noronhas I.—51, 157

費支羅伊, 艦長羅勃特, 探險隊的指揮者; Fitz Roy, Captain Robert, Commander of the expedition—X, XI, Ⅷ, 17, 18, 22—25, 27—32, 35—40, 42, 116, 121, 133, 143, 156, 157, 173, 174, 179, 180, 187, 218

~, 南美洲的知識; Knowledge of S. America—I

~, 離國以前的準備工作; prepares for departure—23

~, 個性; Personality—27

~, 宗教; religion—31, 258

~, 浪費情形; extravagance—43, 44

~, 意氣消沉; depression—106,

~, 恢復精神; recovery—112

費吉烈德先生; Figueireda, Mr.—163

華帕; Juapa—234

華特頓; Waterton—14

華特頓的黑人朋友旅行家; Waterton, Negro fellow traveller of—14

華德好斯(地名); Woodhouse—58, 59, 63

華德好斯先生; Woodhouse, Mr.—273

華爾斯配特艦; *Warspite*—63

華耳坡耳; Walpole—96

華耳科特; Walcot—96

華列奇樹; Walleechu tree—192, 204

華庚(礦井主管人); Joaguin—253

凱恩, 艦長, 菲利普·派克, 第一次兩艦航行的指揮官, 後來成為海軍少將並且退隱在新南威爾士; King, Captain Philip Parker, Commander of first voyage, became Rear Admiral and retired to N. South Wales—Ⅷ, 28, 44, 123, 128, 144

凱恩, 菲力普·吉德萊, 貝格爾艦上的海軍見習生, 上面的凱恩的兒子; King, Philip Gidley, Midshipman on H.M.S. *Beagle*, son of above—50, 61

凱斯先生; Case, Mr.—8

凱烈; Carry—86

凱納斯頓先生; Kynaston, Mr.—40

萊伊爾, 查理士; Lyell, Charles—144, 232, 256, 273

~, 地質學原理; *Principles of Geology*—232

萊其爾岩礁; L'Aigle Rock—231

萊頓(陸軍上校); Leighton—116

猩猩; Ourang-outang—144

犀牛; Rhinoceros—144

史密斯, 雪梨; Smith, Sydney—10

史密斯, 博士, 安德留; Smith, Dr. Andrew—269, 275

斯托克斯, 約翰·洛爾特, 副艦長和助理測量師; Stokes, John Lort, Mate and Assistant Surveyor—50, 84

斯科爾斯比; Scoresby—86, 185

斯克羅普, 保爾; Scroope, Paul—86, 185

斯都阿特; Stuart—239

斯替瓦特; Stewart—273

湯第爾山脈; Tandeel, Sierra—196, 204

階地, 聖大克盧茲河谷的; Terraces, of Santa Cruz Valley—230, 251

惠斯特; West, G.—4

惠克哈姆, 約翰·克列明特斯, 貝格爾艦上的海軍上尉, 以後是昆士蘭的總督; Wickham, John Clements, Lt. on H.M.S. *Beagle*, later Governor of Queensland—28, 50, 54, 56, 60, 61, 80, 84, 100, 104, 106, 120, 157

惠威耳; Whewell—145

雅烈耳先生; Yarell, Mr.—42, 44, 275

涅克拉索夫; A. Д. Некрасов—IV

賀拉西; Horace—12

普里茅斯; Plymouth—22, 30, 35, 44

普納(呼吸急促); Puna—244, 246

普拉雅港; Port Praya—56, 190

普萊菲爾; Playfair—86, 185

普羅克托爾; Proctor—97

普埃勃洛; Pueblo—196

普耳彼利阿(雜貨店); Pulperia—203

菲力普, 阿塞; Phillips, Arthur—129

菲阿果; Fioggo—37

菲爾定; C. Fielding—92

菲爾馬; Firma, T.—239

菲古愛羅阿; 總督; Figueroa, Gov.—181

喀普里; Cawnpore—138

椎實螺; *Lymnaea*—160

黑口; Black Jaw—175

黑雷鳥; Black grouse—275

黃鸝; Oriole—215

黃樟; *Laurus Sassafras*—239

絡新婦屬蜘蛛; *Eperia*—214

彭推姆雞; Bantam—276

13 書

群島的動物羣; Archipelagoes, zoology of—258, 259

群島灣; Bay of Islands—124

奧塞蓬; 演講; Audubon, lecture of—14

~, 關於康多鷹的理論; theory concerning condors—236

奧絲汀, 真妮; 小說; Austen, Jane, novels of—62, 86

奧克萊博士, 肯奈特, 幫助讀解地質筆記; Oakley, Dr. Kenneth, for help over geological notes—148, 169, 170

奧大赫的島(就是大赫的島); Otaheite—119

奧斯馬斯頓; Osmaston—64

奧斯蓬; Osborne—122, 239

奧德生; Alderson—67

奧佛頓; Overton—64

奧斯頓; Aston—165

奧勃斯科羅角; Puente Obscuro—238

奧爾比尼; D'orbigny—244, 250

達爾文, 查理士; 航行是一種訓練; Darwin, Charles, Voyage as training—X—XII, 24, 25

~, 在蒙特; at The Mount—3, 4

~, 對於羅勃特醫生的關係; relation to Dr. Robert—

3

~, 對母親的回憶; memory of mother—4

~, 研究地質學的志願; geological aspirations—8

~, 學校; school—8

~, 婚約; engagement—10

~, 愛瑪的描述; described by Emma—10

~, 音樂和藝術的愛好; love of music and the arts—10, 11

~, 教育; education—12—15

~, 在劍橋那裡採集標本; collecting at Cambridge—15

~, 關於貝格爾艦上的職位的建議; offer of *Beagle* post—22—24

~, 延期離國; delayed departure—22, 23, 35

~, 地質學的空中樓閣; geological castles in air—109

~, 缺乏訓練; lack of training—147

~, 愛好鳥類和它們的鳴叫聲; liking for birds and bird-song—149, 185, 186

~, 對於年青的採集家的忠告; advice to young collectors—150

~, 文體上的困難; difficulties of style—151, 152

~, 生病; illnesses—103, 160, 210, 212, 213, 237, 266

~, 反對奴隸制度; against slavery—162

~, 關於傳教士; on missionaries—265

達爾文, 卡羅琳; 性格; Darwin, Caroline, character—4, 5, 7, 13

~, 教育查理士; educating Charles—5

~, 對於早年時候的回憶; early recollections of—7

~, 信件; letters to—55, 59, 70, 77, 87, 89, 91, 101, 103, 110, 120, 124, 132, 139

達爾文, 卡薩琳; 性格; Darwin, Catherine of—6—8

~, 回憶; recollections of—8

~, 信件; letters of—62, 65, 81, 93, 97, 105, 118, 130, 137

達爾文, 愛瑪; 家信百封(參看魏之武, 愛瑪一項);

Darwin, Emma, A Century of Family Letters (see also Wedgwood, Emma)—IV

達爾文, 愛拉士麥斯; 查理士的哥哥; Darwin, Erasmus, Charles' brother—6, 7, 13, 24, 117, 122, 133

~, 性格; character—6

~, 很少寫信; paucity of letters—98

~, 對委託的事情辦理得很好; good at commi-

- ssions—96
- ~,喜事; gaities—101
- ~,和馬爾替妮小姐; and Harriet Martineau—144, 280
- 達爾文, 博士; 愛拉士麥斯, 查理士的祖父; 有進化論的觀點; Darwin, Dr. Erasmus, Charles' grandfather, evolutionary views—13
- ~,在魏之武的像牌上的對於澳大利亞的詩句; lines on the Wedgwood medallion on Australia—128—130
- 達爾文, 弗蘭西斯, 是查理士·達爾文的生平和書信集的編者; 和 A. C. 薩瓦德合編查理士·達爾文的多方書信集; Darwin, Francis, editor of *Life and Letters*; joint editor with A. C. Seward of *More Letters*—IV, V, XI, XII, IV, 149
- 達爾文爵士; Darwin, F., Sir—45
- 達爾文, 瑪利安, 查理士的大姊; 嫁給亨利·派克; Darwin, Marianne, eldest sister of Charles, m. Henry Parker—4
- 達爾文醫生, 羅勃特, 查理士的父親; Darwin, Dr. Robert, Charles' father—1—5, 12, 15, 18—20
- ~,對於查理士的健康方面的因素; factor in Charles' health—4
- ~,對於查理士的事業的失望; despair over Charles' career—15
- ~,不贊成查理士參加航行; disapproval of voyage—18—20
- ~,信件; letters of—19, 48, 54
- 達爾文, 蘇珊, 性格; Darwin, Susan, character—2
- ~,信件; letters of—2, 3, 5, 6, 8, 36, 38, 40, 41, 44, 46, 66, 114, 122, 127, 141, 143
- 達爾文, 蘇珊娜; 魏之武家的女, 查理士的母親; Darwin, Susanah, née Wedgwood, Charles' mother—2
- 達爾文夫人, 賀拉西; Darwin, Lady Horace—143
- 達爾文山; Darwin, Mount—95
- 達爾文海峽; Darwin Sound—1, 78
- 達爾文駝鳥; *Struthio Darwin*—V, 203, 279, 280
- 達維; Davy—86, 185
- 達拉斯; Dallas—140
- 達愛蒙特; Diamante—188
- 達溫的房屋; Dawn House—XII, 5, 26, 283
- 愛利斯; Ellis—265
- 愛爾; Erle—58, 60, 126
- 愛特羅利亞; Etruria—10
- 愛其康勃山; Edgcombe, Mount—179
- 愛丁堡大學; Edinburgh University—13—15, 17
- 愛姆普松, 威廉, 愛丁堡評論報的編者; Empson, William, editor of *Edinburgh Review*—145
- 愛德華, 普拉斯; Edwards, Plas—9
- 愛奧那海峽; Iona Strait—123
- 愛里奧特先生; Elliot, Mr.—137
- 傳教士; Missionaries—125, 126, 173, 262, 265
- 蒙得維的亞; Monte Video—66—73, 82, 85, 86, 166, 167, 169, 170, 210, 218
- 蒙羅; Monro—13
- 蒙特, 達爾文一家人的家; Mount, 'The, home of the Darwins—1—5, 9, 59
- 新西蘭; New Zealand—3, 125
- ~,遺失筆記本; note-book missing—151, 266
- 新南威爾士; New South Wales—83, 104, 131
- 傑克遜港; Port Jackson—264, 266
- 路易斯港, 毛里求斯島; Port Lewis, Mauritius—132
- 聖求利安港; Port St. Julian—32, 225, 227, 228
- 聖卡爾洛斯; San Carlos—238
- 聖馬丁湖; San Martin, Lake—228
- 聖大克盧茲河; Santa Cruz, R.—95, 98, 227, 228
- 聖大非; Santa Fé—89, 90, 210, 211, 213
- 聖赫勒那島; St. Helena—131, 269, 271, 276
- 聖地亞哥, 智利; St. Jago (Santiago), Chile—102, 104, 113, 116, 235, 237
- 聖奧爾班; St. Albans—22
- 聖詹姆士宮; Palace of St. James—45
- 聖斐南多; San Fernando—104
- 聖特雅哥島; St. Jago I.—54, 260
- 聖保羅島; Rock of St. Paul—51
- 聖凱撒林島; St. Catherine's I.—65
- 聖馬麗亞島; Isle of St. Maria—116
- 聖特雅哥·德愛斯脫羅; St. Jago de Estero—170
- 聖彼得羅島; San Pedro I.—239
- 聖尼科拉斯; San Nicholas—212
- 聖菲爾南多角; Punta de St. Fernando—217
- 聖約瑟; San Jose—219
- 聖洛倫索島; St. Lorenzo I.—257

聖密圭爾島; St. Micheira I.—271
 塞治威克教授; Sedgwick, Prof.—15, 18, 86, 118, 142
 塞汝河; Severn, R.—2, 190, 194, 221
 塔巴科拉島(或塔巴科洛島); Tapacola—233, 234,
 240, 254

塔巴爾康; Tapalquen—199, 208
 塔斯馬尼亞; Tasmania—VIII
 塔耳波特; Talbot—165
 塔糖山; Sugar Loaf—166
 詹姆生教授; Jamson, Prof.—14, 15
 詹寧士; Jenyns, Leonard—36
 葛藥勳爵; Grey, Lord—65, 67, 105
 督伊德號; *Druid*—69
 道耳葉耳; Dalyell, T.—86
 雷夫萊特夫人; Mrs. Raverant—124
 雷鳥; Caparcalzie—275
 蜂虎; Bee eater—162
 蜂鳥; Humming birds—249, 256
 葉爾巴(蔬菜); Yerba—251
 貽貝屬; *Mytilus*—225
 齊孟哥鷹; Chimango—238

14 畫

度大斯蟲; 巴姆巴斯草原的大臭蟲; Chindass, giant
 bug of Pampas—248
 福克蘭群島; Falkland Islands—71, 77, 79, 88, 93, 95,
 98, 131, 180, 182, 225, 226
 福克斯; Fox—63, 82, 105
 福克斯, 卡羅琳; Fox, Caroline—28
 福賽特; Forsyth—122
 赫歇耳爵士; Herschel, Sir J.—7, 133, 269
 赫胥黎; Huxley, T.H.—24, 30, 31, 147
 ～, 響尾蛇艇航行日記; 朱利安·赫胥黎編; *Diary of
 Voyage of H.M.S. Rattlesnake*, edited by
 Julian Huxley—24,
 赫勃特; Herbert—63
 赫斯先生; Hughes, Mr.—69, 85
 赫東; Hutton—86
 維德馬湖; L. Viedma—228
 維爾農, 陸軍上校; Vernon, Colonel—73, 170
 維涅堡; Whyneberg—268
 蜥蜴頭; Lizard Head—113

旗竿山, 在桂耳島上; Flagstaff Hill, on Quail I.—
 157
 旗竿山, 在聖赫勒那島上; Flagstaff Hill, on St.
 Helena I.—270
 蜚蠊; Blatta—158
 瑪利亞夫人; Maria, Donna—161
 綠啄木屬; *Picus*—186
 緋棕鳥; Rose starling—189, 228
 鳳頭麥雞; Peewit—207

15 畫

劍橋; Cambridge—12, 15, 17, 18, 22, 35, 36, 112
 ～, 浪費金錢; money wasted at—112
 劍橋郡, 地區相似; Cambridgeshire, country like—
 170
 歐勃耳博士, 道格拉斯; Hubble, Dr. Douglas—4
 歐文先生, 居住在華脫好斯; Owen, Mr., of Wood-
 house—6, 59, 62, 63, 105, 113, 273
 歐文, 芳妮; Owen, Fanny—57—59, 63, 126, 145
 德弗利茲; De Vries—VI,
 德翁港; Devonport—22, 35, 137
 德布夏; Derbyshire—60
 德斯波勃拉多(無人谷); Despoblado—255
 德斯諾伊爾; Desnoyer—273
 鄧肯博士; Duncan, Dr.—13
 墨斯脫斯; Musters—63, 73
 駝背鯨; Hump back—217
 醉胡椒; Ava—262

16 畫

澳大利亞; Australia—IV, VI, 128, 131
 ～, 筆記本遺失; note-book missing—151
 ～, 犯罪; convicts of—266
 ～, 姑娘們; girls of—128
 ～, 旅館, 好像是英格蘭的; inns of, like England—
 266
 霍巴特鎮; Hobart Town—128, 132
 霍頓托特族人; Hottentot—159
 霍耳姆先生; Holm, Mr.—269
 澤夫利斯勳爵; Jeffreys, Lord—145
 盧克桑; Luxan—211, 249
 鴕鳥; Ostriches—V, 71, 152, 183, 193, 197, 206—208,

221,229,273

諾孫勃朗德公爵; Northumberland, Duke—43

穆瑞; Murray, M.J.—IV,W,235

穆斯洛羅夫, 第克; Musgrove, Dick—86,96

銹菌; *Puccinea*—160燕雀屬; *Fringilla*—177,229

17 畫

薛瓦德爵士; Seward, Sir A—W

薛慕爾, 艦長; Seymour, Capt.—120

藎, 巴姆巴斯草原的; Thistle, of Pampas—206,211, 221

繁榮灣; Prosperous Bay—270

鮭; *Salmo*—217

18 畫

斷指港; Cutfinger Cove—175

薩耳塔; Salta—202

薩爾明托山; Sarmiento, Mount—95,98,224,231,241

薩烏西河; Sauce, R.—194,204—206

薩尙德斯; Szandes—222

薩耳謝拉; Salzera—253

薩馬朗艦; *Samarang*, H.M.S.—53

雙桅縱帆船, 作為輔助船; Schooners, as auxiliary craft—79,84,105,106,231,237

魏之武, 比珊, 查理士的舅母, 愛瑪的母親, 約西亞的妻子, 在梅亦爾; Wedgwood, Bessy, aunt of Charles, mother of Emma, wife of Josiah, of Maer—10,70,143

魏之武, 愛瑪, 嫁給查理士; Wedgwood, Emma, married Charles—4—6,9,10

~, 她關於查理士的記述; her account of Charles—10

~, 居住在果惠爾大街上; lived at Gower Street—272

魏之武, 約西(約西亞), 查理士的舅父, 愛瑪的父親, 陶器師的兒子; Wedgwood, Josiah (Jos), Charles' uncle, Emma's father, son of potter—1,3,9,10,18—22,25,143

魏之武, 約西, 陶器師, 查理士的外祖父; Wedgwood, Josiah, potter, Charles' grandfather—134

魏之武, 約西亞, 比珊的兒子; Wedgwood Josiah, Bessy's son—4

魏之武, 亨士萊; Wedgwood, Hensleigh—110,117

藤壺; *Balan*—160,200

薯蕷; yam—262

藍山山脈; Blue Mts.—275

19 畫

礦工們, 伊拉佩爾的; Miners, of Illapel—252

羅洛爾, 將軍; Rolor, General—217

羅薩斯, 將軍; Rosas, General—VII,87,88,190,194,203, 205,209

羅柴河; Roza R.—194

羅萊特先生; Rowlett, Mr.—98,168,200

羅薩利奧河; Rozario R.—219

羅勃特, 瑪利安的兒子; Robert, son of Marianne—103

羅薩利奧; Rozario—212

羅琪爾斯; Rogers—145

螭獅; Ant-lion—IV

20 畫

騰涅立夫島; Teneriffe I.—41,49,54,56

蘇格蘭; Scotland—14,266

蘇門答臘; Sumatra—132

蝶螺屬; *Turbo*—195

21 畫

鐵凱尼卡部落; Tekeneka—176

25 畫

鹽田; Salina—190,193,202

鬃蜥; *Iguana*—261

26 畫

驢子企鵝; Jackass penguin—226

查理士·達爾文和在貝格爾艦上的旅行

(達爾文在環球旅行期間裡的家信集和筆記本)

原著者 [英] 達 爾 文

翻譯者 周 邦 立

出版者 科 學 出 版 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11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號

印刷者 中 國 科 學 院 印 刷 廠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1958年4月第一版 書號1069 字數: 810,000

1958年4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 787×1092 1/18

(京) 0001—1,660 印張: 17 4/0 插頁: 5

定價: (10) 3.40 元

書 号 918.1626
34107

登記号 74725

商17A-丙節

借书日期	借书人姓名	借书日期	借书人姓名
1881	李	1881	李

統一書號： 17031·7
定 价： 3.40 元